





叶子



努山塔拉 著





叶子

作者

编辑顾问

责任编辑

内页设计/排版

封面设计

校对

出版/发行

联络

初版

国际书号

定价

努山塔拉

石君

辛羽

水木作坊 Traveler Palm Creations

孙希 (题字)

janice

林梵

水木作坊出版社

Blk 128 #09-310 Pending Road
Singapore 676128

9750xinyu@gmail.com
65-97782898

2017年2月

978-981-11-2416-7

新币22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时间——

好多年之前……

第一章

烦死了！我真烦死了。什么都不顺。等了那么多天，回过来的电邮，还是拒绝……理由又是“没有这个部门”。New South Wales说的是“年度额满”。Monash说只接纳研究生；Melbourne也只要留学生。我们这种性质的“访问学者”，没能提供它们大学赚钱的机会呀。Lancaster索性说没设applied Linguistics这一门。其他大学，电邮都懒得回复。怎不教人焦急！

不顺！生活老是不顺当。

嗨，其实也不算是嘛。不也有顺的吗！我这种机会不是容易就能得来的。这不算幸运算什么？多少人都在梦想，甚至梦了一辈子也无着落呢……我这么快就被点中了。也没有使力，也没有巴结。校方是看我优秀吗。不晓得。总之，够幸运的了。这叫顺。福气天降……刚给评上副教授，不也叫顺么！……接到“准备答辩”通知的时刻，忐忑不安，怕过不了关。为了这事，还不得不找大表哥。他说他和副校长关系特密，可以通个气做点什么。硬着头皮对他说了。答应得不太利

索，只说试试看。要在先前，他肯定斩钉截铁，包打天下地揽下，就算吹牛也先吹上天的……我心知肚明，他的含糊吱唔，根由就不外是那一晚我将他“拒之门外”。那晚吃过饭、唱完卡拉OK送我回家……送上三楼。那也没什么。都习惯了来家坐的。可是，凌晨两点了呀。他说：“哎呀，累死了！我将就当厅长，就在沙发上躺一夜吧”。“……不行，绝对不行！要这样，我彻夜就别想睡觉了。你不可怜可怜我明天没精神教课吗？不行，拜托。走吧！大男人，夜点也没什么好怕的。”——肯定他不高兴啦。后来对我就淡漠了许多。管他呢。反正我不行。我也没感觉。试探我很多次了。我就是没有感觉。怎么可以这样呢。前些时候他还怪露骨地说，“你们夫妻是名存实亡。你说，他回来看你了吗。都两年多了，给你汇了家用吗。这也叫丈夫”！

那是我的事，我的家事。谁给了你插嘴的权利？

“我是为你惋惜，为你不平。你咋这么傻？他远在江浙，工资全自己花光，女儿你单独负担，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后面的担子，你才知道重。他嘛，说不好，在外地养上了一个！你却在家里守活寡”。

或许这次评职称，真有大表哥庞越的一份功劳。好烦！评是终于评下来了。烦的就是非硬着头皮，对他表示感激。答应请他吃顿饭。先此声明啦，我只负担得起一百元。他一脸严正地接受我的感激，显得特别高远。免不了又是扮老大出训诫，什么“你不了解人间复杂，你毫无社交经验，你在书斋里闷霉了，你拒人千里之外，说不好听的，你还是个村姑……这都什么年代了”！

尽讲些恼人的话。太打击人家的自尊和自信了。我还得忍着，受不了也受着。毕竟，除了他，没有人邀约我到校外

用餐和认识“社会上的人”。烦呵，真烦人……托大表哥他为我评在评委中间穿梭的那段时日，另外还托过系孟主任。他不是评委成员却和校党委书记关系熟络……其实，也不是我先行开口的，是他主动。那个中午从饭堂出来便问起我评职称的事。我当然趁势给他拜托他。“没问题，你的情况我清楚。你挺好的嘛。应该了，应该了，是到时候了……我支持，放心”！嗨，这时候，我就真不知道该感谢谁啦。——我不晓得真该要谢谁了？是那一位起的真作用？唉，问题不就是自己对自己缺乏信心吗？不托人又心虚。事情总是糊里糊涂的。无论如何，我也欠了孟教授的情吧。管不了啦。能过这一关是自己的胜利。什么情况，来日再说。老孟他也不是纯粹仗义。钱晓雪就私地里讲过他这个人女性的“猫猫之意”。五十多岁了，顶着半个秃头。对女同事特别殷勤，眼珠子贼溜贼溜地转。众人口里说他老婆患了子宫肌瘤，病病恹恹，老抱着个药罐子——他这些天没少给我发短讯息。诗呀词呀都有。烦死。

……是不是全中国的女人都这么烦呵！是不是全中国也都这么烦呵！……已经两天没接到他的电话了。忙什么呢？——他，似乎还能带来点温馨和安慰。——喜欢他的约会……喜欢他些个什么？不晓得。人家说我们女孩子家感性。又现实又实在。是这样的吧。说不清楚。他很文雅。会说话。很狡黠。是狡滑吗？不像是。安全，让人觉得贴心。不需要防范。是在香江海鲜馆大表哥的宴会上认识的。没想他也懂英语：“You are charming!”……我马上学外国人那套礼仪说：“Thankyou!”。比我大一点吧。沉静时似个学究，时时又爆发性地幽默横生，变成个调皮小青年……。一年多了，那一帮不定期出席宴会唱歌的朋友之中，唯独高兴与他往来。其

实，这些日子以来，我了解他许多，他也了解我的一切——当然啦，不可能包括我的心吧。我敢说我只让他看到我的某些表面现象。——但他为什么从来不问起我的丈夫呢？第一次约我，是相识后的第三个星期。似乎是刻意选择了离我们大学不远的皇冠大酒店，光顾杂采东南亚各地风味菜色的自助餐。我说68元一位太贵了。他说别去理会价格，重要是要吃得高兴。我一面拼了全力去取菜，豪吃，一面还不止一次地说贵、心痛。一餐要吃光我一天的工资呀。他老在微笑。后来，我们还不晓得添了多少杯冰激凌。

“你的爱好”？我毫不加思索地告诉他：阅读、音乐、旅游。他也像不加思索地约我：我们找机会一齐到外地去玩！

我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没头没脑的就回答说好呀！

到家后回想起来，像后悔又像得意……这还是第一遭单独接触……怎么嘴巴这么快！他会怎样看你呢？他胆子够大的……自信心这么强。哦是的，那时刻悬在高处的电视画面正在播映新疆天山……多美的山，多美的湖，多美的草原——话题环绕天山……以及全国各地的景点。话题，就这样……约我，证明我的吸引力。谁晓得他有约没约别的女孩子？常在一起玩的不是有好几个女的吗？他也约吃饭约旅游的？肯定是会的吧。男人花心是世界定律，死理。切勿相信男人。他们都想占你便宜。矜持应当是女人的本色。钱晓雪郭金丽她们挂在嘴边，向来都像是警告我似的：矜持、矜持，守住防钱，不要暴露自己……我也看不出她们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搞不好，比我还差着呢。她们在男人面前，还不够献媚，轻浮么？装着装着，很快便浅薄尽露了。跟男人碰杯，挨肩挨膀的，男人的手，马上就不规矩了。卡拉OK灭灯迪斯科时辰的狂浪，看在眼里，羞在心里。我拗不过跑马灯似的男人的拉扯，上前跳几

步便赶着退下落座。即使在跳，也尽量往空旷的地方挪，用手撑开男人，保护胸膛，不然他们就把你搂过去——我得守着尊严，别忘了自己是个大学教师，不然不晓得他们私底下怎样议论你……传开去我就完了，做不了人了。

大表哥每回都拉我跳舞，那架势好像我是他专有的、近乎专利。他经常在底下给我传授机宜：应该怎样怎样，要怎样警惕，如何应对——另一边他又批评我拙于社交，“拒人千里”。那恐怕是针对我对他本人的态度而言的吧。更明白地说，是要我在别的男人面前以校园淑女的姿态出现，而在他面前就应当善解人意，懂得风情，要高，终于让我看穿了。你还老把我当村姑呢。早先我还是比较尊重你的，简直是近乎尊敬。觉得你见多识广，人生经验丰富。而我什么都不懂。“社会”对于我，是一片大白幕。我高兴可以从你那里，结交朋友，认识“社会”。但是，到了你经常对我数落方明，说我的“婚姻死亡”，要我当你的“情人”的关头，我对你的感觉就全变了。从此，我不得不在你和我之间筑起一道防线……我甚至很清楚很明白地对你说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为什么称呼他大表哥。那是因为他母亲和我母亲不但在相识之后亲如姐妹，而且恰巧彼此又是同姓，便认起宗亲来。让我们后辈相互称起兄妹来。那位老姨早年丧夫，辛勤扯大一女二男。大表哥感激自己母亲的培育，能挨到大学毕业，因此对母亲言听计从，十分孝义。连讨媳妇的标准都是母亲立的。女孩子要母亲鉴定。最后裁决权也在母亲手里。早年是说经济未上去，蹉跎了岁月。后来经济可以了，便又拣三挑四。快40了，还未娶上。母亲焦急，可是又一再否决儿子一个接一个，带回来让她“鉴定”的对象。这个表哥，一面狂热地“冲经济”，拼尽全力要往上爬，一面就以“玩情人”搞过渡。其

实我看得清楚，他一直在两头焦灼。赚钱发财的野心烧红了眼球，娶妻生子以尽孝道的思虑，却又对“寡佬优势”的生活眷恋难舍——三心两意，令他变得有些疯癫，有些癞皮。

……想起他……是想念啦。两天了……是三天了吧。没有来电话。我一直抓住手机，不敢放开。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老想着他？没有想方明……唉！这个老公，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像个男子汉吗。只求安安稳稳吃着铁道部的皇粮。也就是这样了，一生人。就算吃皇粮，当个小会计，那你也该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呀。你什么时候给家里汇过钱啦？生了女儿交给我养，就完啦？丈夫是这样当的吗。父亲是这样当的吗。还想你？想到你就烦。心里没你的影子反倒清静。我活得了。不靠你我活得了……多少人劝我离了算。我早也绝望了。离我不怕，但秀秀怎么办？早不该给你生。没孩子没拖累……我该多自在呀。但是秀秀是我的命根子。有了她我就有了一切。什么都可以不要，包括你！……我的秀秀真可爱，她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小女孩。她长得像妈妈呢。眼睛那么圆那么大，脸蛋上还泛着两个酒窝窝。她笑得甜死人了。秀秀，明年上小学，妈妈让你学音乐。钢琴暂时买不起。我们先上古筝班好不好？

我们这一代，都30多岁了。大家都在想什么？碰在一块的时候，似乎总要突出那个主题：拼力抓住青春的尾巴！爬过40，人生就没戏啦。那时不是人家眼睛注视你，而是你要对人家仰望了。女人归根到底是可怜的生物。青春才叫女人。不靠青春，我们靠事业还不行吗？自己又算有什么事业呢。一个穷教书匠。将来顶多捞个教授，领退休金终老。我本来的人生规划就是很简单的。念完书，有个工作，有食有穿，家室儿女，平平安稳。人家叱咤风云，或者仕途得意或者商场善舞，自己从来想都不敢想。唯一的期待和奢侈不过是每两三个月能买上件时

尚衣服，新款提包加鞋子。这已经要狠狠花掉工资的三分之一上了。腰围又长了。顽固得很。平日节制饮食，每周游泳三次，它还是要长。烦死了。这回，连验庞都要横行了。你就拿时光没辙。太阳呵，你慢些转吧！青春呵，你别背弃我呵！……钱晓雪的化装越来越浓烈。去年才坚决离了婚。她庆幸自己没孩子。向来对教学不认真。要好好享用获得了解放之后的“第二春”。一下课就换上新衣往校外跑，夜夜笙歌。邬金丽她丈夫也在大学教课，但他们两夫妻从来都走不到一块。在外人面前像一对陌路人，彼此没有关系。听说他先生潜心学问，似乎有着很快就要去领个什么学术奖的架势。金丽经常诉说她丈夫的焦点就是——他竟然大声叱责金丽她不外就是“一个俗物”！她受得了吗？于是展开了长期的冷战，直到坚决离婚。胡文英刚教了一年的课就以处子之身让一个港商包走了——其实他这个所谓的港商，早年到海南岛淘金成功，跑去香港变籍，再以港商的身份回过来搞投资。是个典型的镀金土包子。据说对文英算是好的。买了豪宅加汽车，还给数目不菲的银行存款，任由她花。胡文英一夜之间成了富婆，吃喝玩乐，无聊以至于把持不住，染上了赌瘾。那港商让她给毁得招架不住，终于撵了她。幸好，把该留的还给她留下。她的糜烂生活没改。房子还在，车子卖了。她真傻，不是吗？但是又有人说，人走到那一步，很自然的也很容易的就傻了的。哎呀，人真是！……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还不是一样是傻过来的吗？……当年，许多条件更好的人我不嫁。嫁了这个窝囊。有什么好说的呢。那时就觉得他最好。真不明白，那时怎么觉得样样称心如意的。

你说什么是幸福？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噢，别搞我。我们不是那个层次的人。我没那种情怀、没那种胆略、

没那种气魄、没那种本事。我只想建造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平凡的生活。给我一点幸福嘛！我这样子算幸福吗？我还想要多一点，比如……哈，我没有看见幸福。我也没有看到谁幸福。或许，在远处有。或许在社会的那一个角落、那一个别墅区里有。在我眼前，在我周边，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我没有见到过。谁幸福？谁是幸福的？他们不过是排开一切坐到麻将台前去寻找麻木的一时沉醉罢了。

好烦呵！……怎么不来电话？明明是休息日嘛……音乐也听不下去。上网。眼部疲累。很想吃鱼。好久没吃上鱼了。听说新开张的《小鱼儿》饭馆很有特色，生意好的不得了。上星期我们吃的是《蓝色多瑙河》，西餐咖啡。我说不太接受西菜，也不爱咖啡，冰激凌怕胖。他笑我怎么能跟“国际接轨”呢。要这样的话，出了国可就尴尬了。我奇怪，他们这班男人，这么快就很洋化，咖啡不离口。可能是他们社交应酬多，又喜好猎奇吧。现在又流行喝红酒了。我不敢喝酒，也不能喝。就那么几口下去就脸红，隔日还要出红疹。嘿，喝酒也很危险。

他经常都要小包房。别人是要来边吃饭边打麻将的。特稀奇的是他不会打麻将，而且声明他绝不愿学打。我告诉他我们偶尔也打小麻将，5块10块的。我多是输的。丢了一两百元，可就要让自己心痛半个月。……他没有动过我。包房里他开上轻音乐。他只是谈着，像什么都在行。和他在一块很愉快。你会很自然地对他倾诉一切，好像你面前摆着一面明彻的镜子，你可以对着它梳理头发，补补妆。……我好多回要付帐，但都让挡住了。就是从来不允许我请他吃一顿饭——那怕一顿也是应该的呀！他说有钱你储蓄，为孩子储蓄。“你要请客，我心领就是”……我心想他手头为何这样宽裕呀？大概他们单位工资

高、奖金多吧。是的嘛，政法系统，省高院，肯定灰色收入泉涌。看他又不像个贪官……不是说无官不贪吗，他就能例外？反正今天社会，见怪不怪，大家心知肚明嘛……那类问题你去提，反倒显得你无知庸俗。他是官呵，官哪个缺钱？……我真幼稚。贪官是你认得出来的么？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不相信他会是个贪官。直觉不会欺骗我的。第六感，我们的第六感，经常十分敏锐。说“细节决定全局”，不就是见微知著吗？从细节上你观察，他是那么的优雅大方。在他白皙的脸上，你似乎只看到洁白的思想……说实在的，凡与男人接触，我向来保持一种警觉，一种戒备。男人是一有机会就会组织侵略的。……我没有感到任何征兆。他没有动过我。你感到只是亲密和温馨，多好！

承建商的那位李经理，认识我不久就打手机约我吃饭。我故意把女儿秀秀也带上。他独自喝了两瓶啤酒。话没停过，越说越离谱，烦死了，教我坐立不安，简直都听不下去。我耳根一直发热。他还旁敲侧击，让我穷于应付。什么他除了在国有工程建造集团公司12分公司任职——专管项目开发——外，自己拥有工程承建公司，现在由他弟主管，资本金已经积累到两百万元而且前景十分看好。“你经济上要有任何需要，我都帮得了你”。他建议马上给秀秀买部星海牌钢琴……越说越白了。怎么一个知识份子，一个工程师说话会那样低俗呀！你要说，说文雅一点行吗，含蓄一点嘛……

“男女之间，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这个时代，保守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后面那句，他是用最強音，斩钉截铁地说，手在饭桌上猛地一拍，几乎把我紊乱的脑子震昏……是呀，理论联系实际呀。平日我们议论的男人，出现在眼前了……他很迅速就直奔主题了。我受不了。心里反击他的话

语在心中回荡但说不出口来——还未说出口我自己都脸上发烧。……他依旧得意洋洋，白灼的目光向我脸庞投射，像是要威迫出一个答案。“这跟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清楚了：食色性也！我们又何必强要违背人性哟！你好好考虑。你说，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也是个大知识份子呀”！……我在考虑着要不要骂他一顿，拂袖而去。又让种种训诫压制住——“不懂社交礼仪”、“未开化的村姑”、“大学教师的教养”！但我必须摆脱，我必须逃离这种尴尬的困局。“你那个丈夫太冷血了！太冷血了！他远走高飞，自在又逍遥。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的出路多着呢。现如今，谁在外面，没有三几个情人的！男人有，女人也该有嘛。你要保守，那-可-怜-的-是-你-呵”！

天！这个人真的没完……秀秀拯救了我，她在关键的时刻走过我身边来拉我。“妈妈回家！妈妈我要回家”！回家，回家，我们马上回家，乖乖。别小觑5岁半的孩子。她也心有灵犀。她能感觉场合气氛，甚至体察出人的关系的咸淡。结束之前，我轻松起来而且恢复了高度的清醒。我必须做，必须摆清楚。我掏出钱包唤服务员买单……给他挡架了。也好吧，反正我做了。在稍作等待服务员清账的几分钟时间里，我要把“问题”挑明，扫除后患：“李总，谢谢你。让你拨出了宝贵时间。……我很珍惜朋友，特别是校苑以外的社会人士。大家能帮助我打破孤陌寡闻的封闭。我交朋友，我们要的是友谊……呃，我是说，大家交个朋友……我们不谈个人家事。我想，这会更好，对吗？……不浪费你的时间。我呢……呃，我不行的……绝对不行的，不行的。秀秀，快谢谢叔叔，给叔叔道晚安！

……快下午6点钟了。这电话肯定是不来了的。通常要不是隔日提前约好就会在最迟5点半响起来。他晓得这时间，我刚下课。出门作准备需要一刻钟，还包括设法妥善安顿适当的人看顾秀秀……唔，不会是到外地出差去了吧。即使是，也会电话通报一声的。哦，不排除他是约会别的女朋友去了，我给挤出线啦……不会的。他认识很多女朋友那是事实，但我有自信我处在优先位置。这一年多来，有历史可以考证。难道我盲目自信吗？不。感觉出来。在大家聚会的场合中感觉出来。我想，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他是一直特别关顾我的。他明了我在社交上的木讷、内向与迟纯。他努力地不让我陷入冷场孤寒。有他在我感到受着保护，不致慌乱。我也在浑身解数地展现我的外交柔软性。不相信永远落后，力求青出于蓝，不让他们看扁。我晓得农业部财政厅那个裘敏很接近他，永远争取坐在他身侧。饭桌也好，卡拉OK包厢也好……他们彼此不止一回地喝“交杯酒”。她很娴熟细致，守望着他的酒杯，不让它空着。不时递上水果，送到他嘴边，跟他合唱……所以，当他坐到我身旁，或者我走过他身边去跟他碰杯的时候，特别留神以免透漏多馀的讯息。我老瞥见裘敏眼角余光在探照……。有时候，我的所谓“村姑”的衔头又恰好给我罩上了一层保护色。

我自信我很好地守住了自己应有的底钱。通常晚11时我先行告辞离开。不像他们要闹到次晨一两点钟。有私家轿车的都自荐着要送我。是否善意或者“创造机会”我不理会，主权在我。反正在一起玩的一班人，大家全都知情，谅谁也没那胆子使坏。多数情况都是他护送我下楼然后着令他的司机开车送我走的。我也尽可能避免人家认定他待我特殊的印象，每回都叫他不用管我——不过，好在他一般上都努力做到与所有人保持“等距离外交”。我搞不清他这是狡黠还是一种社交学问。

不管怎么说，他教人受用。可不是吗，大家都愿意围绕着他转呢。

说是我了解他，倒不如说我情愿信任他。泛泛的谈说，变成行动。去年五一长假，我们一同飞往海南岛旅游。那时我们交往了10个月左右。第一站是三亚。上飞机后我就有挥不走的一个思虑：两个人出行，一男一女，那酒店是怎样住的。应该他会安排大家分房住吧。这是必然的嘛。假如不是呢，要和他争论吗……不往下想了。然而整个飞行过程，脑海里这个问题，老像潮浪，一拨一拨地冲岸。表面上我们琐碎地谈着各类话题。他约略地介绍海南省的风貌……好几回想把那事挑出来。话到嘴边又吞回去。没有勇气。恐怕是很冒犯的。闷在肚里却很烦。说出来又似乎很败兴，很煞风景……但这很重要呀……对“一同出行”答应得那么爽快，现在才来后悔吗？都已经飞上天了。为什么事先就不深思熟虑呢？糊涂，而且朦胧……贪玩。旅游的喜悦庄制和冲乱了思维……那为什么那个李总的殷勤邀约你又一口谢绝呢？你不加思索也就清楚那是怎样都不可为的事……呵，不管它啦。看来不致于怎样的……他却若无其事看报纸，像是在带着家人出行的样子。

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新鲜印象就是椰子树和棕榈树。长长的滨海大道，就在开阔的蓝色海洋边际。机场的士驶进碧海大酒店。大堂上显眼地挂着“四星饭店”的匾牌。我知道我这时候我是什么一副样子，强作幽闲状，依然难于掩饰自己的窘迫……走近酒店柜台，他一面吩咐我用我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一面向服务小姐清晰地喊话：一个标间。

云里雾里。像半清醒地紧紧随上。勤快的服务员拎了我们轻便的衣包，把我们领到15层的一个标间。房间蛮大而很雅致。左右两张大床。还有往外跨的露台。我走上露台，视野可

及大海。近岸几个小岛点缀着之外，放眼远眺一望无际。啊，海！真美！靠着栏干，凝望海洋，唤起一幕幕往年的经历——大学毕业那年，得到的父亲的支持，和一位女同学联袂到北京玩。玩得疯了，便搭长途车去大连——那是第一次看海以及和海水亲密接触。那真像是一个全新的宇宙。大连玩了两天，又大着胆子搭渡轮过青岛。到了青岛可遇上麻烦了。不晓得是什么会议在市内召开，人们把全市酒店都住满了。那年代酒店还不多，而且几颗星几颗星的大酒店即使有空房，我们也住不起呀。看着要流落街头啦。猛骂自己荒唐。手上只带了3000多块钱就敢这么冒失……。幸好那位同行的同学在青岛找到了一位远亲——可是她这远亲家太狭小也容不得外客住下——还好靠这位远亲介绍，找到迟浩田将军的一名退休警卫员。凭了他的热心和关系，才在一个海军招待所里勉强挤到一间小客房，蹲了两个晚上。算是游了青岛市。第三天乘火车走，算算两个人袋里剩下的钱，仅仅可以买硬席车票回家……。想起来真会笑出眼泪。然而，这样的冒险很刺激……。年青岁月，海阔天高，无忧无虑，呼啦呼啦的真爽快。那时日，即使在艰苦中也能找出快乐来。而如今呢，就是在快乐中还隐隐地感到烦恼的阴影，披覆在头顶上空。

“叶子，带照相机了吧？走吧，溜街去！”我的真名是叶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把我叫成叶子。久而久之，一班朋友都叫我叶子了。他说叫叶子更有韵味。我说什么韵味，东洋味就真。但是，他不肯改，坚持叫我叶子。

他在酒店小卖部要了城市图和省图。从酒店徒步，走到海边沙滩不超过30米远。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自己却不拍，说都拍过的——哟，他以前肯定跟那一个女朋友来过三亚——像现在带着我来一样——……。那也不好说。他可能是出差。全国

很多地方他都走过。咦，我难道是泛起了醋意么？不会的，没有这种事。人家又不是你什么人。……况且，我还是有夫之妇。荒唐——心头收缩了一下。

我们在沙滩上漫步。八月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海边刮着风，身上微微冒出汗珠。他把着我的肩头，我有点僵硬但不作反应，只是要让他不觉察地让身躯与他稍为间隔开些……

一个钟头后，太阳的身姿开始柔软起来。他建议我们打一部的士。通城逛它一趟。“这是我旅游的惯用方式。我自己一个人出游的场合，就跳上公交，一条线路一条线路走。一面参阅城市图。虽说是走马观花，但我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整个城市的概况”。他说拉我乘搭公交那是委曲了我，所以还是乘搭的士舒适些——处处显现出来的体贴，令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我一直认为他在一班女朋友中对我特别一些的根据。对女孩子来说，受宠是黄金，比别的女人更受宠是骄傲，是荣耀。我们俩相约出游，自然是不可公开的秘密。两个人单独上餐厅都未免有些特殊了，何况是联袂离家远行，泄露在外就会是写不尽的大文章。我竟然敢冒这风险。在G城机场候机室坐着的时间，心里虚虚的，左顾右盼，怕碰上熟人，同事、学生、亲戚，或了解我身份的谁。心中不断在复述预先编制的台辞，譬如出差，譬如到外地大学交流？对校苑的人就只能说去探视一门远亲。这种季节正是大伙出行的高峰期，太容易撞上熟人了。呵，不管它，反正那是我个人的私事嘛，干卿何事！……其实最怕的还是学生的议论。它会使我他们在他们面前失去威信，形象受损……嘿，现在的这些小青年，比我们走得更远，比我们酷多了。还来不及清醒，我们早就成了古董了。学生中一两个家里钱多的，就曾经说要在假节日里带我旅行。调皮捣蛋的小李发短信，公然向我表达“爱慕之意”。有的在课堂上对老师的

穿着评头点足：老师你今天很sexy哟！

怕，不怕！羞愧，管它呢！唉，烦死人。心怎么平静不下来……我算是了吗？什么不守妇道？那来的这么多妇道和清规。这是我自己的把握。我有分寸的，况且……

逛了一轮主要街道。上〈鹿回头〉。登临高处，三亚市全景尽收眼底。这山头，讲的又是悲美的爱情故事。——爱情都在故事中；爱情只在故事中。人间真有爱情吗？？？信它的都带着怀疑。爱情只是碎裂的美。或许你就只能把它掬在胸前，迷迷糊糊酣醉些个时辰。那是无可把握的缥缈。往事如烟，到如今，无论怎样去寻觅都找不到痕迹了。……那时候，白白净净的。头发有点卷曲。好动中显得斯文。拿到苹果马上就擦干净递给我。举高大葵叶给我遮住太阳。功课优异，前三名打了保单似的。但是想不出什么理由，父亲就不喜欢他，还警告我说你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将来别回到家里来抱怨诉苦……现在，在父亲面前一句话不敢吭……怎样也回味不到当年的痴痴迷迷了。感觉，走了就走了的吗？去年带了秀秀到浙江去看他。他就在工地宿舍里，让我母女屈了三天。这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多少年没看他到他一点进展。只给秀秀买了个土里土气的布娃娃……我期待他什么呀……找不着感觉了。还说什么感觉，厌烦倒是挥之不去！

心里冷冷……学校的住所可以办私人产权那时，还得靠父母掏些老本支助。孩子将来读书一级一级上去，那经济压力，隐隐地浮现着……他倒活得挺自足，挺安逸的。“有什么办法呀。保住这份工作就很简单啦！你没看到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那有多少呵”！——我不想说了。说了白说。他就是这样的人。谁还能拯救他？

生活烦琐、乏味。上课、下课；幼稚园送孩子、接孩子，

然后，上课……。神经麻木……。我是在寻觅感觉么？我要找怎样的感觉呢？难道我在寻找对男人感觉？我不需要男人。男人有什么好？我想出国。出去，出去！秀秀怎么办？我只想出去走一趟嘛，又不想留在那。国外很多问题的。像我们这种平凡的人，会适应不来。而且一定会很孤立无援。自己想着也怕。有的人胆子就是大——或者他们海外有关系。但无论如何要出去一趟。将来对评资历也有帮助……。倒霉的是这么多间大学都不肯接受。别让我这机会泡汤了。弄不成功，出不了去，又将如何面对江东父老呵！父亲母亲都在为我焦急。同事们见面劈头就问：嗨，你什么时候走呀？

从“鹿回头”下山回到市区，太阳也下山了。他兴致勃勃地催促出租司机拉我们去找市里出名的海鲜馆。司机建议说吃大排档更实惠，厨艺也更有特色。那就听他的。滨海大道沿路就不少半露天的档口。这里海鲜的品种多得教人目眩，许多稀奇古怪的鱼类贝类，见都没见过。老实说，我也不见得勇气去尝试。还是选择些常见的鱼虾吧。但求它“游水的”新鲜的便喜出望外了。

饭后我还吃了个泰国椰子。椰子水蜜甜清香。漫步回酒店路上，买了些山竹、龙眼。

房间里他扭开电视机。我身上热得难受。我要洗澡。第一回和一个陌生男人同处一室，觉得每一动作细节都得斟酌。我把整个行李包提进浴室，方便我在密室内掏出更换衣物……。美美地洗了个冷水浴。换上睡衣。里里外外细心检查、整理一番才走出浴室。把旅行袋放好便迅速钻进床上的被窝里。空调开着，棉被还正好合用。然后他去洗浴。他把上衣脱了，光着身子，拉了一套睡衣裤进浴室。他洗浴用的时间比我快上一倍。

我们都躺在各自的床上观看电视。他很专注。是中央一台

的连续剧时间，播放《乔家大院》……我前面没追看这套戏，跟不上剧情，因此向他宣布我太晒了，要睡了……不久便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天亮。

醒来时还听见他微弱的鼾声。

他丝毫没有干扰我……

和我出行前的想象不同——我们住进同一个房间，睡在相隔咫尺之遥的两铺床——相识10个月的男女异性。万一……肯定了——他很君子。

这算是我过于单纯吗？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防范。我—绝—对—会—抵—抗。我思考过，我将会采取严正态度；紧急起来我将大发脾气……他不可能强蛮的。我撕破脸皮，严加拒绝——顶多朋友不做了，那是你不应该嘛，我没错，怪不得我呀！

什么事情都要讲求分寸的。当然，你愿意花钱带我旅游我十分感激。但是我不能作什么交换。不然我成什么人了？我也承认，交男朋友我是喜欢的。异性相吸嘛。但是我也不习惯男人碰触自己的驱体。我会鸡皮疙瘩。平日有男子向你献殷勤，向你示意，向你靠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裂成两瓣，又像是受宠而高兴，有点骄傲而自恋，另一方面又觉得讨厌，惧怕，甚至会感到恐怖和憎恶……

他很好呵他没有侵犯我……我觉得很平安很好，不必提着心跟他相处了……他—为—什—么—不—侵—犯—我—呢？

早餐很丰富。中式、西式，两者兼备。我喝小米粥，也喝鲜奶。吃了炒米饭，也吃法式面包。“多吃点。出游很耗精力的。不管你胖不起来”，他说。

上午预定参观的景点是“天涯海角”。送我们的司机有点话痨，谈笑风生，口沫横飞。他说：你们不是高官吧？是高官就别去“天涯海角”啦！问他缘由，他说，我们的中央首长，

到了三亚都不会去“天涯海角”。不吉利，去了那是要“走到头”了咧！

笑他乱编他不服气。一连串谁谁谁，点出名字来，还一个劲赌咒，说他说的全是大实话。

大石嶙峋的海滩上拍了很多照。人们都抢着排队，以“天涯海角”四个红漆字刻在其上的大石礅为背景，大拍特拍。说有意思实在也没啥意思。游人就是要满足一下自己曾“到此一游”的心理驱动。

他鼓励我玩用快艇拖拉，往空中扬飞的飘伞——像是由海面向上空飞起的降落伞。在底下为我拍空中荡飞的照片。他自个不玩，说早年去泰国在芭堤雅玩过了。后面安排我海底潜水——这些都收费昂贵。他在岸边上拎着照相机，活像是我雇用的陪游，又好像一个假日中领着孩子出游的父亲。

第一回的第一个夜晚，汇聚心头的情绪的复杂性，真不亚于新婚第一夜。渡过了这个关口，我心境完全平伏下来了。人生好像不断要穿过一道道的门，跨越一座座的桥，冲过一个个的关隘。走着走着，忽然间前方就出现一道弯，再往前可能是一个狭谷，峭壁森然……

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包了出租车，朝海口市方向出发。兴隆农场消磨了大半天，决定就近留宿〈象牙海岸〉饭店。当地餐厅，一字排开，枕戈门前的服务员蜂拥而至，强力抢客。众口一调，推介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嘉积鸭、东山羊、和乐蟹。几乎每一个地区的餐厅都指着自己的菜色说“正宗”！

乐会、博鳌、文昌一路“巡礼”。文昌是最后一站。比较难忘的特色景点是演丰的红树林带。我们租用小船，巡游浅海，观赏生长在海边滩地的红树林，吃着打捞上来的海鲜烧烤。

……前后六天…。搭上夜班机回家。我在疲累中似乎感觉我的人生发生了一种更新……心情在变化……好像读书时代上了新学年。

主要因为我自由（那口子远在他方，父母居住在小镇），他也自由（为何至今未成家呢），因此交往方便。只要彼此的工作单位上没开会、集训、学习，出差等的事。通常周末都能见面。吃吃饭，聊聊天。有好片子也看场电影。久不久一班朋友聚餐唱歌，也能见上面——当然啦，在众人一起的场合我们总能表现“一般”，不露痕迹。这样可以避免男人们的嘲弄，女人们的怨妒。我明白了，所谓“社交”场合，既是欢乐的舞台也是凶险的渊潭。有一回，晚饭后他建议我们二人唱歌去，说平日大伙聚唱时我拿到麦克风的机会最少——我从来不跟人家抢歌——要为我开“个唱会”，好让我唱个够。选择了一个两年前还算一流而今已“退居二线”的卡拉OK歌厅。看来，这歌厅确实也惨淡，门可罗雀，收费低廉，器材服务都落后。好处是碰上相识者的机率低，毕竟我们彼此都不愿招摇过市，招惹是非。

我也是带好防范之心进入包厢的。包厢内设洗手间，另有一个用厚布帘掩隔的小室。一看就明白这是猥亵的角落……我喜欢唱委婉而又高亢的民歌。他为我点出《青藏高原》、《为什花儿这样红》、《为了谁》、《两只蝴蝶》、《暗香》……。他也“客串”了《伏尔加船夫曲》、《满江红》、《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纺织姑娘》……男中音相当迷人。喝了点菊花茶，他示意要我坐到他身边合唱。我犹疑地稍作挪动。心里泛起年轻时代的一幕回忆。第一个明明白白追求我的小彭，把我带到当时刚开始流行的卡拉OK歌厅，在晦明的灯光底下，一手就伸过来揽我的腰。我吓得夺门就跑……也因为这事，终止

了和他的交往。不久前在镇里曾遇见他小彭，胡子拉渣，变成小老头一个。那幅可怜相，令人心寒。早年他父亲搞了个小煤窑，赚了大把钞票，所以他钱也花得称心。现在落到这情境，据说他老爹的煤矿场因为发生安全事故、死了十多位矿工，被封了……噫，幸运。好在我撤退得快……十六七岁真太危险了。回想起往年，还会心惊胆颤。然而，现在的“成熟”又怎样呀，它又能把住自己，一道一道，绕过陷阱么！……说不好今天的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幼稚阶段。

我时而站起来跑去按点歌键，时而上洗手间，时而去拉外套披上，说空调太高……闪脱种种可能性——谁又有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10月很快来临。我们又成功地安排了国庆黄金周的一次出行。郑州……洛阳牡丹、龙门石窟。一切平顺。

第三回来得更快。那是寒假，春节黄金周。西安——华清池——始皇陵。时间充足，转飞银川——西夏王墓——沙漠，骑骆驼。

预感中的事，发生在银川平静的夜。我们上酒店附设的歌厅唱歌。他拉我跳舞……再进一步，他是在拥抱我了。心跳出了胸膛。我不免有点粗鲁地将他推开，自己缩作一团，不能自己地咯咯生笑。不要嘛不要嘛坐下坐下唱歌唱歌我们唱歌下面一首点的是你喜欢的船夫曲唱歌呵别别我痒我痒我热我热……

他安静地坐下，抽起一根烟，懒懒地吸着红酒。吐一口长烟，然后将酒杯杯口，久久地抵住嘴唇……想什么呢…

心里骨突骨突翻滚。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的-嘛！”……我放下麦克风，沙发上离着他30公分坐下，特意从他手上要过他的酒杯，小小啜上一口。我想我的这个动作，深深浅浅地的含有一种歉

意；同时，还有些些抚慰对方的表示……脑子里一面琢磨自己刚才的那句话。似乎是作过了交代，传递了讯息。又似乎太不小心，泄露了心底隐密。一秒钟欣幸，一秒钟懊悔。唉，管它啦。反正我不可以我不行这不好……这时候不好嘛！

男人的胸膛里坐着一座火山；女人的胸膛中躺着一个蓝湖。湖面上时而时而泛起涟漪。告诉你，那柔美的，轻风拂动的，闪烁着银光的涟漪，是一首首抒情诗，一首首飘忽而朦胧的抒情诗……



我走到十字路口了。

原先不是只有一条笔直的大路的么？

大道以歧路亡羊……但我，但我，决不是羊！

对自己来说，事情十分重大，要慎重。虽说思考这么长久了但还是不得不慎重。需要更广泛的观照，更深入的研判。让时间老人来一锤定音吧……

要做这样的决定实在不容易啊。你不是一向很有勇气、很决断的么？嗯，也不能这么说吧。在我们这种环境里，什么勇气勇敢都很容易而且很自然地消磨净尽。谁都小心翼翼，畏畏缩缩，维维诺诺。自己虽属心高气傲类型，不也沾染了这种德性么。况且社会是个大系统大结构。层层相应、节节关连……千丝万缕纠结。

离开。前面的努力、历史的积累，尽付东流。身上的色彩将一层一层地剥落。

离开。但关系网犹在。这是重要的杠杆。我要争取我另一类的自由。这种自由，在铸造我自己的人生——唯一的人

生——是一个更大的可能性。非常强烈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沿着本来的路子下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至少是十分渺茫的。结果我将会变成个什么东西呢？个人条件不管用。边缘效应才是决定因素，我太薄弱了。

任何人的背景都比我硬。

保鲜（先）学习会开了三天，星期五开始的。这次会议上，我发言的热忱降低了。依照上面发下文件的词句，念了一通，表示了重大决心，加几个口号结尾。走下台来，是解放。

休闲区很小，酒店不大，除主楼共三层20多个房间外，有独立的三座别墅，分别有五个大房间和宽敞的大厅，宽屏电视，麻将桌齐全。晚间，主楼大堂餐厅十分热烈。这里能吃到新鲜湖鱼、土鸡和各类野菜。茅台酒和五粮液一瓶一瓶地开。上点年纪的领导们，说要改喝红酒，或者红酒白酒交替着喝。

……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呢？不打……不能让这个东西形成一种自己的义务。该让她习惯。定型化会招来麻烦的后果……悬疑才能塑造追寻的冲动。

四五十个人都散开了。很大一帮钻进大堂内进的棋牌室、卡拉OK房。领导们一面散步一面走向各自的独栋别墅。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住一号楼。我和经济案合议庭的两位顶头上司住二号楼。闲谈了一会就有人招兵买马开麻将大会。大家晓得我是个麻将“盲”，让我有机会溜出房外，沿着碎石路，在湖边漫步。夜色幽幽，湖心的小岛，像在深蓝天幕中沉睡的大象。远处一盏高悬的探照灯，光线在湖水上铺展着长长而皱褶的黄锦带子。

……前些日子她说“妈妈有些杯疑”。责怪她但逢假期，老惦记到各处游玩。日子未到，就张罗着往外蹿。“你的工资才那么几个钱，有这样个花法的吗？”。妈妈威胁说不给看顾

秀秀了。“我不给你当保姆。我也要出门！你倒干净，把女儿往老家一放就逍遥去啦”！她说，其实老妈妈没什么的，老封建，嘴上辛辣。妈妈真感焦急的是去澳洲那事。要我竭尽所能把进修大学敲定，签证办好，完成一件大事，为你自己将来打算嘛。——退休前是个小学教员，母亲属于平凡百姓中的佼佼者。前些年还拿抗清名将袁崇焕的事迹为骨架，写了部武侠小说。就是没出版商要，搁在那吃尘埃。父亲本在中学教课，后来被调到镇里教育局当个助理。退下来天天写书法，也还是个颇有名气但不卖钱的画家。主动自觉地推举老太婆出任内阁总理，家里事极少过问。小女儿嫁得好，坐上小汽车了。小女婿在“电子城”搞了个手机摊，经常跑深圳办“水货”，批发零售……老头倒是更多关顾叶子，父女俩谈得来。“旅游好嘛。多看看外边世界！”父亲说。“钱不够向我要！”实际上，这老头比人家正常上班的人都还忙。很多时间化在镇旅游促进机关。他撰写地方历史，介绍名胜古迹。连带也推介土特产、本区投资优势，参与接待各方来客……。地方上的或外来的游客、投资商，喜欢这老头，偶尔也有人要他写幅书法，接受他主动馈赠的画作。他因此特别高兴。

虽然从未谋面，但却能嗅得出叶妈妈的敏锐。她尖着心眼，在监察女儿。这种警戒从一个老妈的立场来说，应该完全是善意的。不要小看她是小镇里的乡下人。现在的世道人心，她心里明白得很。这是容易理解的。老人家担忧的是自家女儿为外界所诱惑，行差踏错。她并不疼那个女婿。叶子说妈妈对他意见一箩筐。但是，嫁了就嫁了，女儿都这么大了。你不能搞出什么事端来。他是没出息却不是个浪荡子。穷日子穷过呗——什么都得为秀秀着想。上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跳不出这框框的。时代变了而且还在急剧地在演变。他们肯定看到变。

看着看着，心惊胆战，又手足无措。哈，我想，就像五四运动时代的封建老爷们，看到自由恋爱、自主婚姻那样，心胆俱裂呼天抢地……每一个时代的悦变大潮前面都有一批批的人横着挡路……天下父母心。中国的父母永恒的沉重悲凉的呀！……

我不结婚。结婚有什么意义呢？生活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教训了。小穆是多好的女孩子呵！那是她变心之前。说聪明她有聪明，说样貌她有样貌，说气质她有多高贵的气质。一个非常标准的现代女性。在她身上，什么都不缺。最后，是她抛开你。你跟谁诉苦去？你斥责她“不应该”呀，你诅咒她，说她见异思迁么？……厄运来了的时候，你必须泰然接受。你“国际”吗？你能让她走向世界，出洋留学吗？你一点忙帮不上。

小楼（认识之初，她的姓立即吸引了我，使我想起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绝对是爱党爱国的典型。浓眉大眼，说话跟演说一样——人说她有乃父之风——她教你无法反驳。她父母都见过了——而这么一两次“到家吃饭”却吃出致命的问题来了。分手干脆，令人错愕。她明明白白地说，“爸爸不赞同。主要理由是他认为你这个年青干部有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我觉得我爸的分析是对的。他比我水平高多了……我也劝你注意，正确对待自己，严肃改造”。

就这样。耗费了我10年的青春，也燃尽了我青春仅有的火种。浪漫理想的肥皂泡泡，在现实的墙角撞碎了，那是幻灭。

泡沫是无法拾掇的——但我不要成为泡沫。放逐泡沫，我要坚守浪漫。我淬炼我的心剑。

打那些幻灭的日子开始，我就不再信仰爱情。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追求爱情的人是永恒的傻冒。爱情是有的，只要你别去相信它。永恒的爱情是不存在的，你只能一章一节的扑捉它。千万别将文学上的爱情当真。小说家总要瞎编胡诌。

那些爱写爱情的小说家，肯定都是爱情的牺牲……舐着自个的伤口，让酸涩的眼泪滴下惨白的纸笺。

……她不错呀。在芸芸众女中，多了些难得的柔美和纯雅。现时代这些可谓是稀有之贵了。祝贺人家新婚的美辞中最先跳出来的就是“天作之合”。可笑的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地作”的。到头来才终于彼此都会承认而宣告那是“盲目”、“冲动”。爱情是盲目的。爱情是瞎的，西方人的结论，概莫能外。要是你顺了这逻辑推论下去那会令你心疼令你心寒令你沮丧：人的激情和理想是盲目的是瞎的！“冲动是魔鬼”。**爱情是魔鬼导演的喜剧。**

连冷漠的哲学家像老黑格尔、康德都无限礼赞激情，说没有激情就没有一切创造。我想没有任何感情能与爱的激情匹比的了。激情武装着冲动这全副甲冑，随时击毁路中的任何阻隔与障碍，一往无前……永远不相信岩石后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渊谷。……



我不会去挑动这题目的……为啥去挑动关于她丈夫的话题呢——从她那个“大表哥”嘴上约略听到过一些情况。引出这种问题其实会是一种气氛的败坏。那都与我无关。模糊策略。常是一个好策略。朦胧。朦胧是美嘛。走在氤氲晞微的山道中，其本身就诗情浓郁，画意盎然呵……

庞越——“大表哥”经常邀她参加应酬性宴席，谁都看得出，他心底里涌动着另一种电流。一方面他大声说要让这个表妹多见世面，要满足叶子“走近社会”的愿望；一方面为他自己创造条件。另外也是为了给自身的业务性应酬制作点“软

性”的气氛。叶紫不自觉地就成了别人家的筹码。市面上大群女孩子都是赶宴席的志愿军。傍晚时分便守着手机，伫候呼唤铃声……然后花红柳绿，跟人家屁股后，吃饭唱歌去。

……叶子一般安静地坐着。微笑安顿在浅红色的脸上。努力地关注桌边喧闹的谈话。当别人欢声哄笑的时刻，她赶紧跟着低声地笑，似乎表示自己和大家保持了一致而她也听懂了人们的笑话和戏文。各个角度投来的眼光，射在她脸上、身上，使她下意识地别开视线。找些零碎的话题跟邻座的一个女子搭讪。裘敏给她夹上块烤鹿肉片；女律师丁蕾举起杯：“喝点，没关系的。就一口。那你喝红酒吧，低度的。你看，我的是茅台呢”！联通电信的许美虹兴高采烈，“美女们，一齐干”！幼儿院的张璐站了起来，一个个挨着碰一轮杯……酒杯刚放下，交通厅的陈书记便大声么喝起来，支使服务员再给美女们满上，“来，快，我们这些帅哥们来给美女们敬酒。祝她们青春永驻”！他举了杯，首先去碰了坐在身边的一直坚持沉默的那一位像是电影明星的女人……然后，大家都起立，杯子齐举，聚拢在桌子中央，碰击声中，酒点飞洒，溅红了桌子中央的龙虾盘…

酒过一轮，不知让谁点中了他兴奋穴似的陈书记，手执长筷，高声地用长筷指点着在桌上旋转着的菜盘子，向美女们介绍：“这是扇贝、这是生蚝——澳洲进口的；这是法国蜗牛——敢吃吧，嘿，鲜美得很；这是挪威鲑鱼……呐，东南亚的也有：这个他们叫笋壳鱼，肉很嫩。你们晓得吗，这鱼呀，生活在淡水和咸水的交界处，它老人家，正襟危坐，饭来张口，不爱游动，所以养的肥肥嫩嫩……这个学问你们就该学学啦”！

港商阮洪昌七分酒意在脸上。他专意指向叶子，“叶老

师，我敬你！你们教育英才呵！……培养将来的接班人。要敬，来，我们干杯”！这时的叶子，脖子都已经泛红了，手足无措，不行了不行了在叫苦。庞越马上走过去，端起她的酒杯子：“我代了！她不能再喝”。

唿啦一阵哄动……“英雄救美耶”！

于是便有人猜起拳来……推崇着谁的酒量大，自谦不济而又暗自不服，寻找对手较起劲来。包房气氛渐入高潮，堂哥肖湘依然默默地喝着。一路兀自按了慢悠悠的节奏，喝汤饮酒，不随别人的“干！干！”之声提杯。座上人似乎也特别原谅他。他那副样子也不可能引动别人去逗他强他喝。坐在那座荒凉的孤岛。斗酒斗得激越的是发展商崔总和承建公司李经理，吹嘘说他们的那个喝法是向许世友将军学的，脖子一仰，骨突就一杯……

饭饱酒酣，下一站通常便是卡拉OK。近期，不上〈尖沙嘴〉而改奔〈上议院〉。它以更大更豪华的威势，占了上风。地面层半个足球场大的面积，座席分割成高度不同的板块，中央表演台多半出演着半裸的舞蹈和黄段子，男男女女如癡如醉……。二层80个大包中包，环绕地面层舞台的30个大包，从空中可直接观赏舞台上的演出。

在大包里坐定。承建集团公司李经理开始接过指挥棒，庞越自动退居二线。歌厅副经理马兰很快就领进陪唱，十多个不同着装的年轻小姐一字排开。有搔首作态的也有羞涩低眉，木然而立的。李经理自告奋勇，忙着推荐一轮，撮合了三对，其余的女子便悻悻退场……。陪唱小姐，人要得少，主要原因是从饭局上一道过来了四位女性。很多因素让座上的男仕们不愿“出手”，采取保留姿态。李经理继续忙着么喝。男服务员利索地搬进两大箱啤酒、十二瓶红酒。女DJ端来大杂果盘——两

大盘分摆长桌两端。两个玻璃缸，分别注入红酒。“请问要加七喜吗”？

……喝！喝！……小姐们，点歌呀，点歌呀！快，唱起来！李经理自个也就支里咕噜地哼着歌，手舞足蹈，一面把端在手上的红酒灌下肚子。

歌厅的现场副经理马兰端了酒杯走过来。原先坐在我身旁的裘敏挪了挪，腾个空隙让她坐下：“好些天没过来了，把我忘啦！今晚得跟我喝三杯，OK！”。

马兰去年从北京回来。她把北京中关村区里的小酒廊给关张了。原因是闹“非典”时期外国人大多逃离北京返国去了，生意无法维持。丈夫原来同学。生下男孩不久，便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勾搭上。马兰她一气之下便主动提出离了婚。“曾经有一个常来酒廊的老外要把我娶回英国去……念着这里的老母亲和儿子，下不了决心呀”！她把自己装扮得很华贵，经常为了不肯穿公司规定的制服，和老板闹意见。

独唱的，合唱的……七嘴八舌混唱的。长桌的一头，三个人猜着拳；另一头，响起辟啪的敲击声——用骰子赌点，输的罚酒。丁律师让人拉出去跳起舞来，在大型显示屏前，晃来晃去，后面便响起大声呐喊：“喂喂，别挡住字幕”！

好一阵子才发现堂哥肖湘竟然也从餐厅跟了来卡拉-OK。他不常出席餐宴，也不常随大家到这些地方。朋友中间得了个绰号“肖书记”，因为言论正经而严肃。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是省宣传部的大笔杆子。发现他在喝闷酒，也不晓得出于什么原因，拉起叶子过去介绍给他认识……两人轻声细谈起来。

这个肖湘其实一直在注视着我。最近，他偶尔出现在我们这些人的聚会，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是为着了解我，观察我

而刻意参加一些活动的。

“老弟，该收敛一点啦”！这句话老是阴魂不散地在我耳边飘忽。

裘敏轻柔而殷勤地为我倒酒。这些日子以来，她是最不怀戒心而亲近我的人。人们渐渐地似乎就有了一种感觉：我在追裘敏而裘敏又是喜欢我的。

……我不在追谁而我又谁都在追。得天下之美女而爱之，不亦悦乎？我半边眼睛也在注意丁律师，还有马兰——谁叫她们也愿意靠近我呢……



“你要当一个人民的好法官。要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

那是临终时刻父亲的最后一句话。他在对越战争中被炸掉了右手。复原后拼力学会了左手书写。几年后被遴选到司法部门培训，后来也便当起区法院的法官。“你们幸运呵。国家培养了你们。你们比我们这一辈人强多了。你们是本科毕业的法律干部呵”！……你记得你父亲含着泪的教诲和期望……你记得你记得，你懂你懂，你明白你明白……你要走康庄大道！

流血，含泪奋斗的日子才刚刚过去……而他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的时光。父亲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我记住我记住了，我要做一个人民的好法官，我记住了，父亲。

他或许带着某种遗憾、某种忧虑……然而，我坚信父亲终究是带着他的理想他的信念而离去。父亲，你比我们完满、你比我们幸福。生存和信仰一致，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你安息吧老人家。我不会对不起你我不会对不起人民的。然而你要知道父亲，时代不同了呀……你不能希望我们倒回头

去过你们的日子。你们只有纯朴的日子，你们心胸里只有一个纯朴的理想。你不会了解我们的日子有多么复杂有多么紧张有多么残酷有多么恐怖。

放心吧父亲，我会是你好儿子，我会是共和国的好儿子……我会爱护母亲的。她已经白发苍苍而好在身体硬朗，她和我姐住在老屋。我在银行搞了按揭，我买110平米房子。我住新房是为了工作需要。你知道我姐离了婚——我想她还是离了更好。说要自己搞一个服装店。我是支持她的，家里经济上没有问题。肖湘经常叨念你，父亲。这个堂兄一说起了你就拿着你来骂我，说我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什么的，但是你放心父亲，他曾经是你心疼的侄子，是我小时最亲密的玩伴，我不会跟他争吵的。我心里头不服他，但我嘴上永远称道他正确，他对。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坚信自己正确，是因为他确信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光明的原故吧。

如果天上真有神仙、上帝，父亲你就不要再俯视人间，你不如跟他们打牌下棋消闲吧父亲，不要因为把心思放在你儿子身上而抛不开地球的烦恼。我绝对会活得很好的。你看我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凡所处的关系我都处得很好……就连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家的乡里阎庭长阎明，也特别照顾我——你记得早年当过粮食官转调法院的那个严广发吗？（他现在改了名叫阎明）。虽说不久即届退休年龄了——可能也因为这样，办起案子来特别专断——还在法院的会议上高声强调“政法分开”，“司法独立”，也不怕冒犯党委。我尊重他，但有时候，也刻意和他保持距离。



……马兰到外面穿梭了一轮又跑了回来，要喝第三杯酒。陪喝小姐们开始东倒西歪，和男人们抱成一团团。男服务员进来收拾了大批空酒瓶，而长桌上依然杯盘狼藉，瓜子壳撒了满地。有人把厢房灯关了。只有显示屏的荧光微弱闪烁。显示屏上出现快速变换的舞蹈画面，音箱迸出剧烈的迪斯科节奏。一条条醉薰薰的身腰不久就变成了灵动的部件，疯狂地扭动……

丁律师一纵身跳到长桌上，脚步在杯盘的缝隙间扭起大动作，大有阿拉伯宫廷舞的风味。桌下有人伸出双手摁着她的臀部，左右翻腾……不讲章法的迪斯科舞恰恰提供了人们无尽的调情方便。

我不会去碰那班陪唱小姐的。在魔影幢幢的舞者中间，有次序地拉出那几个女朋友，分别跳上两三分钟……这是社交要诀：等距离外交。不阿谀谁，不冷落谁。凡事适可而动、适可而止。我要保持君子风范。我和你们就是不在一个层次上。

跟马兰也跳了一只舞。她倒是百无禁忌，公然把我抱得紧紧的。叶子和肖湘在黑暗的厢角上慢舞。没有躯体接触。远看叶子在微光中红着脸，泛着浅浅笑意。不久，庞越开步跨过去，拉了叶子，跳起华尔兹……但包厢空间限制，左右不断碰撞……叶子大感尴尬，迅速退下回座，掏出手帕对胸口扇风，“热死了，受不了了”！

音响器材发出的声响越见激烈，节拍越显逼急。李经理接着也跃上了长桌跟丁律师对舞。他拉起线衫的下襞，露出黄色肚皮颤颤扭动，一面伸手要去掀丁律师的衣脚，想将她透着白光的肚皮也拉将出来，但遭到了丁律师奋力抵抗，于是二人便在哧笑中，摩擦着彼此的小腹狂舞，台下轰然叫喊起来：“干起来！干起来”！

我悄然离开了和裘敏的对舞，走过去坐在叶子身旁。她递给我纸巾，大家拭起汗来。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我附在她耳际说：“明天”？她说“但别忘了，我是要睡到中午的，周末嘛。”“行嘛行嘛。反正夜幕低垂才出情调！”她一面笑一面赶紧环视一遍，看有没有人注意我们的谈话。“快11点啦，我要先走了”！

……女人的可爱有许多种类。这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欣赏不同类型的女人的不同可爱之处。裘敏世故老辣，对别人喜欢捣蛋，却对我很温婉。马兰会讲些英语，一颦一笑总带点悽怨，说她爱读米兰·昆德拉。丁律师豪迈而狡黠，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那一种。她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变身为一个羞答答的、含情脉脉的女才子。



“我看呀你近来老是跟那一帮女孩子厮混……她们都是些什么人呵？一个个都离婚”。那个星期天肖湘大清早跑到我家来，像是专程来批判我的。我说：“交朋友嘛。你管她们的什么私事？……叶紫并没有离婚”！“没有离婚就更不应该了……。我不想插嘴人家的私事。时代嘛，自由嘛。我只想知道你，我的兄弟，是怎样想的。正儿八经地谈个对象吧。你要耗到什么时候”？“哥你别弄这个。我还没想结婚——恐怕也不会结婚。对象？什么叫对象？我不找了。要找也无处找。假象倒有，对象是没有的”。

最近？最近怎么啦？这一年多来，这个肖湘像个吊靴鬼似的不时缠着我。你在变，你变了。变又怎样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呗！我变。我想，我能不变吗？是呀是呀你说得

对，我接受，我是出现了偏差。思想意识腐蚀，精神面貌开始苍白。我会注意……有时候，呃，都是工作嘛都是为了工作嘛。你少担心哥，你这个弟弟是坏不了的。就是说，我是不会变坏的！

肖湘是理论家，是协同起草“指示”、“决议”的一帮人。不可以跟他争辩，这就是说，不可以跟“正确”争辩。要争辩肯定你就不正确。你走旁门左道，你自由主义，你不保持一致……

而且，你在花钱！出入汽车……我花什么钱啦，都是外边的人在搞应酬，不花我的钱。我们单位上有奖金，我买些基金、买点股票。干部不可以致富吗？难道这有规定吗？我合法……你在怀疑我搞贪污吗？你想得太远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花我的工资，而且，我帮我姐开的成衣店，她也给我分红。小钱我总有得花。我这种人敢贪污吗我？我这种人会贪污吗？你知道的，汽车那是单位上的。领导交代我出外办差那得有车……我也想有自己的小汽车呢，但我买得起吗我！……可也不好说，哪天，我就真想要当上有车阶级咯！

其实，肖湘讲的一切都有道理。对我，他嘴里传导出来的讯息就有风信鸡的作用。我能不小心吗？凡事都得谨慎。白蚂蚁的生存战略值得学习借鉴。我那书柜摆在房角，一点声息不露让白蚂蚁吃了个透彻，外表丝毫不容你有所察觉，柜子里的书本也给吃了个精光。柜子还是个柜子，站立在那不倒不塌的……人能做到白蚁那样的隐密精明么？



……从海南岛回来之后，叶子对我解除了许多约束。在老

鸭店中吃晚餐那天，对他聊起我经常自己在家里下厨搞晚饭。她主动说哪天要上家来品尝我亲自烹制的“肖家菜”。她果真在周末午间来了。她没避忌进入这寡佬的住家。吃得高兴。饭后肩并肩坐在沙发上观赏了好久的电视节目。

女孩子一般都有纤巧的机心的。可她看来又不像有什么城府。她根据什么这样信任我呢?? 隔一段日子没碰上，她就会主动打来电话，抱怨说：你们这些朋友都把我给忘了，急死我了。

每时每刻都想着要去拥抱她。结果又没敢付诸行动……心里很不是味道。男女独处，未能和她作肌肤之亲，心中特别烦躁。念头跳跃到搞不好被她拒斥的情景泛出，欲望便立即冻缩。感觉得出，她时时警戒，不晓得是明白的提防或者是女性的天然的本能。够恼人的。好吧，先别毛糙吧，要有耐心。女孩子反应慢，缓进才能引动她们良好的反应。要掌握好女性心理学——你不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了吗……是呀，但你可不能给我下劣评。我是所谓爱情的受害者……你还能要求我天使般的纯洁么！

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和非分的情欲冲动，在血管中绞绕、撞击……

……她讲了李经理的故事。起先一再声称她不能透露“人”的名姓。其实一说就让人能猜中是谁。到了给她点破名字的时刻她还跳脚声明：那可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说谁。

真想拥抱你呵叶子！……不行，她肯定会生气……会把她吓跑……而且，这不显出你自己很低档么。你的优雅在哪里呢。

为了测试亲她的可能性而设计的卡拉OK二人唱，结果还是

以失败告终。她没有那种意愿，没有那种准备……我绝不能做勉强的事。一切都必须是双向的。一切都要出于自然。这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我绝不能以一个色情狂，一个色狼的丑态出现，因为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何要追求她呢？……那不叫追求，我没有追求她。是她接近我，她喜欢接近我。纯粹的朋友，纯洁的男女朋友吗？可以是呀那是很纯洁的友谊……然而，假如彼此心仪彼此倾慕……比如彼此亲近，亲密，甚至接吻了，拥抱了，那就不能算友谊，不能说纯洁……不能成立不能被承认？它便是邪恶，便是罪责吗？

人们是这样说的。他们立下了这种界限。你越过这界限，你卑鄙你下流，你不道德……但我没有使坏，我没有抢夺，那是情感的感应，那是感觉的邂逅，那是天然的交汇……呵那纯粹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纯粹是我们两颗心的事，我们没有期待谁来置喙，谁来干预。

这就是所谓进入状态了……我无法摆脱，无法逃离。无时无刻脑海纠结，我找寻借口、制作理由、创造论据、编织语言……

我倒愿意在某一天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明白，她和我交往是仅仅限制在朋友的范围，不可越雷池半步。我愿意接收到明明白白的讯号。

然而吸摄着我的恰恰是不明朗的复杂的讯号。我不明白，我不理解她……更加撩起我探寻的欲望。她曾经不自知地激怒过我，而我又压制着自己，尽量不让她意识到她已经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们在洛阳拍了许多以牡丹花为背景的相片。回到酒店后，我把冲印出来的照片铺放在她的睡床中央，我坐在床沿正要和她共同鉴赏那时，她猛然往床的另一个角落缩

退身子，用意是“保持距离”么?? 这太抵触人的感受了。心里的极度不愉快使我立即撤离她的睡床，照片也不看了，看电视去。她像是主宰了一方天地，坐近床头灯，在灯光映照下，孜孜然一张过一张欣赏。“呵你看，我这拍得多美呀！我太满意了，太满意了，我决定要把它放大，镶上镜框！摆在我大厅上！嘿这张，你看这张，是牡丹好看呢还是人更好看”！

……令人啼笑皆非。冷不防抛给她一句怨毒的活：你—是—个—自—恋—狂—呢！

不晓得她有没有注意听，听清了这话不。嗨不想了，不想了，别往深里想。你应当理解她是个女的。况且她比一般女子纯朴静雅——不正是她的未受污染的洁白，引动你对她的特别欣赏的么？假使她在你面前如同一般女子那样，冰激凌般快速溶解，那你又将如何看待她呢？……这就是浪漫呀，你不是陶醉在浪漫的探险，浪漫的期待吗？浪漫不是到达；浪漫是前方。浪漫是崎岖，浪漫是迈步，浪漫是翘首远望……

睡吧。够累的。明天的龙门石库，肯定要徒步行走很长的路，睡吧……你说她一个女子，她和你联袂远行和你同居一室，她心底里装着的是一条怎样的逻辑……或者，像人们喜欢发问的。她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我”在她脑海里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驯兽师皮鞭下磨灭了野性的狮子。难道说她单纯甚至是无知？她梦游在一个童话世界中么？……她是大学讲师，副教授。……我记得我有一回邀约裘敏说：“什么时候向单位拿个假吧，我们到乌鲁木琪玩去”。裘敏冲口答话：“嗯……送羊入虎口”！

叶子信任你。呵那很可贵。

掬在手心里，虔诚地捧上金色的神龛。长久供奉在神龛中。然而，我确信它会风干，然后灰飞烟灭。我明明感觉到那

掬在手心中的那团信任在跃动。它有生命呢，它跃动，像一颗心脏似地跃动……那“信任”绝对不是一块铁板，它绝对是一颗跳动的心。



奇异的事。梦里出现得最多的是肖湘。这后来，老实说我是有些厌烦他了。可是，在他面前我堆着严谨的微笑。极力要他想象，我的变是肯定往好的方面，往进步往光明的方向变……。疑虑似乎很难从他木然的脸庞上消散。“老弟呵，怎么我对你产生着强烈的感觉。你的所谓方向竟然是往双脸人演变！我看到你前面一张脸孔，脑后一张脸孔呢”！

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了我的梦魇。他手上举着锃亮锃亮的利刀要往我头上劈将下来。他像要解剖猴子那样解剖我。常常教我喘不过气来。多少回我真想要大喊起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走啊走远点！……

醒在早晨的阳光里，一项一背的虚汗。我内心里开始报复他了。是你僵化，是你落后，是你忘记时代，是你唐·吉河德！

撒在肚子里一股郁气真想喷发，真想一头一脸地往他头上浇洒：我是个好人！我对得起国家，我对得起人民！我对得起我自己！你到底还想要什么？……我很痛苦。你又何曾会知道！

不。我要忍着。凡事小心谨慎。你肖湘是好人 是体贴的哥哥……。你说出了“双脸人”。你说这“双面人”那一刻我心头咣当一震。你晓得不……你把一个模糊的概念在我眼前这么一晃，它突然鬼魅似地现了身。我忽然间发现，我藏身在它背

后已经很久了。你要说就说，而且你已经点破了。呵我该忏悔吗我该羞耻吗。难道这是可以被谴责为**黑色的灵魂**吗！嗨，难道这不正是人的真正的本相吗！你不是，你不是，你强词自辩着那你就不是啦哈！肖湘，我的好哥哥，你肯定也是那个“双面人”——一个外在的表演着的脸孔，一个内在的深藏着的脸孔！但是肖湘，我可以向你发誓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民间演义里头那类两脸人，两头蛇。他们主动，他们是主动的奸诈而我不是；他们毫无原则而我不是；他们不讲道义而我不是……你不理解吗我的原因是社会原因。是社会是时代在迫使我成为双面人。你要说我这是狡辩。我要保卫我自己。难道这不是自我的本能吗。我既要迎合你，但我也要抚慰我的自我。你还不能发现，社会上大群大群的，大片大片的双脸人……满世界都是。而你只发现我吗？

我不只恨你肖湘，我也恨我自己。



……湖中央忽然间连续响起两阵水声，扑通-扑通，在静夜里十分清脆。阎庭长出现在身后，上身挂着外套——小石头是他扔的。“好孤独的，在想些什么呢”？“哦，没想什么，只想清清脑袋”。他也在凳子上坐下。“最近，泰星公司你去了解到什么情况”？那是家泰商公司。老板据说是有点名气的爱国华侨，叫冯达星。“华侨？小肖呀，这时候那还有什么华侨，那是外国人！还爱国，爱什国，哪一个国？现在只有爱的钱，谁都爱钱……我们国家，黄金遍地嘛”！

他深深地吸烟，然后努圆了嘴，以45度角，奋力地吐出长长的白雾。“我掌握一些讯息。哼，这些外国资本家，在搞动

迁的时候，还用上了黑势力。”——不是的庭长。据我所知，搞动迁的时候，那土地还是城乡合作社的——搞完动迁才卖给泰星。泰星集团没参与动迁的具体操作。“嗯。总之，你要知道，泰星的不清不楚可多了去了。前几天，他们的副总跑到院里来，提呈一份书面要求。要求对赵魁盖的公章和财务处出纳赵小清的签字进行鉴定——我直接拒绝了他们。搞什么鉴定，明明白白的——况且，要搞鉴定不是要弄到北京去么。我们省里没这个技术条件，我干脆回绝他”！

庭长拉我陪他，沿着湖畔的石板路，往远处漫步走去。

“别墅里的麻将声让我睡不成眠”，他埋怨。其实我清楚，他并不是要和我讨论，或者想听听我对泰星案件的看法——还未过来开保先会之前的一次合议庭会议上，他已经表达过他的定论：这个案子马上就可以下判了。

随庭长默默地走在石板路上的时刻，莫明其妙地又令我想起堂哥肖湘的影子又顽强地飘进我的脑壳来。



二三月的天气还显得有点阴冷……而那个时候还是春节刚过呢。叶子说，我骗了妈妈。……她好烦哟，老在屁股后嘀咕。骂我说心都散了，整日价到处去玩。出国进修的事总没看你办出个名堂。我说妈，我这不就是要上北京去一趟，找国家留学基金委去吗”？“大年假的，那儿都关门放假，你找谁去你”？

叶子说她还做了进一步编造。是大学秘书处给她推荐，上北京去拜访教育部里的一位女委员——假期中也没有问题，那位女委员要值班的。自己有必要赶紧向部里取回一份重要的证

明文件。顺便她约见了现在在北京教学的一位老同学，她已经出国回来了。她手上有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同时她能详细介绍各种出国经验——其实，老妈子对她的话半信半疑。疑还比信的高：“嘿，就你故事多！我说呀现在到处是陷阱，你别没头脑的掉进去，你哭也来不及”！

叶子烦呀好烦呀地叫着。然而依然心情愉快地踏上飞往西安的国航班机的登机云梯。

她开怀地吃着送来的飞机餐。声明说，回来上课那时再行减肥。

我在翻阅法制报。她捅了我的手臂一下说“看”。她拿出新买的锦囊牌LEXUS数码相机，得意地展览一番。“你说我自恋狂”？

——原来，那一回，她确实听见并且是听清楚了我的詛咒…

“女人的自恋狂；男人的自大狂”！她颇为得意地说着，有点咬牙切齿，充满报复味道。

……西安是平静的。不断的自我压制、极力的克制、然而火焰在顽强地升腾。

银川却是莫名的遗憾，难奈的惆怅。西夏大酒店的卡拉OK包房里，我的心律趋于不正常，喉头干涩。气候的干燥教人难受。灌了许多杯菊花茶。心里一阵凉一阵热。她专注地唱着……小小羊儿要回家，有白有黑又有花……很抒情的唱。站着唱……该发动了……一定要，要硬了头皮，闯破这一关……慢慢走到她身后，抓上她握着“麦克风”的右手，要和她一齐唱……她扬起右手，身体向内缩作一团……“来吧，我们跳只舞”！我在她胸前张开双手合拢过去……她逃跑了，跑到厢房的一个角落，双手护着胸部，低声地咯咯地笑。再鼓足勇气，

趋前作势搂她……她一躬身又溜走了。“不嘛不嘛我们唱歌坐下唱歌……唱歌肖韬，你知道我不会跳舞的！坐下坐下唱歌唱歌，接下来一首，点的是你喜欢的船夫曲，唱歌呀唱歌呀不要不要我很痒很痒我热我热……”

我颓然跌落沙发。眼前展布着一望无际的沙漠，荒凉的沙漠，骆驼的脚，沉进沙地；提起来，又沉进沙地，艰辛地迈步……她从我手上拿过我还握着的酒杯，坐在我前方的矮凳子上，慢慢地啜了一口红酒。我似乎听见她压低嗓子嗫嚅：“凡-事，总-要-有-个-过-程-的-嘛”！

骆驼沉重地呼着气。口中明明没有含着什么，却左右研磨着厚厚的嘴唇，似乎津津有味地在咀嚼自己的唾沫。牠在长久地沉思，打从沦为人类奴隶以来，无边无际、无年无月，一脚高一脚低，沙漠上来去去来……是为什么？是上帝的又一个诡计吗！……

还得站起来，抬起脚，沉进沙地；提起脚，沉进沙地……

第二章

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升高到30度的气温，骤然又会下降至10余度。然而，草木已经繁茂，天空已经透亮。寒冬中曾经瑟瑟几乎净尽。大地冒起隐然若现的氲流，人们的心胸逐渐焦热起来。

长岛咖啡屋靠落地窗的角头，庞越和肖韬面对面坐着，抽着中华牌香烟。烟灰缸垒满烟头——服务员过来更换灰缸。

不解决这个问题，动不了工。早年呈报批下来的蓝图，结构、户型以至外观各方面，因为搁置多年，跟不上整个城市的新规划。

“田局长昨晚回市里来了。我一直盯着的。一整月的保先学习营结了业……时间紧迫，你明白。趁这周末你到他家走一趟呀”！庞越定住的眼珠子从近视镜片后方射出强光。

“我试了。你就不能让人家回到家，也喘上口气”？

“泰星催得紧。我跟你说过，土地局给的限期，越来越逼近。他们能不急吗。先前逾期不动工，已经被罚了85万。算是躲过了被“收回”的险关……后面补发的新批示上写着“限期启动”。看看9个月已经过去了6个月啦老哥。剩下三个月。这回限期到，可就没有再展延的通融。——反正你动作利索点嘛，别再磨蹭”！

“嗨，我院里事多，我们也闹‘保先’，那像你们逍遥。我们保先完了又碰上他局长单位的保先——那是连手机都不让开用的——你急又能怎样？时机总得适当——你们这班老财，不见棺材不流泪，临到头来抱佛脚……。还有一点，我要一再声明：帮你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个帮，只能限于给你引见、帮你捎句话。具体事，到时你自个汇报去。你给我说情况我没听

见也没听懂。要搞啥花式你**别牵扯我**。这是我的底线……唉，我真希望我不认识你，大-表-哥！”

“再强调一次，这一回的忙你非帮我不可。我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兄弟，我上得了上不了台阶，乌龟爬门槛但看此一翻。这回呀，要让我对他们立了汗马功劳——当然，这都全仰仗你——这项目中往后的空调系统、消防系统、电子监控系统、环境绿化等等，都能有我公司的机会——当然，我不会忘记你的一等功勋”！

“噢噢，庞越，打住，我不是——”。

“明白，我明白你不是——总之，我们是兄弟，你放心，放一百个心……。”

庞越约见肖韬谈事不只一次，催促也不只一次。这回更显急迫。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下中山路16公顷的“地王”已经8年之久。拆迁工作上的各类纠缠、加上资金不到位，一连引发许多变化，滋生了许多失效环节。更致命的是两年前，由于市里进行的重新规划，移动了控制红线——为了保护新增铺设的自来水管管道和煤气管管道，街肩拓宽，原控制红线须向建设工地推进三米。这么一来，不仅工地面积缩小了几百平米，更糟的是原已批出的总平图要因此报废。若按新划红线为准，重搞方案，重搞测量，重搞概算，重搞招标，重走全套审批，花上一年半载也说不准，而国土资源局收取了“闲置罚款”后所规定的9个月内必须启动的时限，已过去了6个月——什么都来不及了，建设土地被回收的威胁迫在眉睫。唯一的出路是“特事特办”。这事的“特”还在于无法绕过“违规”这凶险关隘。真叫绞尽脑汁，耗尽心力。

只能按原有的图纸与将各种数据略加修定上报，尽速取得施工证，小规模、局部动土以显示“在限期内启动了。”关键

的环节，泰星公司工程部闯过了。经过高超的电脑操作以及在规划局下面的控制室施放迷魂阵，“买将”过关，红线问题基本可以蒙混过去——文件最终就落在田局长的办公桌……最关键的一步是保证田局长直接签字，而不就本案召开包括相关部门，特别是局总工室等主任级人员的联审会议——因为要是召集这个会议，许多环节经不住挑，一挑就会给捅破的危险。

通过相当一段时日的周旋，庞越争取以至“荣任”了泰星房开的办证外勤，文件包里揣着泰昌公司经理部的任命书——那是庞越“调研”透彻，确信了自己朋友肖法官与田局长的关系之后——确信局长这一关过得了。

田局长中学、大学都和肖韬同学同班，友情至笃。现如今，交往仍密，无所不谈，没有拘束，什么时刻都能直接通电话，什么日子都能登堂入室。

庞越政法大学毕业后当过不长时间刑警和监狱长。在某个场合中与初出茅庐的小法官肖韬结识。这些年转下商海的庞越奋力进军，全力打造人际关系网，不少吃喝玩乐节目里，名单上有了肖韬。叶紫认识肖韬正是在这类餐宴场合。说也奇怪，肖韬庞越的交往关系里头，“叶紫”倒成为了某种油盐酱醋茶，——毕竟庞越对叶紫了解得更多些。他又善于调度。

……咖啡喝了两壶了，而关于“方式”的问题仍费周章。a.肖打电话加以介绍；b.肖拉庞一同往家拜访；c.肖独自上门先简单汇报、然后庞携肖介绍信求见……诸多方案中庞越选择“一同登门求助”一项。肖韬则首选“电话荐见”项，自认这一方式后遗症的可发性最低，安全系数最高。庞越对此不感满意。

“你必须面对面在现场给我说话……唯有现场气氛才能产生感染。你的语言必须能让他通过对你本人的信任转移为对我的信任，对我手上的事的相信。语气！是语气肖韬。你确信了

才能感染他，令他也能信——我就怕要是简单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说得又太泛太一般，那效果肯定不好。还是走一趟，我们一齐走一趟！”

“那让我斟酌斟酌，考虑考虑。”“不考虑啦，没时间啦。要么今天晚上要么明天……星期日嘛，任何钟点。”

……争论在继续。一直到晚饭时间来临依然未有结论。庞越有点失去耐性的样子了。他想这肖韬未免小家。这样也是做那样也是做。做就把事情做个干脆彻底。他却不晓得肖韬内心正在捣腾一个事。

就昨天，星期五下午，阎庭长找他谈了活。“其实，现在，我们法院里的同志们在外交际，出席个宴会什么的，已经是平常事。但有些人和事，有些场合，正是要注意的，要避这个嫌！”……庭长实际上落到实处是在责备肖韬怎么和秦星房开李经理混，常在一起吃饭唱歌。“姓李的探你口风没有？对你搞些什么动作没有？”

“没有呵庭长。老实说，我早筑好心里防线，警惕他钻我空子，而我绝对要让他吃闭门羹！可有些出乎意外的倒是，那个李总却一句未提，就连试探的意图也未显露过。你放心庭长，这案子走到今天，该怎么看待我明白。”他心里实际上嘀咕着：也是你阎庭长先前交代我直接结识秦星的人，去了解他们内部情况的。不然，恐怕直到今天那李什么，我都还不晓得是何方神圣。

肖韬现在感到难于放下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何以自己的生活与行动在别人面前，显得如此的透明。似乎总有一双眼睛探射着自个的后脑勺。他老在思考应该如何避免于秦星、庞越和自己之间让人给捋出一条直线来。

还是“电话荐见”好，庞越。

你听庞越，听，我会在电话中对田局长这样说：“局长，我有一位好朋友正准备拜访你——办公室可以，呃，当然最好是家里咯。家里更方便，少受些电话铃响、来客敲门、下属汇报等等的干扰……哦，这位庞兄是有一个稍为着急的事——一个建筑方面的证——想要请求你尽可能为他加快审批——呃他那事情我清楚的……呃是，具体情况还是让他直接给你做个详细汇报——我只说一句田哥，他们的问题是时间……也正是这个时间问题所以非打搅你大局长不可！——当然，我们是依法办事嘛。你看着办大哥，添乱之处，包涵则个！”……大致这么个开场白，对你接下去唱红唱白就铺垫完成了。总之，你按我意思办。要是往下有什么不顺，我答应你，我直接找他去，这行了吧，我的奸商？

……晚饭时间之前，庞越必须同意按肖韬的方式办。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肖韬不肯把事情做得太露。肖韬高声声明他要赶赴一个约会，不能久陪。所以庞越只好悻悻离去。

给局长的电话，肖韬答应，尽可能就在这一日的夜间给打通，然后把上门拜访的具体时间通知庞越……希望下个星期中，庞越和局长的会面，就能实现。



庞越离开10分钟后，肖韬走出咖啡厅。

打了部出租，指令到秀水河畔的〈芭提雅〉餐厅。约会的对象是裘敏。她昨晚在电话里哭了，泣不成声。因此，肖韬觉得今天的时间（一般都会是繁忙的周末）应该‘分配’给裘敏。

裘敏电话中哭诉的是关系她6岁的男儿的事。爷爷奶奶借故阻断她母子间的接触。自星期五起算的这个周末，本已安排好

儿子是要与妈妈共渡的。不仅安排好吃饭、上围棋课、爬山、看电影，而且是夜里回妈妈家和妈妈过的。裘敏说，她一般是打个电话，把儿子从5楼叫下来就一齐出门。没特别事是不上老人家楼上去的。这星期五傍晚情形却有异。电话是奶奶接的，说孙子“跟他爸走了”——其实这类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只是如若对通常的安排有所更改的话，他老人家会事先知会一声。

令裘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是：让她扑空，失落而返的情况，越来越频密——这回又一个相同案例，干干冷冷地：不在！走了！

走回家中捧起这几天为了迎接快乐周末而准备的巧克力、脆饼和一套新款儿童牛仔套装，忍不住就放声哭了起来。

在考虑离婚的整个一年的时段里，裘敏都一直将自己的情况、想法，疑难拿来和肖韬讨论，很爱从他那边听到冷静的分析和看法。从一开始，肖韬就声明，对这类问题，他不能也不应该发表意见，认为这纯粹是当事人的问题，外人不可干预，而且他本人没有婚姻实践，就更不能冒冒然给出“顾问”了。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却是：肖韬成为了裘敏“离婚史”的全程见证，成为裘敏离婚史真本的唯一读者。

故事的主线很简单，两夫妇原先都生活和工作在Y城。然后裘敏首先获得升迁机会，调往省府G城——丈夫的父母——她的公公婆婆，也是长期住在省府的G城人。事实上，G城本是丈夫老家。裘敏倒算是新客。两口子在G城要了套70平米的住房，老公一般周末回家，两地来去只两个小时车程，一家人都盼着尽早可以一同调任G城，免去两头奔波之累。裘敏到来省城之后，特别努力为丈夫的调任忙乎，走尽一切可能的关系。一年不到，她奔走有了成效，丈夫终于可以调任G城了。

但出乎裘敏意料，丈夫却回绝了调任，表示愿意留在Y城不动。

后面的日子，回G城家的次数少了起来……以至于好几个月不来家一趟。两三年下来，事情明朗化。裘敏也搜集到了确切的证据。丈夫有了新宠了，年轻的很，21岁，刚从校门走出来。

离婚是丈夫提出来的。裘敏告诉肖韬，她自己倒没去多想。虽然在面对长年的心灵折磨，但我还是，尽量不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失去丈夫但我希望我儿子不会失去家、失去父亲。丈夫却一再提出要离。直到明白说，他要结婚——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女的，急着要完婚。可能是“有”了吧。

裘敏同肖韬讨论较多的是“儿子”的抚养权问题。这一关节，肖韬对她说，虽然他作为个与婚姻未曾沾边的男人，也能很清楚地能体会到，女人——母亲，舍不开儿女，因此建议裘敏争取抚养权。

裘敏说，这问题她作了多方面的考虑，但结果却还是让法庭将儿子判给了男家。当时，她的考虑是，小儿子从小就有较多的时间跟随他祖父母，感情特深；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无法很好照顾孩子……。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裘敏向来认定家翁家娘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孩子在他们身边她放心，而且，夫妻感情破裂后，她依然与两个老人保持良好甚至亲密关系。即使婚离了，她确定会一如既往将老人们看作亲人，而且一个劲热情地喊他俩爸爸妈妈……儿子既然是自个生的，同时只要保持经常的接触和悉心的关怀，母子情深而永恒——这是世界上一切感情中最牢靠的感情——她觉得信心满满。

关于离婚“条件”，裘敏集中为唯一的一条：这70平米的

住房要转注在儿子名下，到他成年之日，自动成为他的资产。赡养费什么的，一概不提。

家翁是退休机关干部，为人忠厚，态度和蔼。家娘是儿科医生，也刚退休。两老身板精神都好，摆弄这么一个小孙子，很是称心应手，而且生活似乎都在环绕孙子十分快乐地旋转。

《芭提雅》餐厅的小包厢多是安置在面河的一边。裘敏在包厢里坐着，凝望河水，眼眶含着泪水。肖韬自对面的沙发挪过身来坐到裘敏身边，紧靠着她，把住她臂膀，将她半个上身搂进自己怀里，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背——这在他们的交往上也还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往常，裘敏是保持矜持，保持距离的——她会优雅地闪躲——这时刻，一种微妙的感觉出现。她似乎产生了接纳抚慰的渴求。她倾斜的脸埋进肖韬胸膛……

和丈夫形成“互不干涉”默契以来，裘敏的社交显得自主自由。周边很快就引动许多伸长过来的鼻子。她却极力保持“有夫之妇”的架势，至少让人们意识朦胧：她的“婚姻存在”。这多少是一重要屏障，像是她为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线，虽然脆弱，但终归有些许功用。自从逐渐流行了“小蜜”风气以来，社会上的男人们增多了一重任务。新的历史条件下，男人们都立下近期目标和长期理想。在伸过来的众多长鼻子之中，鼻息最重的是市人大，主管法制的高伟声主任。已经“进展”到表示愿意给裘敏购置住寓的地步。裘敏却私下将情况告诉肖韬，说她拼力在抵抗高主任。“他有妻有室，有个好好家庭。他干嘛来试探我呀！”裘敏说着有些愤慨，表示她是绝对不做破坏人家家庭的罪人的。

正式签字离婚，办妥法律手续。凡此一切。裘敏都认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够。本来分居状态已久，外人表面上看不出动静。那是离了8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庞越无意地捅穿了这个

小秘密。庞越晚饭后自己驾车送客。车上当时有裘敏、叶紫、丁律师，都坐在后座。前座上坐着高主任。“小裘，你离婚成功，还不快请客！”庞越像是有点酒意，忽然冒出这话，车上诸人齐声“吓”了一下。裘敏难为之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绝口否认：“你个庞越，你别瞎起哄！离什么离！”她口气干硬，庞越一惊，嗅到味道，才警觉自己说错了话。便不再往下说。把话头往别处拐去。庞越他其实有根有据，是办理裘敏离婚案的律师，前些天碰上跟他时聊起的。

裘敏特别在意的是高主任当时在场。揭破这事，似乎大大削弱了她对高主任的抵抗力。

裘敏离了婚的讯息，马上传遍相识朋友圈。

约她吃饭的电话铃声，经常在上班时间响动。下午四五点钟，会一连四五通涌着来，有海关署的、武警队的、农业部财政厅内部的……

早离好婚的丁律师，一向跟裘敏玩得不错，两人一见面就会热烈拥抱一番。她本人最近接受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小她两岁，带着婚姻，也是律师界的），见小裘一直还处在游离状态，为她惋惜，就求自己的男朋友为小裘物色了一个可能对象。意思是，你小裘有个好对象，增加离婚的决心。不愿离，那就当婚外情人交往。要介绍给小裘的那男子，40刚过，离了婚，不带子女，搞重型机械租售生意，经济宽裕。他们组织了饭局和唱歌，给小裘拉线。

事情过了一段，裘敏把故事给肖韬讲了。“还凑合吧？”肖韬问。“见鬼！俗！”。裘敏说那人不断给她发短讯，她不回。邀吃饭就推说单位上有活动。

“我是不会再结婚的！”，有一次，裘敏沉着脸对肖韬说。

“噢，你别拿这样的决定给自己上绑嘛。你这才30出头，后面溜溜长多少岁月……不要剥夺自己！”

相识以来，肖韬一直享受着裘敏给予的信赖。肖韬一个人自己静思之际，似乎不只一次质问自己：为什么会与裘敏过从如此密切？

他爱她么？她爱他么？说爱太高，就说喜欢。他喜欢她么？她喜欢他么？

说起来不奇怪。有过至少两次刻骨铭心恋爱经验——也就是失恋经验的肖韬他还能相信爱，相信爱情么！他不信的。他发过誓他不信的。其实，老把话题挂在嘴上，经常公布他的这种观点和宣言也并不引起社会的反感与反击。这时代，几乎大多数的社会人都默认、接受这些个。相反地，谁要颂扬爱情，肯定婚姻，马上就会发觉自己陷入孤立，让人看作像是诗人梦呓的傻冒，不知今夕何夕……

因此，肖韬和裘敏的交往能舒放自在。他们都不相信爱情，不信仰爱情。彼此间也十分明确他们并不是在制造爱情——他们只是在否定爱情的氛围之中沟通着男女情。要做到这样委实需要历练，需要境界——肖韬在想着。他感觉着裘敏毕竟也还生存在“旧世界”的边缘。女人矜持；女人经受更大的社会压力，他想。

各路女子喜欢接触肖韬，其中的一个原因竟然是出于他的“反爱言论”，他的否定爱情的宣讲，有点不可思议。裘敏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群女子中的一个。在裘敏她那里，既属很虚却又似乎很实。她质问自己，对肖韬有所期待吗？一直以来的答案依然是否定性的。她对他没有想法。不要说结婚对象（她宣称不再打算结婚），就连恋爱对象都不是。但她又会想他，希望见到他，喜欢和他在一起。她或朦胧，或清楚地晓得，肖

韬身边很多女人，十个八个甚至十多二十。对经常会玩在一块的女子们，她会不经意地留意到一些情景……尤其是叶紫的一些情景。叶紫某种肢体贴近肖韬的镜头，在裘敏心田里泛起涟漪，而这时刻在裘敏胸中暗自浮出的，故作顽强的言语却是：“这-与-我-有-何-干-系！”为此，她会大口啣饮杯中红酒，让胸膛经受一阵淋漓的冲刷。



……在肖韬胸怀里依偎了好一阵子之后，裘敏伸直身子，将肖韬微微揉开。但是，肖韬重又把她搂紧，搂得更紧，手臂箍着她的乳房……裘敏再次推揉，挣扎开去，说：“我头很疼，裂开似的。”肖韬双手便由她胸口抽离，转移到她头部去，一面将她上身挪转45度角，这样，裘敏便反躺进肖韬胸怀。是这样方便肖韬为她按摩她的头颈。——肖韬完成了机动性转移——像是彼此无碍地化解了尴尬。

肖韬轮替地用不同的劲道，细心地在她的百会、风府、太阳穴，后颈筋进行按摩。裘敏很快进入一种迷醉状态。在舒泰中暂时忘却了关系儿子问题的哀伤。

她曾经对肖韬表示过，非要尽力将儿子给抢回来。她已经和律师讨论过这问题。律师认为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肖韬则认为难度大。律师的话要看成是生意经。推倒原有的判决需要非常的理由与根据。况且，就事论事，儿子在祖父母身边所能获得的关怀照顾，生活和学习的安定，这些条件，是远远超出裘敏所能提供的。应当冷静处理，裘敏要是真把儿子抢回了身边，那你的整个生活和工作就只能乱套，顾此失彼。说不好听的，搞死自己。这其中，没有什浪漫的余地。旧时代里，含辛

茹苦，育孤成人的故事，固然辉煌而感人，但就以你母子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这样的道路既苦了自身又苦了儿子，不能算是优选方案。

不止一回肖韬在闲唠中探询裘敏的口气，“在这个婚变中，你恨你丈夫么？”而答案一直都是否定的。“为什么要恨呢？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路……在某一个路口上，我们觉得彼此有了不同方向的选择，然后同意各走各的……这很好嘛！”

有一次，裘敏这样说：离婚的解放感，比结婚的狂欢感更加大！

小裘，我想我是比较容易接近你，理解你的心境的人，是吧？你说，我不是也同样有过你的遭遇吗。你从婚姻列车上被抛掷出来，我从恋爱列车上被抛掷出来，假如说有伤痛，那我们的伤痛应该都一样深重。

我是挨了两刀的，肖韬说。基于重重伤痛，你便会自然地创立你的女人学、女性论！——你拒绝婚姻，你主张男女“灵性”！

你的推论成立。我拒绝婚姻。主张生育教养，作为婚姻的重要功能机制，改由社会和国家执管起来。凡身心健全，特别是体智优异的男女，一生中依法贡献一个新一代人，不分男女。具体方式可以是向国家精子银行、卵子银行呈交生育功能资料，完成社会责任。新一代人的教养，则由国家、社会组织进行。人类实行无婚姻，无家庭的繁衍。性，因此从繁衍后代的机制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自由的性，是为“灵性”——非物化的性，清除利益、财产支配的真诚的性。

这难道不是另类的乌托邦吗，肖韬？

乌托邦是需要的，我这类乌托邦同社会乌托邦同步。乌托邦是理想，乌托邦也是一种必然性，它将这样那样的形态实

现。尽管与原始构想、原始方案有落差，但本质性格，或内在必然性，将顽强地体现出来。

肖韬的侃侃而谈，常常出人意表，出乎裘敏的知识结构之外。她不太理解的时刻，便指责他搞玄学、出怪论。“有时候，我觉得你太老成了，肖韬，你的精神情感都显得太沉重……对于你的年龄似乎是一种超负荷呢”。裘敏口头上这么说，然而她本人又何尝不是“向老型”。她何尝不是在追求一种所谓成熟的、凝练的、沉淀的、不生波澜的精神境界呢。肖韬对她说：“现代时间，大大加快。我们以血气方刚、热情澎湃到老气横秋、冷眼世道，大概只需要10年的时间跨度就足够了。这在以前，可能须时50年，一百年……”。

沿着河岸竖立起的造型漂亮的照明灯全开亮了。周边的银行大厦、水电公司大厦、香港海鲜大酒楼、喜来敦大饭店的广告灯、闪烁的霓虹灯，将五彩的光线投入秀水河河面，轻轻流动的河水，使建筑物的倒影，似在飞旋舞蹈。

包房里没有灯光，只有外界的光的投影。肖韬轻声问裘敏头疼好些了么？她嗯了一声。经过整个小时的按摩劳动，肖韬也显出疲累。他停止了动作，双手围揽着裘敏的腰，脸贴在她颈侧……裘敏安静地靠在他怀中。

5分钟以后，他绞在她小腹上的双手转移开去，两个展开的手掌，交叉地按上她的乳房……。她挣扎了一下，随后安静下来。

此情此景，体现着一个平衡，而且是奇妙的平衡。空间静止了，时间在川行。这一时刻的所谓时间，化身为四处飘摇的思绪，时而清晰，时而迷蒙；时而挣扎，时而妥协……

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结婚的对象。况且，你说，他会娶我吗？先别说到“娶”的遥远事，

你说，他会爱我吗？……他有什么理由爱我？没有。他既未婚，同时又是“婚姻否定论者”……他向来公然表示不会结婚的……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问你呀裘敏！是你呀裘敏，你喜欢他吗？当然你是喜欢的啰，不然怎么会主动地经常走到一块呀。是嘛我承认的嘛，我喜欢他，和他在一起感觉很好。这和婚嫁还扯不上关系。我自个不也否定婚姻，决心不再结婚的么……这就对头嘛。他不要娶，我不要嫁。我们只是交朋友。……我们能成为情人吗？唔，不行。这个人不行。他太多女朋友啦！他很花的，我知道。从他的日常言论中你就可以看清楚：在他的观念中，没有所谓“天长地久”。没有所谓“一生一世”。他说他不相信爱情但却特别渴求异性情缘、女性温馨——这是一种诡谲、狡黠……我也一样的诡谲、狡黠么！

我自己的想法，很多地方和他相同相似。只是我没有形成明白的语言，也不愿意向外宣泄自己的观点。许多心思，不可外泄。往深处想，人真邪歪。心里一团乌云，表面装得神圣。

这又好像是人的生存的必要技巧。

他呢，却经常是明明白白的，甚至令人觉得他极度张狂。

朋友们中有人笑他是体现着逆反心理。他否定婚姻的根源是他的两个恋爱对象都弃他而去……。然而他对此却朗声大笑。说那不止一次的失败对于他，恰恰是十分关键的“天启”，是他的“圆觉”。他要感谢那两回的失败，使他免除后来的劫难，否则，他现在肯定已经沦陷婚姻牢狱……

他或许比我们幸运，因为他是婚前的诅咒者而我们是婚后的诅咒者。

你否定婚姻，那么，男女之间就只剩下情欲，只剩下性了。

“友谊”？嗨，那是儿童话语。那是童话。

当我按了自己痛楚的经验，尾随社会众多口舌，大力贬低婚姻、否定婚姻、拒绝婚姻而心头热烈的时间，我一面又似乎很强烈地不接受无婚姻的性爱。觉得它虚浮、没有根……而且不可避免的令人有犯罪的感觉。我一直抗拒。

如果你把自己的这种活题端到肖韬面前，他肯定毫不留情嘲弄你：说你思想受制，你仍然在旧观念的奴役之中载浮载沉，说你没有澈底获得解放！甚至说你浪费年华、糟蹋生命！

他太狂了。

他是错的。

我好像缺乏力量去批驳他，斥之为不合理……换句话说，我又似乎觉得他说得合理……所谓合乎人性，而且贴近我自身的想法。然而，我感到颤怵，脊椎冰凉……这些言语给我造成一种恐怖，忐忑不安，近于崩溃。

我们这一代——是的，似乎是整个一代；我们这一帮——是的，我们是整个一帮……都在经受震荡，在炼狱中泅游。

你挣脱了旧的枷锁，却发现自己正背起新的十字架；从一个黑暗的隧道，走进另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你以巨大的勇敢冲出了婚姻的牢狱，正在伸展胸膛，正要欢呼解放的那一刻，却发现自己不过是闯进了另一个更加无边无际的牢狱……

你的周遭，将布满鬼域的、冰冷的、阴森的、贪婪的、狐疑的、鄙视的、闪烁的鬼火似的眼光……而后言语、而后举止；群魔狂舞。你再也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了——你加上了引号。

第三章

你看看，看看，这不又是年末岁寒了么！

阎法官从办公室往外眺望，远处是一座石头山，秃着头，裸着躯干，沉重而且烦闷。有时候，阎法官真想向窗口伸出长拳，猛地出击，将那石头山击成粉末。

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是到头了，退下来，还有长长的生活途程，早作些打算。经商？有些荒唐吧，摸不着边。小舅子建议买几部中巴车，雇人走专线，五五开。反正城区在不断扩张。来往附近村镇的线路空档也够多，肯定是条财路。小舅子他早就自告奋勇，能把中巴车队管起来，不劳姐夫费心。我自己，倒是垂青淡水渔业，琢磨着在〈情人谷〉那一带，搞个山腰地，建起养鱼池，一级一级地沿山溪而下。为了这事，和张香玉见了好几次面。她还热情地引领大家到山区参观她自个搞起来的“鱼之乡”——好大一片，山溪水分别沿自建的渠道注向一田一田的鱼池，里面养着不同的鱼类：娃娃鱼、中华鲟、尼罗红……名贵，卖钱。

张香玉还就着山势，建起了餐厅，做起“全鱼餐”生意，火红得很。城里人老远开了小汽车，甚至组团乘中巴车，专程吃鱼来了。

对嘛，自己小时候不就是在农村滚爬。退下来搞个乡间别墅，养起家禽种起菜来，何其自得！

张香玉答应收购鱼产，甚至邀约共营餐厅——把餐厅开到城里去，反正，我们的鱼都是优质鱼，不怕不卖……

眺望石头山的阎刚原来绷紧的面庞上，泛出些少笑意。远处的石头山似乎软下头来，少了点可憎。思绪翻过了山的冰冷的正面，去到它背后的连绵起伏的远景，那里正泛起绿意。

一年多以来，手上比较在意的是泰星公司与赵魁的案件——泰星的诉讼案至少有七宗之多——与赵魁的这宗案子，到了要审结的阶段了。



阎法官很清楚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海外老板冯达星的一些来头，也知道他经常在北京亮相，什么商业洽谈会、什么世界华商大会，什么“总理接见”、什么“主席招待”……而且，市委书记也给过批示：“……是侨社有影响的人物，是对祖国经济建设有贡献的爱国华人”，要求认真办理其所涉案宗。冯达星在本市上层领导也认识不少人。本案尚未审结，冯早就像是嗅出了苗头。紧张于败诉结果的出现，他向市长、省长、人大多次提呈“说明”……其至影射高院有偏袒赵魁迹象，真是岂有此理……冯函中特别攻击我不批准“鉴定”相关签名字迹与印章年份，公然暗讽我省市普遍存在“司法不公”现象，说什么这种弊病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严重打击外来投资信心与热忱——他们倒大言不惭谈起我们的国策来了——他们这些资本家老爷，垂涎于我们国家的富饶资源、瞄准了我们社会的廉宜劳动力、惦记着我们国民的巨大消费力，一窝蜂涌了进来……到头来，我们全国上下都出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的国际剥削服务！你说什么？你说这是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之所需？！毋宁说它是新型殖民主义……即使我们没让剥光，也先让剥去了一层皮……我们可高兴什么？反正，我厌恶这些人，管他是华人，是什么爱国华人也罢……

阎法官最受不了的是：他们中间一些高知，一些学法律出身的，动不动就非议中国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大谈他们所在

国度法制如何如何，诟病中国法制的落后，缺乏明确性以及司法界的腐败。这时候很升起了爱国心的阎法官，有点同仇敌汽，有了要让他们这些家伙尝尝中国法律的厉害的宏愿。

冯达星的“上书”行动确实也有些效应。省、市人大的联合代表团来了、省委书记批示来了、市法制委员会来了……甚至北京中央侨办法律部信函也来了。阎法官很沉着也很低调地应付着。那是排山倒海似的压力呵。很有些孤注一掷心态的阎法官，在合议庭诸位法官的联席会议上平静地声称：当前国家不是在大力提倡、大力推动“政法分立”么？我们并不存在所谓不服从领导或与领导不保持一致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要执行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方针，尊重证据的原则……上级机关——准确地说是行政系统——领导的指示，为我们办案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是会认真落实其精神，把事情办好的！

……恰恰是在“政法分立”这个时兴舆论浪涌中，阎法官属于浪尖派而有异于很多观火派。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由：一、阎法官行将退休，没有所谓“前途”问题。其他一切对于他都已经不太重要；二、重要的是他手上握着的赵魁这个案子，一定要尽最大能耐，朝着自己设定的方向，走向结案，不受外力干扰。

赵魁是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因贪渎公司财物等罪，被判入狱12年。已服役5年余。人仍在狱中。

孟友才一年多前具状诉告泰星公司须向他偿付人民币3,440,000元。该款项为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赵魁向孟友才借用，本金2,000,000元外加利息合计之数。入禀之日约合欠款三年之期，以月息百分之二核计，定此数值。

孟友才和赵魁的借贷，发生在赵魁被判入狱之前的两个月。法律上赵魁当时仍担任泰星公司总经理，因此孟友才手持借据有效，泰星公司对此欠款，必须承担，负责清还。

泰星公司的辩护词说，赵魁被定罪入狱当时，泰星公司帐上，仍有余款1,500.00元。公司没有向外借贷的需要，而且，上述一笔款项2,000,000元，从未体现在公司正式账项。只能是赵魁私人借贷，与泰星无关。此外，二人所签借据与协议书已超过有效时限，法院不应受理。

中院审结，判孟友才胜诉，泰星必须偿付欠款。泰星提出上诉，便最后落在省高院阎法官主理的合议庭手上。



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十分恼怒。冯达星早年对赵魁投下重大信任，起用他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额外给予空股百分之十。优厚薪俸之余，还为他置房购车。那时节，双方信誓旦旦，要大干一番事业。公司筹建之后，冯达星立即汇入几千万巨款（当时对这个中等城市来说是一笔属于“巨大”的投资）——冯老板对赵魁的信赖和重托之心，多少与中国派驻他们国家首都的大使馆文化参赞黄先生的推介有关系。黄参赞大力荐介赵魁，说是他在中国原乡的“哥们”、“战友”，异常精明强干，上层关系亦佳。赵魁本人是市府干部（后来查实，赵不过是市政府档案处的一个副主任）。赵魁虽然官小，但圆滑乖巧，十分善于巴结，在市府里，上下左右，无人不识，无人打不上招呼。搭上关系后，他带了冯达星各处走动，市内各类地皮，各项企业，他无所不知，直教商场老狐狸的冯达星也给折服给迷倒，对他赏识有加。冯达星一个老外，事实上对中

国的状况，只看到星点朦胧表象，却又十分自负，自以为拥有丰富国际商贸经验；同时，自打青年学生时代，就热烈拥护中国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间关系良好，自己作为商界红人、社会贤达、爱国华侨……进出中国大使馆，成为宴庆常客。得黄参赞推荐如此猛将，窃为天助。话虽如此，冯达星毕竟商场摸爬滚打大半生，练就一番东方企业文化的“控人术”，自以为挥洒自如。开展大业之前，便委派了跟随自家多年的一个老臣子前去配合赵魁，充任赵的副经理兼管财务。但他万万想不到，不及一年，派去的心腹就已经让赵魁给收编，反成了赵魁的心腹。

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开锣就大展拳脚，收购土地，颇引起市面不小哄动。两个规模中等的住宅工程马上就开动了。过了不几个月，冯达星等一千股东前来视察，也觉十分满意……眼看投资项目，逐一展开，眉开眼笑。

赵魁乘胜追击。老板们归去后不久，便将一个大计划传真过去，征询意见。一派乐观气氛促使老板们很快就一致表示原则同意，要赵魁按计划进行，并且明白宣布：所需追加资金，很快汇寄到位。

……出问题是第二年的年中阶段。冯达星自家总部的会计师提醒他，泰星的初期投资住宅项目可能累积了亏损，这促使他对泰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讨。这时节，他才感到一片混乱——感到这是他在全国各地投资的公司中最为混乱的一家——他立心到市里留下来，蹲点半个月，勒令把全盘生意摊开来，招聘两位审计师，聚精会神对各项目逐一查核。

这一查核，“红红火火”的泰星炸开了。赵魁搞了一大串的假公济私，偷天换日勾当。他挪用了公司的部分资金与外间哥们另搞合作项目，用这些“合作”单位反过头来承包泰星

的营建工程；到处买地，但买下好一批根本不适宜开发的地段——例如老防空洞洞口地段（政府是不批准开发的）；高地山坟地段、高架桥桥底商铺……这些都以相当高的“市价”购进，而真正的“价值”是让赵魁吃进肚子去了——泰星公司以高价收购了一堆破铜烂铁。但这批土地中倒有一个片块是很值钱的，那就是中山路中段的破残的旧百货商场，确定是个地王，是片宝地。购买此对象是有眼光之举，然而，一到赵魁操作，就问题多多了。单单“拆迁”问题就够是一团乱麻，里面有不少“死结”。理所当然的，在成交过程中，赵魁切下一块肥的，留下来泰星公司将要面对的就是有个体户的、有合作社的、有国营企业的、有工会的各式各样的“使用权”“产权”，并由此产生拆迁赔偿要求……。

原来是有确定标准的，但人们一闹起来又变成毫无标准可寻……

这唯一有价值的地皮，又是百孔千疮，处处流脓。

冯达星嚙不下这口鸟气。他猛然间感到自己好比是从天上掉进了地下泥潭。因此，在查明公司大量资金流失，财务被掏空，而且账簿上还挂着现金亏负债务九十多万元的情况下，他报了警。赵魁随即遭到扣押。

实际上，这时的泰星公司真正的亏损，已经接近三千万元了。

现金帐项上亏空九十多万元，构成扣押要件。后来经过冗长的审讯，逐步抖出了赵魁贱地高买、无地假买、假发包、以私人名义购置车辆、物业、假赔偿、以个人名义转移资金与“把兄弟”们开设公司、搜集假发票报大帐等等行为，基本上把泰星公司掏空，使一个原先还算资金充裕的发展公司，变成一个空壳子……

——赵魁被判有期徒刑12年。

经此打击，冯达星心灰意冷。诅咒“这个鬼地方”，大骂“招商引资”是“请君入瓮”。

本拟全局放弃，就让这空壳公司破产收盘。市长出面安抚，在市长主催的宴会上给股东们打气。提醒冯达星：你们贵公司虽遭用人失当的不幸，面对困难，但也应当看到乐观的一面。搞房地产业是大有可为的，这在中国，现在是最被看好的黄金企业。同时，贵公司在中山路所拥有的原百货大楼地段，估计现在已经升值一至两倍。它绝对是个宝，宝中宝……把它好好动起来，绝对有望填补你们的亏损。我甚至可以给你们打保单——你们就等着赚大钱！

和几位小股东开了好多次会议。冯达星在获得其中一位股东声称愿意派遣他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公子，来中国出任总经理的承诺之后；在市长表示大力支援的保证之下，决心把这盘生意做下去，筹划给公司重新注资。……

冯达星万万料不到，几年之后，公司竭尽全力解决当年拆迁纠葛的工作还在进行，却猛地又跳出个孟友才来向公司索偿，而且，问题的源头又还是仍在坐牢的那个赵魁。他这些年，对之十分恐惧的所谓“中国诉讼”，又一次迎面扑来。他异常敏感地意识到：这肯定是赵魁在狱中设法串通他外间的“哥们”，处心积虑炮制的讹诈诡计。

气毛了的冯达星，一连聘用了三位律师，狠狠拨定一笔“随时可予增添”的专款，用于在警方和检方的活动，甚至聘用私家侦探……挑选了公司内的精干员工和总经理组成一个“别动队”，要全方位对赵魁、孟友才组织反攻。“别动队”分头配合律师团，往各相关银行调取帐目、向所有来往公司、单位调取复印文件；租用专车，联同警方特派人员前去400公里

外的乡镇，搜索原赵魁任用的出纳赵小清（赵魁的亲侄女），录取其口供，采集字迹样本……

有讯息说孟友才两年前曾因犯案（印刷、倒卖邮票、纪念币），曾在南京服过刑。为此，派了一组人员带上律师，专程前去南京联系刑警及法院探查资料……

结果一切徒劳无功。本案在中院审理结案，冯达星的泰兴公司还是吃了败诉。

事态证明了赵魁、孟友才的整个设计是缜密而成功的。一、时效问题：合约与借据内容书明双方同意“无限期有效，直至欠款全部清偿完毕”；二、借款与泰星关联问题：合约说明该款用于购置8部电梯和两座56米高塔吊，由孟友才代为直接打款交强华机械公司。后来查明所指电梯和塔吊皆为报销了的废铁——移置防空洞前空地，一直“餐风宿露”，无人理会。再追查所谓强华机械公司则早已破产解体，不复存在；三、法庭对泰星的辩词所谓“当时”公司银行帐项有150万款项可以动用，现金帐项有九十多万现款（有此账而无此款），因而公司无须向外借贷等等，对此，法庭不支持其当作推翻借款有效性理由。

总之，借款合同与借据有效，孟友才胜诉。而泰星公司立即向高院提出上诉。又是一年多折腾……泰星公司已经嗅出端倪，觉察到仍将在高院面对败诉的命运。冯达星有一回还亲自带了几位董事，跑进高院去“拜候”阎庭长……可也就是这一次的“拜会”中，某位出身法律界的董事挑战阎庭长，说了些大不敬的话，更进一步加深了阎法官对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敌意和予以惩戒的决心。

尽管泰星公司上上下下，法里法外四出求援，省里省外，力竭声嘶，高院合议庭，大漠孤烟直，阎主审，我自岿然不动。

正式宣判的日子落在12月5日。代表泰星公司出庭的新任总经理容俊超，拿回来一纸判决书，上面规定泰星公司须向孟友才偿付借款本金加6年利息共计3,440,000万元。



冯达星后来自国外赶到，大发了一轮牢骚，说自己平白被宰割而且简直是杀人不见血。他特地安排了夜宴，邀约了兼管政法的副省长。酒喝高了，而且凭他省市高层关系厚密，借着酒意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开骂，老大不客气地引述华人投资界流行的说法，中国的招商引资，就怕得罪洋大人，对黄皮肤的同文同种，就专搞关门打狗……副省长酒量过人，并未喝醉，保持风度，提醒冯达星，可以把案件提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去。此一提议，让冯达星醉眼为之一亮，高声说，省长，我冯某曾经……设想过……要邀请中央电视台栏目，派队采访我们公司……我要将我们的遭遇向全国广而告之！

……冯老板确实很过瘾地发泄了一场怨愤之气。隔天便召集三人律师团在公司会议室开会，要求律师们马上着手办理入禀最高人民法院。会议开得有点沉闷，律师们面对高院败诉的结果，折了豪气也蔫了劲头。这使冯老板肝火更高，涨红着脸……其中一位律师在沉默了一阵子后，慢条斯理地向冯达星解说：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可是，冯先生，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国这么大，全国每年每月该有多少这类上诉案宗，它是办不了的，更准确地说，是无法一一受理的。依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除非是特大案件，一般都只能是积压不动……具体点说吧，不到三五千万元的案件——区区几百万……啊对不起冯先生，我是就事论事……而北京的

事，我也只能说说我个人的听闻。我想，如果冯先生在北京能走动，也不妨一试！

律师们对上诉北京一节，没显出信心与热情，一时还真浇冷了冯达星炽热的脑袋——他们在会议室的中心课题，转移到诸多诉讼案中的其中一个，必须立即应对的另一宗诉讼案。



哦嚯，厉害！厉害！老黑狼果然真的厉害！

年底前几个案件基本上都审结完毕，心底里感到如释重负。这些案件的办理，很长人知识，尤期是泰星——孟友才案，令人搔首，拂之不去。肖韬不晓得在心里狂叫了多少次，在审判终于结束之后，反而脑袋胀痛。

他老阎下一年就要退下去了。这或许也就是他的坚韧和战斗力的源泉，像是豁出去了似的。在为他当助手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很小心谨慎，应付他那阴鸷多疑。他不是老吩咐我“盯紧”泰星公司，要我设法打进他们圈子吗，而他又不只一次提醒，甚至似乎是警告我：要注意影响，要规避嫌疑。弄得我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流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在我们市内早已臭名昭彰的赵魁，恐怕又会诡计多端来搞泰星……我表露了的这一疑虑，却让他“教育”了好多遍。他不断念叨说你这年青人，不应该迷惑于表象，不应该崇洋媚外。应该为咱自家老百姓多着想。不能让外来人盘剥我国人民，任意践踏我国法律尊严，不能替强盗数钱。“他们这些人，趾高气扬，一向不尊重，不遵守我国法律”……

实际上庞越就曾试探过我的口风。他不是老在泰星公司转

悠吗？大概又曾在泰星领导那边吹嘘过认识法院的人之类。他们老总便安排他庞越跑来跟我说些话，同时也想从我这里探听老阎的态度。更进一步，说白了就是期望通过我这条线把老阎买下，好让泰星获得胜诉——言下之意是要不吝工本，非把赵贼打败。

我严正地斥责了庞越。我说我已经帮了你大忙，我让田局长放了泰星一马，让你们违规的“红线”过了关，让你在泰星立了大功，让你顺利标得了泰星在建〈金河大厦〉的中央空调和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你该知足了吧，你别再来烦我。我绝对不帮你这个忙——你根本不了解我们阎法官。“你要我和老阎对着干？你这是要我的命！”

错，你全错了。我们就是把你们老阎摸清楚了……才想到请你帮忙打通关节！老阎明年就退了——你晓得，人家孟友才那边，一开始就抓到问题核心，比你们谁都高明！

“你别胡猜！告你个污蔑罪。”

“算了吧，肖大法官，你又不是刚出道，刚走出校门！”

“庞越，你下了海，你现在是在大海里畅游，你不晓得现在对干部盯得紧。中央的特派小组也都来了……每个角落，纪委都在虎视眈眈！”

“你一百个放心，肖法官。老阎是何等角色！……我告诉你一个情况肖韬。有一回冯达星去见他的时辰，他还露了一手：将一份文件副本在冯面前张扬，那是一份赵魁写给纪委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申诉冯达星勾结官场，无中生有，治他罪而其真正目的是剥夺他在泰星公司所拥有的百分之十股权……老阎在那一方面，都游刃有余——你们管他叫什么来着？老黑狼？我看呀他什么都是，只有不是法官！”

“庞越，太刻毒啦！这是典型的利益话语……那只因为，

可能阎庭长妨碍了你所依附的经济集团的实际利益，你们就数落他”！

“你呀肖韬，肖法官，你敢在我面前发毒誓，你敢保证阎刚审理此案是干净的？……我倒不致于怀疑你也是同谋共犯，但我很确定你在整个过程中装聋作哑，你很会‘做人’，很懂得‘尊重’领导——你当然有你的理由，而且你知道我是能理解你，支持你的——肖韬，说得赤裸一点，理想主义的时代早已随风而去。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利益抢夺的时代**。或许可以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欲**的时代。‘各尽所能’那是浑身解数、显尽神通、淋漓尽致、无所不用其极的意思呀”！

“这正是你老哥的人生观！你老哥的社会实践。你别再来给我吹嘘你的现代厚黑学，我不爱听，记住，我不爱听，特别是出自你庞越这张乌鸦嘴！”

……本来，庞越——肖韬这一条线索应该是泰星公司，挽狂澜于将倒，扳回颓势的最大可能。肖韬不卖账，这教庞越平白丢失了另一个给泰星立功的机会。当时，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就向肖韬揭密。

别忘了庞越庞老板——现在已经是恒利装修工程公司总经理——曾经担任过监狱长。巧之又巧的他以前任职的那坐落城郊45公里处的黄岗监狱，正好囚着赵魁。庞越知悉了赵魁与泰星的过节后，便趁闲暇时候到监狱老地盘去溜达过好几回。牢警中负责监管赵魁一组老犯人的小焦，以前就跟在他身前身后。庞越从小焦那里最直接也最具体地了解了赵魁狱中生活许多细节。赵魁入狱后确实表现特好，很守纪律。第三年开始，赵魁荣任囚犯中的“供需部主任”，负责统理犯人的烟茶药品等的供需，也管起书信的分派等零碎工作。人缘极好，自家身子也将养得十分圆润光鲜。

日久生情。小焦逐渐成了赵魁的好朋友。赵魁对小焦说，他在外头的老婆撑起了家，十分难得。这些日子，老婆自己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还可以，还能供女儿上中学。小焦有假休，也常常暗地里给赵魁当邮差什么的，成了他对外联络的一条可靠通道。当然，小焦有好处，毕竟这个赵老板手头也不吝啬，烟酒钱从来不短。

小焦没有理由想到庞越与泰星赵魁等等会有什么瓜葛。老上司邀他吃个饭唱个卡拉OK，令他十分感恩。一如往年往日，与老上司关系亲密无间，谈笑风生。就那回庞越问他为什么30开了头还不娶老婆，把喝高了的小焦的“豪气”引爆了。他诡谲地咬庞越耳朵说：他自然有“出路”，目前还不急着结婚……

庞越眯着酒眼听小焦的故事。赵魁老婆虽说也四十开外了但风骚依旧，小焦一来一往的就跟她搞上了。……毕竟她家中有个十八九的大闺女在，来事嘛总得偷约在外。后来走动多了也便十分熟络，如胶似漆。好几回给赵魁送信那时节，才一到家，那婆娘便迫不及待拉了小焦，要他用摩托车把她载上，直奔打铁巷7号楼，找到b座房室，急忙将递送别人的信函投进信箱，然后比翼双飞，扬尘而去。

以庞越的敏锐，他很快就探查出那打铁巷的宅子就是孟友才岳母家，一直成为交通站。

肖韬肖韬，你们要办好案，还得多多深入群众，多多接触我们这些社会人士，别只闭门造车。我还告诉你另一个线路图：接通阎刚关系的是孟友才的一个外甥。他是政法大学的二年级生。阎刚给他们讲过课，据说也特别赏识这个学生。一则因为他上课积极，理解力好，另一个原由是这个青年的老爷，至今还居住在牛场村，也就是阎法官的老家乡。法官就曾经邀

请过小青年，趁他探视他老爷的机会，到他乡下老家作客——假节日，阎法官经常会回乡下大屋，回味农家生活。

泰星公司花费了大量金钱雇用罡风侦探公司布下众多眼线，并四出跟踪，掌握了好些情况，只可惜这些情况都形成不了硬证据。其成效，还不如庞越的高。

赵魁身困囹圄，却能很成功地导演着一个进攻他的宿敌泰星公司的计划。肖韬，你很难想象得到，赵魁竟然有办法纠集一批深谙法律的“退休人士”和说谎不心跳的惯犯，沉着而耐心地执行一个缜密的阴谋——你不觉得，这是对你们司法界的一个考验吗？

你在危言耸听！即使赵魁真有所描述的神通广大，我也只想做好我自己份内的工作。赵魁得逞或失败，泰星胜诉或赔偿，于我何干何涉？……你庞越之所以拿赵魁孟友才案来质问我们，决不是你出于对法律尊严、社会正义的关注，而是你在希冀我们“更上一层楼”，正好如你常说的：放下花架子，贪赃枉法，更加彻底地堕落到家！



……肖韬踩着地上的枯叶，向公园中央的小湖走去。他正需要在近期紧张工作之后的放松。星期五下午，前来公园的路上，心情原先是很美好的，因为约见的是叶子。不幸的是想着叶子的时候，不期然又把那不愿去想它的庞越想了起来，不免心里泛起了一阵恼怒和惆怅。

他在湖畔假山底下的一张石凳坐下来。看了看手表，赶紧催促自己把让庞越的魅影搅浑了的心绪理一理。他俯身拾起一粒鸽子蛋大的石子投向湖心，欣赏弹起的水花和一圈圈飞快散

开的涟漪……她的音容笑貌，逐渐占据了她的脑海。

约见的电话中声调轻盈，完全听不到烦死啦烦死啦、气死我啦这类口头禅和杂语，说要请吃饭。……哟，我今天特别高兴，真的高兴……知道为什么高兴吗？先给你卖个关子。我想要到翠玉湖公园，很久很久都没去那了。我想湖心泛舟……我想渡过一个美丽恬静的黄昏。

15分钟。这是女孩子、女人适宜而得体的迟到时间尺度。见面的一刻，肖韬在她脸上轻轻地一吻。嗯，没有躲闪，是一种进步吧。公园的每个景点和角落，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他们并肩漫步，似是夫妻，也像情侣。叶子选择翠玉湖公园是因为它远离市区，遇上熟人的机率最低。

按了叶子的要求，肖韬向湖边小码头租了一艘小船，划向湖心。

她一直在抿着嘴微笑，实际上是希望肖韬主动开口问她，问说令她心情愉快的是什么喜事。但肖韬不问，故意老将眼光眺望湖的远处。

你不问我吗？

你想说的，自然会说！

……我不晓得该先说那一件！

哦嚯，竟然是喜事重重哟。

是嘛，是喜事重重嘛……那我说了，我收不住了。首先，我要谢谢你这位大恩人。阿德莱德那边同意接受我了，这是第一喜；第二喜是我加了薪：250元。

叶子烦躁了好几个月。澳洲各地的大学，没一个愿意接纳她半年进修的申请。最后还是肖韬忽然想起他有位同学几年前移民澳洲，不妨为她试试这条线。但他也是几番周折才探知这位同学在澳洲的确切住址，联系方式，然后郑重要求他帮忙想

办法，请他在阿市访寻出一个可以答应给予中国老师进修的机会的大学。此类所谓进修，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这位同学万景茂，当年移民澳洲之初，进大学再修了三年法律，考取澳洲律师执业证。轻车熟路，他去他母校讨了个学额，迅速为叶紫办理注册手续。这也算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真高兴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来啦。这回我可真轻松了——你不晓得，这几个月来，大学里的同事们、甚至学生们、家中的远亲近戚，碰上面，劈头第一句就问你“什么时候走呀”……搞到我总为之辞穷失语，羞得我要避人绕行。这回总算解脱了，哈哈……你这个人真行，你总是有办法。幸亏认识你。要不然，我恐怕至今还在“望洋兴叹”，无可如何呢！

她告诉他，澳洲签证在办。希望12月可以成行。届时她飞往北京，教育部主管留学的相关部门会发给她机票和一点零花钱款。到了澳洲上学，可以向大使馆按月领取津贴，为期6个月，总共12,000澳元。

深秋时节，黄昏五六点钟就如夏日的七八点，公园四周，电灯都亮了。浅雾里，灯火迷蒙，宛如浑然欲睡的醉眼……小码头职员帮着把小船靠泊好，让他们上岸。

他们走出公园，到停车场。

关于吃晚饭的问题，有了一场小小的争执。叶子不断声言这顿晚饭无论如何要由她买单，作为对他的多方协助的酬谢。但她又不客气地说她只能上小菜馆吃家常菜。肖韬不同意。还是由我来买单吧，我们吃顿好的，同时地点也应该雅致些，以示庆祝。在车上，争持了好一阵之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饭决定由她买单，此外一切则由他负责。离开翠玉湖，肖韬把车子往城郊的〈碧绿园〉野味餐厅开去。其实，他们彼此都心里明白，这种所谓妥协都是虚伪的。她明白不管什么情况，结

果将会是肖韬买的单。他也清楚，让她表达了一个“请”字也就够了，他肯定不让她花钱——你看，她说“加薪250元”的那股高兴劲！——彼此表演了一番，也就可以了。

肖韬要了小小厢房，挨着人工鱼池，池中喷泉，哗啦啦水花飞舞。厢房内，自动麻将桌、电视机、卡拉OK配套、食桌、沙发、冰柜、厕所，一应俱全……。其实，叶子内心兴奋，因为她毕竟没多少机会能踏进这类高档豪华餐馆。这很令她多长见识。她最恨人家老取笑她“乡姑”。

点了骨头汤、糖醋草鱼、辣爆小龙虾、红烧虎皮椒。两杯张裕解百纳红酒——这一回总得要喝上一杯。饭后上一份香蕉船冰激凌、一份炭烧巴西咖啡。

“新闻联播”肖韬从不放过。说起来，他是个素质很高，旨趣儒雅的青年才俊。每天读的主要是《参考消息》、《法制报》，在办公室里，也翻翻《人民日报》和省府办的日报，看看标题。那些满大街的早报、晚报、周末报之类，很少去动——除非当日有市里发生的大新闻大事件，才去读它们的头条。

这些日子以来的生活步调似乎在逐渐趋向一个定型——他慢慢地享用着这一定型而又产生着要逃脱、舍弃它的冲动。他将这一定型或模式形容为：早上上班，把自己全部交给公家（早些年的话语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尔后，下午下班，赶忙把自己全部收回来。

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快乐。一种无以言状的压抑，鬼魅似地伴随着生活，甚至令他感觉不出什么是生活。喧哗，热烈……微微有些恐怖。

是的，迷惑、恐惧，在空中漫步……

身边的、周遭的、社会的乃至全国的……是刺激，是诱

惑。一切都来得猛烈，像南海的季候风。有时候，肖韬会从夜梦中惊醒……这能不承认么？我在变……不必你肖湘来提点我。我知道我在变。很简单呀，你能不适应环境么？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你能独善其身？你要积极参与社会的改造？社会是能改造的么？别自欺欺人了！……我终于明白了，你说像我肖韬这样的人——这么优秀的人——都难以自我改造——他正在逐步地溶解，把自己改造好了的再行改坏、变坏——他都似乎无药可救了——确实，他再也无望于重新上路，无望于成为真正的人……你说，我到底要成为谁呢？不！这不是英雄的时代！嘿，那老黑狼！你看吧！我还不是非得跟着他绕圈。为他的嗥叫伴奏么！

……叶子用纤指掰着小龙虾，一边还忙着美滋滋地吮着指头上的香辣酱汁。电视上已经在播放韩国古装剧《大长今》。

爱死这韩剧了，一直在追着看。戏美人美。即使人家都说韩国明星，男男女女都靠整容。整容好嘛！改掉生来的一些缺憾，让人完美，让人自信，怎么不好呢！——那天有机会，我也整。

肖韬喝着热汤。他已经喝下三杯红酒了。欣赏着叶子剥食小龙虾的专注。心想：和普遍的女子一样，她也是“生活家”，跟生活黏贴得紧，她的心境情愫，直接和生活场景同步同调，她的喜怒哀乐，与具体的生活流程平行。女人十分实际，从不形而上……

吃呀肖韬！你吃得比我还少呢。你看，我多会吃。反正，明天才来减肥呗！

告诉我叶子，女人会痛苦吗？

瞧你说的，怎么女人不会有痛苦？！我说呵世界上要有痛苦的话，那么女人至少得承担了它的三分之二——而且，这痛

苦，少不了都是你们男人给的！都是男人带来的！都是男人！都是……

诅咒男人，鄙弃男人，几乎是女人的特有专利。她们对丈夫、对情人、甚至对父亲 或乃至儿子，都可以毫不掩饰，毫不保留，毫无顾忌地放言，除了是怨愤之外，还可以是揶揄、调情、幽默……因此，诅咒男人，便成为了女人的生命主题曲。

叶子在对她友善体贴并给予诸多助力的肖韬面前这么说，甚而是有些故意地说出这些话，显然，心里很肯定肖韬不以为忤。

肖韬确实没往心里去……可是，他脑际里流动的却并非男女的事……女人就是这么的一种生物。初识的日子里，总喜欢给她们掉掉书包。正而八经地讲学问。讲积极人生、讲追求进步、辨别善恶、认清社会……一套套的。日子久了，语言的境界便往下坠落。坠落到吃喝玩乐的层次去了。奇怪得紧。一旦往下坠了，再想往上提，往上回归，就变得不可能啦。

不是吗，这阵子形成的生活模式……**下了班回家把自己全部收回来**，还我自我，其余一切都是假的！

收回来，收回来，自我、自我！谁也不给谁！别去想，什么也不想，想也白想！……今晚约谁呢？她、她、她、她……？

肖韬逐步理出了一种“日程”，那是要根据她们的不同工作，不同作息时序，不同嗜好等等特点排列出来的。当然，主动权还要握在自己手里。她们，几乎占据了他的心思和闲暇时间。除了分别约会这帮女子，他似乎不晓得再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者再有什么事情值得做的。

读书？还读一些。但是……她们，她们……红唇…胸脯…

肖韬也常常感到孤独。与女子们的周旋中麻醉着解除一些孤独感，可到头来又更增加了他的孤独。对孤独产生着恐惧

感。他老想寻找躲避……有约不上女朋友的时候，就会去把庞越这些人找来喝酒……

……叶子开始试探着询问肖韬关于万景茂的情况。自然的，澳洲绝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心底里期望着可以找到一个多少可以依恃的人，最希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像肖韬那样热心的助人者。肖韬已经掌握了叶子这女人的性格与心理，在些微醉意中，有点生硬地对她说：万景茂嘛，帮点事，可以。但你别让他花钱。花钱的事他就不欢迎了。说白了吧，他是个很能保卫自己的……吝啬鬼！

肖韬隐然感到叶子的物欲意识在升涨。她先前是自我约束而且坚持保守的，用力地坚持、坚守。后来，逐步显露一种希冀别人的优待和给予的祈愿。她说，**来世我还当女人！**

为什么呢？不是说社会对女人不公平吗？

唔，做女人好，会得到许多特殊的呵护！

肖韬微笑不语。他在岁月的推移中逐渐消磨了分辨、争论、主张的冲动……心里头懒洋洋的，脸上勉力堆着微笑，即使是冷凝的微笑。

轮值似地约会“她”们，不仅成了生活流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了生活的兴奋剂和激情源泉——假如不愿让生活死亡的话。

然而，情感是运动的；或者说：情感就是运动。这明明白白的客观现实、客观规律，却引发人们千方百计的否认。人们企图通过哲学和文学、通过诗词与音乐去予以否定。他们强调、歌颂永恒情感；企望情感固化和永恒……

客观的流动性、主观的永恒愿求，二者互动，就形成不息的涡流——人类情感大系统，混沌系统。

肖韬有时候陷入沉思，情愿沿着这种思维线路剖析自己。

在女子面前，早先自家身心上荷载着丰厚的，意气风发的，高层次的人生激越、社会意识情怀，逐渐流失……他后来不太热衷于对她们讲论人生社会，慢慢地向“男女情”核心收缩……突出着他的终极目标：情欲。

话语的转移和行动的渐进，都在明确的思维策略掌控中。你不能不承认也不得不佩服肖韬的“学养”带给他的优越性。他一直告诫自己，要准确拿捏分寸，绝不冒进、绝不鲁莽。他不仅要捕获猎物，他还在乎欣赏自己的一整套狩猎艺术。

这一个晚上，肖韬有些儿失落般凝视叶子泛红的脸庞——她只喝了不到一杯的红酒呢。

……怎么啦，我的大法官？我去，也只去半年嘛！

没什么。我会默默为你祝福！

诶，你申请过来吧！过来看我。我们游澳洲，游—全—澳—洲！

我想我是走不动的……你在国外，自己多加小心！

说着说着，叶子红了眼眶……她离了自己的沙发，迅速移步肖韬座旁，张开双手——

“拥抱一下！”

“这或许，是最后的拥抱呢！”

“不嘛！还有澳洲呢！……你答应来？好吗。”

第四章

叶子是年底走的。

肖韬并没有送她，他当然不希望在机场碰上她的家人什么的，特别不想碰上她丈夫。

她的走，似乎让他感到一种失落……追求她吗？不！不。有什么理由追求她呢。理智排列出长长的一千种理由说“不可”。然而，情感蒙着脸，低了下头，倔强地往前迈着碎步。心底里想的是要得到她。要寻求一种证明——“她是会接受我的”。征服，我要征服她。我要证明我的魅力……小穆，小楼，为什么她们要弃我而去呢？一个是这样，再一个又是这样……她们放弃我，鄙视我，这么轻易地就把我给摔了。连一丝后悔也没有吗？人们会劝解你说，你要豁达，爱情不应该是狭隘的。你爱她，就应该祝福她获得一切幸福。她们恰恰是为追求幸福而抛开你的……都过了这么些年了没能忘记。那不是忘记不忘记的事。那是屈辱，绝对是屈辱。要我理智地原谅你们，或许某些时刻可能闪现一下这种可能性；可是，心灵的创伤无法弥补，那被撕裂的口子，永远淌血。说重一点，我几乎是丧失了自我。说轻一些，至少也使我的自我丢失了一半，成了个残缺……

她们这时候又怎样呢？她们幸福吗？真的幸福吗？……说小穆在美国和她丈夫分了居——这才几年呀！小楼也没好到那里去，婚是在北京结的，可现如今，彼此闹冷战。婚没离，却是各活各的，分房而居……

爱情，死在婚姻里。爱情，在婚姻中消亡。恋爱和新婚的激情与热烈，很快就消磨殆尽。假设，当年结婚的是自己，那命运大约也会是同样的昏暗的吧。现在嘛可以大声说“幸福”

的倒反而应该是我呢。我没有失去自由——这么一来，她们实际上倒成了我的解放者，我的普罗米修斯呀。

我应该感激她们么？还是应该怨恨她们？

你爱着的时日，整个心魂高高吊起，每个细胞都充溢着兴奋。那是灵的交融，魄的追逐。思念切切，不可终日。然而，情之消逝，无影无踪。再追忆时，浑无消息。都说回忆美丽，而我的回忆弥漫哀伤和怨怼。总之，不要想她们。想起她们，心中一团混乱，五味杂陈，却又说不清到底那是怎样的感觉。

那么，爱情是什么呢？我不是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吗。我和她们，她们，这些女人，又算是什么关系？是情欲？何必作假呢，肯定是情欲。是情欲又怎样？情欲有错吗？既然刨去爱情，当然只剩下情欲。是不是因为没有爱情，就必须否定情欲？说也奇怪，我只是在内心思索，没有言宣，该是没有谁探知我心坎中的秘密的，那我又为什么，在自己灵魂深处，如此颤抖，沉重不安呢？呃，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十字架吧。或许是马克思说的，总体历史的结果？无论怎么说，这种精神矛盾令我感到痉挛，一片苦涩。情欲的追逐，变得像是让负罪感，这条大蟒蛇缠得就要窒息一样。

对于肖韬，问题似乎会比别人沉重一些。因为他不相信爱情，或者说他一直宣称他不相信爱情。那么，他是否就必须远离那“情”字？别人恐怕都是一面否定，一面矢志不渝地追寻爱情的吧！可肖韬不行，至少现在这年月不行。他心死了，电击也击不活的。爱情不仅摈弃他，爱情事实上彻头彻尾将他否定了。打击如此之深，令他痛苦地怀疑自己，不能自拔。他从泥淖中爬不出来。

泰星案的结局似乎挺自然而又令人心悸。世事看多了也听多了，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可这一个案例，与自己直接的干系

比较密切，感触无疑更比往常那些事不关己的案例都更深刻，锥心。

我自身的失节在那里呢？我间接而又直接参与了庞越的肮脏勾当。这不也是一种罪孽么？我想我算是“好一些”的一类吧，因为我并没有害人——况且，秦星总平图的那“红线”原先就定在那儿，后来即使改了，也并不对道路，水管，煤气管等等的安装造成重大影响和阻碍，顶多，就是不够规范而已……讲严格你是可以指责我犯了错的，然而，我实际上又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嘛，不是吗……

你阎刚，你老黑狼……我不敢也不会像你……竟然，你竟然，唉！坊间流言，不胫而走……说你老阎收受了一百万，还有说两百万的……下半生可以高枕无忧了吧。

人不堕落，那须要有多大的自持力呀！真不知道，今天这世界，还有多少人依然圣洁。或者说，有历史以来，世上又多少圣洁的人？我还能说自己干净么？好吧好吧，我不圣洁，但我不肮脏，总可以说得过去吧……这样，就够难得的了嘛。众人皆浊我独清？……我做不到。我不是那种材料。世界上真有这种材料么？……那肯定是异数，是稀有动物。我为什么就非要成为那种异类呢！

人的生存，意义何在？虽千万回我总要问！以前，似乎很清楚，很清晰，很明朗的，可后来就变模糊了。先前，不断向别人讲述世界的逻辑，信心十足地宣扬世界的“应该”。如今，什么是世界，却已朦胧！……是小资，是个人主义抬了头，腐蚀了脑袋。然而，谁还讲什么集体主义啊。鼓不起那劲。总觉得那是叫人去冲锋陷阵，死在滩上。或许也还能有人会为那壮烈，赞叹几句……尔后背过脸去，指指那尸体，窃窃私语：真傻呀！

大家都不再相信什么伟大，什么崇高，什么神圣，什么永恒，那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呢。

我不也有过英雄的气慨吗！爱国爱民，救时匡世，改造社会……为人类美好事业奋斗的雄心壮志，不也时时心头涌动？心，有时还会微弱地跳动，然而……

我鼓不起劲，我鼓不起精神，我鼓不起勇气！

老黑狼就走在前面，我眼睁睁地盯着他迤迤前行的脚印……魑魅魍魉，前后左右，黑影幢幢，我逃不出去！我看不见路！

事实上，我们是从一个时代，向一个不同的时代倒退了。我们说我们进步了，然后反转口锋又说我们退步了。“这都什么时代啦！”。碰上人们接受不了的事情，就会有人抛出这句话，一句一以当万的，抵搪之辞。是嘛，我们不能再捧着老皇历嘛，我们要转变思想，要换脑筋……之后又说我们的社会腐烂了……那腐烂好像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面对惬意的东西时，我们就说：这是我们的时代；面对负面的东西时，我们就坚决说：这都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那么，我要的是什么呢……脑里空空洞洞。是呀，是虚无呀，是真的虚无呀，是一切都虚无呀！

假的，假的。一切都假。解构主义者有理吗。咳，这世界，有哪一样是可信的呢，有谁是可崇拜的呢！

他们真先觉啊。多新鲜！打碎一切偶像！颠覆一切权威！消解，消解！还我真我！……然而，真我又是什呢！

但是我必须时时刻刻表现为传统思想的信仰者、现有体制的拥护者，甚至是保卫者……看看我就要被赶出这个系统了，被踢出这个队伍……要怎么着呢？我能怎么着呢？……只有一

条通路，虚伪！我得承认，我虚伪了。虚伪竟然成了我的基本生存策略……

我为啥还胀红脖子，非要跟肖湘争论呢？



这天休假。可雨从早上就下个不停，败坏了出门的兴致。上了一两个钟头的网。斜躺在沙发里，又小睡了一会。

醒转时还觉得懒洋洋。找庞越？他们肯定开麻雀局，噢，别！他们近来越打越大，到头来输个上千上万的，没意思。

唔，今天谁也不找。打个电话试试，她在家不？“喂！……还睡呢？待会，吃午饭？……你今晚不上班，休息日，哦，好嘛，更好。那，我们改吃晚饭。我几点钟接你？市图书馆前站，你就在那等着。行，就这样。”

依依是〈红河谷〉卡拉OK的酒水服务员，廿三四岁。上过这歌厅几次，都恰好碰上她值勤。因为人柔美温顺，教人怜惜。肖韬其实从一开始便用一只眼睛盯上了她。她也很快记住外表潇洒的这个男子。没几个回合，两人就有了默契。闲时在外头也吃过几次饭，看过两三场电影。这女孩子从少数民族农村跑到大都市来。早些年去过深圳打工。后来觅上关系，进了本城的这家夜总会。

好容易挨到下午，正准备出门，肖韬接到一个来电，噢，是刘心。他本来也想见她。好一段日子没跟她斗嘴啦。可是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给缠上，让她搅了局。随便撒个谎，说约好了家里母亲回家吃夜饭，改天才给她电话。“那我们就在你妈家见？……我也好一段日子没看望老伯母啦！”“哦，不，不！是我们家里有点事呢。我要跟我姐说说事。”“你是要支

开我！我懂，我懂。老规矩是吧！……今天不晓得是约了哪一位她？是阿花还是阿莲呀？约在那儿呢？……我不会搅你局的。玩得开心！”

肖韬让她酸得有点受不了。心里也真有点忐忑，警惕她会玩“突击”。她是所谓的不按牌理出牌的一族。

今晚太重要了！非要得到她！

心里一直在盘算，待会跟秧秧吃饭的过程中，如何引导气氛，制造可能……老天作美，下午四五点钟便放晴，虽然气温挺低……。她对我好，没别的理由。其实，她期望的还不是钱嘛，况且，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只能说感觉，不是感情……特别良好，已经没有疑问。这些日子的“培养”，时机成熟了。

我们彼此互相需要。不是吗。绝对是！……对我们的关系来讲，只需要一个因素，那就是“感觉良好”。自己比较喜欢她不就是因为肯定她比较“选择”，比较“不滥”？她上这样的班，但靠那一点车马费，根本活不了。老板们计算好，把女服务员们推给顾客，让她们的手不断伸向那帮白鼻子（现在，也包括自己），她们也准能自生自灭。失学的，从乡下跑出来的，排着长龙争抢工作，打破头也要挤进“职场”，而且，进入“娱乐”地头还非得长成个好模样不行。

我必须解决我的问题。那好，我也顺带协助解决她的问题。你们可要分清楚了，我没有造成她的问题——这问题是社会的——我只是不晓得我的问题是不是也是社会问题！这都由你说去……

当我在窃窃思索败德勾当的时分，别拿道德良知来干扰我！

经过多重梳理，肖韬感觉上舒畅多了，那也就是说，他尽

力摆脱了所有的**剩余的道德压力**，抵挡住自我谴责，排除掉所有羞愧……

确实，一切正如他所想象的差不离……他得到了他所想望和需要的，就在那个晚上。



同母亲，姐姐的聚会，第二天才加以实现。肖韬是个孝顺儿。这方面，他和庞越很相似。对于母亲的说话，多是听从。即使心里不甚合意，口头上也尽可能委婉以对，不令母亲难为。回家的另一个美事便是吃上母亲亲自下厨的饭菜，那是他永恒的眷恋。七十多了，身子骨还硬朗，就是腿脚比较乏力，钙流失严重。老人家很乐观，对生活，不慌不忙，似乎所看到的都是喜剧。而姐姐可就没母亲的乐观气质，老埋怨生活，埋怨人生。总说要不是为了小女儿，自己早放弃这无聊的生存。刚离婚那年，就曾仰药轻生。——丈夫是在一家从北京落户本地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上班的同事。他后来当上营销部主任，经济宽裕了，顺理成章地便到处勾搭女人。姐本来一直佯装不知情，可是，这个姐夫便越益猖狂，竟然大白天把女人带回自己家中。有一回让老婆撞见了……姐姐还是出奇的冷静。过后，平和地提出离婚，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把女儿留住。

要了解姐姐服装店的近况……这段日子以来，自己开销大了，每个月下来，少不了得四五千块。自家工资两千进退，其中的一千六还得拿去供房。是怎样生存下来的连自己也弄不明白。总之，日子过着，有些拮据，但又总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多少人等，也都有这神仙似的活法，没什么可怪的。

人家叫灰色来源，灰色收入。我说我没这东西，我是干净的。大凡与男人们在一起，基本上不用花钱，总会有人掏腰包，甚至是抢着掏——大小也是官嘛。自个花的都花在女子身上。

服装店每月挣个两三万，生意再不济也有个万把块。扣除电费，店租，两个女店员等的支出五千八，姐自领工资三千，笼统能有万来块赢利。肖韬和姐平分了。大年大节，好的时候，营业额还能翻倍。不管怎么说，投资这店，给了肖韬太多好处和方便。既能提供每月的实际开销，而最重要的是它成了一把保护伞，遮挡可能刮过来的谣言闲语。在街边行走，显得比一般官场上的人物，干爽些……称自己干爽，又像没啥精确。那些拿惯了的，甚至抢惯了的，不也心安理得，大摇大摆的，路上横着走……他们还不同样自称干爽！

那一回，大家酒喝了个八九分，庞越把手搭在肖韬肩头说：“兄弟……我也是从官场走过来的。说给你个当官的秘诀——呵，当然你兄弟也懂，可能比我懂得还透，还，还透——不过呢我还是要给你唠，唠叨几，几，几句……总之，你要紧跟着党，党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工作做扎，扎实……做得无可挑，挑剔；第二，在严，严密，严，严紧的，工作流程中，中间，寻求插，插针的缝隙。那，那学问，学问就大……我不用教，教你！……公私兼，兼顾…你可别，少年不，不努，努，努努-力……”。

不仅是酒足饭饱时说的酒话，平日闲聊，庞越也多有“分析”，慢慢地成了他的一种宗教福音宣讲似的。他说，你看那，你把第一件事办好了，你肯定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干部，你的地位不动摇；第二件事要办得够技巧，够严密，同时上下左右筑好防火墙，设计好必要的退路……重中之重，是让上级觉得舒畅，认为你既能干又可靠……马列要读，中国古典也要读。

《二十年官场现形记》，《拍案惊奇》，《镜花缘》……等旧小说，都得读一读。里头官场学问丰富着呢。新瓶旧酒，我们老祖宗的戏曲，不是还在天天上演么。你说吧，那不就像吐痰那样，我们都吐了五千年了，这时代，我们照样潇洒地吐！旧小说中的贪赃枉法，要与今天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呢。可是你别泄气……你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你也甭脸红……就是那么回事嘛！水至清则无鱼。所谓乱世，就是盛世。老弟，你跟我瞪眼干什么，你能说我讲的不是事实？……大家心里也是敞亮的。你敢说我这是胡扯瞎掰，那你们就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者，是地道的唯心，睁开眼睛说瞎话。如果你要说，明天会更好，那我也同意，我也期望呀——反正这也就是人类的千年理想嘛。但是，理想归理想，我要的是今天。我要生存，我要在石缝中生根，任你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我要在迷宫中找出口……惊涛骇浪，我也要把握住我的独木舟……

这个人够狡猾，讲话赤裸裸，毫无忌惮。最会胡扯乱套。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围绕自己转。他老拿自己“不是党员”的身价炫耀。他竟然说，是傻瓜才入党。重要的是能“把党内的朋友找出来”。能把握住党内有份量的朋友就比自己入党更实用。

讨厌这个人。肖湘说得对，少与结交，避之为吉。

可是……他经常要来，而自己又会经常想到他。跑到他那里去。

无聊嘛！你不理解，我无聊嘛！你不理解我心中空虚！大理论好说不好行。像肖湘，就我看来，他不也够烦的么——他只是硬挺住。他拼力搜索一种特殊伦理，特殊逻辑来支持自己的生存。

心中空虚，而回到岗位上我还得精神抖擞，要表现得信心

满满，斗志昂扬……“升官吗？我敢断定你是无望的。满打满，挨到退休前夜，弄个处级……要清楚，你没那个条件，老弟！你‘靠’什么？‘靠’你勤劳忠诚？算了吧老弟你！”……庞越不留任何情面老揶揄我。

庞越的方案：积累社会关系，积累一定资金，伺机下海。或许你“今生今世”还有点希望！

无产阶级道路你是没戏的；资产阶级道路你还能望见一线曙光！

我能下海么？……要让波涛卷走，葬身鱼腹！再说，这又不是我的追求……

嘿，我的追求又是什么？一切都那么虚幻啊！

渺茫的前路……结婚。三十四五啦！……一直跟老太太打太极，心里很矛盾。其实，同样这状况的，满大街都是。庞越不就是其中一个吗。还别说，这对国家控制人口增长的努力，倒是一大贡献。



“今几个可躲不过了吧，我的大法官！这不，你还是落在我手心！你不想想，我们多久不见面了……我可跟你说哦，我是不会让你溜走的嘴。我刘心是千手观音……”

“谁又在躲你啦！我不是忙吗。两三个案子刚搞完，现在才松得上口气……前天你来电话，恰好老母亲叫我回家吃饭。我想到有事要找我姐商量——不瞒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呀老是入不敷出，想着要姐多走上海和深圳，增加服装采购量……设想一下她有没有可能搭上线路，直接从香港进货，通过这些努力来提高营业额和利润率”。

“算你躲避有理。但是整个月不见我，总不能轻易赦免。你说，该当何罪？”

“不！不能认！随便认罪那可就对不起自己嘛。”

“哎呀，好弟弟，你就认一个嘛！认一个，好让姐姐抚慰一下虚荣心嘛！快，快叫：姐姐！叫了，便赦你无罪！”

“你不能是我姐！我不能认这个姐。”

“我们平起平坐。别老强我当弟！第一百另七次抗议”。

“不当弟也行，不认姐也行。认情人！认情人就放过你。”

“我可不敢，刘小姐。我得看好自家脑袋瓜！那里晓得，刺斜里就会有人跳将出来，要取我狗命！……我俩什么都不是——我们是世家，是兄弟，不是吗！”

“好啦好啦……放过你啦。今晚这一餐饭，算你赔过罪啦。酒足饭饱，你安排下一个什么节目？”

“你说！”

刘心选择跳舞。于是，离开〈蒙纳丽莎〉西餐厅，驱车前往〈皇朝〉夜总会。

肖韬说他们是世家。刘心的祖父是肖韬祖父的老板。当年，她祖父开肥皂厂，而老肖给他当头手。到了他们父亲一代——刘守明、肖光两人虽是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后来却走上了大不相同的道路。先是肖光让国民党拉夫当了国军，那时年纪才十来岁。几经征战，没打死，却被俘虏到八路军队伍里去。从此跟定了共产党，成为出色的军事干部；刘守明呢，家里有点钱，被送到重庆上学，直到考取了工程师。成长后的几十年里，各奔前程，彼此之间，断了连系，只是略知一二好友的相关情况。白色恐怖年代，即使有点讯息，也不敢彼此联系。

这一代的小肖，肖韬、肖湘和这一代的小刘，刘心，幼少年月，相识而并不熟稔。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见上，那时几个差不多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一年暑假，刘工一家子回乡省亲，花时间找回了儿时玩伴老肖。两家人，足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聚会。也就在那日子里，大人们老督着肖韬要他喊“刘心姐姐”，因为刘心大他半岁。七八岁的小肖韬，还是个毛孩子，而八岁的刘心，已经很懂事了。因了“姐姐”的身份，她对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朦胧的心态。其实，那时候，她就对小肖有了特殊的感受——基本上是好感吧。肖韬的堂哥哥，小时候的肖湘，腼腆的很。虽然住在叔叔家，和堂弟玩得好。可刘心插了进来，他便觉得老大不习惯，躲开人，不爱跟那两个淘气鬼玩到一块。况且，觉得他比他们两个“大”，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看书。他很早就喜欢上历史了。

堂哥肖湘的父亲，是肖韬父亲的弟弟。肖韬叫潇湘的父亲叔叔。当年祖父家中拮据，只供当弟弟的叔叔念书。肖韬父亲作为长子，便也只能一面当小工一面自己找机会认上几个字。这孩子，勤劳忠厚，从无怨言。叔叔呢打小身体不好。长大给人家药材铺抄帐。结了婚，有了肖湘，没几年，患上重病，一命呜呼。婶娘带着肖湘捱苦，也把身子捱坏了，失去劳动力。后来，娘儿俩只得靠伯父救济，勉强度日。肖湘十四岁，母亲亡故。肖湘便跟了伯伯。对伯伯的感恩和敬爱，使他特别关爱堂弟肖韬。

世纪末的最后一年，老刘工退休还乡。肖刘两个老头，重又聚首，过从密切。可惜，没过几年，老肖老团长就走了。

老父亲刘守明退休还乡时，刘心并没有跟随。她人留在上海，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妇女杂志社当副编，把杂志办得很有声色，销行三四十万册。她自

己也出了好几本书，散文，小说、诗集。卖的不错。经济有着落了，社会地位上去了。名声鹊起，人称才女，很教她自我陶醉，整个人飘浮起来。恋爱，男女情，自然接踵而至。但一而再的情场交往，都只见开花没有结果。刘小姐终于没有看上男朋友中的任何一位。原因似乎不难找，又似乎不可解。

长得漂亮，文才高。接触稍为久些，在她心目中，那些男人的无聊，乏味，无甚了了就败露无遗了。刘小姐是没商量的，坚决摔掉，干净利落，反对“不了情”。剪不断，理还乱，嘿，没门。

刘心的干脆，反对婆婆妈妈和拒绝“不了情”，这气概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多年的社会磨练，三番五次的情场打滚，使她变得异常的冷静——假如不算是冷酷的话——她还有哲学理论的强有力的支撑。然而，这又是很诡异的一件事。她已经是一名“后现代主义”的拥戴者。按理，他们是鄙弃理性的，追求的是肉感，感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仅的一次；我决不把自己的生命抵押给任何一个异物！……无论是信仰，或者是情感什么的”……清醒地排除“理性”，这本身就是异常强烈的理性。她的理性不就是她的心志坚强的前提吗。

成为名作家之后，刘心辞掉了刊物的职务。以自由之身到处游走，一边写作，成为职业作家。她宣称，在寻找自我。这寻找，起源恐怕很久远了，然而，她让自己明白，充满诗意地说，这将是无尽头的征程。

这回回到老城，一方面探视父母，一方面有意识地想要寻觅远去了的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她老是追求心灵上的“充满”，好比不让水杯放空着，无论是完全新鲜的或是怀旧的，只要能让心“充满”。不承想，勾起她最大兴趣的倒是往日的小玩伴，肖韬。

经过一次家庭聚会，童年时代的玩伴得以重逢。在刘心心里，像是响起了一首古远的歌谣，展现着一片牧野云天……一个自己似乎很熟悉，曾经很亲昵的童话世界……



舞厅音乐转为轻柔。舞池中，刘心把肖韬搂得紧紧。他倒是以轻柔的动作将她的上身稍稍推远，心里盘算着用适合的话语来排解尴尬。可是她急速挪前，把他抱得更紧了。把头脸贴在高个子的他的胸膛，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几下……用整套动作，像是挥笔给肖韬写出一个句子：你-别-这-样-对-待-我！

她确实是一流的人才，还有着无可挑剔的身材：她的人生季节，正临初秋。金黄里透着紫红，闪着温煦的暖光。饱饱的，满满的，如蜜欲滴……

不！不行，不行！

再不自我抑制，那就要陷落了。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人太自我中心，太自负。这是一种谁也成不了她的丈夫，甚至成不了她的配角，唯一只能成为她的奴隶的女人！这是一种不需要丈夫，不能有丈夫，只能有情人甚至只能有季节性的情人的女人……你将自个的头颈伸进她的断头台去么？

肖韬脊梁上和胸口，渗出汗水，即使舞厅的空调温度大约只有18度左右。平日，他特迷恋Chanel 5香水的气韵，经常给女孩子送的礼就是这玩意儿，但这时候，刘心的同一种香水，倒把他熏呛了。说了句“太热了”，便顾不上是否无礼失态，极力将刘心推开。他的这个动作无疑是很不“男子汉”或说很不“君子”的……刘心双手一摔，扭头转身，离开舞池，往座位走去。肖韬赶紧跟上。在座位上给她倒酒——她喝的是Bloody Mary。

可怕的沉默，显示了她的高兴。肖韬飞快地思考出自己的决意：生气也罢；我不能妥协。即使她横了心要从此不理睬自己，也就加以“顺受”得了。

刘心还是沉默。点上香烟，一面啜着红酒，一面像是十分专注地欣赏爵士音乐……

肖韬今晚特地要了红酒，着意避开烈酒。一场不愉快，他也只是默默地吸起烟来。过不久，他就发现，刘心把那瓶酒喝光了。但她并没有要叫添酒的意思，只把头斜靠着高背沙发，闭上双眼。

看来，这晚上的友情交流之夜的结局出乎意料地不好。肖韬感到尴尬。

对付女人，他也算得上是个老手了，只不过他对刘心，却显得有点失措，主要是心里患得患失，因此丢失了原有的潇洒。其中，还有潜意识里上辈人关系的牵扯，特别是像在头顶上挂着一被黑幔——父亲的严厉的和刘伯伯慈样的眼光，轮番地在遥远而幽冥的空中闪烁。

刘心慢条斯理地提议说，“回吧”。肖韬便叫买单。……扶着她离开舞厅。可是，她醉了。他把车子副驾驶座位放倾，好让她半躺下身軀。车子开出半路，刘心忽然清晰地问：“你往那开”？“当然是把你送回家呀”！“不，我不回家”。“你看你，都醉成这样了”！“不嘛，不回家，你晓得，回到家里，我会哭，哭得很惨，真的，我就想哭”！

起初，肖韬认定刘心是假醉。但当他听见她掩着脸，轻轻的发出确实是啜泣声的时候，他才相信这个坚硬的女人是真醉了——主要是酒喝急了，而并非喝多了的原因。她喝酒可是个海量强手。她也可能是有些醉意而主动加大自己的醉态吧。肖韬脑子里盘估她下一步会如何动作。喏，真的，她不就迷迷糊

糊嚅嚅：到你家去！你家……

肖韬开着车，来回思考。好一阵子，心想就让她闹一闹。安抚自己说，待她清醒时分，给她把话摊开了说，一劳永逸——便迳直往自己家开去。

……刘心喝了杯洋参茶。

“我没醉”！她用热毛巾捂捂眼睑说。肖韬虚应着：“那就好。你还是躺下养养精神”。便朝冰柜走去，张罗水果。

韬，你是在闪避我，我还看不出来么……其实，你不必否认。女人敏感……再见到你，让我想起少年时代。坦白说，还在小时候，我就对你有好感……，或者说，爱上你了。这是我一个长久的秘密。你不信吗？我算是很早熟的一类。你小时候就很可爱，憨憨的，很听话，大人们也喜欢你……你玩累了，头随便往那里一歪，就睡倒了……我吻过你呢！我的初吻，印在你脸上……还有，你唇上。……你倒好，这时候，跟我玩陌生，玩距离。你就不怕我恨你？

肖韬如似被逮了个正着了的罪犯，刹时红了脸。原先满脑子说辞，忽然间飞散得无影无踪，舌头僵住。代替一切话语，腼腆笑了一笑，摇晃者头颅……你都想那去了，我们自始至终是好朋友。虽然我嘴巴上不肯承认，你还是我名副其实的姐姐嘛——你比我有学问，比我成熟，比我有成就，比我有高度……我至今还是个小瘪三。

你不喜欢我吗？

喜欢。你……

那不就结了么！

我们可以谈谈别的吗，我的姐姐？比如，你正在计划写怎样一部新书？……谈谈你的文学观——我也喜欢文学的呀。



文学？哈啦，我也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我不明不白地搞上文学……其实，它本就不是我的志愿。粘上了，就玩下去呗……其实，也玩腻了……这年代，应该写什么呢。说真的，我从来就没有目标。我只在体验。**我在找寻体验对象**……喏，你就是很好的一个题材啊！我们俩，就完全可以酿造出一部动人的小说来呢！

可惜，我还没看过你的小说。你算是属于什么流派呀？我们现如今，有了许多女作家，红透半边天——包括你。

女人是应该站出来了！至少说，女人才能精准地把真正的女人写出来。历来嘛，男人书写的女人都不真……隔靴搔痒。男人是永远无法理解女人的——同样，公平地说，我们女人也应该承认，女人也永远不能理解男人。所以，应该有男人文学，女人文学；别让二者混淆。女人写女人，好让你们男人看明白，女人是什么。

按了你的逻辑，人类没有共通之处。人与人之间，没有共性。异性之间，无法理解对方。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历来人们所吹嘘的“互相了解”，其实就无非是一种近似的猜测，得出的一种近似值。换句话说就是“似是而非”！……这符合“测不准原理”。

她们标榜所谓“用身体写作”……

啊对。文学要真。不是说“表现人”吗？她写出她的真来，不是挺好吗。你看过她们的作品么？是不是很够刺激！”

看过一些。胆子够大的……没啥保留了。这就是真？真要这“真”么？

不好吗？你接受不？有一点你必须承认，“人是这样的”，或者说，“有这样的人”；又或者，在一种情况下，“那种人是这样的”……我想，杜拉斯就很真，我喜欢她。喜欢她的《情人》。”“她还是个共产党员”。后来就不是了——是被开除出党的。

曾经是共产党员又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只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能说这一点……萨特、加缪都曾经是共产党员……”。

“后来呢？”

“后来？……后来都转向了。加缪还否定十月革命”。

“你很清楚呢！……那你？是不是到了该退党的时候啦！我看，也像”！

别开这玩笑！……我总觉得那所谓用身体写作什么的，都特别空洞。是在把人庸俗化，甚至是动物化！

你错了，必须把人的真实写出来。我是说，它的最最真实的方面。过去的文学，都不过是绕着人性的边缘边线，躲躲闪闪，不敢直指人的真实，直达人的真实。它只把近似值，用了娇饰的面具摆放在我们面前。我晓得你想要说的，那是境界是吗？……改天我把我的作品拿来给你。让你这位法学家指点指点……“派别”？我想，我是个“无”派。我喜欢新，新就好。先前，迷恋张爱玲。这久，消退了……向往一种更新的刺激。我在纳闷，为什么热情这个东西，总会让时光消磨而尽敛呢？韬，告诉我，你可有这种苦恼：我们一方面追求永恒，而一方面又期待新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经常陷入幻想：比如生命，比如青春，比如爱情，这些嘛就让它永恒吧；除此而外，就让所有的事物都日日新，年年新！……你厌烦过生活么。

肖韬说：老实说我觉得自己是让生活拖着走的。对于一切，我都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生活吗，就是生活着呗！……其实我们的真正苦恼，莫非就是一面生活着，却一面叩问：生活是什么？一面生活着，却一面怀疑这生活……要追问它的背后，它的彼岸……呵，那些个从来不问“生活是什么”，从来不探寻生命的意义的人们，该有多幸福！而怀疑者，肯定都悲哀！追问的，永无答案。

……家里有些什么酒？让我看看你的厨柜。Chivas Regal 我不爱whisky……Remy Martin，行，就这个。

嗨，我看你还是别再喝了。瞧，都三点多钟啦……你就到我屋里躺下，休息一会。我吗？我好办，我当“厅长”。

不！你也到屋里来。怎么啦？我身上有腥味呀？……你不抱着我，我怎能睡得好呢？……拒人千里，好不君子！

我头疼得厉害。恐怕是感了风寒了。你别多心。好好睡上一觉……明儿早，我送你回家——我想念刘伯父啊。

你别想打发我走！我要在这屋子住下来……你清楚，即使他是个好爸爸，我跟我爸也谈不来，总是顶牛。妈妈呢，又老催我嫁人！烦！

你撒谎。我还不了解伯父吗——你那个父亲可是天下第一好人。他太好相处，太能理解别人了……。人们都在私下说，你这个娇娇女就是让他老人家给惯坏的呢。

你可不晓得，他呀，他这个老革命，迁的很。开口就是“我们那时代”……我怕的就是他翻老账，忆苦思甜。要拉我们回去毛泽东时代。他够荒唐的……受不了，受不了……我在这里，不至于碍你的事吧？你放心，反正，你女朋友过来，我就回避得了……我这叫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明白么？

嗨。我说不过你。不争论啦——我得到楼下小区里的Seven

Eleven买点头痛药。你先歇着。

刘心对肖韬的行径，十分不满。但她还是原谅了他——她这一向以来，从不原谅男人。男人在他眼中的缺失，只有被无限夸大的命运，无限上纲，杀无赦。她忽然产生了一种好玩的心理，觉得这小子滑溜，她萌生非要征服他的争胜心。虽然有气，疲倦终于迫使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把肖韬的睡枕在双腿间夹得紧紧的——肖韬直到天亮八点钟才回到自己家来，还带上豆浆油条早点。

平静地，默默地用完早餐，刘心乖乖地让肖韬送她回家去。

刘守明刘伯伯正在客厅上写书法。见了肖韬非常高兴，也没问他们俩怎么大清早会在一起，特别是老人家明知刘心昨夜未归。刘妈妈闷着气，不知道是喜是怒。她还是不动声息，给客人端上茶。

“多久没过来啦！别忙，坐下来好好跟伯伯聊聊。我上街买点菜，给你们准备午餐去。一定要留下来吃顿饭！”——实际上，自从刘心上海回到家来以后，刘妈妈曾经想到过肖韬。念叨着“他也还是独身”……可是，这孩子外面名声不太好，说是围着他身边转的女人一大箩筐，这可是糟透了的事。回过头来想想呢，咱刘心不也……哎！

刘伯伯抽的是烟斗。袅袅白烟，一首首抒情曲似的，在空中漫舞。已是白发苍苍，却属精神抖擞。脸上透着红光。从小韬还是个小不点，他就喜欢上这孩子。觉得他又聪明又老实——特别难得，因为，人若聪明就难老实；若老实就难聪明，是条老定律。

“他老实？嗨，爸，你可是上着几十年的当咧！他怎么就有这能耐将你给迷惑住？”。当老人家又重提他对肖韬的评

价，刘心便单刀直入，呛她老爸。

“人嘛，要知道认真，也得晓得宽容。你们小说家不是说要挖掘人性吗？人性中是有缺陷的。不只如此，我看你们这些新派还戮力要为这所谓人性的“真”辩护。你可别把我当老古董。我清醒着呢。依我说呀，人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统一。没有缺陷的人，绝对会是个怪物。你可不能去想象，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是百分百的好人、完人……要有那一天，生活就没有戏剧、社会就要终结、历史就要终结啦！小肖，要有信心。缺点不为惭，错误不足惧。重要的是及时摆正……吾日三省吾心。刘伯就是喜欢你！你，要常来，常来！”说着，刘伯忽然像想起什么，问：“你堂哥呢？什么时候请他来见见。小韬，你可晓得，你爸最喜欢你堂哥。常对我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你看对吧。你堂哥这么年轻就当上区委书记——他是刚从省宣传部的岗位上调过去的吧？……你得把他给叫过来吃饭，说我老头子要向他们年轻干部讨教，让他来给老干们上上课，好让我们跟得上新形势！”

肖韬听着，一面点着头答应。一面心里嘀咕：“小肖，要有信心。缺点不为惭、错误不足惧”那句话到底有着什么含义。为啥刘伯伯要对他讲那种话？是他老人家听说了我的什么劣迹？——其实，肖韬是完全猜错了。老头子心理默默流动的思维，却是刘心和肖韬两人之间的“组合”的可能性。对于肖韬，他是有着足够的了解的，而对于自家女儿，他也有着足够的焦躁。虽说不怎么完美，——但完美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毕竟，肖韬是从小看到大的孩子，是老朋友的孩子。有缺点却非大恶，那就行了呗。而自己女儿，老大不小的，还在那耗，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嘛。

老头子、老妈子想：这是最后的关头了——再下去，谁还娶你！

刘心想：这时候还说嫁人成家，不就是要叫人下炼狱吗！

肖韬一向就羡慕刘伯伯家的客厅。壁橱上、书桌上，甚至地板上都是书本、报纸、杂志。老人家几乎一整天的时间都泡在书海里。嫌家里书不够读，便跑到老干中心的图书室去消磨。什么科别的书都读。读得仔细，还做笔记。令自己只有感到惭愧的份，知识学问还远远跟不上这位七旬老人。每每在面对老人和老人的客厅的时刻，肖韬心头都会悠然升起一股奋发的火苗。好比有某种人生的呼唤在远处响动……前方有一面迎风飘舞的战旗，呼啦啦、红彤彤！



刘伯伯的父亲，虽是个小型肥皂厂的小老板，可是因为有机会念了民国初年的新学堂，成了有时代思想的新一代人。抗日时代，公开拥护坚决北上抗日而过境的共产党军队，给队伍捐款捐粮。爱国同时有新精神的父亲，深深教育了少年刘守明。考上大学，修的是工程系，立志为建设祖国献身。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刘守明特别注意自己的“阶级”出身。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全心全意接受无产阶级改造。表现一贯良好。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下乡蹲牛棚。寒冬中下田劳动，冻坏了双腿。后来，由于长时间下不了农地，只好被安排在食堂里干伙夫助手。闲着无事时，他学起了中医药。过不久便成了土医生，给病户扎起针来了。把人医好了，他也不要酬劳。老乡们感激，送他几个地瓜，或者端来一碗面食，有的还打上一个鲜鸡蛋。乐观开朗、关心同志，助人为怀，使他在生产队里赢得

许多朋友。日子倒也过得挺舒畅。双脚也逐渐好了起来。属于很早恢复原单位工作的一批。奇怪的是，这人从不埋怨牛棚生活。谈起那些年，都只说快乐的事和有趣的经历，比如在河里捞鱼抓鳖，跑到山上打野味，捅蜂窝，炸蜂蛹……津津有味（那个年代没讲究环保意识，忙里挤出闲来，拼命向大自然“要粮”）。

肖韬爱听刘伯伯唠嗑，是因为这老头不爱用教训口吻。把人生哲理都藏在家常话语之中。

小肖慢慢地却听出了刘伯伯对自家女儿的不满和无奈的焦心。趁刘心陪她妈进厨房忙活，父亲就在女儿背后说了些父女代沟的痛楚。

老人家也是在说我呢——肖韬很快引火上身，红着脸。

刘伯，时间不会倒流。时代也不会倒退。你能同意吗？现代青年，不可能再领会你们时代的思想情怀。……我想，两代人的思想、感情的差别太大了，很难说得清楚。我是想说，伯伯，我们不能以很个别的一些人来说事，比方说，我们党非常努力培养事业的接班人——个别精英可能基本上继承你们的传统，但我想，很难要求整个大社会，都能“不负所望”。

伯伯，现代人的概念和你们的概念的内涵是很不相同的。人民、阶级、爱国、服务、情操、志向、理想……其中的含义全变味了。人们现在最不信任的就是“集体主义”，认为那是愚弄、操纵、讹诈、剥夺群众的代词。我也在迷茫，有时候，我心里也自我催促，要坚持信仰，要保持觉悟……就是没有力量去和这个时代辩论，伯伯。

小韬，如果我们心灵上出现了这个苗头，那无外乎是自身的个人主义攻占了头脑阵地。我们都看到了，情况是很糟的。这一点我清楚。老一辈都为此感到无比痛心，事实上也感到无

能为力。我们就快成为明末遗老了！奔走呼号，不能唤回一个将逝的时代。看得破，采菊东篱、寄情山水。我嘛，其实也看得破、放得下……我的牵挂……你晓得吗，就是刘心。我有时候会想，我的这一生就像在大山里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绕到一道悬崖，望下去是万丈深谷。……对于我们事业的重点转移，我能理解。但是，老实说，对于新一代的思想情感转向……我们实在难于接受。老干中心的主任老聂，气愤地说，“你们这一代”，是将我们的老家当给拍卖了！这固然是过了头的气话，但可见我们两代人分歧之深了吧……哈，时代是你们的；时代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父母总拗不过子女——它也不可能去对付自家子女——说到底，你们掌握时代！我们退出舞台！

肖韬不但不至于对老人家的论调感到反感，反而是天然地为他感到委屈。原因之一是上一代之间的情缘。而他本人还不能算是真上了所谓的“当代青年”的战车，只能是个两头不到岸，还是个游离，游弋分子。

一直无法真正潇洒。良知像窥伺在墙角的蛇，不知何时，猛地发起袭击，让心上一阵苦楚、冰凉。其实，他想逃，他想逃脱……

他觉得逐渐失去和老人家对话的资源 and 勇气。对老人家又特别的同情，甚至敬爱……那好吧，非要肖湘出马不行了——至少，肖湘和他老人家，肯定有“共同语言”。



半个月之后，肖韬实现诺言，把堂哥肖湘带到刘伯伯跟前。聚会安排在老干中心的小茶室。肖韬还特意约好刘心，好

让堂哥会会这位儿时玩伴——心理暗想，肖湘绝对是与刘心对话的恰当对手。说不定肖湘的出现，能减低刘心对自己的压力。

这个女人，如果她愿意，那她绝对就能成为一个聚会、一个谈话的中心。肖湘的出现，使她感到一种兴奋。她的活跃，几乎把主邀人物——她父亲的话语都盖没了。老人“退居二线”安静地听着几个年轻人的对话。

“多年不见……令弟称赞你是理论家，又是当代青年的杰出典范。久仰久仰呀！”刘心对肖湘拱手。

“别，别往我脸上贴金。我是普通一兵、一颗螺丝钉。说到理论，弟弟在我之上……其实，刘伯看着我长大，刘伯最了解我了”。肖湘也拱拱手还礼。

“我爸给我介绍过的。这些年来他没少夸奖你。你是明日之星。我们这些曾是儿时玩伴的人，也因你而增了光彩哟”。

“不，不，我还沾着你女太才子的光……我爱人读过你的小说。”

“噢！嫂子说什么啦？是骂我吗？”

“嗯……我们倒是还没有讨论过 这……我是说，我自己不懂文学”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明白，明白……听说你爱人在妇联？是主席吧？”

“副书记”。

“啊哟，接班人之家！真叫我们这些人感到羡慕之余又觉惭愧”。

“别老说我呀……讲讲你的新宏图！”

“宏图？我没有这个概念。就自来随心所欲。所以，也随遇而安。生命只能是自由漂泊。你刻意去经营、去雕塑，那出

来的不仅是一个虚假的你，而且那将是一尊僵硬的木偶。生命如果能像风那样飘扬、像水那样悠游；它不驻守，也不停留，它无始无终，该多美呀！…你们追求的是永恒、是不朽是吧。那种高境界，与我不搭界。我不能容许名誉、称号、牌坊等等世俗，欺诈我的自由生命，剥夺我的自我存在。荣光吗，那是可以的，但不是那种人们用探射灯向我头上播撒的光亮；它必须是我自个身躯燃起的火焰……向社会规矩献媚、向政治权力赎身……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你说信仰、理想吗，那不能是别人给我描绘的，它必须是再然诞生于我自个的灵魂”。

刘心讲得高亢而兴奋。在座的都静默地听着，一面拿起桌面上的点心，咬嚼出清脆的声响——刚才送小食品过来的女服务员，介绍说这些都是下岗人员家属的家庭产品，拿老干中心权当推销网点……味道倒是挺不错的呢。

刘守明每回听了那出自自己女儿的言论都会有新的惊奇。刘心其实一般情况下，不对父亲披露心声，也不表白内心思想，她明白这样做只有加重自身和父亲的矛盾。与其说她会讨厌父亲的陈腐、守旧、顽固……毋宁说她内心深处抱有丝丝同情——原因不难找寻，因为那是根本性的简单逻辑：父女情。这也就是说，她心胸中的革命的、颠覆性的热切，还并未能彻底到冲断自己和老父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她从小到青年时代，一直是父亲最贴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做事，老人才渐渐觉着，对女儿越来越见陌生。后来，便逐渐成了“另一个人”了。老父亲通常是从她的行径和文章上理解女儿的。她呢，觉察到代沟，便也不很愿意把自己写的书让父亲读到。母亲又是太善良和太沉默——她无法跟女儿沟通而沉默。刘心嘴上硬，然而面对母亲木然无神的眼光，在她身上久久停留的那种无奈，会叫她打起冷颤。

刘伯已经喝了好几杯苦丁茶。只感到这种茶水的苦涩而没领略到它平日的后甘。他觉得迷茫的是，自己坚守的思想情感，不但丧失了女儿身上的投影，相反，他发现她已经是人在对岸，在对立面那边。这其实是很令他意兴阑珊——自己女儿身上都断线了，这江山说什么不变色？尽管经济上去了，物质丰富了……人的精神却远远倒退了……他有点后悔这个聚会。因为他想象的是要听取肖湘会带来的新的“国是”、新的分析。他太不希望肖湘晓得在他们家中有那么一位“自由化”的份子。他很觉得难堪。但这也是多余的想法，因为自家女儿已经挤进“名人”行列，掩藏不住的。要抵抗“泛泛”的社会腐败、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象，不难保持高昂“气概”，但要直面自己的亲女儿的颓废，甚至反动的倾向，就太令人气馁、沮丧。

肖韬多少揣测到刘伯的心思。他便提议要请刘伯和刘心吃中饭。〈云之南餐厅〉吧，来一顿全菇餐。

肖湘抢着声明他请客。要为刘心洗尘。况且，他也好久没拜候刘伯伯了，正好借此表点心意。

在〈云之南〉要了个“中包”。肖湘点菜，刘心凑近他身边当参谋。要了凉拌米线、凉拌树花、凉拌羊角菜、砂锅饭。要鸳鸯火锅。菌类点的是松茸菌、羊肚菌、牛肝菌和杏鲍菇，再加虫草鸡汤。直到刘伯大声喊停，才算全敲定了。

“我爸有意见啦！我们的奢侈，他看不惯。”刘心笑说。

“没事，伯伯。我们自家不吃，要让日本人给吃光了。他们挺懂养生的，知道松茸菌、羊肚菌抗癌”，肖湘说。

“慢着”，肖韬把服务员叫住，“加一客伤心木耳！”随即说明，那是个特辣的菜，辣得过瘾，叫你伤心落泪。

肖湘要了贵州茅台。肖韬和刘心都赞同，有酒才能尽兴。

刘伯也能喝，身体挺健康的。

包厢里，除了饭桌，还摆放着电视机、麻将桌、沙发群。大家嗑着葵花籽，喝着茶。肖湘给刘伯说了些内参消息。多是与国际形势相关。老人最爱听这些个。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影响的提高，是他寻求满足感的重要源泉。

凉菜来齐便开火锅。这家的火锅用的是电子炉，干净雅致。菌类搁到锅里，服务员交代，得让在汤锅中烧上十五分钟，才好食用……来嘛来嘛，动起来嘛！肖湘从锅里舀了碗清汤递给伯伯。肖韬忙着给杯子满上酒。

“你呀就该喝啤酒，肖韬”。刘心自有深意似地揶揄。“这大白天胆量大啦”！

“小韬酒量不行”，肖湘说，“不过这样好。不然的话，要陪领导喝酒或者替领导挡酒，结果呢，喝都喝出病来。我也差不多要喝出胃溃疡来了。我们这里小饮娱情。在大场合嘛，就得懂得躲酒，这都是学问！”

肖韬跟刘伯碰杯。劝他多喝两杯。这茅台酒，活血抗癌——至少，他们广告是这么打的——对身体有益。

刘心一仰脖子是一杯。跟肖湘碰杯碰得挺欢。喝着喝着，她忽然感到像是缺了点什么，便唤来服务员说，要添个红烧鲫鱼和卤鸭脖子，这才好下酒。父亲也晓得女儿酒量大，没拦阻之意。

饭桌上尽聊些琐碎。肖家两兄弟，似乎心有灵犀，总把话题卡死在吃喝和各种逸趣之上，避开尖锐的题目。刘心心里也明白。

……午饭吃到下午三点钟。说这场聚会要有什么特别的活，那就是，刘心对肖湘产生了某种心思……大家分手的时候，她细细地记录好肖湘的联络电话地址。



电子邮址上有一封叶子的来信：真倒霉，到这里没几天，就丢失了钱。烦死了。怎么就发生这种事呢。怎么就发生在我身上呢。出来一趟可不容易。本来手头就那么紧。那是准备用来支付房租的呀，每个星期就需要澳元一百四十块。我心慌得很，不晓得要怎么办。你说得太对了。你的这位澳洲朋友，真的是够吝啬的。我又没有主动对他提出过什么要求——都是他自己在说的。说要送给我枕头、被单，叫我别去买，在澳时间不很长，浪费；说要请我吃饭，说要开车带我兜风游览城市……但是却一样都没有兑现。我偶尔打个电话给他，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用意。他总在电话上说他太忙。他有一回真的开车来拉我跟孩子出门，说吃饭去。你猜，我们都吃了什么？汉堡包，外加一杯鲜橙汁！……

啊，在这里，举目无亲，朋友也没两个，好心酸。

给她写了回函：叶子：希望你不要责怪他。他出身比较苦，因此懂得节约。他实际上已经给了你很大的帮助。没有他的帮助，恐怕到今天你还申办不了赴澳的签证。多想想别人的好，别记住人家的缺点。你丢失了多少钱呢？不用慌张。我给你作这样的安排：你去跟他要这钱。我会拨电话向他说明，这钱由我负责汇还给他。

——肖大哥，听到你说你能给我解决失款的事，我真太感动了，感动得流下眼泪。谢谢你。我丢失的钱是澳币一千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房租和饭钱。我会照你的吩咐去做。恳请你朋友先帮我忙。我要再一次谢谢你。直到今天，我想不出钱是怎么丢的。我怀疑是让人给偷走的。我们的公寓楼，有另一家邻居——他们家里有两个年轻人。平日看来，就有点鬼头鬼

脑。真烦。——

肖韬先是有些纳闷。心里有些疑惑不定，但又觉得要是不表示声援，一方面失去向她进一步示好的机会，一方面也确实替她担上心，想象她的困难处境，生怕她真跨不过这坎——身在海外，不免悲凉无援。

跟阿德莱德万景茂通话。姓万的揶揄地问，你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你肖韬对她事事关切、仁至义尽的。情况像不是那么简单呵。

肖韬赶紧编造，说她表哥是自己好朋友。她到澳洲，受托从旁提供些可能的帮忙。钱款嘛他表哥会负责的。你就别瞎猜了。我呢做个顺水人情。要说帮，你才真帮了大忙。嘿，老万，你还是想想办法，把我也弄过去算了。在你律师馆给你打下手，有口饭吃就行。真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说什么？你认为真要发财，还是留在国内有机会？发财？我怎么个发财呀？我一个小法官要发财，岂不是要大搞枉法贪赃？老万，你可明白，当强盗也要有天资么？……下海？迟了吧！实际上，无商不奸，不奸不发，这是明摆着的规律。要当个奸商，更非有天赋不可！……好好，好，你不能同意我贬低商人的思想，你认为中国的儒学长期贬抑商业，甚至工业，阿哈…唔…是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育的原因之一……呵，一喝洋墨水，就唱起资本主义颂歌来了呢！……不，不，别介，别介，跟你开个玩笑还不行？你的话我也思考过……你说电视剧？……哦，看了……什么启发？你说…《晋商》，《乔家大院》……是不错呀。你看出批判和反思来啦！批判儒之贬商……反思商业之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喂，老兄，你行呀。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心系祖国！……你看，你在国外，思维何等活跃……我呢我在国内，在这里，脑袋几乎都生锈了、麻木的得很……

钱汇过去了。肖韬心里觉得踏实和满足。——这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种提升。猛然跨前一步，犹如命运与共。肯定，她情感上会向我更倾斜。

想着想着，疑问倏地跳将出来：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这个叶紫？……那女人的通盘状况，在脑海中飞快回旋了一周，还是问自己：为什么是她？她没刘心的美，没裘敏的矜持，没丁蕾的豪放，甚至没浓浓的妩媚……更不比小楼……在她那里还拴着个老公、背着个小女儿……说她清纯…不也还带上小贪图的俗气。实际上她抛过来的是一串串问题，而不是一缕缕柔情。我却那么投入，那么痴情。而她，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不明白，不明白。

情感真不是数学，没有定律、没有公式；它不是哲学，不服逻辑，不能推理。它老躲在伦理的墙角，随时能爆破伦理的围墙。按“理”，你就不应该往她身上用情。理智，让魔鬼偷走了？

嗨，跟着感觉走吧，这是时髦。反正，我是走了那么长的路啦。要好了一两年了吧。跟她单独旅行，就已经三四趟。管她是谁呢？我又不娶老婆。情感对我们的蒙蔽，情感对我们的支配，说实在倒是我们的一种无名的幸福；情感灌顶造成的迷醉，无疑是我们无上的享受；情欲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我想，他们说得有道理。他们说，不能让理智介入情感世界；就如说不能让理性介入宗教信仰一样。一旦让理性介入这个纯澈圆融的世界，这世界便要哄然垮塌，漫天迷蒙，日月无光。

…肖韬猛地醒觉，讯问自己：你不愿接纳刘心的重要原因是否出于自卑心理？老惦记，怎么能让一个女人盖在自己头顶呢？对于别的女人，我至少是一位“指导员”、一位“讲师”，甚至一位“神父”，而在刘心面前，我真会变成一个“弟弟”，

一个附庸。嘿，可是，我是不讲婚姻的嘛。不讲婚姻，那就不妨碍一夜情、一段情呀。怕她干嘛呀！避她干嘛呀！她其实是最理想的对象。毕竟，她才不会和你谈婚论嫁呢！责任，是绝不会提到日程上来的……是那么潇洒，那么豁达！

这一切，我不明白你的智慧在那个高度，只能是：你终于明白了你并不明白；你终于理解了你不理解世界；你终于感悟了你并不感悟人生……

刘心——就是拨不动那根心弦。



你肖韬在一边厢自我叩问，在另一个空间，刘心已经接通了肖湘的手机。她约他到〈飞谷温泉〉“泡汤”。

在荞麦饭庄吃过晚饭（才下午六点，那是特意提前的），肖湘驱车前去十五公里外的飞谷山区。他不带司机，不想让司机在旁，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因为太熟，他提防刘心说话不加约束，影响不好。

这却是刘心最感轻松的。她所期望的就正是跟肖湘可以无拘束的对话。没有第三者在，令她直接感到像有比赛主场的优势，她可以有最充分最淋漓的发挥。

〈飞谷温泉〉坐落在山麓，规模好大。设计新颖，匠心独运。各类形式和各级温度的池子，分布各个平面和各类高度，层次突出。有的池子加上顶盖，新潮的、古雅的都一应俱全。靠山一边，半自然半人工，造出溶洞、隧道，建成梯田式的池子群。溶洞外侧，是半个足球场大小恒温22度的游泳池。温泉休闲中心还建有四层楼高的住宿馆。底层有餐厅、咖啡厅、按摩室。

“这是最好的休闲去处，能够得到最大的放松，对身心有益”，所以，肖湘同意刘心建议，上温泉来。

“有时候，还可以走走……走-走-私！”，刘心斜瞥肖湘一眼。

肖湘好像没反应。到接待处拿好安全柜钥匙，分头到更衣室去……肖湘比刘心早五分钟，下池浸泡。原来，刘心先在女更衣室内洗了个澡。她过来泡上十分钟，便邀肖湘转池，到各个池子、各个洞穴去浏览一番。最后，才选择高坡上的一个小池子——那里没人。池子边沿还有振动按摩喷头。

刘心安静地入神地享受泡浴。半小时后，肖湘坐上池沿，抽起香烟。趁有巡场的服务员走过，刘心要求肖湘点餐，给点炸鸡翅和热咖啡。

……点心送来，刘心肖湘坐到池子边的木凳……把咖啡喝的咻咻有声。出了池子可就冷得身子发颤！山风挺大的！

“说实在的，刘心，你既然回来了，给故乡G城做点事吧？我建议你写，你能写嘛。把我们这老城的历史沿革、旅游景点、饮食文化，还有地方戏曲、英雄人物……都写。工业、农村、教育、妇女，都有写头。城市要发展，文化得上去。经济要开拓，文化要做先锋。你妙笔生花，来吧，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物！”

“嗨，这种事情，你就别惦记刘心咯。我不写这类文章。老实说，也不会写。让别人去写吧。你还怕缺人么？”

“你不会是念念不忘你们的朦胧诗、先锋小说吧？……刘心，你不觉得世界是明明白白的吗？为什么，非要朦胧呢。”

“你错了！世界就是朦胧的，不明不白的。你我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抛落到这世界上来的，不是么？你曾经要求过你要来到这个世界吗。在时间的万万亿年里，君在何方？你干什么

去了？喏，你来了，给你八十年，够了吧，你满意了吧？……尔后，你又到哪里去了？生前之事，你一概不知；身后之事，你毫无感觉……就这样。你说你是谁？你说，你明白了。是吧，那其实，你什么度没明白。对于这个所谓**世界**，你也不过是，说了说而已，你说了说而已。”

“对于你，生命是什么？生活又是什么？文学更是什么呀？”

“生命？那是感觉、**我的感觉**。记住，我说的是我的感觉——不是说你的或者谁的感觉——生命就是**我感觉我在**；我感觉着我的“在”。我是在讲文学化的“在”，和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有区别；…生活么，生活是生命的具体化，生命的“**在现**”，生命的给付，生命的溶解，生命的燃烧。你是从天上往下掉落的一根蜡烛，在大气中将自己燃尽……”

说着，刘心蹑着脚，溜回热水池子去，顺手，拉起肖湘。在池子里，掬水洗脸。“你晓得萨特吧？他似乎主张设计人生。说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的终结，方是本质的完成。所以，你在，而且必须，主动地创造你的人生。其目的何在呢？本质的完成？我觉得，萨特在隐喻本质之作为真、善、美…他专注的是人的自由——通过自由的自我创造体现本质。但是，他难道不是，忽视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人的失败**——这个自由创造的人，他存在的结果却是真、善、美的反题……正反几率相等，或者，失败几率更高。这不是铁血事实吗？这不是坚硬的统计数字吗？再者，什么是真-善-美呢？——我问的是裁判！裁判在哪里呢！谁又是最具资格的、最后的裁判呢！”

刘心把丰腴的上身，挨到肖湘胸前。肖湘好像没有准备作什么反应。

“哟，我说呢，这个国家整个文学艺术界，几乎要让所谓现代派思潮淹没了。……我们嘛，我们坚持认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萨特企图割断历史，或者舍开历史具体来谈人。他的前提就错了。你，新潮的刘心……你可以仔细想想，这些所谓前卫思想，毛病不就是出在反总体、鼓吹碎片化吗！萨特搞论著的时代还没产生碎片化理论，但你从他的单个人自由，到存在先于本质命题，就可以体会到后来的碎片主义已经隐身其中了。”

“嘿，你没有看到总体化、中心主义带来的残酷，它对人，对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对人权的蹂躏、对自由的褫夺！”

“你们想否定人是社会动物的历史现实，才会搞出许多古怪理论来！那可以说说，但不解决问题呀！”

“你们这些人太顽固。你们抱住陈腐的观念不放。说你们在致力社会解放……哈，你们没有反省你们正在成为社会的更大压迫！”

“刘心刘心，你走得太远啦。凭你这论调，就该把你关进秦城监狱。言论自由，你大可大放厥词，没人封你嘴。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理论，动摇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好一个保皇党！……你很顽强。那也不奇怪，因为，你们早已盘根错节，结成坚硬的利益集团……你们是新阶级，比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更强大”。

“我还是第一次直接接触**异议分子**啊。应该感到荣幸。要不是你这位青梅竹马小朋友，我还没机会直接领略这等伟论呢。——我要谢谢你呀。往后，还要多多领教。”

“吃喝玩乐，随时奉陪……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我刘心，决不会成为反动分子。绝不会反国家、反人民！我不过就是寻

求我个人的自由解放！搓搓麻将，国事管它娘；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正时尚，风行全国呀，肖大书记！”刘心急速地吻了吻肖湘的嘴唇，他的脸庞——把他牢牢抱住……

两分钟之后，刘心松开手，理理散乱的头发。“放心。肖湘。这是敬意。我在试验。一切都是，试验。

.....

高坡上，晚风正由山上往谷底奔流，将树梢和竹林吹荡得舒拉拉地响动。



第五章

星期天，陈书记约好庞越在〈零点咖啡屋〉见面。他们喜欢这地点，既安静又有包间，不必抛头露面。

火车站站前地块改造工程一期，已经开始施工。控制大楼、公交车停车坪，规划中，一年内必须建造完成。这是总体规划中的关键部分，因为这一片占地整整8.56万平米的建设，旨在解决作为省会的公路交通问题。新公交总站建在火车站边上，形成高效率的连网。土地原就属于铁道部，拆迁问题不大，或者说，大也不大。有权在手，就能控制好。

陈书记代表铁路局，占股百分之二十。建造投资方是崔德发的〈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它的合作伙伴是代表香港〈胜丰地产有限公司〉的阮洪昌。香港方占股百分之三十。余下百分之五十属中方新纪元公司。这一组合称为中外合资企业，招牌就用“新纪元”。政府方提供地皮；中港两家公司负责资金筹措运作与工程施工。

阮洪昌这条关系，是陈书记陈志军拉线介绍的。刚不久偿到了〈泰星公司〉的空调工程、消防工程甜头的庞越，对这个“香港人”的关系太有期望了。另一方面，陈书记对庞越，也有想法。第一，他需要姓庞的成为他的外部合伙人，承接分包工程；第二，他想通过庞越，打通主管干部工作的王副省长的门路，让自己有机会挤进省委。陈书记长袖善舞，办外交一流。自然不全依赖庞越这个“新进”小子。他早已在各条线路，悉心进行搭桥工程。能把交通综合楼这大工程搞出声色，同样重要。手上要有“实力”积累，要出政绩。两大要件相加才能保证平步青云。

庞越又那来的省长线路呀？原来，由北京退休还乡的一位

全国人大代表，庞家同乡的范伯伯，恰好是王副省长的姻亲。范伯伯年轻时代当过地下党负责人，同时在中学里教书。庞越的父亲是他的得意弟子。解放后，两家人来往亲密。庞越父亲，英年早逝，而范老却还能记得当年的小年青庞越。庞越那里放过这缘分，死乞白赖缠上范伯伯。皇天不负有心人吧，他终于说动了范老给他引荐，凿通了王省长的大门。自此之后，庞越细心侍候王副省长。他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主要瞄准老人的健康问题下手，到处张罗给他治理他的膝部痛风，延医送药，十天半月，不时往王家走动。一来一往，把王家上下，尤其是王老夫人，混得个烂熟。省长暨夫人把他当侄子看待。

结交好了副省长之后，庞越的身价简直像是上了新台阶，自信大增，挥手投足，虎虎生风。自此以后，外间的各路老板，对他刮目相看，在他面前格外陪着小心。好些内部天气之类的问题，都想从庞越口里听出个预报来。

庞越自家暗忖，眼前第一要务是攻克公交总站综合工程。这整个工程，五七年内，也不一定能完成得了。现金总投入不会少于30个亿。邻着公交总站本体，是宏大的商场。他们不叫super-mart，而是标榜为hyper-mart。除此以外，还将有高级公寓楼、小型步行商业街。只要拿下它的百分十的工程合约，那就真的是可以横空出世，腾云驾雾了。

问题也不能说没有。问题看来还是很大呢。崔德发算是个中等规模的发展商，建国初年，父亲是第一届的副市长之一。父辈的老关系，也确实管用。小崔精于钻营，这些年来颇掙了几个钱。悄悄将一部分资金挪到了香港。顺手拿了个香港居留权，凡有必要的时辰，便直截了当宣称自己是香港人——外籍人士，可以沾些“国人”沾不上的优惠。事实上，〈香港胜丰地产公司〉就是他设立的全资分公司。阮洪昌原来在香港也小

打小闹，搞点房地产生意，后来失败了，从尖沙嘴一搬就搬到屯门区窝居。幸得他儿子后来进入胜丰上班，因缘际会攀上崔德发的关系。出于某种考虑的需要，崔总便拉了阮洪昌“入股”胜丰——实际上是白给他些许名义股——好让他代表香港公司，长驻内地，职称是副董事长。

庞越这些人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内核布局，认定阮洪昌这位香港老板大有来头，对阮洪昌花了好多心血。几乎三天两头，主动陪他吃饭、邀他唱卡拉OK、开麻将局，像是自家太爷那样，早晚捧出捧进。庞越自嘲那是在当“三陪”。这家伙都六十岁了，专挑十七八的小姑娘，围在身边，三两成群，走马灯似的旋转。崔总在自家开发的〈芳阁〉公寓楼，给了他一个独立单位当寓所，他也就跟那班小姑娘们厮混，昏天暗地。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庞越这才摸清，崔总向来都将自家工程中的肥缺，包给他跟自己弟弟合营的工程队。一些难啃的骨头，才向外发包。兄弟俩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就因为这样，庞越非得更仰仗陈书记——与陈书记结成攻守同盟，希望陈书记能成为对老崔施加压力的棍棒。阮洪昌为了坐拥庞越的超级服务，不时释放利好讯息，甚至拍胸膛向他作保证，他一定能把某项某项工程拿下，万无一失。庞越脑子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日思夜想，常作恶梦。中间，虽有怀疑，但还抱住不要失之交臂的心思，依旧格外殷勤侍候老阮。

为了突出阮洪昌形象，崔德发让他以香港胜丰公司名义给省内两个落后村分别盖了希望小学，花了五十万。市里为此颁发了〈荣誉市民〉证给这个香港绅士……



前月中，老阮返了趟香港渡假。回到内地来之后，马上电召庞越。给交下一个奇特的任务，让庞越寻找几个青壮奶妈——要那仍在喂着奶的，身体必须健康，而且要干净卫生，不能有皮肤病……

“你搞什么名堂，阮董？……奶妈！你还吃奶呢？”

“一点不错，吃奶！怎么？老了就不能吃奶啦？你说你小子还不是天天在吸奶么你！嘻嘻，不过你吸的是干奶，小姐奶。我们现在要的是真奶，奶水。明白吗，小老弟！”

“不明白，不明白，这不荒唐吗付董事长？再说，真敢吸啊？不噁心？”

“说你小朋友！少见多怪。这是古秘方！……这次回港，我们一帮老朋友才聊起来，从新发掘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这是大补剂，永葆青春的灵丹！”

“阮董，阮董，你饶了我吧，恕难从命。你找别人！……我办不了这事。”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拉来个老婆子，你吩咐下去，还用得着你大少爷打着灯笼去找呀？重要的是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一个人头三千。你绝对能办！你办！……你给他们说清楚：一个在本城上班，两个到香港去。我的老友要。总之，放心，到了香港，吃好住好——独立洋房，什么杂务都不用干。待遇从优。一切包了。三个月为期，发人民币两万。人招来我要甄选，条件要适合，不能马虎！要卫生，绝对要卫生，我们香港人最怕脏。”

这事把庞越搞的十分伤神。钱是要赚的、工程项目是要争取的，香港佬这山是要拜的，但要搞这一套，未免过分，比当拉皮条的都更难堪，确实很伤自家尊严……他思前想后，也没断然回绝。忍着点吧。韩信还受胯下辱呢。庞越忽然给自己提

出了“条件”：妈的，你这老鬼，我卑躬屈节，任劳任怨，仁至义尽，到时你不能给我弄来个把项目，那我把你给阉了！别当我是省油的灯！

那老阮诸多事端，庞越向来不在陈书记面前提。书记一直以为他俩，如胶似漆，甚至有时生出点醋意来。混小子，侍候他姓阮的多于侍候我。把我晾一边啦！

其实真不是这样。庞越太在乎陈书记了。

“有好消息。我们的朋友当上我们这个西关区的区委书记了”。某日，庞越对陈书记汇报。

“噢，那敢情是个好事呀。不会是你安排的吧？要真是你的功德，那我可要信服之余，要为对你的信托，增长信念了！”

“嗨，书记放心。好事多磨，一切都会慢慢地逐步出现的。你老人家的任务就是加紧催促老崔，给我们划出我们的份额。这工作你要不抓紧抓，我是很担心的。我看，那个香港佬，吃喝玩乐，稀里糊涂的，不够用心，我怕我们会失之交臂，你千万不能麻木大意，丧失时机！还有，要是老阮不行，你老人家就得直接对老崔下功夫！”

“这些问题你就别着急嘛……说说你刚说起的那个新官。什么时候请这位区委书记吃个饭？让我熟识熟识”。

“哎，你认识！我们大家同桌吃过饭，那还不只一次呢。卡拉OK也玩过好几回！”

“谁？何方神圣？这人行吗？好处不？”

“我想，问题不大。他弟就是我的好朋友，哥们，把得很！”

“我层级比他高呀。应该镇得住他吧？”

“此子来头不小，和市委书记关系特好。跟他交往要悠着

点，大意不得。大笔杆子呢！我看，有点花架子——讲正气什么的。”

“鸟他什么笔杆子。做实事才重要。我听说了，我们这西关区段的秀水河河道，马上要加以整治。那就是他的管辖范围。他说了算……庞，我们那合伙公司注册手续进行得怎样啦？”

“兄弟也在关心这一桩。市委特别重视西关区的发展，许多重大规划，加紧步伐落实。目标是要把它建成我市的中心商圈。肖湘接掌这一区，可见他的潜力。这时候，舞台如此之大，陈书记，公司注册马上就出来——我想我们的问题是资金……这个方面是要动动脑筋才行。”

“资金可是你的责任！怎么反而要我来伤这脑筋？你给银行上香去呀——你看，有明确的工程合同，你还能要不到银行贷款么？那你也太蔫了吧！”

“银行这回抓得紧。它还审查你的业绩。我那小公司，业绩不靓丽，可不那么容易过关。我那所谓业绩，也不过就是泰星公司那么点零碎工程……我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嘛，老哥，你得伸出援手……我说，你们不是有基金吗……”

“哈！你倒惦记上这一块了！那是不能随便动的。万一搞不好，那要把我乌纱帽也赔进去！别别，别，我不走这钢索！”

“你少担这个心。大书记，拿出点气魄来嘛。一切你都清清楚楚，一切都明明白白……不就是挪来周转周转，三五个月，随即回笼……干净利落，阿弥陀佛！”

“那不行！……不行。要我抓虱子往头顶上搁！”

“我是这样想的，就把这当成生意来做——基金先抽个百分五……此外，给您老人家保留个百分二……我呢，就是这些

个工程少掙，甚至不掙钱，我都认了——只要我的公司能上台阶！”

“你呀倒是够堂皇。这些工程预算，就算刨掉百分十，还不同样要掙大钱！”

“别忘了，书记，你老人家还有百分之五的空股在我公司这儿呢！。刚才说的全都是在帐外——我这担子还不够重的？你的付出，有相应报酬，按市场经济办嘛！”。

“这我要好好地做做风险评估……我看你还是别指望，别指望……”



三部车。天籁、雅阁、奥迪；一行九条大汉——都是人们称颂的当代社会的中坚分子。

五一前夕，那三部车子朝牛山镇逶迤开去。工程承建公司的李总李文龙的奥迪打头阵。开车的是银杏炼制厂经理文若吉，后座客人是分管城建张副市长的潘秘书。第二部跟着的是庞越开的天籁，车上坐着法官肖韬、人大法制委高伟声主任和拆迁处尤处长；殿后的雅阁车里，一路开怀吃着各类水果的，有市建委万科长和市政协孙委员。此行是大家受李文龙李总热情邀约，前往参观他在牛山镇开发的，以银杏为原料的药物提炼制作项目。工厂设在离省会180公里外的牛山镇，是因为镇上有一处规模庞大占地百亩的银杏基地，就近可以取得丰富原料。

车队沿着蜿蜒山路驰行。不在山麓，就在山腰。望眼所及，尽是无限风流山色，不觉神游天外，忘却尘寰。李总通过手机，不时与各车同志通话：这风光迷人吧！我就说，这出行

绝对错不了……让大家松弛一回绷紧的神经，舒畅舒畅，这多好呀！

悠着行车的话，大约要花四个钟头。文若吉文总是轻车熟路的地主，居前领航。约莫走了三个小时，他安排在半路上红枫桥畔的一家餐厅用午饭。红枫桥跨着红枫河。过了这桥，便进入牛山镇地界。牛山镇虽然是个镇，可是所属面积奇大。山峦连绵，河溪纵横，雨量充足，气候温润，恰是银杏树生长的好地方。

饭桌上肖法官问起李总，怎么一位建筑界大佬会想到搞起银杏来？

“我是怕有失业那一天嘛！你不晓得，现如今，承包不好做。蝇头小利，一个不小心，就要亏了。最难搞的就是工程款。那些投资方吗，你就弄不懂，他们是故意扣紧，还是真的短钱，发工程款就像拉羊屎似地……我就经常要为发工资头疼……不谋求出路不行啊……再说了，我们是给共产党打工，公司能挣钱，也没我们份……”

“这话怎么听起来，中耳要长老茧。全都在诉苦，房地产业难，难，不挣钱，但却一窝蜂往那轧！真的是“迎难而上”，都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呢！”潘秘书意在挖苦。

“潘秘，你是管这个的。你该理解我们的苦。真的不好搞啊。那外行的都爱说房地产行业，毛利都在百分之四五十……打抢呵，哪来的四五十？你们这些官爷们也跟了嚷嚷，认定房地产业挣暴利……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十五二十应该是有的。但你们也得估算估算那不可预计支出——那往往会超过百分十，甚至是个无底洞……外行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真下去干，你就会体会到那个难了。他们发展商都够难了，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拾人唾余的承包队伍！”

吃着辣子鸡，野蕨豆干肉丝炒，鲫鱼汤，喝着啤酒。文总吩咐店家切了几个哈密瓜。

“与其争论那没用的，李总倒不如给我们介绍介绍银杏这宝贝？它怎样把你给吸引住来搞投资啦？”庞越说。

“喏，说植物界的活化石，那就首推银杏树。三四亿年前的石炭纪植物，号称植物界的熊猫。这无独有偶，就像熊猫一样，只有我们中国有——日本、美国、巴西什么的，都源自我们中国。话说五十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地球忽然变冷，许多植物灭绝。银杏类植物也大量消失。哈，就我们中国，我们的自然条件特别优越，银杏奇迹般地在我们的地球上存留了下来。我们国家现在还有上千年的银杏株活着呢！”

李总侃侃而谈这时候，肖法官脑海里却在回放李总狂追叶子，他请叶子吃晚饭的映像画面……无声地回响着叶子的申诉：哎呀，那个人也未免太直接了吧！他就不能说话含蓄点么…

叶子的断然回绝，李总有没有感到尴尬？（我就最害怕面对女人的拒绝。那太难堪了）……叶子好像说了：李总当时义正词严地批判她思想太落后，远远跟不上时代……想起这听来的情节，肖韬这时额外留心观摩李总的一言一行。嘿，这人还蛮开阔的，学识也丰富。作为高级工程师，事业眼光敏锐，事业心重。40开外吧，作为国有建造集团某分公司老总之外，他告诉过叶子他搞了个自资的小型营建公司，让弟弟管着，现在又搞厂——是个大有为的青年才俊嘛。

“李总这厂子搞多久啦？产品市场销路咋样？”人大高主任问。

“还在试产阶段呢。今年秋天，肯定能投放市场。我们文总早为各位准备好，到时大家带点银杏叶茶和银杏粉——好些

产品项目还待开发，这都看我们文总——我还没给各位介绍我们文总呢。他是医药化学工程师，国有企业‘解放’出来的，化学合成和化工工艺专家。他口袋里还装着一长串产品目录。”

一路上表现低调的文总，面上绽开了笑容。人如其姓，温文尔雅。“我们李总给我脸上贴金了。其实，我也还在摸索……中国人都晓得，银杏是个宝。食用、药用、保健、美容，甚至农作物除虫等等，用途广泛。它的叶子、树皮、树根都含多种化学成份，可提取物有160种之多。其中极为珍贵的是黄酮类、酚类、生物碱、白果醇等等。人称：天下第一树……”说着自家的内行，文总显得十分兴奋，眼睛发出金光。“李时珍说：银杏入肺经、益脾气、定喘咳、缩小便。……论及它在医学上的功效，真有说不尽之处。抗癌、抗辐射、抗病毒、抗菌……扩充血管、加速动脉、毛细血管血液循环……我推荐，各位长官，日后要善加利用，促进健康，延年益寿！”

“你们尽说银杏的大功效，我呀，我家里摆了整十盆的银杏盆栽。我就欣赏它的枝叶之美。”发话的是政协孙委员——他算是同志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要步入“知命”境界了。

“嗨，要是谁个睡眠不佳，搞些树叶子回去做枕头。包你能有所改善，不光睡眠，还有整体健康！”李总的手在空中挥舞起来。

.....

下午三点多钟，车队抵达牛山镇。所谓中心大街，究其实也不过是拓宽了的公路。公路左侧，是红枫河的上流段，穿镇而过。镇子分成东西两部，由一座小铁桥连通。东部算是镇子的主体。西部虽然面积大，而实际上还是个农村，不如城东的现代化——虽然那现代化明显地粗陋——一种非常急躁的现代

化，就如俗语说的“乡下姑娘学打扮，半土不洋”。……文总领头驶进靠河一方的〈杏城宾馆〉——那算得上是镇上最华丽的建筑群。

宾馆大厅面向黛绿的河面，风物柔美欢畅。宽大停车场的另一边，建有圆顶平楼，服务员说是娱乐大厅，内设浴池和歌舞厅。

文总按照李总吩咐，安排大家先在各自房间稍作休息——设想非常到位，让每一位都住进单独标间，互不干扰，各得其所。作为招待者，李文龙算是不惜工本，目的是要大家尽兴，不留遗憾——傍晚七时吃饭、饭后康乐休闲、镇上留宿一夜，明早参观银杏基地与工厂。

晚宴设在本镇最豪华的〈富都大饭馆〉。九点钟散席。就地参访了饭馆的卡拉OK厅。经理招集了十来个陪唱小姐。同志们之中已经有人拿起麦克风大展歌喉，唱起了美声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接下来的，也绝对有专业水平，唱“青藏高原”。有人左右穿梭品评那班列队候命的小姐……

……调研和参议了好整半个钟头，同志们交头接耳，热烈商讨，量变到质变，哄然唱出结论：走！

领队依然是文总。拉了队伍离开饭店，朝公路大街迤迤走去。文总一面不忘告罪说，他并不太熟悉情况和地理位置，平日是听人家说过哪里哪里有红灯区、“花街”，糟糕的就是自己还没曾光顾过……

公路（其实也就是大街）朝东方向走。再往南朝山麓方向伸展，约有半公里长距离。用线条画成个约莫规整的平行四边形，占地四五十公顷的面积上，让六条横街瓜分，形成东城区全貌。文总带领大家穿越镇公路大街，往下午开车入镇的来路最末端——本镇第一条横街——解放路，流连漫步。

“文总，不要一般的。既然都长途跋涉了，要少数民族——要原生态，原汁原味！”有人发布声明。

“文总，看你的啦！你是东道，得服务好了，千里迢迢，不能叫大家失望扫兴！”那是李总在应和大家的心声而下达指令。

“原生态，对，原生态！”从口一辞，高度统一。都说这是布依族为主的地区，杂居着苗族、壮族。

街上的照明昏黄，薄薄山雾，夜景凄清。毕竟是个小山镇，路上没三两个行人。街的尽头的某一家，响着刺耳的流行音乐声。队伍在张望，探视昏黄灯光下的一列列三层式店铺。天气着实有点寒凉，大多把大门关上了。有三两户开着，招牌上的大字写着：美容美发，泰式按摩。门前零星女子，坐在条凳上嗑瓜子，在向大街张望。

李总带领几个比较活跃奋勇的队员，分别往相隔不远的两家店铺挺进，入屋侦察。部分队员则跟门边上的女子们搭讪……。一刻钟之后，决策出台：全体往右侧的那一家进发，直接上二楼。

二楼宽敞，是由三间铺子打通连接起来的空间。周边是矮墙和高背沙发构成的一列小客座，中堂里摆着几条长沙发……早已有从多客人占据了分隔成格的小客座。整个二楼空间弥漫着浓重的香烟味、孃孃烟雾。李总和众人在场中沙发上就座。过来招呼的是位体型丰腴的中年女子，梳着高发，胸前两个奶子大得撞来撞去。别小看她胖大个子，应对手段却是一流。脸上开花。连珠炮般发话，三下五除二，便把这么一帮客人安顿停当。摆齐果品、瓜子、花生、茶水，浓妆重抹各式各款姑娘，才一眨眼，一应备齐到位。

姑娘们分头往坐定了的男人们的屁股缝隙强挤，男客们故

意互相紧挨，有的姑娘们便索性大方坐到他们大腿上。她们人数庞大，一下子几乎把男人们给淹没了。接着送来啤酒。殷勤献酒的姑娘们，酒杯子伸来递去，因应各人所属意的不同酒品……忙乱了好一阵子，才逐渐进入状态。各就各位，各别忙活……

胖大姐悄声给各位耳语：“要休息、按摩，到三楼上去！有雅致客房。”

时间，在此起彼伏的低语、浪笑和狼嗥声中漂浮……

庞越座位左方是高伟声主任，右边是潘秘书。他一面顺着潘秘书的调调，跟两个姑娘打情骂俏，风骚了半天，才发觉不见了肖韬。他站起身来，厅子里走一遍，看见肖韬在一个角落坐着看电视。见庞越走过来，肖韬便趁机对他说，觉得有点感冒，想先回酒店去了。

庞越能理解肖韬的心思。跑过去找李总悄声说，肖韬稍有不适，要回去吃药。两人趁同志们都埋在女人堆里，溜下楼走了。



回到酒店，已经十点多钟。庞越过肖韬房间来聊天。

- 你不合群呵，肖法官……逢场作戏嘛，何必要扮清高。
- 嗯，不是扮清高……就是觉得这些家伙忒俗！像刚从大牢里放出来似的，毫无风度……况且，这种情色“大排档”，看着有点恶心。
- 风度，还风度呢！那是什么场合嘛。来了就该尽兴。扭扭捏捏的，算个啥呀！人嘛，要适应环境，识时务者为

俊杰，还用教你啦。这年月，大家如此，全国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他们出这趟子门，主要节目就是这些个。说什么银杏，不过是借个题目。你避开，他们会当你矫情做作，晓得不！你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哟！

- 那，你就不该随了我走开呀！你该留下。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跟这些人混好关系，为你的事业打好基础、做好铺垫。你这一走，岂不是又要振振有词，说是为我作牺牲了吗……你别记我的账！
- 不说这个，你我，谁跟谁呀！我是有事……喏，给！
- 这是什么？……钱吗？……啥事给我钱？……庞越，我不能要。我不缺钱！
- 收下！该你的。泰星公司的红线问题。他们发了三十万给我。
- 那是你的功德，跟我没关系。
- 田局长那一关靠的是你。还不只这，我从泰星的空调工程和消防工程两桩，能赚个一两百万——这是跟你坦白说的。这一切，都从红线开始。你是我的福星！……往后，还有好事。泰星到时售楼，我肯定可以要上两三个单位——优惠价……肖老弟，你要祝福我。现在，越来越多机会摆在面前。你要继续支持我。

肖韬心想，这钱也算是来得正合时宜。反正，自己也正有需要。首先，用它来填补给叶紫的汇款。反正，我也实际上帮了庞越，为他所谓上台阶拉了最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把……反正，一如社会新理论所说的：**关系也是生产力，关系就是生产**

力……反正，那就是我手上的关系。当代社会的关键词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神圣的。其价值是无上的，可不是吗！反正……

给叶紫汇款的事，肖韬不会在庞越那说起。事实上，这些日子以来，他基本上不跟庞越主动提到叶紫其人。他们俩的关系，该是早已超出庞越的想象之外了。虽然在给肖韬介绍叶子那一段时间庞越曾经说过：叶子的婚姻似乎已经名存实亡……虽然他庞越自己曾经对叶紫测试过她的水深……肯定叶子不随便——所以，庞越脑子里还会认定肖韬和叶紫不会有什么情况。

肖韬跟这回一起出行的人们，除了高主任、李总，余者并不很熟，也没有和他们进一步深交的冲动。在这类人们面前露尽自己的颜色，是为不智。

虽然这一类风流韵事，社会上早已习以为常，甚至明目张胆、招摇过市，可是我肖韬又犯得着跟你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么？避之则吉。这种场合，还是把自己隐蔽起来——授人以柄，何苦！



第二天早，文总亲自上每个睡房门前叫早。八点半，集中吃早餐。

一顿丰富早餐过后，出发前往离城个把钟头的厂房所在地去。同志们坐上车，都争取好好再补睡它一回。没人有心去注意坐落蜿蜒山路之旁，好多座规模不小的废弃了的厂房，那都是60年代备战时期三线建设的废遗。李总的银杏厂，几乎排到山路的顶端，也是属于这类废弃场地。李总说他选择比较不大的一座，同时靠近银杏树种植区。

车子驶进银杏厂停车场，全体都苏醒了。下得车来，大伸懒腰。

文总在设在前屋的办公室里招待大家歇息，公司秘书马上给上银杏茶。

“别小看这茶”，专业心态又让文总忍不住开讲：“它能叫你返老还童；它抗衰老，防止记忆力衰退。虽然我们这些人还不算老，但是可以开始做准备咯。我们要走在时间前面嘛，是不是！多喝这银杏茶，改善血液循环、增加供氧，防止血液过度粘稠。还有呀，我们脑袋瓜受损了，没关系，它帮你修补。”

“真这么神奇呀？”政协孙委员抢先把茶端来喝，“你能说出来的毛病，我都摊上。”

“前些日子，我把这茶叶送给一位长期患血压高的老友。你猜结果如何？他呀，把常年吃着的西药片，都扔了。单靠这个，收缩压一直保持在130。”

李总消失了几分钟，手上拿了些样本过来：枕头、黄酮素胶囊和各式包装的茶叶。“各位，黄酮素胶囊要医生开单……枕头和茶叶嘛，待会要给各位都备上一份。要是用着合适，请别客气，知会我们文总一声，马上给各位送上门去，好让我老李也能积一份功德，为维护各位首长的健康，作出贡献！……来，来，让我们多喝几杯，然后，由文总请大家进厂里参观”。

……………

参观生产线的活动，不到一个小时就算完成了。实际上，大家看了也不太懂，也没多大兴趣去深究。这时候，想的更重大的倒是中饭。在办公室再喝了一轮银杏茶，便准备下山。礼物早已一份一份备好，各人提了上车。

昨夜的活动，很叫同志们消耗了精神体力，因此，屁股一落车座，就都呼噜呼噜地拜望周公去了。

下得山来，中午一点多钟。李总提议在镇上出名的酸汤鱼馆就餐。

餐馆老板一面写菜，一面问老板们是否有兴趣尝野味。这一问倒也激起很大的热情。结果大家一致同意，选了老板推荐的竹鼠。“这小东西实在也不好找。两天前买到几头，挺漂亮！各位有食福……快到笼子来选去”。出马的照例是文总。他随店老板到屋后搁着的铁笼子中选了褐白相间个头最大的一只。像小兔子，缩起身体，圆圆地一个绒球，那可爱的样貌，简直叫人不忍。文总一想，一只不够，便指了指另一只灰毛的说，也要了。老板高兴得咧开了大嘴巴。一面走向饭桌一面叨叨：“我们的烧法一流！包您叫好……诸位喝点什么酒？”

李总主张了：“杞子酒吧，壮阳！”大伙说，确实是要补一补。

政协孙委员和市建委万科长分别在懒椅上躺着养神。人大高主任提议开一桌吧。庞越就打头阵，张罗麻将桌。服务员很快整治好一切，备齐冰镇啤酒。上阵的是庞越、高主任、李总和尤处长。

……待到菜上桌的时候，麻将台上的战绩：高主任和尤处长赢钱，李总和庞越输钱。一阵哄笑，围向热气蒸腾的饭桌。麻将输赢的结果合理，商场上管它叫政治麻将。

午饭整整吃了两个多钟头。散席已是下午四时出。虽然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但都准备径直开车各自回家，大家便在店前预行道别。因为是不远的邻居，高主任和尤处长上了孙委员和龙科长的车，方便到时往各家送达。回程中，庞越车上只剩了肖韬同行。

太阳西沉，隐没在峻岭后方，反射的光幕，教一座座山体，都变成墨绿色。公路曲折蜿蜒，像一条贪婪的巨蟒，缠绕着山腰。

庞越默默地开车。肖韬斜坐着吸着烟，不时将烟灰向窗外轻弹。

……夜色渐浓，庞越打开车头灯。这才看到野外的虫子，漫天飞舞，像雨点般朝车子的挡风镜撞来。

“我也搞一根”，庞越示意，肖韬便递了根烟给他。其实，他平日并不抽烟。

庞越深深吸了一口说，“肖韬，你活得累吧？”

肖韬的回话，是在过了整十分钟之后……“是累啊！……累得很。”

“这不好，兄弟。你老弟当年还是学雷锋标兵，青年劳动模范……这不相衬呢。我说呀，你就应该振奋精神——像小姐们爱讲的——抓住青春尾巴，鼓足干劲，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嘿。现在说能鼓足干劲的，恐怕也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了吧！……像你这种…新兴资产阶级份子！”

“你看你，够混账的吧。你就偏爱讲这种无厘头、不搭界的话。还讲什么阶级。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劳动者！你我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晓得不，人民法官！”

“我在讲事实，铁一般的事实。不是你靠一张油嘴瞎掰就能推翻的事实。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个垫背的；为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奢华，垫背。”

“又是鬼话连篇。搁往年，非叫你蹲大牢，杀你头。你说你，还是党员呢！我真为你感到可惜肖韬。你说你吧，犯得着如此愤世嫉俗么？你呀要么你就在本岗位上，做好工作争取

升迁，要么就在工作岗位外，谋求出路，或者双向出击——总之，是要作为嘛！毛主席都说了，牢骚太多防肠断。你不能让自己就淹没在牢骚的泥潭中！——牢骚是毫无意义的。对你无用，对社会更一无用处。你要在牢骚中耗尽此生吗？发这牢骚，徒然让你自己变成一个糟老头！”

“嗨，正因为我是党员，才有这不平之鸣……跟你这种人多说也真没用。你意气风发……前途无量。是明日之星一族，豪气干云。我祝福你就是啦！”

“别那么酸嘛。不是说这还处在初级阶段么……坚持理想是好事。正如你自个感受到的，你肯定累得不行。说实在的，还会在现实面前失去方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做这不好，做那不对。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大刀。你试试好好体会我的话，看我有没有说错。你我也算是死党了吧——恕我不客气说真话，现如今，多少人人都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你同意吧？也别说我这个老朋友不给你留情面……你自个说吧，你能理直气壮宣称，你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吗？说你没有大腐化，也有小腐败吧——这就是了。出污泥而不染者，你找两个我看看……肖韬，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庞越坚持不入党，是完全正确的——你不能不承认，这是我庞越的英明。哈哈！至少，我的生存就不需要虚伪，为虚伪而虚伪——像你！”

“你这是在怂恿我退党了？你这个深藏的奸细！”

“那不是！那你大错特错！……我早跟你说过，你这党员身份挺有用的，应该珍惜。懂得好好利用这也是来之不易的身份，那才是智者，晓得不！要是你贸然跑到外面来了——那我可就不一定把你看成是个人才咯！”

“去你的！……你少不了就是妖言惑众。我们国家，终究要毁在你们这帮资本痞子手上。你们可不是什么资本家，不是什么建设者。你们只是一帮痞子，手里空空，一脑袋狡诈，一肚皮烂肠子，到处挖墙角，撬祖坟……盗墓贼……”

“嘿嘿嘿，怪不得当年邓大人说了，主要是要反左。今天倒还有你这种残余分子。你读什么书，研究什么社会问题？别忘了这个国家是怎样起死回生的……没有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没有义乌的鸡毛换糖——你能小看这人民自发，你能贬低这民间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你不看统计，你不知道民营经济占了整体经济的百分之四五十，雇佣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劳动力？你视而不见？你不明白中国的需要壮大民营经济？不明白壮大民营经济是壮大中产阶级的最重要途径？不知道壮大中产阶级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我的好同志，你不是要共同贫穷的桃花源吧？你别幼稚了好不好！”

“是呀是呀，这就是标准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调调——我们的民营资本家——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衔头么？嗨，我们国家的前途，就捏在你们手上啦！是吧？你们正在得宠，现在是天之骄子……你想，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只能对你们感恩戴德呗！”

“我清楚，你肖韬不就是不肯放过我。你不就是老想糟蹋我吗嘿！……那没关系，牢骚发够了，把你兄弟我也糟蹋完了，那你就跟上，跟我走，我的主义才真！”

“臭不要脸！”

……庞越的车子驶进城区，已是凌晨一点。时间耗长了是因为他们一路上争论，车子开得慢，中途又停在路旁小店喝了一回茶。

庞越索性在肖韬家，留宿一晚……斟上啤酒，继续耍嘴皮子……



马兰被捕。

是依依给打的电话。因为马兰正是依依的上司，平日对依依特别的好。

肖韬闻讯，惊呆了。下了班，随即赶到〈上议院〉歌舞厅去。下午六点，刚到公司准备上夜班的员工们，都聚集楼下大厅，闹哄哄地议论着马兰副经理的事。肖韬拉了依依去过道上询问情况。“肖哥，说是法轮功的事！兰姐是今天凌晨三点钟被带走的。那时我刚下班，本来想着要把兰姐送回家……”。

很出乎意料。怎么扯上法轮功。一听说关系法轮功，肖韬便觉得不好卷入事件。悄悄吩咐依依，把事情打听清楚，随时给他电话。

……第二天来的消息：马兰的手提袋中，收藏法轮功宣传品。她的手提袋中的物件之所以让人见着，是因为那晚上她不寻常地喝多了，在洗手间呕吐了一阵子。被扶回到小房间休息，她掏出钥匙让依依到储物柜，帮她把手提袋取过来，说袋里有她的醒酒药和祛风药。依依取了来就赶忙往手提袋里搜索，没经意将一叠文件拉了出袋口来，随手搁在桌上，再忙着往袋子深处找药。

“是我害了兰姐，肖哥！我好糊涂呀。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心急给兰姐擦药按摩……那一叠文件是什么时候让人家给拿走的，谁也说不清。哎，我也根本不晓得，那是些什么东西……”

告发马兰的是谁呢？没人清楚。当时有好些人拥挤，小房间一片杂乱，灯光昏暗。

马兰平静下来之后，大家都离开，让她躺下休息。秾秾一面照常工作，一面偷空过来看看马兰。凌晨三点，打烊时间到，警方人员出现，把马兰叫醒，将她带走。

“那天你过来的时候，我刚从警局回来。我被传讯，拿口供。肖哥，你说，我懂什么法轮功嘛！我从来都没听说过那东西。而且，肖哥，你想呀，那时候都忙着替兰姐涂药按摩，谁顾得上那些破纸呀！……兰姐也真是的，既然说是违禁的东西，怎么就带在身上！肖哥，我该死，我害了兰姐！”

“秾秾，不关你事。别担怕。没事的。我们看事情的发展。”

……事情过了整个星期，马兰没回来。秾秾捎来信息说，兰姐的妈妈正四处托人，营救女儿。

马兰曾经给肖韬描述过她母亲。七十多岁了，喜欢写诗。两母女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文学。一起念西洋小说。母亲的爸爸，外公，是国民党军的师长。很受蒋委员长的爱重。膝下就那么一个独生女，疼爱有加。不但上公学，还延聘了英语、法语家教。钢琴女老师也让住在家里。千娇百媚的小姐，聪颖过人，成为才艺双绝的大美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留学德国的师长，读过些社会理论，思想倒有点左倾的因子。可他自我掩饰的功夫十分高明，就连疑心奇重的蒋介石也觉察不出端倪，把他划进自家的嫡系。

岳师长虽然在自己的理性认识上，颇有远见地看到蒋家王朝的腐败和崩溃，但却丝毫不露声息，在戡乱军事上积极配合，赢取信任。对于进剿共军，抓拿共产党，并未留情。

岳家小姐爱上了学校里的学长马川平。那学长英俊潇洒，

演说一流，把岳小姐迷得神魂颠倒，为他写了许多情诗。她甚至明白地要求自己父亲岳将军扶持这个马川平……

以师长的阅人知事的敏锐，很快就嗅觉出青年马川平的思想倾向。经他手下的细密侦察，确定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潜伏在学生界的赤党干部。为此，师长曾经烦恼过一阵子。在布置逮捕马川平和接受他与女儿的恋爱关系，这两个极端之间琢磨了好一段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豁然开通了——师长下定决心，冒险要一个共产党的女婿。算计着国民党倒行逆施，消极抗日，民心尽丧，全面崩溃的厄运难逃。警觉到该要为自家准备后路，早作安排。岳师长不仅默认了女儿和马川平的关系，同时也迅速调整自己的整套行动策略，暗地里放松对共产党的的追杀。对“党国使命”，开始阳奉阴违，对赤匪甚至蓄意掩护纵放——这些行藏，后来让同僚密告，老蒋晴天霹雳极为震怒，可是，兵败如山倒的情势，叫他徒呼负负，无暇追究处置。

岳师长在最后关头所采取的精明策略，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瞅准时机便伙同别的师军团起义，保全了自己，还在新的政协组织中，占上一席之地。

马川平解放前和岳小姐完婚。解放后，政治发展出奇快速，年纪轻轻，没几年便出任市团委书记、市委。

一家子五口，生活本属平顺。马兰有一个大哥马家俊，北京大学毕业，是个学生尖子，物理学家。马兰念外语学院。下面还有个妹妹马菊，念教育。

这些孩子学业还未完成之前的日子，家里却在矛盾分裂中，走下坡。肇始于文革大潮期间，马川平揭发了自家岳父，前国民党军岳师长。抖出大量事例，指证岳师长当年消极抗日，在解放战争期间，更陷害众多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是个

民族罪人、杀人不见血的法西斯刽子手。老岳父因此被捕入狱——这个时候，马川平已经是市纪委书记、市委常委。

年幼的孩子们虽然对揭发出来的外祖父的种种罪状，感到震惊和迷惘，然而，本能地是站在父亲的一边的。他们的稚嫩的心灵，对公公向来抱有本能的尊敬。一个个生活在恐惧和混乱之中。在这个家庭中，最为感到痛苦和绝望的是作为岳师长的掌上明珠的孩子们的母亲。她绝对不接受一切对她这个师长父亲的指控，认定自己父亲无论如何功高于过。经过十多年的改造，老人家早已经是人民的一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忠诚拥护者和积极劳动者。

父母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对立。他们终于反目成仇。自文革时期开始的夫妻决裂，长时间不能弥合。孩子们逐渐成长，夫妻依旧长期分居。

哥哥和妹妹在北京上学。从北京回家，留在身边照应母亲的是马兰。因此，马兰最直接卷入父母的冷战。母亲生性文弱而优雅，并不高声吵闹。当年狠狠指责丈夫一轮，没有能够产生任何效应，也就此不再作声。把衣被搬到女儿屋里，默然不语过日子。马川平不管下多少功夫劝说，也无法获取老婆的谅解。

过了不久，身心碎裂的马夫人，索性搬到自己娘家去陪伴还健在的快要九十岁的，守着祖屋的老娘——那时岳师长已经被送去劳改多年。

马兰经历着极度痛苦的时日。慢慢地开始对父亲产生反感。怜惜自己母亲，对公公逐步产生辩护与爱恋。先是感到不忍……最终全面同情起其遭遇。对父亲，日渐生出恶感。

这个家就剩下两父女。各有各的忙，几乎很少说上话。家里不再开灶。父亲日里夜里搞政治斗争，女儿任教学校，高年

级学生，天天搞串联。小学生们，三天两头，没上成课……岳家父女，两人经常没回家，谁也见不上谁。

母亲后来也将马兰拉扯到她婆婆家去，母女汇合，三代女人，相依为命。彼此感染，母女俩，对马川平的绝望和对他的政治斗争迷狂，越加深恶痛绝。

打小接受爱国爱党教育的孩子们，已经搞不清自己一家是不是好人，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亲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在大运动中神魂颠倒，荡去漂来。

日子混混沌沌。岳师长在劳改牛棚中病逝。马川平本人后来却又倒反过来成为了文革斗争对象，让人给斗倒，牵进牛棚。有一派揭发说他在地下斗争时期，曾经出卖同志；而且，很早就投降了国民党，依附反动军头，追求资产阶级大小姐，丧失立场，情感没落。在人民面前，大玩两面派伎俩……

马川平后来获得平反。恢复自由出来，面对老婆的离婚诉讼。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成了个妻离子散的颓唐的孤寡。



日子过着……残破的家，多少年来，实际上也全靠当妈妈的撑着。这位岳师长千金，文弱中有她的坚韧。依靠岳家暗藏的家底，细水长流，尽量做到了无痕迹，维系着儿女的生存和学业。孩子们陆续学成，走出校门。马兰固执。坚决不认父女关系。偶尔会去看看孤独的老父亲的只有马菊。物理学家马家俊，智商很高而精神颓唐。脑袋让酒精给烧坏。毕业离校，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也绝不愿干什么话。一再声明：所能给他干的事都太小，不是他愿和可干的，绝不屈就。能给他佐酒的只有足球赛事，而且必须是南美、英超、意超，欧洲杯世

界杯一级的赛事。中国足球或者亚洲足球，一概嗤之以鼻。一向无怨无悔对之疼爱有加的老母亲，把儿子叫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已经老大不小了，老妈妈不改初衷，仍然坚决当儿子的靠山。

马兰离婚后带了小儿子回到母亲家中住，跟这个白天睡大觉晚上紧追欧洲足球赛事的大哥，形成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公公原来是个小军阀，给母亲留下不薄的家底，这是外人无从知晓的。他们住着的，还是公公婆婆遗留下来的老房产。马兰必须出外工作，赚钱让孩子上学。家里日常开支，她得自行负责。只有碰上非常性开销，母亲才肯掏她自己声称的“棺材本”，给予资助。最让马兰受不了的是，母亲不时暗地里却往大哥裤兜塞钱。

老人家怎么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捧着这个废物！能养他一生么？

因为母亲疼爱自己儿子（她哥），马兰更多时候又十分依赖和敬重母亲，冲淡由于对哥哥的鄙视和妒嫉引起的对母亲的不满；更多时候，发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母亲最能共鸣。似乎彼此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依靠和生存温暖。她是母亲诗文的第一个读者——迄今为止，甚至可能还是最后一个读者。老在盘算让母亲的诗文能出版问世。马兰发觉，早年，公公的“投共”，没有影响母亲的思想精神。母亲的嫁给父亲这个“共产党”（是她强力追求他的），也没对她的思想精神产生什么大的触动。这真难以置信呀！妈妈始终是那个资产阶级小姐或者地主阶级小姐。她好像从没有来到过这个真实的世界，却一向生存在另一个梦幻世界之中。看嘛，她是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琴棋书画。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呢。以她七十多岁高龄，至今皮肤白皙，身材姣好，谈吐温文尔雅，处事落落

大方。我一直感觉到，我母亲从来就不喜欢共产党，从来也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她也从来不愿声息，不表白自己——这性格或许就是得自外公的真传——她只是默默地生存，生存在她讥笑为荒唐的社会主义之中——只有我这个女儿才洞悉她的心声。

她会嫁给一个共产党地下干部，令人难于理解。当年，她也并不是不了解他的身份。那是怎样的一种爱情呀？难道她是那么的神魂颠倒、身心瘫痪，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嗅觉与生活知识，爱上一个将自己当成阶级敌人的人也惘然无觉？正是这种麻木不仁，结果让她害惨了自己的父母亲，害惨了自己子女。

母亲恨父亲——说她恨父亲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会从我母亲嘴里听到她对自己丈夫的诅咒。她好像把所有的事件都从记忆中抹去。分离以后，她就不提他。似乎她从来就不曾有过那一段生活历史，从来不曾认识一个叫马川平的人。老实说，我可能比我母亲更恨我的那个父亲。不仅是因为他给我们家庭带来极度的伤害——简直是毁了我们——同时，我也慢慢憎恨起他所追求的也就是他们那种人所带来的那个社会。

父亲几年前才去世。癌症夺走他的性命。听说他患病，知到他死亡，我们家这边，一直保持冷漠，没有任何表示。只有马菊病中探望他，在他走时奔了丧。

……其实，有时候，我也怀念父亲，心里十分复杂。当他还活着的日子，想念之情最后都让怨恨给掩盖掉。他走了，想念和怨恨，也就慢慢淡远，以至于茫然。这后来的日子，我只觉得自己没有所谓过去……呵，也似乎没有未来。再加上婚姻的失败，世界昏暗苦涩，心上空虚。放不下的，唯有自己儿子——他才六岁……



肖韬一面等待秾秾的讯息，一面想到催促庞越走访相关方面进行打听——庞越认识马兰，大家常一起到她工作的歌舞厅玩——庞越在许多机关都有熟人，而且他的露面，不致敏感。

秾秾的信息快一些。她是从她们人事经理那儿得到的。发生事情后，歌舞厅上下，很多人被传讯，尤其是领导层。作为岗位介绍人的人事部詹经理，更是一连几天作供证。秾秾缠着他问情况。因此，她就取得一些可以告诉肖韬的消息。罪状是：马兰手提包中藏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公告》和“400万人退党-纽约游行庆祝”的报纸复印件。

星期五晚上，肖韬特意在离歌舞厅最近的一家饭店住下，等候秾秾凌晨三点钟下班直接过来，他可以一面听秾秾讲马兰的事，一面……完成他和秾秾的不定期密约。

……清晨五点多钟，秾秾还在熟睡，肖韬醒转，在床沿坐起，拉了根香烟点着，默默抽起来。在脚灯的微光中影衬出的饭店睡房景状，油然唤起他强烈的回忆。

年初，央视春晚节目播映之夜，肖韬就曾经住进过这家饭店。

这时，肖韬在烟草味挑动的记忆中，认出了这恰好就是当时自己住进来的那同一个房间。当日，他事先约好了马兰，一同观赏“春晚”。

在相当一段日子里，肖韬估摸着：跟马兰的关系的发展，几乎已晋水到渠成的佳境。便在一次假日酒店的晚饭桌上，一面喝着红酒一面对马兰提出一同观赏春晚的“创意”。嘿，不是吗，马兰同意了。她只说，那个晚上，她公司里也将举行庆

祝会。她要等到庆祝会完结以后才能过酒店来。

……马兰晚九时来了。肖韬晓得她爱喝，便开了准备好的红酒。佐酒的是鸭舌鸭颈和鹅掌猪耳朵——他事先就到专卖店备办。

酒喝得酣畅……肖韬挽起马兰，在狭小的房间空间中慢舞。“我待会还得回公司去呢”，她把话含在嘴里说。

“怎么是这样？变卦啦？不是都安排好了的么！春晚节目才刚开始……说好了，我们，共度春宵！”

“是这样的，歌舞厅今晚的包厢全满。大舞台上又有重庆的歌舞团演出。老总吩咐下来，非要我销假。我也是没辙呀！没事，我多陪你一阵子才回去。”

“噯，扫兴！你……”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谁叫你吃别人家的饭哟。”

“不让你走！”。说着，他把她抱上睡床去。两人一骨碌摔跌在床褥上，马兰整个躯体压在肖韬身上……

热吻，纠缠……

“不然，你那边搞完再过来？管它是什么时辰，你回来？我等着你！？”

“行嘛。反正，你先睡着……看完春晚你就先睡，好吗？我那边，看来时间也拿不准——今儿晚上，没有谁不疯狂的！”



过了两三个星期之后，马兰邀约肖韬共进自助餐。还是老地方，〈假日酒店〉西餐厅。正餐用得差不多了，在享用冰激凌的时刻，马兰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韬，对不起，我……”

“你想说什么?”

“我呢，我是说……那晚，我没有倒回去酒店。”

“哦，还想它干吗呀。说真的，我其实都睡了。做梦去了——没等你。”

“我是说……我不赞同……人们说的，一夜情。”

“哦，是这样！那，我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

“哎……可惜……肯定，我们之间，又不可能……。

——肖韬过后并没有对马兰表现反感或疏远，一如往日，两人依然很是合拍。有时间，他们就会安排看电影，走公园，湖心泛舟等等活动，交往还是挺开心的。马兰骨子里非常反共，对于所谓社会现实，满腹牢骚，几乎没一样东西是她看得顺眼的。一般都会从儿子那里说起的。没完没了地诉说儿子所上的小学，行政和校风怎么不行，怎么不合理，老师怎么没水平，教育制度怎么落后，教育方式怎么失败……比起美国和日本的儿童教育……有点后悔，几年前没横下心，嫁给那个求婚的英国人……

拘留事件发生。我才想起，平日的谈话中，马兰不只一次跟我说起过法轮功。她是用保持距离的方式说的。比如：“真想不到，法轮功这时候还那么活跃！我家里的信箱，经常收到各种文件，宣传品。”或者：“我朋友办公室的传真机上，不时有传单出现！”

“你对这有兴趣？”

“我看一眼便烧掉……电脑上他们的网站多得很……”

“你好清楚呢——它现在是世界性的反华组织。”

“不对！它反共！他们跟你和我一样爱中国！”

“我看你就是一个反共分子！你向往的是美国、英国，是吧？”

“那是！我不否认……你说嘛，这个国家，希望在哪里！……没有希望！”

——离开工作场所的时候，她是那么的清雅。除了体态丰腴稍微过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就是一个标准美人。她说“我们”“没有可能”……确实是真话。她已经明白我的婚姻观和男女观。她也说，带着一个儿子，是她再婚的一道藩篱，一个大包袱。而她又绝对不能放开儿子。她是她的第一和唯一……那么，你就别再考虑婚姻嘛。你又表明不接受“无婚性”，“婚外性”。有点难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中国，恋爱自由、性开放，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大特征。一点不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你守的什么？

她的心理状态和裘敏相似……她们在挣扎！

一双几千年的巨手，还紧紧抓着她们的尾巴！

应当挥剑斩断这巨手，让她们获得自由解放呢，还是祈求这巨手挽狂澜于将倒呀！

她是在泥淖中泅游的挣扎者。既是面对两性关系，又是面对生活现实——一个她不愿意接受的社会——的挣扎者。她在全方位作战。她说，她的也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她的也就是中国女人的命运——历史对于中国人是特别残酷的，对于中国女人尤其残酷；历史把中国人的一切都剥夺了，尤其把中国女人剥得精光；而这历史又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我有一回随一位画家朋友到北京观光。顺便拜会一位誉满全国的美学家兼文学批评家。见面时，谈的多是艺术话题。那位老美学家从书堆中拉出一本叫《上海美术》的杂志，情绪激动极为愤慨地，不断拍打打开的页面：“荒唐！荒唐！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是艺术的堕落！堕落啊！”

那页面上的一幅画，画着一个披头散发，双眼滞呆绝望，

躯体枯槁歪斜，搭拉着的右手臂撑不起一把破烂支离的雨伞，两乳干瘪垂挂，阴部乱毛恶长……

那时我心底里不同意美学家的说法。他看到人的裸体，直接意会色情。他不能接受这种表现手法。而我心中在想的倒是，画这画的画家在揭示中国女性所经受的人性压抑的历史悲剧！画家在为中国的生存呼号！

——马兰不断地为孩子转学校，不时跟校方或者老师争吵——显现出连她自己恐怕也想象不出的狰狞面孔。

空闲时间最爱做两件事。要么带儿子玩公园，要么带母亲到书店买书。买的全是外国小说类。两母女热捧米兰·昆德拉。收藏他著作的所有中译本或者英文本；抢着看《齐伐哥医生》。

这样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叫中国的社会之中的……而且是生活在我们之中，而且还是我肖韬的好朋友——搞不好差点就成为我的情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守卫国家法律前线的战士的好朋友……想到这些，心里惆怅，感到应该避开，然而，她又那么可爱迷人。……反正，我们社会，现在又不谈阶级斗争什么的。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时时咒领导，处处骂政府的社会。言论自由的社会。百姓骂官，党官骂党，不仅习以为常而且成为嗜好……她也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呀，不是吗。

她现在犯了罪。这是严重的刑法罪。

以后，再也不该跟她来往。这是最低限度的纪律。说纪律也好，说自保也罢。反正，我们只有露水姻缘。事实上这样，难道不是吗！犯不着因为这个女子惹一身不自在。呵，这峭壁上的一根小草，这悬崖石缝中的女人！



庞越来说，他经由刑警大队探悉，马兰母亲托了同在老干中心走动的一位前省委，私底下出了面。她的案件在适当时机就能给予从轻发落。受托的前省委，是老母亲中学同学，也是她老父亲岳师长年轻时代的好友。历年来的风风雨雨，没影响到两家的良好关系。老省委虽然愿意代为说项，但也在私底下对公安局严肃地提出处理意见，以便冲淡他干政的味道。说：必须对这女子进行严密监管。

大体的处理方式是：可以让她免除被提审的一关。收监两个月之后准予保释。每周一到大队签到。

“她这可是毁了！以后不会有歌舞厅之类的公司敢聘用她。一般文员工资低，她不干。我看，将来还是得靠老母亲养活。”庞越给她算命，“这女人真笨！真个是活腻了！共产党的天下是你动得了的吗！”

第六章

“请问，你是肖法官吗？”

“喂——你是……”

“我是严正。——肖法官，你看，你可把我给忘啦！”

“哎，对不起。一时想不起来。有事吗？”

“严刚，你可没忘吧，我的肖大哥！”

“噢噢，想起来了……是我们严法官他贵侄哥！咋的，想到给我来电话。有啥指教？”

“是有事要请教。你呀，见多识广，朋友满天下……而且跟国外关系也密切……”

“那里，那里。你可是把话倒着说，那是在挖苦我呢。你还不清楚，所谓国外关系，我们这个小圈子，凡人都以避之为吉，否则那可要惹上里通外国嫌疑的！——说个笑哈。”

“你错啦，现在新时代……现在呀，谁都想交你们法官青天大老爷！我这不就是要来高攀的么！”

“有事你请说话。”

“是有一个故事，要给你讲的——这需要一些耐心和时间。”

“说嘛说嘛，我听着呢！”

“说来肯定话长。这么着，我找个时间拜候你……行吗？”

“好嘛。电话联络。”

老上司严法官的侄子严正，肖韬见过几面，算是熟络。知道他是个工地重型机械出租商，蛮吃得开的。每回他来宴请他老叔，严法官也爱把肖韬捎上陪席。严正眉清目秀，一派斯文，人家不会联想他是个在工地上驰骋的好手。不但在本城，就连附近的城镇，他都有大批客户——主要是些小包工队伍。

他们租用他的各类机械和车辆。有的就把应付的租金折成股权，与他分利。市面上有个风闻，这人好赌，三天两日，老往澳门窜。

——这严正，想干什么？



梅雨天的雨水还连绵淅沥。肖韬心情落寞，无精打采地对着电视机发愣。这些日子，经常感到莫名的惆怅。也找不出明白原因。偶尔会想到：年纪老了。老了，是老了呀。三十五六了。还希望什么呢？为国为民吗？结婚生子吗？事业雄心吗？

宁静独处的时候，暗流就会涌上心头，自己明显地是时代掉队一族，明白地是人群中的失落者。是时代悲剧还是我的悲剧？嘿，时代不会理会你。你是什么？你有那么重要吗！时代非要来关注你这一个，个别的生物？生物物种，重要的是群体。大自然的机制是保证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单个生物体微不足道，而且绝然随时可以牺牲——通常作为换取群体生存与进发的某种代价。

你，不过就是那个个体；那个个体生物。除此以外，你，你算是什么东西？

我，我是人。人是宝贵的。人的生命，无上珍贵！人命高于天！

噢。你真会编造。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我羡慕我父亲。他是那么的平凡而他的精神是那么的以一贯之。他的一生——觉悟以后——都在坚定的信仰之中度过。信仰让人的生活充满，让人的生命辉煌。生活是激奋的舞

蹈，是壮丽的战歌。艰苦的奋斗成为无怨无悔的快乐，血泪的牺牲成为幸福的归宿。他的战斗，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结束。可敬的父亲啊，你的一生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完美不在乎你对人类对社会，作出过多大的贡献，而在乎你教你自己的生存，饱满充实。你不仅获得了信仰，而且你把你的信仰倾情地带了上路。

在人的生存中，生活和信仰没有分裂。

呵，那就是生命与生存的最崇高境界。

亲爱的父亲，儿子怀念你呵！如果我的这个身躯和灵魂，都能回归于你，和你重新融为一体，那该是多好多美呀。我愿意和你随风飘去……

可是，父亲，我在下沉……我很努力地记取你的教诲。可是我在下沉……

我在努力自拔……可是我在下沉呵！

想到你的时候，我流下眼泪，不只一次地流下眼泪。父亲，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泣！



——严正的电话。约在〈天堂鸟〉咖啡厅的〈听雨〉厢房。

同来的还有两个“兄弟”。严正介绍：陈火炎和陈真，堂兄弟。一高一矮的，皮肤都黑不溜秋。他们是福建来的，很干练的整地平地师傅。开拖拉机的是矮个头的陈真。高瘦的陈火炎是小包工头。自认经验丰富，说自己手上有一批福建出身的能工巧匠。在全国各地行走营生。

他们叫了咖啡，很浓的黑咖啡。

“这些人，其实都不敢过来！……”。严正说：“一听我说是位法官，早吓坏了，嘻嘻。我说别怕，自己人。我保证完满！……我说，即使我们肖法官不同意，他也会保全我们的，绝不生事。我不做保人，他们还真不敢过来……来会你这位大法官！”

哈哈，几个人哄笑一阵。

“严大哥，你搞什么名堂嘛？我摸不着边！”

“是这样的……他们兄弟有一个发现，非常特别的发现——算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吧。这事嘛，本来应该大公无私上报了……可是我想，我们可以的话，为何不成全他们呢——君子成人之美嘛，你说是吧。我因此想到你肖兄……”

“嗨，老严你怎么老绕圈子！”

“是的嘛，这年代，肖兄，这年代，谁不想有条财路。他们，你说，经年累月，风吹雨打的。由手到口，养妻活儿，前路茫茫……不容易。”

“发财的事，可与我肖韬扯不上关系，老严，你摸错了门咯！”

“我当然知道你肖大哥是高官，也是清官，不食人间烟火。可是，肖兄，别把世界上的事搞得那么绝对嘛！我其实也考虑过，不能坏了你的清誉。但是，我思前想后，只有你老哥是最能帮得上……”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怎么能是帮得上？”

那两兄弟，啜饮着咖啡，似乎有点局促，眼上都流露着红光，听着对面的对话。

肖韬这时把眼光往哪两人脸面扫描一番。油然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两人的媚眼之间，有一种警觉的闪烁——显然是在用心地装作，好让自己表露出一种似乎是茫然的憨态。肖

韬催促自己启动警惕机制——不仅针对那两兄弟，更是针对严正。他毕竟只是在尊重上司严刚的条件下和严正交往，并不清楚他这个人的真正底细。

这年头，人都特别复杂。陷阱也处处在。

严正递过一根“中华”牌香烟。热心地为肖韬点火。

“肖兄文化水平高，对历史文物有鉴赏能力和鉴定能力——这就是我带他们过来的原因。他们是有一批文物——陪葬品，古墓的陪葬品——他们不敢对别人随便说出去……”

“噢，噢。是这样……严兄，这样你们就更不应该对我说了。对不起……”

“欸，肖兄，别那么僵硬嘛。你看，我都愿意帮上一把……他们的意思是想请你帮忙鉴别……”

“那可以送到专家那去呀！依我说，最保险的就是送到北京去……故宫博物馆的专家……”

“唉，你这不是背其道而行么！这一公开，不就完了不是！我就是知道你老兄和我们城里的书画界、收藏界熟悉……”

“严正兄，要是国家文物，那得依法……你们是从何得来的？墓葬？古墓？”

“哈，肖兄，这忙你得帮！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们的。你看，我们都把头颅搁在你桌上了。嗨，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夸张啦。不过也就是些个旧文物，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别上岗上线什么国家啊、法律的……你不妨想得实际一些：这不过就是几个工人兄弟，要找个机会多攒个钱生活。小故事一桩。难道就成了祸国殃民了？你就没看到今天真正祸国殃民的是些什么人物？盗窃国家财产的又是些什么人物！？他们就合了法了？……再说了，他们兄弟俩，要真把这批文物公开了，能有机会去邀功的，也只能是他们为他打工的那个发展商大财团。

对这，你肖法官，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不成？”

肖韬摇摇头，一脸苦笑。“来，来，喝咖啡，再加一壶？你们两位是不是吃点什么？老严，来点吃的。五点多钟了。就把晚餐吃了吧……他们两位赶回到工地也不早啦。”

“不忙不忙。反正他们待会有些个小帐目要跟我理理——我会招呼他们，把他们送回工地去的。……我是说，你肖法官不答应帮忙，他们兄弟饭也就吃不香，整颗心就会像吊在横梁上……这样吧，肖兄，过两天，安排火炎直接过来找你，先把他们的一两个样品带来给你过目。你先找个感觉。没事的，我们把它当茶余饭后的一个聊资。到时，你给点意见。”

没等肖韬搭话，严正像突然来了灵感似地接下去说：

“嘿，我想起来了肖韬，这事真非要你就办不成气候——别忘了你的那位阮老板。喏，我是说，香港那位阮大老板。你想呀，文物真能拿到好价钱的还是得在香港出手。”

“我跟他不熟！我们没有交情。”

“总之，你要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有办法。我就知道你和那位香港老板常在饭局见面。反正，到时候，找个机会，慢慢跟他研究……把好东西运到香港去。”

——肖韬心里感到有些厌烦，要赶忙把这些人打发走的冲动在上涨。心头的另一端，却又有点凌乱。纠葛着：这些人怎么就把犯法的事体摆到我这个人面前，好像我这个人就是理所当然会成为他们的共犯……他们是肆无忌惮，太岁头上动土。真把我当什么人啦！严正是严刚法官的侄子，他也胆大包天？他怎么会想到要找我呀？严刚那老头难道蓄意要整我么？！没有理由。自问没曾得罪过他。我们之间没有矛盾，无怨无仇。他是上级，我又不碍他事，不抢他的官……而且他就将退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看下去。看下去，看它如何发展下去……

告发他们？哎，算啦。那是公安和检察的事。狗拿耗子……

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高度警惕……或者，干脆将这些人全给回绝了，省得招惹麻烦。



——火炎终于来了，是过了四五天了吧。

他一个人来。原先不是说要带字画来的吗。没带。新情况更叫惊人。他说，我们回去以后，夜里再次摸进工地那洞穴，它的纵深处还埋藏着好些箱子，是铜制箱子。我们打开其中一个——其实，那箱子都朽烂了——里面装的原来是金块。翻出来看，不是一般的金块，是如来佛像、观音、还有狮子、骆驼塑像等等。每一个都小孩拳头大小。——跟这些比较起来，那些破烂字画就不重要啦——我自己都给吓晕了，肖先生。我和陈真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我们拿了一部分出来……现在还搞不清楚洞里到底藏了多少东西。陈真用推土机，连夜把洞口封了——我们打算要找一个适当的日子和时间，再去挖掘。总之，不能走漏风声。最好是下雨天。我们自己辛苦一点，但是更加安全。哎呀，肖先生，这是上天在关照我们这些穷人呀——我们打乡下出来，四个亲友，走北闯南，七八年了，没赚到钱。孩子上学，学费也交不上。他们几个呢，到今天，老婆都还没娶上。就看这一回啦，佛主保佑……佛主保佑。肖先生，你看，应该怎样处理的好？请你指导我们……老实说，我们现在是又兴奋又慌张，脑袋都懵了。

有这种事？喏，简直天方夜谭……火炎兄，你带我参观参观！？

不能，肖先生。——我是说呀，还不是时候。呃不，我认为这样的地点，肖先生下去不适当。对你不好。万一……而且，工地上的人，一看，你就不是工地上走动的人物——我是说，让我们把东西都清理出来，我们才让肖先生下去鉴定。老实说，肖先生，我们这是发穷凶，说实在的，我们自己心里还是挺害怕的。绝对不能出差错！要是被捉进牢里，坐上几年，那就完了——老婆也要跟别人跑啦。

我也只是好奇！觉得不可思议。——行啦，祝你们好运。

不是这样的，肖先生。你不帮我们，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你看，那些字画——虽然说残破，也会是值钱的吧——我们就不晓得怎样搞。金货呢，就不能这样拿出去——那是会出事的——一定要想办法先把它溶了，弄成普通金条。这方面，肖先生你，现在就可以帮我们想办法了。先在市里找一个稳妥的地点——我是说，里头方便搞熔炼的一处房子。就说，租它一两个月吧。到时，我们把东西运过来，交给肖先生……

怎么？交给我？为啥交给我？……嘿，再说了，你们就不怕让我独吞掉！

要不信任肖先生，我们也就不可能把什么秘密，都向肖先生汇报了。我们是在依靠你。我们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大队长啦，把你看成是我们的统帅啦！

肖韬沉默着。深深地吸着烟。专注而仔细地看着自己鼻头下烟蒂的燃烧……思绪冉冉上升，飘进了一片开阔的草原。草原的尽头，高高的雪山在阳光下闪耀。披盖在山上的那层雪，在阳光底下，欢快而骄傲地眨眼。长长的风，横过草原，把人带到雪山之巅。从山巅望去，竟然是阿拉斯加的冰川……忽然

间，一辆过山车，飞也似的将他驮到了洛基山山脉，往大峡谷落去……

“肖先生，你就成全我们吧。我们合作。我说，我们这边四个。陈真你是见过了，还一个小雄，我外甥，也在我包工组。外加你的朋友严老板——我们是一定要报答他的。要怎样分都没问题。”

“火炎，别，别。别说这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类事，我实在帮不上忙。你们发财，你们发财。别算上我。”

“诶，肖先生，这样就不好玩啦。我们有福同享。早把你当自己人。你要不管我们，那我们就都半天吊，下不来台啦！——我和陈真大略估算过，那几箱东西，不会少过200公斤。喔，是了，肖先生，麻烦你打个电话到上海，探听一下行情——有人说，现在金价一两一百二三十块。肖先生，要有200公斤，你算算，这数字不小呀？”

“你没搞错？200公斤？……你们检查金块的底部或着什么部位，有发现些什么刻字？比如，制作年份之类？是谁的墓葬？王公贵族？谁能有这等资财？……莫不是铜制品？是你们搞错了？看来，这有疑问。你们还是别冲昏了头脑！”

“咳！肖先生，你倒是别笑话我们。不瞒你说，我们陈真，从小就在打金铺当学徒。他识货的很呢！绝对是金子！我看呀，这墓也不算太老。搞不好是清代或者民国的……他这墓主人，肯定是个佛教徒。墓里还散落着许多礼佛的东西。不是大官，也准会是个大地主！”



肖韬是谁嘛。肖韬是很精明，很警觉的、思辨能力高强的青年法官。

这事情，他不断思考，老觉得蹊跷，疑点多多。况且，这几个年轻人，也不明来历。看面相，獐头鼠目，不属善类。我可不能上这个当……嗨，听这种鸟事干嘛，把它忘了！

——但是，这些年来，不就经常出现发掘古墓的新闻么……也许真有其事！？嘿，这类事，怎么又会落到我肖韬头上来呢！

陈火炎约好今天要带我直接过工地所在的小镇，去查看那批金塑品。去就去。自己开车。60公里。他们在小酒店〈顺闻庄〉门口等着。上我车之后，再走了约莫10公里左右。小巷口。密集的贫民窟，人来人往。火炎说，“这地点好，人家不会有想法！”

一列平民屋的中端的一间。开门进去，空空荡荡，什么家具也没有。屋角边站着个个头矮小的青年人。这就是小雄，火炎介绍。泥地上摆着小型火炉。土墙上斜靠着一付大铁钳，足足有一个人的高。火炎吩咐陈真提了个水桶到外面，打一桶清水回来。

“我们备好白酒香枝……这样说吧，大哥，我们现在做着合作，要互相保护……我说我们大家要认作兄弟，有福同享。大哥，你带领我们几个，我们在关帝爷面前摆上酒、烧上香……大哥，来，你……”

妈的，这小子，简直就是绑镖嘛，搞黑社会呢。既然来了，就跟你把戏演下去。好吧，上香就上香，酹酒就酹酒……屋里几个人，还碰杯……看你后面是什么花式。

打完水回来。陈真，从阴暗的墙脚拖出一袋东西，袋口打开，骨碌碌倒出好几十个金黄塑像。如来、观音、狮子、浮屠、象、马……

打开氧气罐的开关，小雄把火炉点燃了，喷着蓝色光焰。

陈真捡起一个狮子型塑像，用小火钳夹着，往蓝焰中烧。——行啦！没十分钟，火炎轻声叫。这时小雄已经把着大铁钳，张开钳嘴，陈真将“狮子”往钳嘴喂，火炎就着小雄把持着的钳柄，用屁股一挫，剪出小指头般大小一块。陈真连忙把那小块块夹起投进水桶，发出吱吱的声响，冒出水花和白烟。陈真利落落地又从地上夹起起另一个如来像，往火炉上烧……

一共取了五个样本。火炎吩咐将地上的物件收拾停当，便把冷却了的样本用红绢包好，交给了肖法官。

分手的时候，火炎对肖法官说，最好肖法官能设法将这几块东西，拿去检验，看看成色。检验结果，希望尽快让大家知道。我们虽然深信这是真金，但谁又没敢担保，它有杂质。还可能是镀铜或者其他什么金属呢！

“要是肖先生你验明了是真金子，我们才花功夫将墓里的东西全搬回来。多那是肯定的了，但究竟有多少多，我们一时也还搞不清……那墓穴，深的很！”



肖法官办事非常敏捷。第三天中午，他就朝火炎的手机打了电话。告诉火炎说“好消息”，你们的那些东西是好东西，成色95。（肖法官回到城里，隔天就亲自把样本拿到金饰一条街去托人做了化验）。

“肖哥，我们大家都有希望了！”肖法官几乎可以感受到百里之外的电话段口的火炎，是高兴得跳了起来的。

而肖韬，心里也忽然像是燃起熊熊一团大火，那火舌几乎要舔着了天上的云！他身上猛然产生了一股火辣辣的强大的劲道……

他觉得他自己，好像马上就要登上一个新的境界……一个自由、解放，海阔天空的境界！

他，在奔跑的长路上，甚至可以马上就赶过许多人，赶过庞越。位居他们之上！

——肖韬立即进行资金的筹划。他已经答应过火炎他们，必要时，为他们筹措运作资金。火炎的讯息也很快就来了：要九十万。也就是第二天，火炎把清单列出来了。最重大的部分是他们必须向总包工承顶工地未完的平土工程。恰好这总包工，新近刚拿下省会运动场填土平整工程，因而愿意在加上百分20的利润作价的条件下，将剩余工程出让。火炎说，除80万承顶费以外，还得花些钱，租赁一部推土机和一部挖土机。此外，他考虑将“自己人”之外的那些工友遣散——发给他们必要的遣散费——好让工地上不再有外人，以策安全。

陈火炎一面叙述九十万钱款的应用，一面还特别深情地对肖韬表示感激。没有他的信任和筹划，大家的这个事情就不可能进展。“为了对肖哥表达敬意，我们都商量好了，决定要把那里面唯一的一尊观音像——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块——送给肖哥。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大家要尊大哥当老大的一点心意。”

肖韬的烟，一根接着一根地猛抽……心脏跳动加快。努力地自我控制，不能让内心激动，流露脸上。忽然之间，似乎是从一个老旧的世界，飞跃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显得陌生，只觉得它的天空不断喷射着刺目的强光，令他感到有些晕眩。

肖韬想到要喝酒。“火炎兄弟，要什么酒？”大家同意，大白天，就喝点红酒吧。酒还未送到，火炎整张晒得黧黑的脸，已经泛起发瘀的红光。

火炎也在努力压抑自己的兴奋。“肖哥，为了让你好办

事，到时候，你先拿七八个去变卖，把垫款先给解决了。”

“火炎，不瞒你说，这钱，我身边还真没有。你得给我时间。我得向朋友借去——可又不晓得要如何向人开口！”

“肖哥，要快！不能拖。最重要的是解决掉总包——他不走，我们麻烦就大啦。搞不好，这秘密万一让他给撞上了！”

“好吧。反正一有着落，我马上带了钱下去！”

“就这样。我们等你的大驾。肖哥，全看你的啦！你下来，马上就把上回我们已经挖回来的那批东西——大约有五六十件吧——带走。肖哥，你可别忘了尽快租下一家空房子，到时用来搞溶炼。”

大概谁都不可能体会肖韬的心境。他感到他自己好像是灌了气的球，按捺不住地老往上升腾……可是，一个闪念，猛地划过肖韬脑际。“火炎，这样，你让我见见你那位总包。说不定，我跟他商议商议，能把付给他的款项期限，往后挪一挪。”

“不好不好肖哥！这不行。你看，肖哥，你还不放心我们。我佩服肖哥你是精明的法官。你当然有必要保持警惕。更何况，肖哥并不认识我们。我理解肖哥。但是肖哥，你想呀，你要真露面，那总包免不了会生疑——而且，这对你肖哥也不好。”

“我还想看看那工地——那墓地！”

“啊哟！那就更不适当啦肖哥！……总之，肖哥你要相信我。这个时候，你不能出现。你安稳地坐镇后方，指挥我们工作，才是上策。要不，肖哥等一等，等到总包离开，工友遣散之后，你才过去？”

“我去看看，说不定还能给你们出出主意！”

“你肖哥能给我们指导工作，我们是求之不得嘛。但是，

肖哥，整个实际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你在什么情况下出面，我们心里有数。这点，肖哥，得听我的，没错。”

“是嘛，我就是在听你们说的嘛。确切地说，我只不过是在听你们说而已，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听你们说罢了。不是这样吗火炎？”

“哎，肖哥，你这么一说，我就惭愧死啦！这不是一般的事。是因为它特殊，所以要特殊地办。肖哥你莫怪……这样吧，要是肖哥对我们没有信心，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也不敢勉强肖哥冒这个风险，担这个怕。肖哥，这-事-就-当-我-们-没-说-过……”

陈火炎的这反戈一击，打中肖韬的要害。火炎精确地估算到，经过自己的引导，肖法官事实上，已经全身心陷进去了——黄金，已经取代了血液，在法官的血管中奔流。

陈火炎，取得了终极指挥权。



所谓到国外半年进修，很快便结了业。叶子从澳洲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第一时间就向你报到呢。你好吗？我给你传过来的生活照你都收到吧。你后期很少给我发e-mail，我心里挺想念你的。尤其是记着欠下你澳币——即使省吃俭用，也不知是猴年马月才能偿还这债款……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阿阿，欢迎你荣归故里啊！我想，你这次出国该是大有进步啦。照片都受到。那钱的问题你就别放在心上！你给我带回了什么礼物呀？……至少，带回来了一个……吻吧！

嘿，你皮！别吃我豆腐。我……不可以的，真的……不可

以的。那是说，我的时代早过去了。我这叫什么？叫有夫之妇——家有老公。……哦，这回出国，倒也得到一个印象。那所谓西方社会的男女关系，哟，是那么的开放……

所以嘛，一向来，只是因为你本人保守嘛！我不是吃你的豆腐——我-真-想-吻-你——这都快成了我的生活目标了！……怎样？离别了这么久，家里还好吧？老公上北京接你机去了？

咳，别提啦。我怎会有这福分。我那口子，麻-木-的。再说了，他敢向公司要假吗！他抱紧自个的饭碗，天底下就没有更重要的事了……

其实，那也是为了家庭嘛。我看，他倒是很实在。一上一下，飞机票不少花费。反正，你平安归来，不就得了！

是呀，是呀，你说得在理呢！可你认为，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的么？这就是所谓的“家”么？他就从来没有，或者说，极少极少给家里汇钱——他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我呢，我是全靠自己才能维持生存的。嗨，管他啦。反正我也不再多想……不知道哪一天，他要摊上“红杏出墙”，那-怪-不-得-谁！

肖韬听了她的最末的那句话，心头稍稍怦动。他很快便故意将话题转移，絮叨些如何见面的安排。实际上心坎里像是让一阵甘霖猛然浇灌……那原先还挂在叶梢的蓓蕾，已然灿放成花，露滴在花瓣上轻盈舞蹈。……这是说，攻破堡垒的狼烟，远处冉冉升起……

肖韬老是问自己，也老是没有答案。为什么，认识了叶子，就把叶子当成自己要“追”的对象。是，没错，自己是不能不承认的，是花心萝卜——我永远可以随心援引的理由，就是两次失恋给我造成的极大伤痛——要是不接受我的理由，说

我只不过是强辩，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经受过打击与伤痛——自己对于稍有颜色、略显雅致的姑娘，都会起色心、生欲望。但是，对更多的女子，很快就会走失兴趣。而叶子却像是其中不能舍弃的一个。答案在哪里？我不是早就说过，她并不能算是个美人，只属一般般。现如今的流行语说：“一般不爱人；一般人不爱；不爱一般人”。我是信服的，它似乎就是我的行径的写照。况且，她毕竟是有夫之妇。你明明清楚这是一种败坏，但你并没有收敛之意。你明明知道前面那光亮的路面，中间暗藏着陷阱，而你偏偏快步前行。我不会是中了邪吧！……在森林里，我盯上了一棵树！老在它周边绕圈圈。

我认为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她刚从国外回来。在某种气氛底下，突兀说出某种刺探的话语，应该不至于太刺激。我便提起勇气来说了，我-想-吻-你。效果挺好的嘛。她的反应很积极嘛！过这一关，就能为下面的事作更好的铺垫。人的心灵，像筑有一堵墙；你得凿开一个洞门——那它整道的墙就将全面垮塌……

肖湘来过几次电话，是要约见肖韬。但肖韬说，他一时间没能见堂哥，因为正在准备出差。肖湘有点无奈。电话上坚持在追问：怎么啦，你怎么就需要向人举债？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堂弟有些不耐烦，嗨，这事过分操心啦，我自有道理。待我忙完这阵子，再来向你汇报。怎么？你是不是也有钱要能借给我周转周转？——哎，哥你放心，我不是在为非作歹！都是正经事！

……肖韬提前一天就飞到K市机场饭店住下，在那等候叶子，技术上更为方便。

第二天，机场到达大厅迎到叶子，已经是晚上八时多。叶子抱怨航班居然晚点三个多小时，累得不行。好在机场饭店也

就走几步路——坐落在机场对面，有横空而过的电动走道。

就近在机场饭店边上的一家餐厅用过晚饭。叶子接在肖韬后头很快也洗好了澡。肖韬垫高了枕头看电视……

她呢，她却蜷着腿在扶手沙发上，入神地阅读一份饭店特备的旅游杂志。

——上来休息吧！你不说累得不行？

嗯，我要了解明天的行程……这杂志，介绍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的民俗。

……………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半。叶子的阅读还在继续……

肖韬忽然间莫名地产生情绪……他唰地将电视关了，蒙头睡下。

叶子仍然在埋头阅读……

……已经入睡的肖韬，朦胧中醒转，是因为叶子上床时造成轻轻的波动。

哦，是—终—于—读—够—啦！你这个人就是愿意把我……晾在一边！

嗯，别，别抱着我好吗……我真累得不行……哪一天不是天……哎，你让我躺好……

你好像又要把我推回去石器时代——呵不，孔孟时代了！

诶，你听我说——听我说嘛，我给你讲澳洲的故事……你知道吗，我到澳洲，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住在隔壁单元的马来西亚人丁大姐。她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儿（我就是怀疑，是这个小鬼偷了我的澳币。我猜想，是那两个跟他们住的年轻人教唆这小鬼）……哎，哎，别，别……上面可以，下面不可以……你听我说嘛。这个丁大姐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人，即使说我发现她有点神经质。刚认识那时候，觉得她高傲。那当子，她正在

跟丈夫闹离婚……所以她搬开来自己住。他们移民澳洲以后，就开了家Seven Eleven。夫妻档本来搞得不错的……喏，问题来了，他丈夫搞上一个白皮女人……她对我说，她要休了这个丈夫。问题是她本人才是商店的真正的东家——是她父亲给钱投的资。……她有车。星期天，她带我在城里兜风，让我有机会到过好多地点。我真羡慕这个女人。她是对的，重要的是要有钱。丈夫？丈夫算什么！……她马上就进行报复。你会搞，我就不会么！……其实，有一个留学生，早就在暗恋她。他们很快就公开地走到一块。是呀，那留学生比她小了好几岁——有什么关系，她说，她要体验姐弟恋，这还是个机会呢……不过，照我看呐，那男的是需要她的经济。他在念硕士，说是家里再也无法支持……呵，别，别，难受——你还听故事不？

我听着呢……

你……先-听-我-说-嘛……先，先

你-说-就-是-了-嘛

我羡慕死她了，真的。我下了决心了，我-也-要-有-小-轿-车！小轿车！这是我到澳洲获得的最重要的灵感！我再也不要“乡下”了！嗨，人生几何嘛……你不能虚度一生呀！

你别……哎，别……我说不行……那一天不是天……我的腰那天游泳给扭伤了，这回还痛得很！

……肖韬的懊恼情绪一波一波泛起。但，还是要强忍呀。要坚持耐心。不是蛮有把握地安排这一次的聚会的么！她怎么还是这种态度？……算算都几乎是第n次的同游、共处一室了……多少的共枕拥抱……而对她出国协助、经济周济、一切关心与协助，她没有感觉？为什么在电邮中深情地说我想你，……她是在用轻度的温情或者虚应的柔情的策略来拢住我，牵住我……至少，她可以获取免费的旅游？……我莫不真成了凯子

啦！……想着想着，肖韬意兴阑珊。松开了拥抱、撤了双手。自顾自地平躺着。在微暗的灯光中，凝望天花板——她总会找出一种借口，永远找出一种借口……

叶子侧斜身子，一条左手臂横过来，轻轻地揽着肖韬。

韬，你听我说，你愿意听我说吗？我说：你为我设立一个银行账户…不要多…就二十万块吧。你说呀，这二十万块一放，我每年享受它三五千块利息…我不会去使用它的，让他存放在那，让它自己生长——你想呀，这是怎样的一种保障哟！要这样，你就有了特别的安全感。你说呢？

……肖韬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安静。世界停止了。这死寂的沉默，维持了整十分钟。

——喏，说到这事你就不做声了…你看！我说嘛，你就没心…

恶感，不知是从肖韬心脏的哪一个穴窍，轰然地升腾起来！



其实第一印象也是对“那个事”持否定态度的。那里会有这等美事！真有黄金摆在那，那一帮在工场摸爬打滚的家伙，早就抢了跑，远走高飞了，怎么还会拉了你来分赃。荒唐！——庞越几乎把口沫喷到肖韬脸上……

两个死党，就这事争论了好些天。

跟肖韬的心路历程一样，庞越后来是渐渐溶解、渐渐动摇的。

贪婪终于取得对理智的优势。贪婪一般都是是昂首挺胸的常胜军，而理智只不过是那个卑微的拾荒者。

庞越定好了今年观音得道香会这一清明时节，前去普陀山感恩还神——他早些年在浙江温州、台州打工就常去舟山旅游兼礼佛，一再许下重愿。他的毅然离开浙江返还故籍另谋发展，事实上也是从普陀山法雨禅寺求的籤所带出来的灵感。这一年来，自己的小小工程公司所获得的业绩和进展，证明这菩萨的昭示确实灵验。这些日子以来，飞往舟山感恩还神的任务，庞越老是耿耿于怀，未去完成，坐立不安，深怕接下来的生意会出差池。神绝不可亵渎玩忽。

你去还是不去？给我一句话呀！

去是想去……但我的那事缠着我……那你说你的方面到底有头绪没有嘛！？先让我有个着落，才去得安心不是！

你真够烦。看来，我这一劫是逃不过啦。这样跟你说吧，你去，完了我给你张罗还不行？

那就有考虑。你干脆就给我唱个肥诺yes吧……好让我轻装出行？

你个死心眼。谁叫我是你死党……你那事吧，我没少伤脑筋。头绪是有的——但你得诚心向观音娘娘去求去呀……所以呢，你这是非去不可。听你大哥我的，收拾收拾，整装待发吧，不坑你！

跟庞越扯完一阵，肖韬心里果真轻松起来，嘴上吹起口哨。他心里想，这个庞越肯定已经有了眉目，这时只是故意消遣他。投桃报李嘛。我肖韬不是先给你庞越做出了贡献了的么，这时候，是该你回报我啦。况且，这里头还保证了你的实际利益呢。咱俩共进退嘛。

实在的，为了筹集整百万的现款，肖韬费尽心力。自家银行存款十来万，向老姐拿了十万，老妈也掏十万——这些是不太花唇舌，不太需要摊明理由的。光靠这些，还远着呢。陈火

炎他们要求的是九十万，说是最低数码。考虑再三，肖韬向庞越公开了这“项目”，邀约他参与其事，利益共享。为了开发庞越的信心，肖韬将上回拿去化验的样本制成的一枚戒指，送给庞越，叫他孝敬母亲。

一枚戒指固然让庞越高兴，但庞越不是因此就没有疑虑。而且，自家手头资金也捉襟见肘。他其这个肖韬来跟他谈“资金”的问题，便趁机拉了他要他同行。有个同伴，况且还能借机会给这小子灌输灌输佛家思想，给他开开窍——我就不信他还有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他脑子里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冲动；你以为他这种人为了什么而真愿意牺牲自己……你相信他更有准备去牺牲别人，才更符合实际……

都说人一定要有信仰……绝对可以相信他这时候是脑袋空空如也，早失去中心……了无痕迹地给他强加劫持，非要他一道去不可行。

实际上，由于酒店中产生的失落，这些天肖韬正忍受着抹不去的刺激，老憋在心里。接下来的上星期六的宴会，可真是又雪上加霜。

那场宴会，其实没肖韬的事。但是庞越硬把他拽去凑热闹，就凭他和邵宇声老板有交情。大摆筵席的邵老板，所要庆贺的是他邵老板的“圣州国际商贸中心”和冯达星的“泰星房地产发展公司”签署了正式合同。“圣州”成为马上竣工的“金河大厦”的承租方，用来开设大型综合商场。

市里管经济和管工程、市政的相关官员，圣州的供应商……不下几百号客人，五十桌酒席，闹哄哄……肖韬猛然发现叶子。她不但是邵老板主人桌的座上客，而且就坐在邵老板侧身——仅仅隔了一个座位。她今天身上的华丽服饰，正是她曾经炫耀过的澳洲墨尔本歌林斯大商场选购的套装——花去她

一个月工资。

她怎么也来了，老庞？

怎么她就不能来呢？老弟，这个表妹呀，我特意让她接近邵老板…这绝对有好处！邵老板今年也不过四十三。嗨，令人羡慕啊！你晓得吗，他的背后，西南最大的军工集团。不但国外飞机零部件订单在手；甚至神舟飞船的重要部件，他们亦是供应单位之一。邵老板原来是集团之下一个机械制造厂的经理，董事长的得力干将，改革开放，他代表集团搞多元化发展，创建和管理商业部门。成绩突出。在“金河中心”开设的，已经是集团属下的第五个综合商场。

说实在的，看着他邵老板，我们真无地自容！太远啦，太远啦，我们这算什么东西呀！

肖韬不是上宾，坐的一桌老远。庞越够意思，即使他和邵老板认识，这回，并没去套近乎，而是陪在肖韬身边。

本来，庞越要拉了肖韬过去给他介绍邵老板。但是，肖韬却拒绝了。他不想跟叶子打照面…他情愿远远地观察她。她正在主席桌的客人面前优雅地展现柔美得体的笑容……邵老板时不时主动去碰她的酒杯——即使她那酒杯还端坐在桌面上……

……喝着闷酒当儿，肖韬正往自家内心深处狠狠点燃火苗……你必须！你必须！必须富起来！陈火炎，陈火炎！

我要翻身，我要腾飞！我要一切！

而且我要时间，要最快、最短的时间！陈火炎！

这是为了她吗？不！不！她是谁？她值吗？我其实对你也是真心实意的。当然啦，我们并不是谈婚论嫁。我们彼此心照，我们本来就有谅解的嘛，我们都是出来玩的；这是时尚，这是潮流，这是正常社会生活，这是现代社交……我们谈的是新型

的恋爱嘛！你不是宣布过你是我的红颜知己吗！

你是乡姑么？……我才是乡巴佬呢！纯朴、端庄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武器。

去！就跟庞越去。普陀山。就趁着有长时间斯磨的机会，缜密筹划。一定让它实现。我要成功！我要上去！我不能掉队。

财富就是力量！财富就是尊荣！

……朦胧醉眼穿过饭桌的间距和人头的帘幕，肖韬削尖耳朵去扑捉邵老板桌面的动静。但听邵老板有点类似歌星刀郎的声韵，一浪一浪……“这杯你得干了！干了……算是我的拜师酒吧！来！你放心，你不就住大学教师楼吗。我清楚。我经常到你们大学去。保证把你送到你家大门口！——你不会不让我进门坐坐吧？——还不瞒你说，邵某在你们师范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倒不少呢，不但有你们的年轻貌美的女同学，就连你们秦校长，也都是我的老朋友，呵呵。”

“我喝多了，邵先生，真喝多了……我不胜酒力！”

“我们都说好了嘛，这是拜师酒。各位，你们说，现如今这个时代，要与世界接轨、要走出去、要开拓国际市场……你们说，外语不通可怎么行，是吧。所以，叶子这位老师我是拜定了！我有了这样的老师，绝对下定决心，把英语学好了！来，干！”

酒在肖韬胸膛急速流动，一波一波……他似恍惚中感到头盔中箭、宝刀落地……犹如西楚霸王兵败江边。噫，噫，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还没见过刘心。见过了你就明白了。你可晓得那刘心是怎样主动向我靠拢的吗！就你？你还够不了她的三分颜色呢！……你这个肖韬也是够邪门的啦。放着热情的刘心——甚至是规避她——你偏去追慕她什么叶子。你是啥门道哟……算了算了，别傻了……



要从上海虹桥转机，再飞往普陀山机场。

飞行过程中，庞越实际上是有点故弄虚玄，把话题拉远。老讲天文地理。讲北纬30度的神奇。你晓得吗普陀山就在这北纬30度线上……

肖韬心理牵挂的是“资金”。陈火炎已经不止一次催促。他那边跟老板谈妥了：以九十万现金将整个余留工程盘下来。老板自己刚好标到六盘水中央大街的一个两千多万的市政大楼新建工程，愿意把余下的工作转让——火炎高声说这正是最好的机会，整个一个工地全掌握在自家手中，可以私下从容进行文物开挖，又干脆又安全。

庞越却是极力享用自己故意保持神秘带来的快乐。事实上，交通厅陈厅长方面，早两个星期就已经答应了他，从小金库中抽一百万借给他。庞越信誓旦旦敢以自己的工程公司作为担保，要陈厅长放心。我这绝不会害你……还有，我们别忘了，这是很好的一次机会，让肖韬感恩。他哥肖湘那边西关区秀水河整治工程就准备要招标。就算破什么例，他都得硬着头皮跑他哥那里去给我们抢这个工程。

“我说，你别轻忽这趟礼拜观音之旅！”庞越对肖韬强调，这是观音得道的香会期。诚心祈求，必有灵验。肖韬瞪了庞越一眼，并没吭声。“行啦行啦…不就是上柱香吗！你不愿意执行佛礼也无妨……心中真诚就行了！反正，记住，这关系着这你老弟的前程！”庞越提醒肖韬，到时别在神圣的场合说怪话，显大不敬。

向空中小姐多要了两分咖啡……北纬30度，地球上最神秘

的纬线……庞越又重执话题。珠穆朗玛最高峰、玛丽安娜最深海沟、金字塔、百慕大、布达拉宫……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都从这纬度入海…这都是唯物论，老弟，唯物的很呢！我们这下就是前往同样神圣的普陀山…你要不好意思求籤，到时我代你求一个。求得好籤，别忘了许愿；许了愿，改天，别忘了回来还愿。

什么北纬30度？肖韬博览群书，涉猎甚广，那能没这知识。这些年，为了追女孩子，很是荒废了书本。听着庞越的唠叨，心理烦，也不想回应。叶子、火炎、邵宇声邵老板…纠缠一团。年前自己在保鲜（先）会上的发言…唯物主义，终身奋斗目标，声音还在回荡…再要了咖啡…堕落！兀然在脑屏上跳出两个字眼，堕落。这算是堕落吗。是我，只有我，堕落了吗。啊，为什么叫堕落呢…大学时代，大家就封了自己青年理论家的称号。你庞越是什么东西。老揶揄我。我的理论水平你还够不着呢。你们不就是一帮暴发户么。先前遇上他发议论，马上就要抡高板斧砍伐他…这回都让着他啦…资本的力量，资本！

飞机抵达普陀山机场已是下午三时。转由沈家门乘搭快艇过普陀山岛，再叫出租直奔绿缘山庄。庞越安排好一切，他早年常来，轻车熟路。对绿缘山庄情有独钟。不光是因为这旅店依山望海，与著名的法雨禅寺临近，面对着开阔的千步金沙沙滩，更为重要的是法雨禅寺的名堂，非同小可。所谓位于莲花中心，属五行之中宫，所有能量向此聚集——普陀山磁场最强之处。历史上，康熙就多次赐金、赐紫衣和赐佛经，并且下圣旨将南京明皇宫的“九龙殿”搬过去修法雨寺——皇宫12万片琉璃瓦铺在了法雨禅寺的寺顶，让它成为中国建筑规格最高的寺院。当然，在庞越心目中，法雨禅寺就是最神圣灵验的祈福

佛坛。

傍晚，旅店里好好洗刷——从头到脚，一尘不染，换上干净衣物。餐厅里要一桌斋菜。用餐完毕，到“千步金沙”，漫步沙滩，享受黄昏落日的宁静。

异乎寻常，两个人都沉浸在沉默中。没有想到要去探寻对方的心灵中，荡漾着什么思绪…

第二天，九月十九日，观音得道香会道场，很早就聚集了众多香客，焚香朝拜。庞越自己行礼如仪，细心地完成着还愿的程序，只能让肖韬自行其是。肖韬便站到边上，看着人们如何礼佛，慢不经心。人潮越来越汹涌——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服饰各异的信众或游客，把肖韬逐步挤到越远的外圈去。他既感迷茫也表现谦逊。缭绕香火，早把他熏得睁不开眼睛…日上中天，庞越从深进的香坛转出来，一面揩着额上汗珠，一面递给肖韬一张纸片——籤诗。

庞越到香案上取了三枝香。“兄弟，你拜一拜。既然都来了，入乡随俗嘛，有点表示，拜三拜。你想啊，我们不就是来祈福的么！不扫兴——来，为了我们的成功！”

肖韬算是拧不过庞越吧。事实上，他心里正虚…暗地里想，你若心中不虔敬，恐怕“那事”也就没了着落…拜就拜吧！

挤出人墙，回到绿缘山庄。茶座里歇下。庞越示意肖韬，拿出籤诗来研究。

但见那籤是第14首：《管仲三熏三沐见齐桓》

宛如仙鹤出樊笼	脱却羈縻处处通
南北西东无障碍	任君直上九霄中

读着这籤诗的“解释”时，庞越简直要跳将起来…为白鹤冲天之象也；凡事先忧而后吉之大吉籤；嘿，你看，功成名

就、生意鼎盛；还有，如果你问的是婚嫁，那也婚姻完满、问财则财路亨通……两人正是喜不自胜，快要飘起来了。开怀吃过一顿丰盛午餐，便计划作一次普陀山的全岛巡行。

站立在33米高南海观音立像底下，庞越眼含诡谲笑意对肖韬说：海天佛国的观音大士，给了你最大的祝福了！

准备好，先富起来吧！法官大人……不瞒你说，你着急要凑集的资金，全搞定啦！



第七章

对！就是要这样的地点，隐蔽安谧。离开市区70多公里……保持秘密——即使是姐姐也不让晓得。提防她没头没脑钻过来，万一正好撞见她们……撞上谁也不好。女人嘴巴不密。万一散布开去，后面的事就只好安排。啊，啊，建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隐秘的世界！

……这是在做梦吗……好像是梦，不是，这不是梦，是真实的。我现在，正在开着车，开着最新款的奔驰，开着比庞越的天籁更高级的奔驰……三十分钟后就会驰入我的别墅。啊！世界，真美！

我不会带你来的，绝对不会。我首先会带秣秣。她好，她从不在我面前摆谱。我们很有默契。我们无怨无悔，干净利落，互不牵挂，互不干扰，两不相欠。你呀你，你才不“乡姑”，你不简单。我一直自以为是，自以为高明，嘿，我还不如你城府深，不比你的思虑密……你们走多远了？也跟他一同去旅游了吧！当然咯，他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他肯定带你住五星级、六星级的酒店……不只20万……你提出100万，他也将不眨一眼地答应你……

他给你安顿银行存款、带你选购进口轿车……还建议你，哦，像我一样，挑一个幽谧别墅！——好方便你们幽会。地点由你选——现在，郊外建成的豪华别墅，多的是。你选，总之，要对你最为方便的地点……

我—该—投—降—吗。投降会让自己悔恨。不投降，不能就这么简单地投降、退开……我想我是在梦中……或许吧，我是在梦中……我怎么会是在梦中呢……我心里痛苦着。她是半个小楼，半个小穆……她给我的同样也是伤痛，挥不走的憋屈。…

…嗨，人家又是你什么人了？你怎么就有伤痛的权利！她和你毫无瓜葛。人家是自由的。人家是独立的人格，不是吗！

那好，这别墅的客人，只能是……哦，不能是他们。马兰、裘敏、丁蕾、许美虹、小歌星韩雪、幼儿园老师张莉、行销“安利”的范艾琴、〈高宾大酒店〉的公关贝玲……反正，看着没希望的，那我这里的隐秘，一概不给透漏。不让她们出现，——对不起，这是禁区。

你庞越不能忌妒我。你拿了该拿的。算是分赃吧。我给你们分得够公平的。你说你也搞定了陈书记。好嘛，看得出来，这家伙是个贪婪的主——我就听说，她的情妇好几个。还包括一个小明星——她们中的一个，我们在聚餐中见到过的——是漂亮，挺会扮酷，高贵得不近人情…你们不能再有啥意见啦。我拿大头。项目是我的，整套工程也是我统筹完成的。是呀，是呀，我的份额一千多万呀——你要晓得，火炎他们和我的合约是六四开。他们拿六，他们人多——喂，你瞪什么眼嘛。我身边还有不少人伸着手。我是割肉似的给你们安顿啦。反正我们将来还不是要继续合作下去的么！这些都将是资本呀老哥……你们都已经是一本万利了。五十万资本，获利三百万，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哦，你要娶老婆啦？真是“士别三日”哟…好啊，祝福你，嫂子什么地方人？干那行的？我认识不？……那儿捞来的？漂亮吧，要不漂亮，量你也不会亮剑！我还不了解你这魔头！

我么？我不娶老婆！坚决不！别明知故问。你说啥？不要把话说绝了……我就绝，绝不结婚。你先前也跟我统一战线的嘛。我们宣过誓……你反悔，那也没什么。要娶就娶呗——我知道你拗不过你老妈。好嘛好嘛，传宗接代——无后为大嘛！你说过，拒绝参加共产党是你一生中最英明的决断；而我

呢，发誓不结婚，这将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我妈？咳，我妈挺可怜，我是对不起她。有时候，我不敢直视妈妈的脸……她总是含着安稳的笑容，她平静的眼神，老像刀子一样戮向我心坎深处……看着她，想起父亲……父亲的声音，他的叮嘱，像是宏福寺洪钟的钟声，悠长地向远山播扬……啊，老人家们，我肖韬不走那传统老路……肖家的烟火吗？不、不搞这些啦，这世界的人已经太多啦……将来，一切都会混成一团——人类的前途我不乐观……想那些个劳什子干嘛呀！要好的话，全世界都是自家人；要不好的话，人类将互相毁灭，从地球上消失！……妈，你不是有了姐姐给你生的外孙女儿了么？行啦，妈。哎，你还在笑呢。你晓得，你的笑，在我心里勾起的苦涩……你坚持说自己虽然七十开外了，但是身体硬朗，说“你结婚生子，我给你看着，把孙子养得白白胖胖……我的乖孙子哟，读书考第一，长大拿红旗奖——就像你爸，像你爸爸……”

噢，头怎么疼。真生什么病啦？本来不是好好的吗？是呀我们是从舟山回来的呀。飞机冲……上天，我们仿佛是腾云驾雾。兴高采烈，高呼万岁！……真病倒了？这周边好像有护士，来往穿梭，影影绰绰……我不是，不是躺身病房……我正开着奔驰，蜿蜒的郊外公路风驰电掣……我不要空调，我打开玻璃窗，虎腊腊的风，把车灌满……把我颈上那红围巾，吹得欢快飞扬。哎呀，这围巾拍打在我头皮上，有些刺痛……头很重呀哟。

陈火炎如约。他把我们给他凑齐，用在赎买剩余工程的钱款拿去后不久，便把那尊最大的观音金身塑像，送过来给了我。大哥，兄弟们的心意，给大哥做个永久的留念——喏，把它供奉在你书斋里，让你事事如意、一生吉祥！

确实跟普陀山的南海观音塑像很相像。慈祥的，浅浅的笑……我-皈-依-你-了，救苦救难菩萨，愿你引导我向光明！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党怎样？党在那里？别提这种问题好不好？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叩问呢？……我难道还不会调整我自己的生活吗？照常生活呀。我可以是一个“世界的我”和一个“世外的我”；一个俗世的我和一个出世的、自我的我！我白天在办公厅说唯物论说社会主义，早晚便在我私邸拜我的观音菩萨。总可以吧。

……有点晕眩。疲倦，想睡。马上要到了…别墅大门，阿张在那站着。嘿，阿张！他准备开门。阿张是个哑巴，还有点聋。这正是我所钟意的。将来，他不会在那些女人们中间搬弄是非。五十多了，这寡佬有管家经验、而且是个灵巧花匠……阿张，我来咯！快，收拾床铺，我想躺下，我要睡啦……我都喊那么大声了，你倒是听见没有喂？你这聋子！嗨，怎么离大门就五十公尺，车子就是开不过去？车子不是飞快地奔驰着的么？怎么老在原地颤抖……冷啊，我发抖呢。车子抖得我浑身骨头要散开啦！阿张！阿张！阿……

……你来啦。你来看我？我可怎么啦？喂，你给我落订的事搞妥了吗，你们那〈金河大厦〉。你没忘了我跟你交代的。我是要一个240平米，两个130平米……再两个小一点的，70平米的单位？我们玩点投资；大的单位，留下来准备让我老妈跟我姐住到一块。她俩相依相傍，我没有后顾之忧。你别搞错了，预定的单位一定全用我姐的名义……。不能暴露我。我自个呀？我就住老地方。以不变应万变，绝对要保持低调，艰苦朴素，不卑不亢——尽量要做到不动声息，依然夹着尾巴走路——白天把自己交给社会主义、交给党；晚上把一切要回来，还给我自家。……考虑出国？嗯，还没到时候。才积累

那么点不大的资金。还得跟庞越你们配合，想办法让它翻几番……到时才作打算。嘿老庞，你不是老鼓动我做生意的麼。但我暂时还不能下海，先搞两栖，择机行事。

你惦记着我哥那事？我还没跟他提过。你别这么猴急。你晓得我这哥哥他跟别人不一个样。没瞅着适当机会，贸贸然开口，反倒要碰壁。你走吧……我哥马上会来看我……他也在念叨说我病倒了！奇怪，怎么个个都说是我病倒了！……那也罢，病就病呗，反正你们就多带些葡萄、饼干甚么的，我享清福嘿！

庞越，你快走！我不想让我哥看到你！

……喏，看，我没骗你吧，那长廊上不就是他的身影！我哥正走着来……

哥，你不忙吗？啊，犯不着这么劳师动众，把你个大书记也惊动啦。我没事。去了趟舟山，怕是累了，就想睡觉……诶，哥，我听说刘心出国去啦？还苏黎世、巴黎、马德里、纽约，悉尼，环绕世界呢……她跟你说啥时候回来？哼，我看呀说不定就不再回来咯！……不会吧，她没跟你提过！她这段日子和你交往密切，我能不晓得？我早看出来她把心思放在你身上。你也不必急着否认和推挡——我是你老弟。不能出卖你。你防着点。别让我那精明嫂子，嗅出个道道来。哎哎，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刘心就是一阵风！一阵风！……好啦好啦我信你，你没跟她……哈，不说她了。说正经的，我想学着搞点经济。你们整治秀水河的规划出来了？什么时候正式招标？

……湘哥你听我说。是，我承认，我外行，我没这个能耐；是，我也没资金——但你总希望你弟有个出息吧。我是说，我可以联合一帮好朋友，一些个有资历有经验的……他们

也有资金。反正我们不向你大书记要特殊。该咋办咋办。你单给我们透些个关键信息……总之，以不牵扯、不玷污你为原则，以有利于帮助你建立政绩为方针，行吧！

……………嘿，我说嘛，你肖书记就是肖书记，你百毒不侵，党纪高于一切，原则不能交换。你永远是那么一套套。我真服你了。我还能说甚么。唯一可行的只能是听你给我宣示党训……我的好哥哥，我疲倦，我厌烦……行了行了，我想睡……就当我说没说过……

我到了，我真到了。你们走吧。通通走开，走开，该干嘛干嘛去，别再烦我。我终于把奔驰驾进了别墅廊道。——我上床去睡啦……阿张，落下帘子……空调18度……已经17度啦？干嘛还这么闷热……身体慢慢飘荡起来。到云层，水汽弥漫，背部湿透了……月亮这么早就起床了？让我抱抱……你脸色灰白。你很温柔——我要的就是你的温柔啊。你在我怀里，哦，是我在你怀里。拥抱真好。黄安在窗外高声唱着：在人间已是颠，又何必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我真要美美地睡上一觉。我要睡了，让我做个甜美的梦……

呵呵，你说神奇不，我在做梦，在梦中我又梦见我正在做梦，梦里梦见的是你！哎，我说的你不是你，不是你这个你！你去吧，你教我自卑……我祝福你跟邵宇声、邵，邵老板好好相处，祝愿你称心如意……不打搅你了。我说的你是你，你刘心。是的，刘心，我是有点后悔哟。我后悔没有对你好，没有接受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正想你。你不会不理我吧。我相信，肖湘他跟你没、没……嗨，我又吃那门子醋呀，没来由！他是我哥。他绝对是个典范的共产党员——万里挑一，我为他骄傲。什么？你说什么？你我两个才是同志？……哦，哈哈，我明白了，你是说，我们都是反婚姻主义者，或者说，非

婚主义者，哈哈。你应该说得更彻底、更义无反顾——婚姻消亡论者！诶，诶，我们是同志，同志；不会互相背，背，背叛的同志。

你脑子走得很快。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那就恋爱有理，我们就有了谈恋爱的坚实基础？哎，我还是将心窝子里的话给你掏出来了吧。归根到底，我清楚我会抵挡不住你的强硬的，你那种高姿态，你那种女强人范式……。嘿，对女人仰望，我有自知之明——我不会有这种承受力。我绝对会逃跑！

你说，我们之间能妥协。我们能彼此宽容，我们能互补……行，行。我都信。从理论上说，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有答案。这些个答案都睿智而高明。你的答案，全部都可以在你的内心中完成。完美地完成。然而，拿到现实中，这所谓答案就碎裂，满地鸡毛。……你说，生命要感性，生命的指针要理性。谁想要活得了这一场活，就要以绝对理性、冷酷的理性来统领感性。你说，生命的美都在充满音声和色彩的感性之中。为了能使感性更有效而自由、更充分而淋漓——更明白地说，就是要彻底地动用理性去克制、消解残余的累赘的理性，如此才能诞生出赤裸的、火红的、绚丽的感性之婴！

“我的纲领，我的口号就是：以理性驱逐理性！还我感性生命！”

这是伟大的生命实践、壮丽的人生画卷！对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的礼赞！

你，难道能否定我吗，肖韬。

哦呵！我不否定你……我甚至很想要追随你，乘风而去！阿阿，天真烂漫的刘心啊。我似乎也曾经有过你一样的心路历程。我想逃脱，我要解放！啊，当你朦胧地、窃窃地以为你正在推翻一种信仰，你获得了天启、你把一切踩在脚底的时刻，

你心中泛滥狂喜……

刘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体验过这种狂喜……然而，每当我恢复清醒，我却心痛地感到，那消散而去的残留，恰似醉酒的晕眩。

追求曾经是痛苦；放弃也是一种痛苦！

好吧，刘心。我同意撇开一切，忘掉一切。我同意妥协。我放弃大男子意识……我们恋爱；我们把爱情进行到底！

……你放开了肖湘？那你又为什么放开肖湘？你向来是个征服主义者。越是得不到的你越是要；知难而上，越难越上。说肖湘是攻不破的堡垒？全中国只剩下他那么一个了？危言耸听！你别再干扰他。他是我引以为傲的哥哥！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你离他远远的。你找我，你奔我来。我是肖韬，我与你同路。你要浪漫，你要自由；你要玩世，你要游戏……你要佛祖，或者，你要耶稣……来吧，刘心，这里有肖韬。你要腐朽，你要糜烂，来吧，这里有肖韬！……这个肖韬，已经迈出了步伐……啊哈哈……哈哈……哈！

过去，我曾经极力回避你。可是，我得承认，我其实是暗暗地羡慕你。甚至可以说是在心坎深处，幽幽地密而不宣地钦佩你。另一方面，我又对你有着一种苦涩的疏离感——觉得你是“非我族类”……我晓得，你已经开始放弃我了。而谁又能预言，你终于还是征服了我？至少，在精神上击垮了肖韬啊。你若不是一个胜利者，你就必然是一个失败者！

哎呀我成了失败者啦！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滑到了……原先明亮的方向罩在深重的雾霾里。开始是迷茫；再来是恐惧……然后，变成了邪恶！不，不，刘心，我要是追随你的步伐，在我自己国家里，我将不能生存……你不是刚出国回来吗，告诉我，你在国外获得的新鲜灵感。你是经济上上了台阶的

人——喏，我也正尝试沿着你的路线前进呢。我开始投资房产啦，这是最快的积累。我知道，你这时候手上没有千万也有万千，小富婆一个——有了钱，便筹划出国、办理移民……不是说我们百分80的富翁，都拿了外国护照？高官们，早把老婆孩子弄出国外，自家权当裸官…反正，在国内，小蜜有的是——鬼不知神不觉，某某国护照早揣在怀里，时机一到，立马打张飞机票，腾云驾雾，呼啸而去！……100年前，我们宣告“工人无祖国”；今天，我们该改口宣告“富人无祖国”！你刘心怎么地兜了个圈圈却回来啦！你留在那，花个把年月时间把英语搞定，写洋小说，那时，风行世界……一个不留神，让颁了个诺贝尔奖，那岂不是不虚此生，功德圆满了嘛？

阿张，把空调开大点呀。快把我给烙死咯！水，给我水！……我在沙漠，迷了路啦？太阳白光……我睁不开眼睛。我知道，我在做梦，做梦……我好疲倦哟！让我睡……睡。我可以做梦，做梦……做梦最美！他们说，有梦最美！他们都来啦？我跟你说过，别让他们来！……来啦！？还是来啦！——阿张，你是怎样把的关？

哈哈，你们能说什么呀，我的同志们……像犹太人所宣称的：我肖韬是上帝的选民！我先富起来了！**羡慕我吧**！我先前也是这样羡慕着那些成功者的。什么？**你的是横财！你还盗卖国家文物！你是贼！**——那是你们患上红眼症。你们嫉妒。那叫机会、机缘！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降临的。我是个幸运者。你看，待到要出手的时候，金价马上就上去了，天天涨！连我自己要摔都摔不开这好运气。……这是没商量的呀。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马上叫全国均富，人人开小汽车，那是不现实的嘛。同志们，别泄气，分头努力呀。叛徒！……我叛了谁了我？我才不跟你较劲呢。……你大点声宣布呀，你

就不想富！你就要穷！你穷着你就最革命？你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别唱高调啦我的同志。你是没有机会罢啦。你找机会呀！你去钻呀。这时代，满地黄金！……

你忘本！你忘了你父亲一辈人流的鲜血！你忘了邱少云、童存瑞，江姐，忘了千千万万的解放军战士、忘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你今天的背叛！

你就骂吧。反正我不再生存在过去！别跟我说过去。你跟我说今天，说今天呀我的好同志！你怎不去骂那些大贪，那些上千万上亿万的窃国大盗？……是我不要革命吗？是我首先背叛人民共和国吗？……我没贪污，我没搜刮劳动人民……

叛徒！

变节者！

人世间最卑污的就是叛徒！变节者！

你们是谁？你们是历史的判官吗？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不信任你们。我在看，看你们什么时候变成为你们所咀咒的**叛徒！**

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在发生……

阿张，把这些人赶出去！你真没用，你咋的就让这些混进我的别墅来呀！不是让你将大门永远永远锁得紧紧的么？锁得密不透风的吗？不是给你说清楚了：第一，不让那些个**男的**；第二，不让**别的女的**——是哪一个女的可以来，我自家有分数。你得报告，你让我批。嗨，你别当老好人……你说，你说。你—刚—想—说—什—么—来—着？哦，字条，快拿过来。她交给你的？她避开那些混账家伙。好啊，那，她现在在那？快，快把她请过来！……别忘了，先把这些混账轰出去！轰出去！**叫—保—安—呀！**

……噢，小楼，是你啊，真是你啊！你来了就好了——他们把我的心情糟蹋得坏透了……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是在做梦吗？——小楼，快告诉我，你怎么来的？北京下雪了吗？哎，我脑袋进水了。这还是大夏天……好热呀，我浸在汗水里。呃，没事，我没有生病。我能生什么病！看见你来，我太高兴啦。谢谢你，小楼，你还惦记着我。哎，哎……小楼，你晓得吗，我对你发誓，我一直没把你忘记。我忘不了你的……不，你和她不同。我没有想起她，真的——你说嘛，她那人是不是太贪图虚荣。美国？美国就那么好麼！就急着要投奔美国。她不能跟你比呀小楼。哦，你也早听说小穆她结果是离了婚！嘿嘿，在美国，不离婚才叫不正常……呃呃，对不起，我没别的意思……你还好吗？……你分居了？噢，我不晓得，不晓得真不晓得……对不起。你生活和工作都好吧？你瘦了许多。要十多年啦吧，小楼。……我恨你不？不不！我不恨。啊，小楼，你怎么哭啦！不哭不哭……我没说错什么吧。我让你伤心啦？

……这是事实吗。这事会是真的吗？啊，天！！……小楼你像一阵风，飘然而去。——她哭了，哭得那样哀痛。我只能听她诉说，我无力给她劝慰。阿阿，母亲吃安眠药自杀；而母亲的寻死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父亲的婚外情最终暴露！小楼她自身婚姻破裂、政治信仰幻灭，加上……可能是人生最后的那个堡垒——父母——那可是三重的破灭呀！

她父亲当年反对我们的理由是：这个青年人，性格中的不稳定不纯粹、在稳重的外表下，掩不住浮滑燥动，不像个共产党员。……哈，多犀利的眼光呀。是他的久经历练的具有穿透力的眼光，挽救了他的掌上明珠的闺女，不让她掉落我这个深渊！好吧，首长，肖韬不是个人物，肖韬肯定只能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物，我理当回避，知难而退！我不乞求。我走。

英明的首长，我这才领悟，原来人生——现代人的生，是分段的。可能就分成三五七段呢。你前一段是英勇的战士。第二段成为人民代表。第三段你是人民领导。第五段你躺在功劳簿上打呼噜。第六段你翘起二郎腿，等候人民用贡献来偿付你的贡献。…然后，你坐上龙椅，幻梦着后宫三千……这就是剧目，就是历史了，首长！你是一部人民共和国史吗，首长。

我先前，对你有着多大的敬畏呀！首长。

……小楼你回来，你回来呀，你别走！你听我说，我是真正爱过你的。嗨，那时候，我们多么纯洁。我肖韬带着优秀团员的荣光，握着优异的学业成绩，步出大学校门，昂首走进那正为我们热烈鼓掌的社会。小楼啊，我们的恋爱故事就在那时节开花。……带在我头上的光圈，再加上你漫步在我身边，我是天之骄子，我可以睥睨人间。……我父亲把我引进法院的大门——然而，他那时却患上肾衰竭，而且引发了肝胆的综合症，病入膏肓……他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我当人—民—的—好—法—官。

……小楼，你带我到你家看望你父母，我可是战战兢兢的呀——但是我坚信我自己的纯洁和真诚。我跟你发誓，我自己心胸中没半缕邪气…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就给你父亲留下了个花假不真的印象。掐断我们的关系的是你父亲。小楼，你是那么崇拜你的父亲……啊，我应该明白，崇拜父亲的同时你又是高扬党性——你早已是个年轻的党员……你要走康庄大道。你居然把我推到了异己一方。难道我肖韬对党的忠诚就不如你们麽。……正是你的这种态度，深深刺痛了我，摧毁了我的自我价值。小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付出断绝情缘的代价？……我是爱你的，小楼。你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爱的人呐！……小穆吗，她在你走了之后出现——

我只能说，她是我治疗心灵伤痛的方便处方。但我可以不虚假地说，当年，我是抱定决心爱她的。我想，既然我就只有小穆水平，那我去爱像小穆那样的人吧。——说我对你没有怨恨，恐怕也不完全真实。……我的特殊愤恨都指向你父亲。就在那年月，我是真真死亡了——死在你父亲的无形屠刀之下。……我现在可不是幸灾乐祸。我只是可怜你父亲。我也不想去叩问他的德性、他的党性。我只看到**虚伪**……。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男人的失足，是从女人开始的**。喔，那时候，你父亲是绝对的高尚的，那不过是后来，他才陷落了。他结果并没有比我更高明——也许，他当年以他的高超的虚伪，谋杀了一个单纯的真诚。哈哈，哈哈哈哈哈……

**热度不降……病人老在梦呓，喉头咕噜噜响
点滴剂换成上海产的吧，药力强些
医生，确诊他这是什么病？发烧都三天了
急性肾盂炎。泌尿系统并发感染……**

嘿，好像是他，那乌鸦噪。地狱判官……他还来干嘛。我说庞越，你个吊靴鬼，无处不在。别捣乱，我多少年没见着小楼了。你这一出现，把小楼挤走了。你！……哎呀，你什么居心，你竟把马兰带过来！你明明晓得我别墅不接待女客……马兰马兰，你别跟这个人往来！……哦，你找到工作啦。还是夜总会。好啊恭喜你。哪天我们还到老地方，假日酒店喝红酒。我知道你向来不爱跟庞越打交道，今天却……嗯，你为了看望我……。嗯，好啊，你终于想-通了。你终于同-意了！同意我们……你长期以来拒绝的婚外关系……你终于走出了那千年古墓。——庞越，这时候，你真可以走了……让马兰留下。……

小楼，小楼，你又飘到那里去啦？你不要再离开我……

姐，妈，你们来啦！——说什么我发高烧？我身体棒的很！父亲昨晚回来啦？他断去的手臂又长出来了？……他高举双手，说要上-战-场。他高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嗨呀嗨呀…我亲爱的爸爸，你就让我把梦做完吧…我警告你庞越，你要是把叶紫也带来，我跟你没完……不！我不嫉妒，我没有嫉妒。我现在有了钱，但我也不会把钱花在她身上。让邵宇声去把她背上吧！

你老跟我妹过不去，你把她怎么啦？姓邵的又碍你什么事？

我一直把她当做纯洁的乡姑——乡姑，你说的！

她就是那个乡姑——连我都无法亲近她……

我亲近她了！是你散播了错觉……而今天她却倒向了姓邵的……

哦，我这才明白呢！瞒着我，你一直在搞地下活动……你可耻。是你可耻呀，肖法官！她是有夫之妇，你清楚……

当年还不是你笼络我？——是秦星房开的那条红线……我明白了，红线，红线。

嗨，你一个邋遢的家伙，却在要求别人圣洁！你无耻，你虚伪！你到处拈花惹草，却以为你有权利去阻挡一个女孩子和异性交往？她和你没有一丝一毫契约！……我不否认，对于女性，我也是个混蛋。喏，叶紫是一直拒绝我的——但我从来没有诅咒她。亏你这个所谓青年理论家，你那眼睛，真的是往前看——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你不就是个玩家吗！……是这样的，理论家，市场经济中的就是市场情感、市场爱情。全国人民一盘棋……而且，全世界都一个样了——你还想要什么？你要向香港哲学学习。我提醒你，“不要跟我讲耶稣！”

我清楚我无耻。可是今天我有权感到我受辱。……她，当日为什么向我靠过来？她是有夫之妇就应当正派，她就不应该跟我单独出游！……鬼话，鬼话！这年月，谁都成了魔鬼。谁都是高手，谁都在打擦边球，谁都在德行的边界游走，暗暗把一条大腿伸过边线。我是终于脑袋开窗了——凡人都是那个坚硬的利益主体；凡人都是那个灿烂的情欲幽灵。当然，我首先得承认我是，我就是；剥开我的层层硬壳，拉下我重重帷幕，你就能见证一条赤裸裸的毛虫。哈哈，你是、他是……我们的叶紫小姐也是。可能只不过是她的、她们的装扮和服饰更为出众迷人罢了；她们的歌声更为婉转罢了。没事的，庞越，你就鼓励她，给他打气。可能这位“乡姑”还不够开阔开放。大表哥你开导她。教给她今代女人“晒幸福”的天堑通途：小三、二奶、“我是二奶我幸福”；告知她，网上在传播新创意，新道德观：女大学生主张，白毛女嫁黄世仁……这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解放运动！……哈哈，我一向自负，认定大凡女子都会崇拜我、倾倒我肩膀。我大错特错。残酷的事实却是，我不断地栽在女人身上。你个肖韬该清醒了。女人！女人！……呃，爸！爸爸，原谅我……我在说梦话。是，爸爸，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我腐化了爸爸，我烂掉了——我检讨。是，爸爸，我简直成了个高等流氓……爸爸，你把儿子带走吧，我要回到爸爸你的身边！我羞愧呀爸爸……爸你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小楼，你快过来，你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呀。我要回到我父亲的怀抱。——去，你去跟你父亲说，要他把你还给我！把我的青春，也包括你的青春；我的理想，也包括你理想；我的信念，也包括你的信念，全都还给我——还给我们！……哟，马兰，马兰，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秣秣，你嫁吧——我也相信那是个好人家，你就嫁吧，祝福你了——

女朋友们，原谅我，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我爸爸身边。我要重新做人，我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再见吧同志们……爸爸，我开马赛地送你——是呀，我现在是发财的共产党……爸爸，你坐好，我开快车。呼——。我们马上就飞过云层。啊，一望无垠的草原，羊群马匹低头啃草；上下是灵山秀水，蔚蓝天空，千鸟飞翔。看，那一系列红楼边的街道上，人们熙来攘往相互招手问候……美髯公大叔，你好，请问，你们这叫什么地方？

这里是AABAA。那，你们又从什么地方来呀？

大叔，我刚才在听你们说话，怎么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你们的话！

O，我们全AABAA说同样一种语言。但是，我能明白你们的语言——其实，我们什么都懂——我们的头脑是和宇宙之灵接通的。哦，知道啦，你们一定是从那个遥远的叫地球的什么**世界**来的。你们那边很乱——O，你们那个**世界**，到现在还没有毁灭吗？可惜，可惜。太久啦，太久啦。早该毁灭了！……你问说，我们说的什么话。我们说AABAA话。你要学，很容易就能学会。简单的元音A、AA、或者EE、OO……就能表达必要的重要的意思。再加上元音和子音的朴素配合，全都有啦。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复杂的事情，没有争辩，没有对抗。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哲学。所以你们世界的喋喋不休的一大堆废话，不会出现，也没有用处。我们的语言中，没有抽象，没有抽象概念。所以我们避免了误会和争论。地球世界自打产生了抽象概念之后，从此就无法再说明事物。要说，就越说越糊涂。请注意，我们也没有历史。因为历史就像不断生长的石头一样，背在背上，要折断脊梁。我们只有现在。我们永远**现在着**。我们现在着享用美餐、我们现在着游戏、我们现在着恋爱。我们

永远**现在着**。我研究过，你们世界的语言，全都是拿来彼此欺骗、相互攻击的。**没一句真话，不含一点真诚**。在AABAA，大家相亲相爱——最重要的是，**先爱别人**。我们要说的话很少很少。我们说，开饭了。然后我们说，做爱了。我们说，游泳了。我们说，打球了。我们说，这位美丽的情人，让给你——你们恋爱去吧，祝福你们！我们不争风不吃醋。我们谁也不争当领袖。我们说，你来，你是主席。请你当领袖，我们都听你的。我们都没有财产，因为财产太多太多太丰富。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我们什么也不缺少。“拥有财产”，毫无意义。你要享用什么东西，随便，而且，**你-先，你先**——没有人会跟你争抢。AABAA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警察，也没有监牢。因为，大家都说：**你先！**所以，没有人犯罪。**大家都不晓得怎样犯罪，犯罪是什么！**

AABAA这里，什么都不缺乏。唯一缺乏的就是**缺乏**。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爱，因此，没有恨。也不懂得恨。我们只有谦虚，因此没有傲慢。我们只有容让，因此没有争权夺利。**你先，你先；你来，你来**。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地球世界的人类，日子不好过。但是，问题是，谁也知道，他们从来都不想好过。他们的的最大娱乐就是相互厮杀，互相抢夺。AABAA一直流传一个故事：地球世界的人类，正在精心筹备一场最后的战争——核子、死光战争。他们下了决心，**一定要毁灭前面的那一个。每一个都想着要毁灭前面的那一个，所以，一齐毁灭在所不惜**。——啊啊，你们几位，**莫-不-是-要-逃-脱-那-场-战-争-而-来-了？** -

大叔，我们地球很肮脏。已经没有氧气可供呼吸……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有水的美丽的地方。我们……

唔唔，小兄弟，你说什么？你和你父亲，看来也渴望着上来我们的AABAA？——对不起，我们这里不叫社会，不叫国家，也不叫世界，我们是AABAA——你嘛，你还不行呀小兄弟。你说你能放弃你升官发财的野心？你说你能放开出风头、幻想不朽的恶梦？你说你能远离颠倒梦想？你说你能抛掉你对叶紫，你对马兰，还有对谁谁谁的邪念？……呵呵，你得作一场大梦，翻天覆地的大梦。或者，好好地死过一场，彻底地毁灭过一次……把你旧的灵魂解开丢掉……才有希望干净而轻盈地飞行到我们这AABAA来——哎哟，你可得要飞行九千亿光年的呀！但是，不忙，孩子，作梦吧，你把梦做好，把梦做好！

啊，美髯公大叔，他们都说，我正在做着大梦呢……



……别说了，儿子，走吧。那位大哥说的话，我听了头疼。他们老是没完没了**爱呀爱**，真荒唐；他们不断地**你先、你先**，真没劲。你不觉得这个AABAA的人活着也太无聊了麼！

——诶，爸爸，真扫兴。我们不被接纳。我们回去吧。……你不先回家看看妈妈去啦？——那好吧，那我送你回到烈士墓陵寝……

爸，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傻孩子。这不是你的世界，你的世界还在那边。**回到战场去——远离坟场**。儿子，你还别说——我们刚到过的那个AABAA，搞不好就是人们老在唠叨的所谓天堂啊。儿子啊，看来，天堂遥远，是真遥远。你听那老头说什么来着：要我们飞行九千亿光年！**坟墓，坟墓最近**，而且其真如铁，明明白白。儿子，我回家，回我真正的家——我安息的坟墓。

……好家伙，喂喂，别把我的车，我的奔驰开走！阿张，那家伙是谁？谁？是严正！？……严正凭什么……开走我的车？说—我—欠—他—的—钱？谁说的？……追！快追！阿张！阿张……报警呀！报警！Ah Ah Ah ……………

医生，医生，病人醒啦！

让他喝水——多喝水

肖韬发高烧期间，真正备受煎熬的倒是庞越。原因是疾风暴雨般接踵而至发生了几件事。严刚大法官遭双规 / 陈真到T镇警局报了案 / 陈火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个事件，都与肖韬扯上关系。根本腾不出脑瓣去思虑严刚的问题是否会牵扯肖韬，甚至那纷纷繁繁，与严刚法官扯上关系的泰星公司的问题和案件，会不会点到自己的名字。……庞越最为锥心的急，却是急他的投资，急他不知如何向陈书记交代——虽说他交给肖韬的只有五十万，但他当时确实是从陈书记手上借来了一百万的——多出的五十万，他挪来支付自己在泰星房开购置的三个单元的期款。另外，用作装修其中120平米的一间，辟作自己新的办公室的花费。

“项目”的一切全打了水漂还不是最严重的。更要命的是，警方正在布置缉拿肖韬这小子。庞越火烧眉毛，这些天，肖韬倒好，兀自呼噜呼噜地沉睡不醒。

这回肖韬刚酥醒，却还是极度虚弱。庞越虽是心急如焚，面对他但也欲语还休，吱吱唔唔，尽说些不着边际的活。可是，警方人员，早已按院方所承诺的“及时通报”嫌犯醒转，已经来到肖韬病床之侧——病房里，医务人员以及所有闲杂人等，全得回避……

从舟山回来，兴高彩烈。连整个城市的空气，都变得特别的清新，带着甜味。肖韬行色匆匆，自己赶去T镇一趟，把他们正翘首等待的九十万元送了过去。陈火炎也把清理好的大量金塑（说大约150公斤）搬上肖韬的轿车后箱，搞得那可怜的老爷车，头部翘了起来直喘气。他在夜色苍茫中，把承载着兴奋、激动和对自己来说是划时代的信仰的小车，驶进预先租下来的那栋房子的车库……

……肖韬刚刚稍微清醒，便面对警方的盘问。凭他作为法官的敏锐和警惕，他小心翼翼编排口供。一方面继续理所当然似地尽露疲态，话声虚弱，言词断续。他说明：曾经在自家“老板”严刚法官的侄子严正聚餐时，见过陈真一面，也听说过他们是搞平整土地的小包工……

趁警方人员离开的机会，庞越马上跟进与肖韬密谈。问心似地要逼他交代“实情”。口里还不断叨念，自己本来就心中存疑……嗨，别的不说了——这事得赶紧抢救，再迟了，不可收拾。搞不好，我们两个，就此倒下去，别想翻身。

肖韬极力显现平静和镇定——你想办法找一个“自由”律师，“民权律师”，去当陈真的法律代表——这样，你就有机会追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发展……陈火炎这帮人不认得你，这方便你从中刺探情况，发挥影响。

……尽管庞越心里有多大的不甘和憋屈……但心想这“黄金”案的事和我沾不上边，我也没这个道理去揽你这烂事。可是，陈书记那边我怎么脱身？他不仅要我还款，而且，他绝对还会把我往死里整——这些日子以来的心血，将尽付东流水。崔德发崔老板那条财路，从此可就毁啦。……但是，好兄弟庞越还是执行着肖韬的策略，通过一个所谓的人权律师，从陈真那里了解了基本情况。原来，陈真的自首，是针对陈火炎的一

个报复行为。他其实也不是陈火炎的什么堂弟。他们同乡。原先也确实跟火炎搭伙搞点平整土地的小工程。后来情况改变了。火炎那边，有人给了他“灵感”，教给了他发财窍门。于是，开始谋划出演“出土文物”的戏码。

其实，他们“预演”过好几次，都没成功。原因是每每到了重要关头，对方会疑窦丛生，而他们见势不妙也就赶紧缩手撤退……。陈真一直抱怨说，他们一伙，那段日子里，正经活没干上，断了入息，全把希望寄托在陈火炎固执的策划。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火炎安排他们几个年纪较轻的，到街上揽点临工碎活，勉强维持饭碗。搞到最后，大家都只剩下一件汗衫、一条短裤……

嘿，陈火炎果然有点神……搞着搞着竟然搞出两摊子“活”来。没想时来运到，两面开弓，也都十分顺利。火炎对大家宣布，我们终于要熬出头啦……这回要搞它个一两百万，大家伙回老家“起大厝”，娶婆。我陈火炎虽说家有老婆——但要娶上个小的，又有什么不可以！不说，现在大官小官都一妻三妾六小蜜的！

肖法官送来90万——还是我陈真给清点的；另外一摊是一个刚由海外回国定居的福建老华侨，他那里拿来120万。同一套故事，同一个方式，两边同时铺开——我们大家伙都乐的快笑出声来了——这些人好“肉脚”呀！……他妈的，陈火炎就像个魔术师。但是，他骗了别人，到头来更骗了我们几个……妈的，一起打拼，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都信他。搞来的钱，全捏在他手里。一个不留神，他跑啦！

跑啦。一点影声都没有啦。

我们几个身上连吃饭钱也掏不出……快哭出来了。大家发誓要杀他……但是到那里去挖这狗种呀。妈的！……我主张告

他。他们说“没有用。告他，反要害到自己”。不告，我死都不甘心。他们不想告，他们就想找点车费回家……我吞不下这口气——我要你陈火炎死！至少要你去坐监牢！……我坐，我也坐，好嘛，我们一起坐——坐到死也罷。

……要把陈火炎告进大牢，大海茫茫，却找不着岸。自己跑去报了案，陈真自个反倒是难逃监狱之灾——受骗的那位老华侨，也天真烂漫地匆匆把事件告到官府。两头开花，报端“地方要闻”将消息捅开，使得陈真不多不少先成为现成的“在押要犯”。犹有加者，严正再给陈真踩上一脚。诉告他们一伙长期欠债不还——陈火炎向来有从严正的重型机械公司里租用小挖机、平地机和压路机等等。彼此关系密切的时日，陈火炎经常会弄些整地过程中偶尔得来的奇石之类的东西奉献严老板。火炎听得严老板常去香港跑马、到澳门豪赌；“国外”关系好，国内上下通。而且，他大伯父又是高院高层——满身带着“法”气和“官”味，很教人放心兼起敬。于是，严正慢慢也成为陈火炎要好好利用的棋子——上一回将“古墓文物”的“工程”给严正汇报而且获得他热心支持，拉出了肖法官。严正一面声明“听者有份”，他不干具体事但你们别想把我甩开，肖法官的这关系，是我的；他一面继续去忙乎自己的业务和频密的港澳穿梭，便也放松了陈火炎的租赁账目的跟查。陈火炎利用时机，将严正的机械，尽量过手反租给第三方，收取租金。几个回合，积累了五六十万元的债务。陈火炎卷逃赃款事件暴露，严正马上彻查账目，发现漏洞，便要追讨欠款——事情只能又落到因告状而主动浮头的倒尽了霉头的陈真身上。

人权律师告诉庞越，陈真的口供里，提到肖法官的名字。看来，陈真本人对肖法官的印象并不好。他觉得这个法官，似乎用心在出卖和抓扑他们之中，又想得到甜头，老像个两面三

刀……。律师对庞越说，就其对肖韬的认知，他也颇赞同陈真对这个肖法官的观感。认为，姓肖的，多少催动了这帮人的犯法倾向和决心。

庞越为自家兄弟尽着心力。向人权律师说了许多话，许了许多愿，期望他设法影响陈真的供状，为肖韬开脱干系。律师倒很爽快。他说，为客户尽力那不在话下，他就希望事件过去后，肖法官能参加他们的人权团队，为开创中国法治的新气象新天地努力奋斗。



……在病院里的肖韬，病情似乎又重了起来。发烧反复，甚至又掉入昏迷状态。院方只得要求警方暂缓问讯。庞越毎回跟随肖伯母肖大姐一同探病。肖韬脆弱地用密语交代庞越，到他租来藏“金”的房子去搜出那些特定的样品，拿到〈金饰一条街〉去托人检验。他所说的“特定”就是指上回他亲眼盯着陈火炎他们用大铁钳绞下小角片，让他拿回去进行检验的相关塑像——它们上面还留着被绞过的痕迹，不难辨认——那些断片，肖韬自己拿去检验证明确实是95%真金。不是还打了个小戒指送你母亲吗！……只要中间有部分真金，那就还有救，庞越。那是我亲眼看着的。看着他们绞下金塑的小角片，直接就用红布包好交给的我……真的，真的，庞越。

可是，隔一天，庞越给带来的却是坏消息。检验结果，那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黄金。是镀铜的镍。什么？镀铜的镍？不都是出自同一些个金塑嘛。那时验下来明明是95.02的黄金。这阵子却成了镀铜镍！……错愕了老半天，嘀咕了老半天，一对好兄弟才大彻大悟。他们终于醒悟，老千们“障眼”、“掉

包”的戏法的高明。肖韬这时双手捧着头，细细回想，记起当时他们作业房的房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众人一惊，注意力全往门扉集中…… 就这瞬间，完成了掉包的招数——那帮家伙给肖韬捎走的是早为他布置停当的真金碎片。让这真金碎片拿去化验，才不露馅。小小投资，教肖韬“验出”真的黄金和无限的遐想。——警惕，警惕，原先肖法官一路不断告诫自己，警惕，凡事警惕。跟着帮亡命之徒打交道，要高度警惕。到头来，终于让春潮暴涨的发财梦，过度兴奋的猎奇心，给淹没殆尽！——完了，全完了！



肖湘从成都开完交流会回来，堂弟已经在医院度过八九天。他赶过去探视，肖韬显得比什么时间都更衰弱，无力说话。堂哥特地吩咐弟弟，注意调养。你这似乎有某种遗传。记得你爸就肾衰竭。你日后可要多注意养肾，别再沾酒啦——肖韬特别不愿意肖湘在这种场合里出现。忽然之间，觉得他和自己隔着一条又黑又深的沟壑，彼此离得非常非常遥远……

……肖湘其实知道。何况报章连日追踪报道——虽然肖韬的名字报章用xt代表，肖湘还是嗅出味道。隔天，他遣了秘书来请庞越到自己办公室。彼此也算曾有一面之缘，聊起来很快进入主题。

你得帮他！肖书记。算来这是肖韬让人给陷害了。他其实是想要将那些他们说的古书画拿去让专家鉴定。嗨，毕竟是年轻嘛，搞不过那些江湖老千……好心办了坏事。我们都是学法的……肖韬也根本没参与其事。……他们说要借点钱，周转……老实说，我本人也帮肖韬凑了一部分。你想，要办成点

事，少不了要用上钱。说我们有错，也就是凑了点钱吧……

有事的应该是陈火炎，是他们这帮小老千闹内讧……我们丢了点钱 算是买了个教训。肖书记你官场人脉广……你是亲堂哥，你帮小韬——这关系他的前程！

肖湘基本上明白了整个事件。他嘛，他也只能摇头，摇头叹息。他不能做什么。他也没准备要做什么。他只发现，他老在关心的，老在担心的问题终于来了，终于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叔叔临终嘱托，要他好好加以提携的这个亲爱的弟弟，倒下了……肖湘为他自己的失败，懊恼伤怀；为他敬爱的叔叔在天之灵哀戚。对他来说，虽早存疑虑，但也还是感到晴天霹雳！



国庆前夕，整座金河大厦，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张灯结彩，成了鲜花的海洋，采旗的世界。〈圣州广场〉今天举行盛大开业典礼。大厦正门宽阔的庭院，搭起讲台。讲台东端，服饰华丽而又滑稽的铜乐队，不停地吹奏尖锐的进行曲，早把全世界都闹昏了。

区派出所遣来12名警员，与金河广场自备的28名保安，分布每个角落。地面上排队的人群，一条长蛇身子似地，直朝前方的中山路扭动着去，看不到尾巴。这些热情高涨的顾客，是冲“开业酬宾”七折优惠而来的。其中就有人从昨夜9点钟便开始排起队。中山路早8点就出现大塞车。大道边上，七八名交警，忙着指挥交通。不时高声吼叱那些戚戚惶惶寻找“立锥”之地卖熟食的挑担、推车小贩。另一侧横街，保安正在嗥叫，驱赶一帮擦皮鞋女人。

进行曲轰鸣了老半天尔后，乐队奏出柔美的时代曲和电影主题曲。泪的小花、潇洒走一回……玫瑰玫瑰我爱你。12位百老汇式装束的女舞者，亮起大腿，头上摇动塑制雁翎，翩翩起舞——这是“过门”。因为，主持典礼的东家和出席典礼的贵宾，正陆陆续续莅临——一轮舞蹈落力旨在将气氛掀高。接着，VIP们鱼贯登上礼台。贵人们——集团主席、副省长、市长和市府工程、财经等相关部门首长、政协委员、本区区长、公安领导——入座。又是一阵锣鼓喧天……大厦前广场人头簇拥。待到音乐停息。扩音器唧唧呱呱叫了好一阵子，伺仪引导开场。重要时刻是邵宇声总经理演讲。他高亢而与有点破裂的嗓音，威慑似地要强压广场周遭的喧闹的人声车声…更要抗衡坐落在中山大道对面的老商场。在这个早晨的美丽时光中，对面商场也进行强力反攻。有专题的有针对性的扩音器——音响大作，鬼哭狼嚎。“本商场连续两-周，连续两-周，大减价！大出血！买一送一！”

邵总非常镇定，脸上挂着轻蔑的笑意，带着必胜的信念，滔滔不绝。明眼人一看，便看出，邵老板刻意模仿毛泽东演说的姿态，左掌叉腰、右手挥斥。他心中默念庄子的“挥斥八方”的威势。正满心羡慕自家的风范豪迈，抑扬顿挫……前些天，刚从西南大学拿回来了硕士学位，这当儿，更显意气风发。他着重介绍了集团公司，各个领域的傲人业绩和发展前景；介绍〈圣州国际〉在重庆、成都、西安百货大商场的辉煌拓展。他感谢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对他本人的信任和栽培。在省市党委和省市政府的英明坚强领导下，落户金河大厦的新的〈圣州〉，必定能够取得更大成功，为本市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开拓，努力奋战；为本省本市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作出新的贡献。

邵老板演说正讲到要求各地区、各行业供应商，作为〈圣州〉的好伙伴，为能长期合作，共谋发展，所应该履行的约法。不料，那一边在排着队，一边在当着听众的人蛇阵中，呼啦呼啦涌出一大伙，冲向讲台，手上迅速展开各式各样的白布条，上面写满标语……（他们的这些示威用具，暗藏在为隔夜排队所需的被褥、枕头和权当小凳子用的木箱子中，瞒过了保安们的察觉）有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子，摇晃着冒汗的平头，带头喊话。捍卫合法产权！签订合理租赁合同！反对欺压剥削小业主！我们要保留店位自用权！反对大集团压榨小百姓！……

大会场像大海翻浪，一时间便乱成了个纷扰战地。警员和保安，并没有能力镇住场子。怕事的群众开始四面走散……高擎布条呐喊的一帮人，二三十个，团团围住讲台，手上没擎着布条的，便手扣手串成人环，不让警察和保安拖走。过了一阵，横街上走出一批一批人马，冲将过来，和闹事的人群汇合，声势煞是浩大。好一部分警员保安跳上讲台，筑成人墙，保卫贵宾们。——邵老板心上懊恼愤怒，如何就没料及这些业主会出此一招，他们花钱纠集大批无业游民、跑城里来等待出卖劳动的乡下人，制造声势。

半个小时的混乱。武警队伍终于呼啸登场——这，还是不能不佩服邵宇声邵总的大将风范，以及他拥有的强有力的高层关系。事前他确实是有打过招呼，做好预案的。一出事，邵老板便拨动手机。

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政府对破坏稳定的骚乱，绝不坐视。

武警部队是强有力的镇暴部队。

……………

两个钟头后，纷扰平息。中午时分〈圣州〉广场乐声再

起，中门大开，迎进顾客。原先排队的大部分准顾客散后复来，依旧秉持初衷，如潮涌入。对于商品、优惠商品的追慕，是崇高生活目标。这一类的纷扰事件，早把人们锻炼得习以为常，泰山崩于前……一面逛商场，坐咖啡厅，享受空调冷气，一面议论社会、数落朝政，逐渐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对今早的骚乱，有情资灵通的顾客们交互传递信息。说那闹事的，主体是〈金河广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关节的小产权主。那些陪闹的杂牌军，每人大致都可以领得一顿午饭钱。泰星公司购买大产权那时节，小业主的小产权是附皮带骨似地连着的。当时的协议是：在未来的新大厦里，小业主可以按原位置、原面积回收产权。小业主保有出租（泰星公司或第三方保有相同承租权）和自方营业的自主权。这个法律条文和意义相当含混的契约，引起许多具体问题，解释分歧，纠缠不清，纠纷不断。泰星公司还在进行工程建设过程中，艰难和暴烈的谈判，就已经开始在进行着。拖拖沓沓，个别有达成协议的，但相当大部分，依然纠葛不清。拆迁赔偿问题还依旧纷乱如麻，加上小产权业主彼此之间也有各种纠纷——旧日的历史遗留；今时的有法不依，喊打喊杀的戏码，时有出演。

“泰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市面上给封了个绰号：“泰星官司老打无限公司”。面对如此局面，邵老板要与泰星协议总体租赁，本来就顶着风险。可邵老板并不太过以此意为意。勇者无惧，靠山大大。他考虑的是要及时占领这个商业地段，占据这个口岸。这是属于同行竞争必须拼抢的战略高地。他的高度自信，让他不屑一切。“小菜一碟嘛！”对付几个喽啰，要是他们乖乖地把店面租给我，大家发财，万事大吉；要玩刁民，要玩调皮，要卡我，卡我姓邵的，嘿，没门！早歇着去吧……好呀，你就自主经营呗。到时候，你就得“自主”去

面对税务——税务是这么好玩的吗。简单点吧：我在你贵店侧旁竖起个公示板，郑重声明：“某某店所售商品与本大商场无关，不属我大商场所售商品之质量保证范围，商品质量，本大商场概不负责”！这就行啦。我要看哪个傻顾客，敢会到你店上买东西。我的手法，肯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点你一百个放心。我是老共产党员。我是经济学硕士，我懂经济法。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总之，办法多的是。毛主席讲得好啊，蜚蜉撼大树！你几个苍蝇嗡嗡叫！我们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建设现代化。发展才是硬道理！你怎么就螳螂挡车了你！！

这是刁民主义！我们国家绝对容它不得！你这不是挑战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吗？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精确，归根到底，邵老板所做的预案圆满到位，实施成功。不但开张无碍。时间没过多久，在这次答谢业界的欢宴餐席上，邵老板宣布，相关小业主和〈圣州〉的新合约，签署完毕。今天的宴会，大多小业主也都出席，大家欢聚一堂。

〈圣州〉大开宴席，把〈香江渔港大酒家〉上下两层全包下。各路商家、社会名流、党政首长、军界警界、母集团领导、〈圣州国际〉各地分店代表……七八百宾客。邵宇声邵总首先站上中厅讲台，通过电视屏幕，给分坐不同楼层的各堂各厅各室的来宾祝酒，致了简短的欢迎词。省委书记、市长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贺词。

这回有省委书记和市长在主位，边上又是多位高官团坐。邵老板和市长一左一右，谦逊地傍着省委书记。这属规范礼

仪。但邵总不忘运用心脏的左心房，惦挂叶紫。目光不时瞟向既是无奈，又显勉强地被安排坐在末座的她（事实上，这一张主桌中，她可也是位阶最低，最谈不了资格的一位呢。这和不久前的签约宴会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省委书记并没出席，叶紫惬意地傍着邵老板坐）——邵总的盼顾眼神中，有效地传递满含关爱和歉意的信息元。叶紫腼腆而生硬，努力调配脸上的微笑。——省委书记席上高声声明：他戒了茅台，现如今只喝点葡萄酒。声明发表过后，满桌高宾，纷纷表态都让服务小姐上红酒……

叶紫细声对服务小姐说她不喝酒，请给来杯热茶好吗。不想细细声浪，引起6米外的省委书记注意。这位是……书记弯过头问邵老板，是家里人吧？（有道理：比如是邵太太什么的，坐上主桌挺合适）。噢不。这位叶教授，师范大学，教英语。首长，你说，现代商业，要跟世界接轨呀。我们商城许多化妆品、香水、洋酒、服装、手提包、皮鞋……进口货多。跟外国联系，没英语不行！出国搞个考察吧，没英语，不行！哈，书记你说，这英语太重要啦。我们现在的短板就是这一块。……我们呀，正在考虑，要支援师大，加强英语教学，加快外语人才培养。我跟师大秦校长谈过，筹划搞一个英语精英班……加速人才生产，资金我们负责。书记，您肯定支持吧！……喏，这位叶教授——我们已经礼聘叶教授当我们公司的外语顾问。当然咯，我不敢妨碍师大的正常教学嘛。叶教授只在教课余暇，给我司作必要指点，给我们的涉外文案把关。

书记频频点头。眼光一直射向叶紫。

叶紫确实还滴酒未沾，但这时双颊，一片赭红。在整个一桌子有权有势男人的强力注目的聚焦照射之下，有些惊惶，手足失措……早知道是这种场面我就不来了……还是跟表哥跟肖

韬他们几个在一块好玩。你看，这时候，我不就成了笼子里让人观赏的大熊猫！咳，挺着，挺着！……会过去的。我都出国去过了嘛，还怕这场面？挺着，别丢人，别掉价！

……从量变到质变。不知从何而至的一股热气，泉涌般冲上叶紫的脑门。她倏地站高身子，提起酒杯（服务员于茶水之侧还照样给配备红酒）。“叶紫给首长敬酒！……叶紫给两位-大-首长、给各位领导……敬酒！”。座上众高宾轰然起立，大力鼓掌……两位大首长也站了起来。满座欢腾，齐声呐喊，干杯！！

邵老板满意地，不断地，捣蒜似地，点着头。

这一回合的成功，令叶紫感到豁然眼前明亮，自己陡地跨步，上了一个新台阶。借着刚灌下食道的红酒，她的自信，就像钱塘江的“八月十八潮”，在脑海中，万马奔腾。她感到，自己长高了一个头。那一天，就是要马上走上省政府大楼、直接走进省长办公室、直接找省长打个招呼，办个事……也不算什么！

省委书记，不就是省委书记么！

第八章

美丽的星期天。

昨晚的宴会，梦幻般的童话。

仙德瑞拉出席舞会……王子一见倾心，向前邀她共舞……她匆忙离开时，掉落一只鞋子……大臣们，终于找到了灰姑娘。王子于是向她跪地求婚——婚后，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女儿把妈妈从梦中摇醒。妈妈，我上课呀！……哎，娃娃今儿早学琴，对。噢，好女儿，你是我的仙德瑞拉，妈妈吻，卜。妈妈起来。妈妈马上就好荷，哎，孩子，去穿上你的新鞋子哈。

妈妈，为什么你的鞋子，很像是玻璃做的！好看吗秀秀？好看！妈妈，你什么时候买的呀。为什么我不知道？嗨，妈妈在那刚刚开张的〈圣州国际广场〉买的。妈妈你好坏——你不给我买玻璃-鞋。哎哎，秀秀，那儿好像没卖小孩的玻璃鞋呀。好吧，改天妈妈带你去别的大商场找找看，好吗？小乖乖。

妈妈，妈妈，〈圣州〉那边有卖钢琴吗？我要钢琴！妈妈，你说的，你要给秀秀买-钢-琴！

秀秀乖。妈妈答应你。一定给秀秀买钢琴。秀秀现在学着电子琴。你学好了，改天弹钢琴就更容易啦。好闺女，妈妈一定给你买钢琴，一定！

——上个星期六，到北京路车行去，看来看去，就是喜欢广州本田。太贵啦。以前只想要辆三万来块的小QQ，觉得它实用，样子又乖又可爱。……现在觉得它太小气。反正，我想，我想……邵老板那边肯定能帮我申请到贷款——我还要他帮我

杀价——他说的嘛，他认识车行，不只一家车行。还不是他在恁愚我，说QQ那是儿童玩具，买大一点的。不差那点钱。好嘛，反正是你说的，是你说的，你负责！

秀秀，你知道妈妈学会开车了吗？改天妈妈开车带你兜风去，高兴吗？

好耶好耶，我家买汽车了！我有汽车坐咯！我坐汽车上学咯！

……那晚的宴会上，我看见他。我知道，他假装没看到我。他坐在老远的一桌。低着头。把脸埋在别人的肩膀里。我本来也想过，绕到他桌子那边去打招呼。但结果我是坐着没动。我不想因为站立起来这个动作引起人们的注意。咳，反正……反正他好久不给我电话。也不晓的是生哪门子的气。我得罪你了吗？你不高兴什么呀！好烦呀，你这个人。

……

老师早！快，秀秀，跟老师进课室。妈妈在外头等你呵。

——我看他变了。他不像以前的好脾气、幽默，呵护人。这一年，好些时候，老让人看他拉长的脸。……认识他那时候，一位谦谦君子。在他面前，你会感到温暖和信赖。他让我感觉到一种受宠受呵护的温馨。出门旅游，一概不让我费心。他把一切打理停当。我唯一要操持的只是我自己的手提包。真好啊。我成了公主，只管自家逍遥的公主。我不是跟你说吗，来生我还当女孩子。当女人真好。女人是让人呵护的一族。

我愿意。——但是，我当然说不行嘛。在机场酒店，一方面我确实是想参阅资料，先了解西双版纳，一方面就不想打早钻进被窝……你会把我当作个容易的女人。我不干。即使我喜欢你，那也不能没头没脑……我们又不是小青年……我知道，当我推开你的时候你生气了。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嘛……其实，

我是在乎你的。我不想你生气，所以我故意制造话题问你，你有几个女朋友。这不但不能缓和，反倒激起你的恼怒，反身不理人。一面咬牙切齿地叫：睡觉！睡觉！……我最不能忍受的是隔天早上发生的事：你从钱包中掏出两千块，递给我说：

“你自己单独去参加旅行团吧”。那你呢？你不跟我走了？

——这不是侮辱人吗。行，我什么不再想，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回家！

这是第一次严重的冲撞。我想哭。什么理由要我受这种屈辱！

我赌气。我不能接受。我拉起旅行包就走。直接往机场大楼步行过去。买票回家。

这两个来月，我不忍心，电话我当然不主动先给他打。不过，我还是发了电邮。你**你好吗！**你淡淡的回应。我在忙。

后面，没有下文，没有信息。

看来，是真气了。那好吧。我**已-经-让-过-步-了**。我不能再退。

但是，说到底，我们并没有吵过架呀。**我们是好朋友。**



她们说得很对——她们都是成了精的女人。胡文英让港商给摔了之后，更加迷恋麻将。前段日子，凡周末，非要拉住我。她把钱晓雪、邬金丽都纠来，麻将桌上呱呱呱呱。她们比起我来，都有太丰富的人生阅历。——邬金丽声称与丈夫的冷战要贯彻始终、绝不妥协。钱晓雪终究没结成婚，但对男人异常坚决，时刻怀抱复仇之心。她言来语去，听来似乎有意针对我。“我告诉你们，保不住最后的防线，你就要马上变成

奴隶。——这一条太重要了。男人集中火力，要攻占你的阴道。一旦失守，你就马上从皇后的丹墀天阶上，掉落到奴隶的深渊。张爱玲说什么来着，她是说，到达女人心灵的途径是阴道。嘿嘿，我说呀，男人才不是志在到达你的一心一灵。他的整个心魂，都只勾留在你的阴道之中呢！我的好姐妹，别作美梦。”

胡文英抿着嘴，阴阴笑。小叶，你不是在玩小白脸吧？胆子大起来咯？……你还说呢——你的行迹人家都瞅见了，还瞒！……你说，你先说，是还是不是？有还是没有？然后，我才给你透露我手上的情报。

冤枉！冤枉。你们好烦！你们太会埋汰人啦。我到底怎么啦？

你再喊冤枉我们就要全面揭发你啦。你要知道，我胡文英是隔三差四就经过飞机场的。我还真的亲眼看到过你们的背影——你跟在一个明星模样的帅哥屁股后边登机。他是谁？是个富二代还是官二代？从实招来！

是的嘛，我们师范大学校园内，就不只一个同学跑来给我送情报。邬老师，邬老师，叶老师谈恋爱罗！

钱晓雪总爱针对我。她特别不高兴我的评为副教授。不服气我先拿到出国交流的配额。她私地里对人怎么说我都听到。她说她比起我，那方面都强。……这时候，她兴奋的很，像是找着了泄愤的喷出口。“我说，我们这些个粗线条，谁也玩不过我们叶小姐。她呀，深藏不露，深不可测。她那乖乖女扮相，把孙悟空都蒙住了。我在想啊，小叶这一套，现今时代挺实用。倒不愧是瞒天过海中的极品。她呀，太阳底下是模范老师，是两相厮守的好妻子——要把这金字招牌擦得锃亮。然后才好在那招牌的庇荫之下，策划点地下活动——有理有利有节

嘛——那叫两全！她不是不浪漫，只是有约束地浪漫；她不是不外遇，只是隐秘暗藏地外遇；她不是不偷情，只是把那情偷得连上帝都傻眼……。嘿，这策略好着呢，女同志们——今朝今日，它就是上上策！讲高一点，称得是上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哈，这么个花哨世界，你不浪漫白不浪漫。……但是，浪漫过了头呢，又招来个坏名声。真他妈的！……你行啊小叶，两头不耽误，真服你了！”

去你们个大头鬼！我叶紫是个有夫之妇。什么乱七八糟的谈恋爱啊？浪漫啊？——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认识的男孩子也不只百十来个吧！你们真烦。你们就爱瞎起哄！男女交往，又怎么啦？封建啦……喂，你是大粪，眼睛里就看到大粪！

好啊，你骂人你！我们走着瞧。我们三个，马上结盟，非要联手把你的内裤扯开来！——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是女人，事实上，我又最怕女人。这帮人都是我一向最接近的朋友，同时也是我挺畏惧的朋友。她们是不饶人的。可不是吗，你看，我和我的交往，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我得付出代价。我犯愁的情况果真出现了。要是流言不息，整个大学校园传开，我的脸面要往那搁。搞不好，传到我那口子耳中，我还活不活。——都怪你——我说秀秀你爸，还不是你的不争气……你倒好，把我们母女撂一边。一年见不上三五七面。这五年十年的，就没见你有个什么长进。把个铁道局破财务，一干就十多年，挪也不挪一挪。我简直就是独自在拉扯个单身家庭嘛。流行语在那唱：你活着浪费空气；你死了浪费土地；半生不死，你浪费人民币——你说你不快成了这种人了么！大男人一个，你至少养家活口呀。跟你说了：秀秀该让她学钢琴。说了这些年了，你钢琴买回来了吗？家用你汇了吗？胡文英骂我，说我有**个空气老公、抽象老公**！她说要她，早就

摔掉了，早换了七十二趟车了。钱晓雪给我加上一棒：你个节妇，在这千里之外守活寡。哈，谁说得准，你那个纯情丈夫，不在上海大都会，抱了个上海妹妹，暖和暖和！……老实？你说你老公老实？是个胆怯鬼！嗨呀，小妹妹，你真不懂男人！

……烦呀，烦呀。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咳。记住了，什么都是你逼我的，你个抽象老公……记住！

你——我说你呢你肖韬，爱情能是无代价的吗。我一提“存款”……你，哦，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想起来啦，事情是从“存款”开始的。是了，那晚上——是，最早的一次，是在鼓浪屿。我记得，我稍微点到过——我还记得，那晚上，我提到“存款”。是那时，我们并躺着……你抱着我。——他细细地专心致志地吮吸我右边奶头；自由的右手，贪婪地抚摸我的左胸，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乳房摘了去……把我的臀部严严实实裹在他大腿窝里……渐渐地飘离这个世界……但我强力抵抗迷乱，坚持保持清醒。我争取这最恰当的时刻，悄声在你耳边，提说“存款。……触电似地，你马上将整个身躯翻将过去……我确实没料到。平日，你不是充满关爱地对我说：该让秀秀学钢琴——那电子琴只是个玩具，别耽误孩子。改天我带你去琴行选一台“星海”——那时，你多么诚恳，像个父亲，完全像个慈爱的父亲——啊，我是感动的，差点眼泪没掉下来。既然这样，你把尺度放大一点，放长远一点，给我们母女实际的安顿，不都是沿着你的思路走的吗。……不吭声，连拒绝，你也不肯明白地说出来。我以为我很聪明地掌握了时机。我马上后悔了，掉价！……啊！多令人迷茫，多教人失望……

即使我心中结了一层冰，然而，我极力劝说我自己，算了吧，不能要求过高。反正你肖韬是个好人。事实上他也帮过我许多。每年假日的出门旅行，费用就少不了的。而且，不是

他，我还去不成澳洲呢。那时，我在澳洲失窃，他立马为我解决困难。平日，虽然有些大男人，但他也有特别关照人的温柔和体贴……我发誓，我并非要疏远你。我偶尔跟邵老板他们吃一个饭，莫非都是大表哥，庞越大表哥安排的。算是捧他的场嘛。庞越老是给我打气，“你要和现代化接轨，要和国际接轨”。我虽然也挺讨厌他，但是我能不感激他吗？他确实让我见到世面，认识许多人——包括你！

听说你病了。留院治疗。一个年青人，这病了住院，像是有点不轻吧。本想去看望你。庞越倒是不怎么赞同我探你病。隐隐约约，似乎在说，你很有可能要吃官司。说什么呢？官司？怎么能弄出这种怪事！变化太突然了呀。大表哥说，你肯定心情很坏。所以，还是别去打扰你好。让你静心养病。

我们几个师范大学的女老师“小分队”，每逢休假日前夕的麻将，通常打到晚间一两点钟。钱晓雪缺席的话（她赴男朋友的约），我们就打三脚。散场之后宵夜——隔天没有上课的压力——胡文英这回放掉粤菜，爱上台湾菜了。以前那是个港商，天天粤菜。现在的是台湾老板，自然也就恋爱上台菜。好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几乎把市里头的所有台式餐厅都光顾遍了。说是：台湾菜，吃透透。他是个搞文娱产业的。文英大方介绍。一面开娱乐游戏场，一面协办台湾歌星来大陆地区演出。此人慷慨豪爽。他正在给她办护照，要带她到宝岛旅游观光。他马上要将他开设在〈时代广场〉底层的老虎机娱乐中心交给我打理。我还会帮他在各大商场的玩具部，安放他代理的“抓抓机”。我要巡场，要收每日进款。反正，我也找点事做做嘛，闲着闷死。……嗨，到时候你们来玩——赢了算你们的。输了呢，我的！这样总可以了吧！够死党了吧！

胡文英死命把辣椒面往自个的牛肉面碗里撒。说台湾人不

会吃辣，不革命。我心里暗暗在想，这个女人像是变得有点神经质。嘴巴停不下来。老想找谁来刺激一下，讽刺一回。或者把世界骂一通，不断保持说话态势；没有可说的，就随便找话，什么样的话都说它个漫天神佛。经由这样的发泄，或许多少能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吧。慢慢地，我觉得这个女人越来越可怕。我常劝她，找个正经业务来干吧。我晓得你并不缺钱。但是，悠悠荡荡的，下来几十年怎么过？不承想，我的好意给扭曲了。招来她一列车辛辣的奚落。“好朋友，自以为你们留在师大，唐哉皇哉号称为人师表、是在当着人类灵魂工的程师。师个屁！……是呀，我是走开了。没什么可惋惜的。我反倒觉得庆幸、荣幸。我不再顶着个假名号，不再挂着个假面具。我活我的，与任何人无关。像你，邬金丽，我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活着？你为谁活着？你那个老公拿了博士了？发表了国际学术论文了？你舍不开那个学究？你是在学古人守墓吗？

邬金丽把长脸扭绞成了个天津大麻花。她既显得无奈又有点赖皮地说，我没你那脸蛋，没你那身腰，我能怎样？我飞不起来。赵传不在唱吗，我飞也飞不高。你说我能怎样？你叫我冲出去？我冲出去，就只能跑到深圳，跑到东莞去给台湾的、日本的血汗工厂当打工妹——去当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

一场交锋，胡文英多少也觉得踩了人家尾巴，未免有点失礼，便伸手拍拍邬金丽肩膀，聊表歉意，并示抚慰。

文英低头将抽屉内的筹码拨弄，一脸的满足。该是她赢了钱的，手气特别好。她叹了口气长长的气。我说呀，你们这些人，要是有点门路，赶紧离开这个什么鸟—大。慢！碰！我又糊了。拿钱！……你们知道，街市上人们怎么说你们师大？嘿，羞死你，都说你们这是高级应招女郎培训所！……每近黄昏，尤其是周末，师大侧门的林荫道，就泊满各种型号的轿车，等

候打扮停当的女大学生上座……人们飞鸽传书，说街市里的小姐玩腻了，有那师大的。要学识有学识、要风采有风采，那才叫高档。——其实，这也没啥，大家如此。全国一盘棋，天下尽乌鸦。我们还装什么？那些未来主人公如此；我们这些为人师者，又干净到哪里去了？美丽到哪里去啦？——这是当代的新式启蒙：下流面前，人人平等！……叶紫，你说得对呀，下来——几——十——年——怎——么——过？！我说嘛，谁也别嘴上开花，谁也不会晓得，她自身能是怎么个过法。这世界会让你怎么过。灵——魂——工——程——师——们，其实我们大家都烂了……

找找看，我们自己的灵魂，已经魂归何处？我们真的还有灵~~~魂麽！

——魔鬼梅菲斯特，自信能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便与上帝打赌。……



秋色黄了原野山岗，也黄了街道树木的时节，匆匆赶回家乡。路上心情沉重。

七十九了，向来身子骨挺硬朗的。但是说来就来，而且连着来，没几下子便垮下去了——心机梗塞，连番发作。这时候，还躺在医院重症房。

这些年来，彼此间关系僵硬。儿童时代中的父亲，青少年时代中的父亲，多么令人依赖和眷恋。四十岁出头才抱上女儿，家里的喜悦和欢庆，无法形容。一直到后来的几十年间，这女儿在初生岁月的那种可爱和憨态，以及小小故事，都还一直成为饭桌和客厅上不厌不弃的谈资。那年代，还没有生育限制，本来母亲可以怀二胎以便求得“贵子”的，然而家里不

富裕，父亲决心要把女儿养好。我是老年代的独生女，享尽宠爱，不在话下。直到六七岁大，父亲还把我打扮得红红绿绿，牵着我上街，把那时候最贵重的洋娃娃买给我。

我爱他，尊敬他。实际上他曾经是我崇拜的偶像……这怪谁呢，怪时代，怪社会。肯定的，你不能不让我就这样想。因为时代变了；因为社会变了。我们只是变的结果，变的产物。只能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时代的产物。我承认呀，我们确实是原因也是结果。

我爱我的父亲，然而，我竟然不再能够跟我最爱的父亲促膝谈心了。这些年来，我们彼此的见面，几乎每一次都要不愉快地结尾收场。唉。

人们于是发明了“代沟”的概念。我想吧，有所谓的代沟的时代社会，才是在前进在发展的时代社会。在我们早年的封建社会，或许上千年，或许上百年，基本是代沟不突出的社会。而，那个社会是停滞不前的。难道不是吗！……代沟出现了，那就是巴金的“家”的时代……跨的步伐，越来越大。爸爸，你应该比我更明白，这就是矛盾，就是你们爱讲的，社会生活的辩证法。你不是老讲辩证法吗。这方面，你肯定是我的老师辈。

……应该诅咒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适应父亲呢。你顺应着他的情感和思维走不就行了吗。你在他面前少发些议论，少讲些你的观点不就行了吗。这我肯定能做得到——我其实不也就是在这样做的么！为了不惹他动气，我一般都只对他叨叨家常。——我建议他出行，带着母亲去游山玩水，甚至出国观光——经费我负担得起呀。

可是，我战战兢兢。我的努力，始终徒劳……他总把话题引向我的生活、我的行止……我的写作，我的作品。总要把“

你们这一代”，当做主题。

“我看这社会就烦恼，我看这世界就痛心……还游山玩水，还出国观光！”

他老是将我努力开拓的通路堵死，就连乡间小路也走不通……你说我能回头吗，我能倒回去你的——你-们-的-世-界-去-吗？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呀我亲爱的爸爸！我回不去的爸爸，就像我永远也回不去我妈妈的子宫一样。

“我想不通……我是在那一个路口把你给丢失了的！”他说。“我这一生，都把将你们教育好，当着我的重大任务，当着我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他说。“我是失去了你了……这也就是说，我也失去了我的人生。”

——真不幸啊。真就让那个杜勒斯老贼给说中了。这叫怎么相信啊。他当年大咧咧地说：“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天啊，这可真的要成为现实！他倒成了伟大的预言家了！荒唐啊！

近乡情更怯……

……怀着忐忑的心绪，妈妈陪着我走进病房。父亲平静地睡着。妈妈放好水果，随即将热水瓶拿出房外换水去。琢磨着不能打扰他休息，轻手轻脚，坐上靠窗的一把椅子，细细地端详他风干的脸颊，皱纹像微型山脉，隐约地动荡着一种痛苦的呼啸——这是我差不多一年多没见上面的父亲。就这日子，他几乎变老了十岁，瞅那脸上的干瘪，叫人落泪。爸爸……

默默沉思中，老人忽然发出沙哑的喉音。回来啦？！……阿心回来了，爸爸。爸爸 你觉得怎样？好，我好……也不能有再好的了。

爸，真对不起，我赶着回来，路上耽误了时间……我是在北欧瑞典收到妈妈发给我的电邮。爸，怎么突如其来发作

的……事前有过什么征兆吗？

“时间在收它的帐啦。没得讨价还价的呀。是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

爸，你可不要这么说。女儿认为你身体挺棒的。你看，您一生不抽烟不好酒，生活方式健康严肃，作息有序，心态特别好……您不该有事。我常在想，我自己的身体还不如爸爸好呢！

能够早些走，怕也是好事。这世道，看着寒心。嗨，你说，我这糟老头，还在等待什么？期盼什么？没有啦，真的，没有了。人说的，看破红尘，大约就是那么一回事。到头来，算是终于明白了！

爸，女儿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您的失望都因为我。爸，你原谅女儿。……说实在的，我也真不能要求您原谅，不值得您原谅……但是，女儿还是要恳求父亲放宽心怀。……爸，你忘掉你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女儿。爸，女儿不孝。阿心爱你。爸，您原谅我——我是说，您忘了我吧。不要再让我伤害您。……爸，我有罪！我知道我是在对您犯罪！

哎，这行吗，孩子。这可能吗，孩子！我也曾经尝试过。什么都不去想，不再想。我尝试过关闭自己，关闭思维。我尝试过掐灭思想……唉，孩子，这行吗？我甚至曾经想象过把自己这个，还在地球上行走的躯体形骸，想象成已经埋入土下。想象成一具或者思维偶尔还在颤动的僵尸，冷冷瞅着地面上，人世间仍在上演的戏曲——**不动感情**！我决心不再动感情！强迫自己不动感情，封闭思维！……我曾经想象我出了家，就像佛门出家人一样，把你们当成为与我无关的“施主”——但可悲的是，我越这么做就越沉重；思想就越纠结——我清楚了，最后是清楚了。你父亲的问题，是只能由死亡来解决的。

啊，死亡是唯一的出路！世界的答案，在死亡中……

聆听着他那颤抖的话语……整个人都虚化了，身体漂浮在无边的大海上；心脏沉落、沉落向海底深处。

……妈妈提了热水瓶回房，手上还多了一碟子深紫色的新鲜葡萄。

“孩子，你怎么哭啦？哎，你可别让你爸激动呀！来，来，跟你爸好好说说话——这次你回来了就好。你留下来。你住下，照顾你爸。好好地看着你爸哈。你可别再走远啦，孩子！”她在用热毛巾给父亲擦脸的时候，用慢节奏说：孩子，留在你爸身边，他这病很快就会好的！孩子，你爸疼你呀！

母亲永远是最辛苦最可怜的一个。丈夫、孩子。她就是一个家。家是建立在母亲的脊梁上的。我太了解我母亲了。她对于所谓的“世界”，并不去浪费去虚耗自己的关心。她心里只装着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女——而，我们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这已经消耗殆尽她所有的精神和力量了——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人——中国女人，真真的中国女人——中国母亲！

爱她。敬她。感激她，甚至崇拜她——然而，我绝不会、绝不能走**她的路**。

革命——人们老是在说革命——就是你不说，革命也在悄悄地行进着呢。我在革我父亲的命，也在革我母亲的命……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革这个社会的命。你革这个社会的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在大白天里甚至是在黑夜里，似乎都是面无表情地瞪着你，让你感到它面目狰狞，感觉着它正要瞄准时机，张开大口将你吞噬。然而，你的父母亲呢，他们是全方位向着你的。他们在你面前基本上就是全面妥协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为你的存在而存在着的。……你一面崇敬你母亲，一面爱恋你母亲，然而，你又坚决否定你母亲。你宣誓，

绝对不要像她那样**依附男人**——更何况是单单依附唯一的一个男人。绝对不能牺牲你自己的独立人格、损折你完全的自我。当我是刘心，那我就是刘心，独一无二的刘心。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不属于所谓的“丈夫”或者“爱人”。我甚至不属于我的父母亲——即使我承认他们是给予我生命的恩人。……革命仍然在行进！以不同的形式行进！

人生的大戏，竟然如此。

你也只能有如此的戏曲人生。

……母亲给父亲揩拭脸庞，然后小心翼翼地抬高他的脖子，细细地把前颈后颈清理一番，修剪手指甲——像是在揩拭一个国宝级的青花瓷器。

护士过来探了温度、脉搏；侍候着服用各类药物，降血压剂、抗凝血剂、胆固醇药。我细声问妈妈，好不好雇一位女帮工来照顾爸爸，好让妈妈多些休息时间。妈妈瞪着我摇头。——你爸情绪太不稳定，我还是陪着他，放心。

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谈的是做心脏动脉绕道手术的事。其实，医生是跟妈妈商讨过的。他说他无法劝动我妈……你妈又说是老伴不肯做——老头犟得很。你老爸倒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社会早把他当作白老鼠实验过了，现在还让医学再搞一趟，再当白老鼠……他说，够啦。这个世界，再看下去，仍然就是那同样无聊、同样无解的世界。**不做，什-么-都-不-做-！**

这位辛医生看来也是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他深意地说，刘小姐，唯一能治疗一个人在社会上经受的伤痛的，恐怕只有亲情，尤其是亲子情。所以，你是动员你父亲做手术的最大力量。

医生的一番话，几乎将我整个人都摧毁了，是对我刘心最

深重的讽刺和打击。生活走到这么一个点线上，唯一还在闪光的是医生说出的关键词：亲情，亲子情。它要让你忘掉一切词语，一切堂皇的概念，一切飘渺的主义。任何东西都敌不过我对父亲的爱。平日，我一点没感觉着这份爱的真正重量。我甚至无意识地将这份爱所放射出的光热，看成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似乎是要极尽地潇洒地把它甩开……

……对父亲进行了多次的试探和明白的恳求，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对一切劝说，他都不再作任何反应，改用绝对沉默以堵死你的谈话。绝望使我夜深人静的时刻，落下热泪……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挽回父亲对这个世界的依恋——这大约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父亲甚至严厉警告医生：不要跟我家人合谋，绑架我去做什么手术。即使你把我折腾好了，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是要结束这场生命！

“死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在讨论。我在想，像父亲那样在缓慢流动的时间中，坚决拒绝生命的心理力量，远远超出人们在强烈刺激中去投河、跳楼、服毒、割腕……吞服安眠药所需要的那种冲动。

无论怎么说，我明白我其实就是去催逼，去耗损我父亲生命的协同犯。我为此颤抖。我要诅咒我这个一直昂首高歌的头戴新思维新精神的新人类……

但是，我能将这一切来和我父亲的生命、父亲的爱，做交换吗？是不是说，为了父亲，我愿意而且准备好回到父亲的时代、父亲的世界？这不是荒唐吗……啊！应该通过自杀放弃生存的那个，是我刘心啊！

你说，人类歌颂生命的伟大。我说，人类不过都是在经受着空间的压搾、时间的屠宰——所谓生命，不过就是那几声嘶

叫！既自傲又复可怜。恰似飘忽而去的一缕轻烟。

啊哈！意义在那里呢？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意义连意义也没有——我明白那位大师的高深了！

说完了没有意义，是不是又要去寻找新的意义呢？寻找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意义吗？咳！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的世界！嘿，所谓人，不就是**意义**吗？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高举起没有意义的大旗！哦，这就是人的**自杀**！最伟大的自杀！

人，不但狂热生命，人也寻求自杀！



与几年前的重逢相比，大家都似乎老去了一个世纪。嗨，还好吧。你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了；而我呢，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这么说，我们都颓废了。这可不好。人是活着的。

——肖韬到医院来看我爸——我已经听说了他的事。要是在以前的日子里，我们会热闹地叽呱个不停，抢白他一轮。这时节的相见，忽然变得很小心拘谨，大家都十分沉闷忧郁。

父亲很平静。脸上雕塑着定格了的微笑，浅浅而迷茫的纹路是微风中的涟漪。他握着肖韬的手，两个掌心紧扣着。可是，这个原来十分热切的伯父，似乎什么话也不想说——他曾经是他非常赞赏的年轻人。

受过那么大的挫折，肖韬显然丢失了先前的光芒。目光缓慢而迷失，甚至有点迟滞。一层薄薄的灰膜，像拉开的窗纱，遮挡他似乎畏缩而企图闪躲的灵魂。父亲肯定也听说了他的事。我回来没几天，也都已有所风闻。我甚至在想，肖韬的陷落，也成为我父亲发病的一个外加的缘由，是他的绝望以致万

念俱灰的组成部分——他曾经将他看成是自己战友的继承人、自己的好侄子，甚至期望着他成为自己的女婿的年青人。

“伯伯，你把手术做了吧……我们需要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没有人会怀疑肖韬诉说的衷心和诚恳。我感受得到他对父亲的敬重和依恋。我感受到，与其说我和老人是父女，倒不如说，肖韬和老人更是父子……

老人只是握着肖韬的手，不停地摇着。紧闭的双眼，终于把那几滴干瘦的眼泪逼了出来。然而，父亲依然默不作声，微微顿顿头颅。稀疏的几支白发，在空中茫然地飘舞。



医院咖啡厅。他说他现在改喝无糖咖啡。这次回到城里，还是第一回和他坐下说话。近况？……啊，带来的后果还算轻微。摆脱了刑事和民事诉讼立案。调离省高院，安置在市北的夏云区基层法院。一共三五个人，兼着许多职责。协审之外，负责人民调解委员会，整日价卖嘴皮子。工资微薄，千把块钱——这回，连香烟都计较着抽了。

“这是短时间的。不这么做，他们会面对舆论压力。你就忍着……”

“不忍又能咋办！怕是再走不出去咯……恐怕就要在此终老！”

“快别那么悲观。还有我呢不是……我是说，大不了，咱不干了！咱俩下海还不行吗。饿不死人！”

前些天，我见过肖湘。说起你的时候，他流下几滴眼泪。预料中的事呐，他是不会介入你这个弟弟的问题的。风吹雨打岿然不动，坚守纪律，坚守原则。

他说，那是肖韬自取的。怎么就干出这种事。想不到，他走得那么远，堕落到这种程度。不是我痛不痛心的问题；这时候是要让组织上严厉惩戒他，严肃教育他。别说我帮不了什么，就说我能帮，为他奔走为他关说，那不就是害他吗？……他一些作风问题，我很早就不断提醒他，劝戒他，甚至严厉警告过他。可一切都不管用。我是全面失败了。我对不起我叔……亡羊补牢吧……吃几年苦吧。希望他能自救。**他也只能自救。**

肖湘原来的强大吸引力在我心灵上逐步消退，我想恰恰就是他这些僵硬的所谓原则造成的。行嘛，我没话说，你是标准或自以为标准的共产党员嘛，你守你的原则，那还不应该么。要不守原则，那你才是该死的虚伪的假货呢。你要是扛着高贵的名字而又虚伪作假，那你，赶快从地球上消失！

只是，我不会欣赏你的那些个原则……我们分道扬镳。

童年的回忆和童年的情感，最为牢固。然而，经历了短暂的怀旧的温馨，我们之间的纽带松懈了。这说明什么呢。咳，只能说明是我自己变了，我承认。

……出国前所作的故乡之行，曾经一度将我牢牢地拴在一种悠远的金色的旧梦里。啊，什么情景什么情怀终究能拴住刘心的心哟！她的心那么跳动，她的心那么飞扬，她的心那么凄苦，她的心那么荒凉……

我之什么都不信，和父亲之什么也不再信，似乎是一样的吧；一样的时代病。

时代 确实是病了！

你对得起时代吗？

在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答案就是问题本身。

骄傲的刘心啊，你往何处去！显克维兹有答案？

那是因为我忽然间又感觉要窒息了，不能呼吸了，因此选择出国。到国外去走那么一趟吧，我在寻找。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么？地球之上没有新鲜事。事可能还有新鲜事，但没有新鲜人。人已经全面发育完成。它能表演的都已经全部表演完毕。再来的都不过是重复的老剧目。稍微改动几个细节，便又锣鼓喧天，胡胡混混——都快让这些给烦腻死了！

给我新鲜空气。给我新鲜！

没别的办法，没别的出路。人类寄希望于什么？哦，大约是基因改造吧。就把现有的基因以及基因排列，一概调换、重整。



父亲去世——在病床上先后煎熬了三个多月。

到了后期，父亲的心脏产生了剧烈的颤抖。呼吸急速，胸口像搁在冶炼炉边上的皮制风囊，哈呼哈呼地抽动……我抱住父亲，不知所措，就觉得连自己的心脏也将要从胸膛蹦出来……母亲也揽住丈夫，不断地给他搓背，强忍哭声……值勤医生为老人打了镇定剂。父亲稍微平静下来，头斜枕一边，嘴角垂着微黄的涎沫……

一再发生同一的情况。母亲终于晕倒在丈夫海浪般起伏的胸怀里……

药物最终失去了效用。父亲在痛苦的搏斗中，停止了呼吸。啊，我的父亲！

按照他的遗愿。——将骨灰盒裹在红布中，跟母亲一起护送到重庆——护送到父亲在上学的年经常孤独凭吊的天地——朝天门尖角的长江边岸——迎着初冬的寒风，将骨灰默

默地撒向奔流江水！



母亲沉默着。平日心爱的厨房，也懒得走进去。两手抱着膝盖盖头，偻着背，一无表情地对着电视机。她肯定没有在意那屏幕上花花世界的闪烁，那些喧嚣声影，似乎成为将她锁定在椅子上的无形的绳索。

她没有了倾诉，没有了眼泪。她没有了要对女儿娓娓的叮咛。

父亲的丧事都办完了。我劝说母亲随我到外地走走，纾解身心。她却总是摇头。她唯一肯做的事就是收拾父亲的书房，整理满屋子的书籍文件。按不同时间段，将新老照片嵌进相簿。有时候，默默地瞅着个别的照片，老半天不放下。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莫名的压迫、莫名的慌乱。

我从此不能随便走开。一定得陪伴着母亲。丢下她，她怎么生活呢？我必须和母亲相依为命。哈哈，我的自由主义还能贯彻始终吗？啊，不，我绝不是说我在盘算用什么方法撇开自己母亲——这我万万做不出。我必须拥抱着母亲生存下去——我不晓得，这将和我的潇洒的自由，如何共生！

肖湘来家好几回。给母亲带来宁神药，抗抑郁药。极力安慰母亲和我。希望我们走出悲伤的阴影，重新出发。嘿，他是个真诚的人。他的淳淳善诱他的苦口婆心他的温暖，令我感动。我终于受不了，噗嗤笑出声来。湘大哥湘大哥我没事，相信我，我不会下沉……

老实说，我的笑是含着泪花的。

到家来看我，肖韬确实十分沉默。似乎这是一种必要的行

为，一种不可少的动作。作为好朋友，他必须来看我，慰问我。然而，他好像对这个世界，放弃了发言权。他曾经是嘴尖牙利的半个演说家，他主动放弃了话语权。似乎掩盖不了自己的自卑，感觉着自己的语言都会变成虚伪。他显得虚弱、无助。其实，这也徒然增添了我的惆怅，加深着我的哀伤。

我情愿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中，见到他。



在家中停泊，快三个来月了。主要的心思都用在妈妈身上。

她能走出悲痛吗？这过程显得缓慢。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她平日往来的老年姐妹们更加频密的来家造访。他们的陪伴、安慰和劝解，逐步打开她深锁的心扉。父亲还在的时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允许发生了。那就是宗教和宗教活动。母亲的教育水平不高。当年父亲蹲牛棚的年代，母亲悉心照看我当时老病缠身的祖母。感恩变成了两个青年人之间的爱情纽带。作为一个高知，心无旁骛、一往情深地坚守对知识水平不相称的邻家姑娘的爱情，那男孩子深得父老乡亲们的赞誉——还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母亲长得漂亮，对人温柔体贴（这对于任何一位准丈夫和丈夫，都肯定会是强大的吸引力）——谁都看准她将来绝对是一位贤妻良母。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也确证了他们是典型的中国夫妻。

那些阿姨们中，有两三位是天主教徒。长时间的厮磨，她们终于说动了母亲，跟随她们去参加教会活动。上教堂、上老人院搞慰问、赈济孤儿院……不时和其他城市的教会教友们交流聚会，出游外地省市三天五日，甚至露营一两个星期。

我没有理由阻挡母亲。我非常明白，少了父亲的精神笼罩，这已经是难于避免的结果。父亲后期的沮丧绝望、对社会的厌弃，终日的唠叨与叹息，早已浇熄了母亲原有的（也是深受父亲感染的）单纯的人生信念。丈夫离去后的绝对空虚，自然地成为宗教滋长的沃土……说实在的，这却是很让我欣慰的事体，叫我感到一种喜出望外的解脱。啊，母亲终于有所依托了——我可以将她交付给上帝、交付给圣母啦——或者就是佛祖观音也无所谓——我莫名其妙地暗暗地在心中呐喊：主啊！阿弥陀佛！……宗教，你跳出来搭救我了呀！

把母亲救出生天，就是把自由交还给我。



我有了时间，思考和幻想。

一面想着自己的种种，想着自己的前尘后世……。年岁催人，马上就要跨过“4”字头了——这是总结的时刻，是思考的时刻；其实更加是迷茫和失落的时刻。我突破一道围墙，可前面还是围墙；我冲出一阵烟雾，可前面依然是烟雾重重！……我收起自己的思绪的时候起，便更多的思考肖韬。他确实是陷落了。怎样才能拉他一把呢？最可怕的碎裂是灵魂的碎裂；最无药可救的是信仰的破灭。看来，我们这位杰出青年是两者都摊上了。

我其实就是一个病患。然而，我在尝试扮演一个医者。哈！

是我的错觉吧。我一直将他看成是有力坚守的勇者和智者。我多少次对他采取的主动，他都挺住了——像个圣者。后来，也道听途说了他的两次恋情，什么小楼什么小穆的……可

是，强者需要怜悯和同情么！“伤痛”令他获得理由追求叶紫，可那更是走上了邪路。人家终究是有夫之妇。咳，天涯何处无芳草……真是作孽——这真要逼人相信，人并不是理智的动物。是嘛，没有真正的全面的，百分百的单凭理智生活的人的——要真有，那也是归根到底不能生存于人世间的无头怪物。

说别人呢，单就你刘心，你不就是活生生的现成的例子吗。既然你刘心自身也经历着理智和情感的纠葛，那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矛盾和精神分裂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你必须帮助他。在肖湘眼中，他的这个堂弟是堕落和背叛……那是他的党，他的主义，这不是我所要思考的……但是，为什么主义是唯一的准绳呢？为什么人要和主义等同起来呢。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主义。卸掉他的所谓主义，他不还是那个人么！肖韬是人。肖韬没有错。即使是错，他犯的也就是人的平庸、惯犯的错。如果他肖韬不是生长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环境，他又怎么会发生所谓的政治错误、组织错误呢！设想他是生活在一千年前或者一百年前——他会面临一如他今天他要面对的这样的精神煎熬吗？

历史上多少公子哥、多少文人墨客……有数不尽的风流——却又偏偏成为令人艳羡不尽的美谈！啊，那是你的不幸，年轻人。你生存的时代，因为有着提升到了最高标准的道德规范，相应地就产生着最激烈的斗争和最严重的精神分裂……姐姐帮助你，姐姐要把你拉出深渊，好弟弟。……可是，我是不是又过分天真了呢？你以为他正处在软弱、颓唐的时刻，可别忘了他曾经是个满腹经纶的顽固分子……先前，不正是他跟你激烈地辩论过人的问题么！他斜着轻蔑的眼球，指责我老讲人性论，讲非历史、讲无现实具体规范的人。他对着

我大声宣布，大声吼叫，**这种人**是不存在的！非历史和无现实具体规范的只有动物，只有动物！

如果，他依然生存在这样的理性范畴中，那么，他的痛苦将会是无边无涯的。可怜的肖韬啊。

人似乎都是在为了一种生存哲学而生存着。他们建立了或者选择了一种生存哲学，然后在它的威慑下，战战兢兢地乞讨生存……嗨，我也正是在试图着如何以我的生存哲学，去挽救肖韬他的生存呢。实际上我想这也是既严肃而又滑稽的事体，迹近游戏。因为，我自己就认为，没有几个人，是真正信任他以为他自己在信奉着的，所谓神圣的生存哲学的。不，他在坚信中动摇——在动摇中**说信**。说人是有信的动物，毋宁说，人更加是追求自欺欺人的动物！

.....



为什么是她？她是一个别人的妻子！

谁？你说的谁？谁是她？

还会是谁。你何必躲避。那个师范大学……

你……怎么你……

你别去追究原因。你也别否认。你该晓得你姐的神通广大！

你——不提她好不好！

你的整个理智，都经不起一个普通的考验？你的整个人生哲学，都无法让你的航船驶出那一小湾的迷雾？价值，价值，我的好朋友！我要跟你强调价值——她值吗？你说。

感情之为物，没有度量衡……你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问

题。刘心，这是不能谈的问题。我们不谈好吗？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不能谈的问题’，正在摧毁你的生命城堡？……你应该正视它了。时间非常紧迫。肖韬，一切其实也只能从你自己开始。首先，你把你的乐观召唤回来，让你的智慧重新成为自己的主宰……你是多聪敏的才子呀！……首要条件，你必须把这个叶紫忘掉！干干净净地忘掉。换掉脑袋，砍掉尾巴。回到你的高傲，回到你的孤芳自赏。你要照样睥睨世界……她？她是偶尔闪现的幽灵！

她是属于别人的人。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说了！我不想再一次玷污自己，更不能再一次玷污别人。

你是因为她而摔倒的……直到今天，你还没有从哪个山洞里走出来。你何必欺骗你自己呢！你何必要欺骗你自己到底呢！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刘心。

嗯，你必须说。而且，你必须说很多。更重要的是你要说服你自己。你要说出来，你要把毒素呕吐干净。你要说服你自己，你才能重获生机。肖韬，颓废和躲闪是没有出路的。

……肖韬蜷缩在墙边的一张旧沙发上。原来1·75的身躯像是凉干了的云丝卷。桌子上摆放着一些快熟面、八宝粥和饼干、喝空了的酒瓶和未打开的罐头啤酒、半满的咖啡杯……一本页面对半敞开着《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皮上布满泛白的油渍，显然它是被用来当食物盘子的隔热垫。窗子底下的另一端屋角，堆着〈参考消息〉和〈政法报〉。屋子里弥漫着霉酸味。这和年前我在他家过夜的时辰，厅子里洋溢着科隆水气息，大不相同。现在是令人窒息的阴暗。似乎在一夜之间，换了人间。

阵阵悲凉，袭上我心头……

他越不愿意说，就越引发我的猎奇冲动。

她，真的是那么有魅力么！



胡文英给我提供了一些故事情节——我不能担保她说的全是实话，但无论如何，她成了我重要的讯息来源。

肖韬当然会觉得蹊跷，我又怎么能清楚她和叶紫的交往呢。他并不知道，胡文英的大姊胡文兰是我早年的同班同学，而我学生时代就认得她的这个妹妹。说到师范大学，就自然想到胡文英，她曾经在那教课，她不会不晓得叶紫。

“你找我是找对了”，胡文英在她的公寓招待我，叫外卖搞来一桌子菜。“尝尝，我老公新开的〈澎湖湾〉酒家的菜式”。你说起那叶紫呀，可也真有故事——她不久前评了教授——她很吃得开呢。我们罗市长还把她请到家里当英语教师。市长学，市长的孩子也学，专车接送。可把全师大的老师都羡慕死咯——其实嘛，她也买了车，买了部奥迪，自己开上了的，但是市长坚持要自家司机接送。

你说说，大作家……这时代呀，是不是把人都给改变咯。当年，我们一帮老师，都管叶紫叫“乡姑”。可今天，谁会料到，乌鸦变凤凰，她飞得比谁都还高！上层社会出入，出有车、吃有鱼。

你说性格？她性格还是很值得称赞的。在我们一群常在一起玩的老师们中间，实话实说，还真没有谁性格比她好的。话不多、平和谦恭、礼貌周全。要说吝啬吗，那是肯定首屈一指的了；不过，跟朋友们还算是合群的，人际关系不错的呀。有时候我在想，像她那么一个文静女子，比谁都进步得快，秘

诀在那里呢？你说，搁我们，大开大合，浑身解数，才勉强活了下来。她呢，轻描淡写……佩服！其实，跟你一样，我们也在研究我们的这位可爱的老同事，神奇的灰姑娘。在挖她，想揭她的底。——阿阿，奇了怪了，你刘作家怎么会知道这个人？怎么会问起她来了呀？……嗯，是小说对象吗？你想写她呀！行啊，那也是个好题材吧——可别忘了，把我胡文英也写进去！我们也是新时代女性嘛。我们中国也应该来一个**女权运动**！你来牵头，要你们这样的杰出女性登高呼唤……女性解放！

——隔了一段时日，我才了解到，原来，先前和叶紫要好的一班姐妹，慢慢地和叶紫疏远了。可能是出于妒忌吧。叶紫买了轿车，经常就带着她老妈，特别是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到处溜车。女儿的补习课目又特别的多。又是游泳又是钢琴。后来再加上芭蕾舞和绘画。她还得一星期两回到市长家教课。都在说，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叶紫啦。这时候，你要想拉她打个麻将，看场电影什么的，难啦；聊个天，呵，没时间！

那个胡文英，后来却变得特别积极，似乎是要把我拉拢成为她的盟友。这也难怪，这女人精力旺盛，安静不下来。跟她姊胡文兰的阴柔性格，恰好倒反。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胡文兰，看来也并不喜欢跟这个妹妹多来往。令我尴尬的是，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胡文兰连我也颇有点疏远的心思——她把我也列进像她妹一样的放浪一派——那天，胡文英电话邀约我直接到她那位台湾相好开的〈澎湖湾酒家〉——说她约好了叶紫的几个死党——我特地瞒着她，不征求她的意见，转头打了个电话，把她姐胡文兰也叫上，并肩赴会。

“哎呀，你把我们这位贤妻良母带在身边……我们可就不好疯癫咯！姊，我觉得你的这位老同学也不是你的同路人呐，

你说呢！她呀，我说，她和我们更加气味相投，能说到一块去！”文英兜头便给自家姐姐来个下马威。但那姐姐只是脸上挂着从容的笑意，舒舒然落了座，并不搭理。妹妹飞快地指挥服务员上菜——原来她早把菜色都定好了——然后，一一介绍钱晓雪、邬金丽。

你们听好了，我给你们介绍的这位，是名噪一时的美女作家、大才女。人家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和国际接了轨、见过大世面，不像我们这些井底蛙。刘作家答应我了，她要为我们写群芳谱呢。哈，就是把你们这些小姐们当模特，写进她的小说。那就快快把你们的原形袒露出来，好让我们的作家写得真实、精彩，有骨有肉。刘作家，你说，是不是要把赤裸裸的真实拿出来？……啊，我赞成，现在流行用身体写作。那些写点皮毛，编造故事；扭扭捏捏、遮遮掩掩的，叫什么文学！早就该丢进垃圾桶去。

还在忙着和钱晓雪、邬金丽寒暄，服务员列队似地托着各式菜肴上桌。胡文英赶忙介绍说，台湾各地的出名菜式和小吃，本店都会按部就班陆续推出。欢迎你们各位向朋友们推荐，过来尝尝宝岛美食。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几道菜是炒花枝、蚵仔煎、砂锅鱼头、生煎包、三杯鸡和柴把鸭汤……待会还有牛肉面。“不到台湾，你就终生欠下你自己舌尖的一笔债，真的！姐，我建议你让姐夫带你游台湾去，把小外甥带上，好玩着呢！他们的文化和饮食，样样都太有创意了。”

钱晓雪一面嚼着爽脆花枝，一面对着我说话。“刘姐，我读过你的小说。很喜欢。你真有性格，你的小说人物能把人摄住……我特别赞同你不向男人低头、不向男人投降的气魄。女人嘛，要把持自己的独立，不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如果要爱，那也得是完全平等的。我的意思是说，女人决不能让‘贞

节’两个字成为自己一生的镣铐，多久以来，我们都上着这两个字的当。那是个万年的牢狱，剥夺女人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我说呢，几千年来，女人就没有自己作为独立人的生活——她们都是活死尸！……我太赞赏你的质问了：男人凭什么可以不讲‘贞节’、‘贞操’？他们凭什么就有绝对的自由？刘姐，你写——你写。我是一直给我的学生推荐你的！

邬金丽也抢着表示，看过我的书。说她也很受感动。但是她声明，实话实说，自己从来不认真，感动归感动。看过了，也就放开，一切都忘了。

这倒使我一时间感到莫名的窘迫……其实我都已忘却我自己的那些作品。我好像自己早已经离开它们很遥远，不知道那是哪个世纪的往事——即使我不时还收到着一点书本再版的稿酬。三年五年，再也找不回对那远去的情感和感觉。自己对自己的往日，对自己往日的思想情怀，已感陌生。老实说，被称为作家什么的，我感到乏味甚至厌弃……但是，你一旦“作家”了，似乎便难于再脱身——好比坐过大牢，一生都是个“囚犯”。啊好吧，作家就作家，你也不能否认这个名称多少也会给你带来些方便，让你在和别人的交往中，拥有某种“位势”。令我纳闷的是，（有多少人的推崇便有多少人的贬斥），其中却无人能看透我的虚弱和自卑。更加无人能体会到我的书写中的自我批判……谁也没在我的桀骜不逊中看穿我的悲凉！

“我们不说书了，好吗。……说点我们三姑六婆的故事吧。文英晓得，我这是专为听故事来的。呃，不过你们可别听信文英所说的，说什么我要写谁谁谁。我不写了！我现在再也写不出个啥玩意来了。”

文英叫起来，那可就太让我们失望啦！嗨，你们这两位叶紫的好伙伴。我跟你们说过的，刘作家对她的艳闻有兴趣……

“我说，文英，还是管好我们自家的事。张家长李家短的，不好嘛。”姐姐文兰锁起浓眉。

“嘿，姐，你别打岔。你这个人，可不晓得这世界真有多好玩！”

钱晓雪，（已经做好了发话的准备，兴致很高）：说的也是，我们这位叶紫小姐的故事，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谁说不是呢。我钱晓雪不会写小说，但是我绝对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戏、一部小说。你要写我，我这里还不是也摆着一部小说？

邬金丽插话，哈，写写写，人家都说了，写来写去，还不是那几段戏码：什么生死恋，什么不了情，什么三角四角，什么争抢，什么背叛，什么复仇……啦啦啦，翻来复去，再也没什么新鲜花样咯！人世间的可能发生的情和事、事和情。万般模式，讲述故事的种种套路，各种公式，千百年来，不过都是重复发生，重复套用。不过是冷饭热炒，换汤没换药……你们说，这不烦？这不腻？——小说吗，拿来枕边催眠，倒还可以……

“这柴把鸭汤，颇有特色呢，色香味都好呀”。滋滋地呷着汤汁，胡文兰大姐慢条斯理叹息：烦你也活，腻你也活；故事总也逃不过是老故事。正是这样，你也才能掌握一些脉络，知道太阳明天肯定从东方升起来。是你妈生的你；你生的你女儿；你女儿生的你孙子。是在不断重复、重复！这—世—道—简—明—得—很。要是世间的事，天天来个新花样，来个风云不测，来个史无前例——你女儿生出个蛋来……那你还不失惊无措，立马疯癫！？”——“好一个哲学家！”

这个不露棱角的主妇的话语，似乎在散发着柴把鸭汤那样醇厚的韵味。她的话，可让这些女人安静了好一会，闷头吃菜，细细咀嚼。

文英拿公筷给各人都夹了块三杯鸡。来呀来呀，你们可快别客气，你看，生煎包要是凉了，就失去风味……主食牛肉面马上就上。……没事，没事，我吩咐了要上小份的，大家尝尝嘛。这可是正宗的，不是那“加州”什么的……。——哎，金丽，看你个说法，都不写了行吗。说故事老了，就不看，那你不也是天天在吃老米饭么嘿！那同一个饭，你都得吃上一辈子。你总听过这句话：太阳底下无新事。你想呀，没有了这小说戏曲，还不是就像没有了八大菜系，没有了生活的色香味；少了琴棋书画，也就没有了生活的情韵了嘛……。你还别说，我正想向我们的刘作家请教，像叶紫的个案，算不算是个典型？算不算值得文学书写的典型？比方，她的长期保密——听说，他和那个帅哥的秘密恋情已经有七八年之久了呀——算不算典型；她的两-条-路-线-作-战，平行不悖，算不算典型；他们长久的卿卿我我，却经不住第三者的一脚叉进，烟消云散——街道上都在风传〈圣州百货〉的邵老板，横刀夺爱，占尽了上风咯！——我们家老柯，跟这邵老板也有生意往来。他见到过叶紫陪邵老板吃饭——这算不算典型；她的爱情历险，她的所谓丈夫，在故事中一直是缺席的，像是不存在的，这算不算典型；总之，一个被认为是标准的乖乖女，照道理是不可能出轨的圣洁女孩，竟然能把地下爱情规划得如此缜密精致，算不算典型；还有更妙的：它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战线上的高等学府……这算不算典型？

文英老师，你可是说高了。我不写了，真不写了。西方有一个游戏论。我想，我就在体验这个游戏论呢。说小说，我想我自己也就正在自我小说着。你们写我吧。用身体写作，用生存写作。钱老师说得太对了——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小说，一部

在书写中的小说。**你读我，我读你**。我想这就够了，完备了！说到典型嘛，我同意，每一个人都是典型。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马克思的命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都会具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哦，对不起，我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更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我更喜欢讲黑猫白猫……我喜欢，抓老鼠。啊，别太沉重啦。让我们好好欣赏一回眼前的台湾菜。看来，台湾正拿台菜和歌星反攻大陆，还颇有成效哈。

诶，刘作家你这就不对了呀。我们可是冲你的小说来的。我们都在期望成为你的小说角色呢。你不写，我们难不成要成为空白人生的孤魂野鬼！你给我们留下个影迹也好嘛。都说，雁过留声嘛。其实，我们也不在乎留名留芳——我们不过是社会的游离分子，社会的边缘人，修不成正果的——正如刘作家所说的，不说自明的，我们也都是正宗的**游戏论者**。你说：我读你、你读我。那我姐所说的张家长李家短，还不就是同一个意思，该是很有趣的。我不管它叫〈现代牧歌〉呢！

钱晓雪大有发现似地叫起来：刘姐，这就奇了怪了……文英明明跟我们说，你大作家是为了收集叶紫的资料当写作材料的呀！

.....

争论是人类世界中的一种**无限**——壹首没有休止符的长歌。是长恨歌，也是长乐歌！

最后上桌的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为这次聚会划上一个暂时性的逗号……

第九章

小焦第二次上二楼敲门，而且敲了好一阵子。门咿呀打开，庞越披头散发，瘦削的身体裹在松垮的睡衣中，像一个竖立着的旧麻布袋。他长长地贪婪地唱了个肥大哈欠……补上一个雷霆霹雳喷嚏！

你小子怎么来啦？还七早八早，赶什么趟？——进来！

老长官，大哥，找你有事——还是你的事！

冰箱里有水，你自个拿。嘿，**我有事**！我的事还拽在你手里。你神呀，小焦。说吧，我有什么事？

庞哥还记得黄中琪？——规划局测量队的那个组长。他——来——事——了

来什么事？

他出卖你们啦。

小焦仰颈咕嘟咕嘟喝冰冻可乐。……你们大概不会想到，姓黄的，他早年便是赵魁的人。那年代，赵魁当泰星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买卖土地，办理证件什么的，主持丈量的都是这个人。他一面吃着公家饭，一面又接些私活……你想嘛，肯定活得潇洒。他书法写得呱呱叫，书法协会的理事呢。

我晓得，他还花过万把块钱，让自己名字编入什么名人词典。

对啦。老赵这回把他找回来啦。他吩咐孟友才把姓黄的拉出来啦——前阵子，老赵孟友才勾搭，不是从泰星那敲到了好大一笔款子吗——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黄中琪这人脑子灵，挺会花钱。听说他买下了东城区近郊山麓好大一片土地，在那盖山庄，要养孔雀。

这跟我又有啥关系！

喏，老长官，你听着。跟你真有关系……问题是姓黄的需要钱呐。要钱他就会想点子呀。他听到了老赵搞泰星，搞得非常成功，敲出一笔大钱，马上就想出要为他自己捞上一把的门道。他找了老赵的老婆，叫她通知老赵，说要有好处给老赵——喏，还是我把这消息转告老赵的呢，所以我清楚呀——后来，我是听赵家婆娘枕头边私底里跟我说的：黄中琪把当年你们唆使他在泰星的〈金河广场〉建筑图红线上，弄手脚的情节，一五一十，全告诉了老赵……。他们说的事体里面，可一直有你老人家的大名。说当年的一个深夜到他家去见他，是你带着泰星的新任经理容某某……还说什么，哦，是说，是你当时对老黄夸下海口——规划局田局长那边，包在我身上，说你已经跟田局长打过招呼——要老黄把心放在肚子里……。

妈的，这个黄中琪，他胡说八道！他有证据吗？谁信他，哈！跟你说，小焦，你也别信。你别到处乱说！那全是鬼话。我跟容经理来往谈的都是大厦防火设备和空调安装的事……姓黄的，他有证据吗？他能证明什么吗？那一夜，我们到他家，还不是应他邀请，特地去观赏他的书法作品吗。他妈的……小焦，你给我盯紧了，他们下面到底要搞什么花样！

那，大哥，你还说和你没关系呢！看你紧张得……我看啊，还是千万别掉以轻心。这不是玩的。搞不好，泰星要赔大钱——大厦的单位也不能卖；你们有牵涉其中的人，结局也会很难看——你说，田局长会不会为这事丢官？

你小焦危言耸听——这天大的事？是吗？……你先坐着，我漱洗。天够冷的——待会我们到广东餐厅饮茶去，喏。

.....

——餐厅包间里，庞越要了菊普。吩咐马上上鱼片粥，好热热身子。下面才慢慢品尝各类粤式包饺点心、粉肠。庞越和

〈圣州百货〉老总邵宇声是拍肩膀的，在这餐厅要个包房，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因为这餐厅隶属邵老板他们的集团。庞越叫了二锅头，他清楚这烈酒正合小焦所好，而且，要灌出这小子的话来。包房里，电视机正播放香港武打片，那成龙的醉拳，叫小焦上身左右随着扭动。差点没忘了手握叉烧包。庞越发话了：小焦，电视剧什么时候都有得看……来，喝上……你说说赵魁，说说那臭虫！我看他就是个臭虫……你们牢里为啥不给喂点毒药，取了他那狗命——要这样，你不就能光明正大把他老婆娶回家去了，嘿嘿！？

庞哥你笑话我！……那婆娘大着我十来岁！我收破烂了我？

你信我，小焦，她家里藏着金条。你没嗅出来？傻瓜。你把她娶了，当个财爷，还怕在外头不能藏上个把小三小四。这才叫，三步走上昆仑山！绝对是条高速公路！

跟你老长官说真话，我对那婆娘不来劲——玩玩罢了嘛，关键是不花钱。我说，其实，大哥，这这一回可是个大机会。我就想着怎样弄点钱花花。

嘿！你他妈小焦，你不是在打我的算盘吧？你转弯抹角，要敲诈你老大呀？你没门小焦。

庞哥你想哪去啦！……打死小焦也不敢冒犯老上司！长官咋的就没看出小弟的心意？我目的只有一个，好让大哥有个准备，对付他们。

我看你是四面出击，跟谁都想捞点好处——你还十分明白我这个人软，最会上你的当！

老大，我发誓！……大哥你晓得，老赵前些天，让我找孟友才送信——老孟他在东风路卖了新房子——我没敢问什么。姓孟的顺手抓了几包中华牌塞到我怀里，让我喝茶，在外厅等

着，他进睡房写回信。……送我出门便说：给老赵说**放心**，我晓得怎样做了。……哥你知道，老赵不会给我说他的秘密。我能知道点情况，都是那婆娘在私下告诉我的——我后来知道了，孟友才给黄中琪送了钱。看，我这一天到晚为他们奔波，可我一个子也没得着！不行！不行！这可是大事情，他们要搞，搞，搞大的，把我撇一边，不~~~~行！

你是真喝醉啦？什么大的小的，你小子可别蒙头蒙脑又一脚进去。小心你掉脑袋！……你可晓得，这事闹起来，要得罪哪路人呀？你要泄了人家机密，人家还不要你的命！……你想发财，我看还是把老赵那老婆，连人带财拐跑，远走高飞，更加实际！

不~~~行！谁又敢动我？老子横了心跟他玩命！大哥我老，老实跟你说——你给我出，出，出主意——我准备把这些情况告，告诉，哦，不，是卖，卖给泰星。你-带-我-去！钱到，到手，咱俩分账！

小焦，你醉……你他妈疯啦！你真是头犟驴！

我怎么就疯……疯了？你晓得，泰星要花大钱……要破，破产……要垮台——非法建筑……政府要把它-拆了！要把大厦，砍，砍掉一半……我这情，情报不值钱吗，大哥？太，太值钱啦！哈 哈！

你这混账，你还说为我好？你要卖，你这就首先把你哥卖了。你刚才还会说，当年带容经理去找老黄的正是我——你个忘恩负义。这些年，我没少照顾你。

别，别，别。别生气大哥。你是大，大哥，我听，听你的。

嗨！我就知道你这个混混，不坏好意。这些年，你玩女人也玩开了；花钱也大手大脚了。现在想的都是旁门邪道了。你

还会戴念你这个大哥么！你把船搞翻，谁都一起落水。行，到时候，我也到你们黄岗报道，蹲你的大牢，而且由你监管，好吧！

哥你，你不能有事。我保，保证大哥没事。大哥，小焦我，还，还想，想着：哪天到大哥你公司来上，上班。哥，你会，会收，收我吧。

.....

那天星期六是小焦的节假日。饮茶饮到下午时分。庞越不敢让小焦就这样回监狱去。怕他酒后胡言乱语。将这小子拖到自己家里，安顿他睡上一觉，清醒过来才作打算。

庞越自己没喝多少的酒。但这脑袋却昏昏沉沉，觉得不好使。坐着假寐……思虑这问题确实有严重性，要对付起来也棘手得很。肖韬的事件都还没完全过去——缠上他庞越的那纠葛，仍在没完没了。陈志军陈书记追债，翻了脸。新纪元崔德发那边的工程项目，变成遥不可及，心上沉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遭了天谴么？我庞越又没做什么坏事。我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我为社会建设作贡献。我按游戏规则办——这是市场经济嘛！有什么理由要遭天谴？为什么，接连不断的鸟事一大堆！咳，我庞越真要下沉了么……不！庞越不会倒。我要坚强起来。兵来将挡。咬紧牙关，熬过这一切。你要更坚定，要更狠！这社会容不下弱者，知道吗！我庞越一定要是一个成功者。别人能成功，为什么我不能。我庞越比你们差劲了么。嘿，要学问我有学问；要头脑我有头脑；要手段我有手段……凭什么我是失败者。这个中国是最美妙的中国，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在这样的中国和这样的时代，你不能发财，你不能成功，你庞越就是个卵，是个鸟卵，你撞墙死了算了！

一时矢志唔免怨叹
一时落魄唔免胆寒

.....

庞越从沙发站起来，摇摇晃晃，唱了一会歌子，挥着手。
要拼…要拼！老子决不能输！

激愤了一阵子，人反倒觉得疲倦。庞越跌回沙发，在枕头堆里，呼呼睡去。……后来，把他叫醒的反而是小焦。看看，下午六点多了。

老大，我回去啦。

不。你别走。天寒地冻的。我跟你讲，把衣穿好，楼下去，到7-eleven买两个鸡腿饭盒——家里有酒。留下过夜。哥有话跟你讲。喏，钱，给。

……两人把盒饭吃完，继续就着花生米喝酒。一路谈笑，说事，直到半夜。

隔天早上，喝过一轮咖啡，小焦走了。临行，庞越包了一叠百元钞票给他。一万块，你先省着花——改天要有需要，还来找哥——老赵他们的动静，你盯着。情况，就来给哥说——你先别作声，别到处张扬。记住了，听见没有？



没料到，下一个星期六中午，又是粤海的饮茶饭局。

请客的是邵宇声老板。叶紫和邵老板提前到席候客。庞越在来路上心里老盘算着，找机会和邵老板好好谈谈。面对赵魁所策划的阴谋，需要邵老板的参加到统一战线来（这事，搞不好会严重地影响姓邵的〈圣州百货〉的业务安定）；崔德发-铁

道部的**公交总站超级商城**承包工程，由于自己和陈志军关系搞砸，面临泡汤的危局。要想挽救，老邵的关系网绝对重要，须得倚重他……

庞越抵步时，恰好另两位贵客也同时到场。席上坐了三四位庞越不认识的。邵老板招呼刚到的客人们落坐，一面声称要待会才给各位好好一一介绍。……他忙着征求意见，客人们都同意了铁观音。邵老板便又一面要求大家说出爱吃的菜色，一面指点服务员写点心、粥粉、包饺。

稀客稀客！……叶紫细声喊起来。好久不见的裘敏走在人大高伟声主任身前两步。她迅速挨叶紫身旁入座。高主任站着和邵老板寒暄——两“声”成一声，很有惺惺相惜之态。叶紫这回，对裘敏主动显现热情——他们早些年的交往，彼此颇为冷漠，为接近肖韬而较劲。和裘敏十分熟络的倒是庞越——裘敏她能认得高主任还是庞越牵的线。

邵老板正儿八经，郑重介绍另外两位客人，尤其是其中那位戴着褐色太阳镜的脑袋特别大的一位：张老板，张云台老板，重庆娱乐界巨子；身旁坐着张老板的亲信助理王强先生。

“幸会，幸会！各位，张某到贵市来，讨碗饭吃。承蒙厚爱，不胜荣幸。今后，还望各位高抬贵手，多多提携！”张老板脸上皮肤白皙，看得出来，年纪不大，勉强算四十吧。那王强，不说也让你明白，他是精悍的保镖。

陆陆续续，好几位体面人物，姗姗来到。男人们一般上都是餐桌上的外交家。邵老板兴致特高，不断给张老板介绍叶紫老师——他的英语顾问；介绍高主任——我们市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高主任都是一把金钥匙。张老板在本市发展业务，我保证高主任绝对愿意悉心指导……还有这几位高人，许先生银行家、骆先生房地产发展商、蒋先生肯德基地域经理……他

们都是张先生的老朋友……不劳我介绍。好了，现在大家交上朋友，往后就千万别生分客气。希望精诚合作，为我市的发展繁荣共同作出贡献。

来，大家别客气，给我们**粤海**的粤菜水平打打分！……在一众贵客的繁忙进食工作中间，邵老板悄声问叶紫，你认得裘敏？啊，那太好了。高主任挺在乎小裘，你作用作用！

叶紫僵硬地笑了笑。朝庞越方向努了努鼻尖。他，大表哥！

邵老板温柔地轻拍叶紫肩膀，把嘴巴凑近叶紫耳边，窃声说：我高贵的小姐，知道你不会愿意做这种婆妈事！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犯不着我们去操这份心，是不！……此刻，高主任正努力向裘敏推荐，他给她夹上的虾肉饺子。叶紫好一两年未碰上这一对男女，少不了偷着多瞄了他们几眼。早些年大家唱卡拉OK，最怕对上裘敏那眼神——老觉得她像是在监视自己与肖韬之间的动作。叶紫脑壳中常会响起肖韬的叹息。他似乎蛮同情这位苹果脸的女人，有些言辞，甚至很招惹叶子嫉妒。肖韬说那裘敏不只一次声称，她再**也不结婚**。……她坚决拒绝高主任——这时候，裘敏显得很平静内敛，脸上红润。但她这脸色的红润，就远远比不上高主任了——他肥厚的头脸，光亮得似乎要淌出油来。人越加发福。头顶的毛，却又少了许多。大家都说，高主任几乎每一餐都是吃的饭馆酒家，味精吃多了，脱毛——社会上的应酬推辞不了嘛——怪不得把他的下颌都往两边拉得老开，教他一张脸，活活被拉成个大大的A字。

邵老板，高举着茶杯向桌子说：诸位，谢谢光临。忝为地主——我们其实没啥本事——但也不能不对张老板，表示点心意。作为欢迎张老板远道而来，参加我市建设的感恩之情！……喏，张老板的第一项投资，**皇妃剧院**下星期六正式新张开

幕。第一炮就推出重头戏——港台一线歌星献唱、俄罗斯歌舞团艳舞表演！欢迎诸位阖家光临。

邵老板朝王强点了点头，那王强麻利站起来，将一个大纸包交到邵老板桌前。还不忘给众人鞠了个躬才回座。

让我们大家都给张老板捧场。——邵老板将纸包拆开，抽出几张请柬，分到各人面前。

嗨呀，印刷精良呀！简直就是艺术品嘛！……各位，就看在我姓邵的份上，各位都认一份——嘿，我说一份不是一张喔！

沉默着的裘敏，忽然扬声说：我看，大表哥你先来——喔，各位别误会，我叫这位大表哥——他其实是我们这位叶小姐的大表哥——开个玩笑，别介别介——恒利装修公司庞老板。你就包销50吧！

庞越赶紧用更高的声浪，盖过裘敏：高主任可以更多。高主任一声令下，分派下去也就行了。300怎么样，主任？没问题吧！老实说，我实在是想要给您建议500的——我们这个城市不就是你老人家的吗嗨！为了G市！万岁！

裘敏——向来爱跟庞越抬杠，说：那大表哥太少。不公平。他也该500，他朋友遍天下……单是女朋友，他就可以拉来一列车。也不用推销，干脆给女朋友们都请了客算啦！（谁叫你个庞越，平日老爱作弄我裘敏呀）

邵老板见状，出来打圆场：不，不。这不是邀请。当然啦，邀请几位好朋友，没事。说起关系来，大家都会有朋友关系、有单位关系。众人拾柴火焰高——你鼓吹鼓吹，推荐推荐，一下子就推完啦。反正，80块钱一张票，高级娱乐，谁都欢迎——搞不好，人家还抢购呢！……我们许先生、骆老板和蒋先生都认好了——都几百张。届时保证座无虚席！张老板，够意思吧！

张老板站起来向众人道谢：不好意思，其实都不在乎推销多少。这次，邵老板安排好，让云台有机会拜候诸位前辈，这才是重头戏。这样，搅扰大家，令我惭愧。邵老板，拿出一百张请柬，奉送各位府上宝眷，聊表云台答谢之意于万一。云台，人地生疏，邵老板义薄云天，鼎力相助，感激莫名。各位辛苦，云台这里一一再谢！

张老板鞠躬，卸下太阳镜那阵子，叶紫眼尖，瞅见他左眼角一列疤痕。他很快把眼镜重行戴上。

叶紫坐着纳闷，你邵宇声做的是百货商场，如何要这样卖力应酬张云台这类娱乐业界老板呢。……近来，凡有饭局，老邵总爱说要她贴身当翻译。这人真烦，就这个张云台罢了，翻译个啥嘛？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常漂浮在这种场合——肖韬的笑容。



强烈的进行曲乐声中，三位俄罗斯姑娘，骑在高大的阿拉伯骏马不加鞍的背上亮相。一派马戏团装束，头上插着长长翎饰头盔，短裙长靴，金光闪闪。马儿循音乐节奏，昂步走过三十米宽的舞台。阵阵掌声，经久不息。

马队转入右侧幕后。左边舞台立时轰隆隆蹦跳出几十个功夫小子。一身黄色衣束，闪着秃亮的头颅，浪潮似地回旋舞动，耍出各种武功花式。轻快的背景音乐，再一次掀起狂热的欢呼！

高出地面一公尺的贵宾座，让玻璃墙与普通座隔开。舞台的声响，有扩音器输送进来。第一排座长长的座位上，大约都

是省府市府、军、警、检各界的首长。邵老板一班朋友，一列坐落在第二排中段，庞越在左侧，拥着个女朋友——肯定是那个结婚对象，他老妈已经下达死命令了——叶紫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未来嫂嫂——高主任和裘敏坐在右侧稍远边上。这第二排，视线也忒好，座前也摆着一方一方的小茶几，有茶水招待。叶紫座位挨着邵老板——这个场景接下来马上成为市面上的新话题——邵老板右侧坐着久违了的马兰，她身边是全国知名的餐饮业巨子——女老板徐露影。叶紫认得马兰。——但邵老板怎么也认得马兰？而且看来，还十分熟络。——叶紫一面欣赏节目，一面锲而不舍地要探邵宇声的口实。不久后，便从他的零碎的供述里，约略知道了，原来马兰是张老板的贵宾。徐露影老板则是马兰老母亲的朋友。在马兰还是少女的年月就认得她，要马兰给自己当谊女。徐老板全国各地的一级餐楼三四十家。重庆一地就开了五家。她本人早已移民美国，拿着美国护照——这反而更方便她在中国的经营和发展，受着各方面的特殊优惠和保护。张云台是她的常客。而且张老板自己在重庆地区的八家夜总会20多家“御足宫”（足浴房）以及关系户的饭局宴席，大都光顾徐老板。徐老板为张老板特备专用独立豪华大包间，用以应酬官府头面人物。两家彼此来往密切。

热烈的节目上演。叶紫除了爱好韩剧，最醉心的就是粤语歌曲、台湾歌星。今晚出台的算不上一流艺人，可所唱的都是梅艳芳、张学友、周杰伦、蔡琴、费玉清的曲子，吸引力很强，让她心脏一直处在兴奋状态。然而她还是努力将一半心神放在马兰身上。她记得，早些年，跟肖韬、庞越和一班朋友常去的卡拉ok，马兰可是个嘴上开花的公关，还喜欢跟叶紫说上几句英语。酒量很大，对客人招呼异常周到，面面圆，皆大欢喜。女人们对她，除了莫名其妙地有点妒意之外，却也喜欢这

个成熟得像秋天的苹果那样的大龄小姐。今夜，她端庄肃穆，简直像换了个人，换了个贵妇人。这让同是女人的叶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瞅着马兰正和隔座的徐老板低声交谈，叶紫轻轻撞了撞邵宇声肩膀，悄声问：马兰小姐这回在那儿当老板呀。邵老板却等到舞台上演过三个节目之后，才咬耳朵告诉她，她——还——干——老——本——行。哪家夜总会呀。嘿，你好关心她哟？不！只是好奇。——待会告诉你……。

中场休息。贵宾座的女招待员忙着增添茶水，送上湿面巾……马兰和徐老板联袂上洗手间。——叶紫追问。她吗，她现在是本市最大夜总会**龙都**的执行经理。

啊！叶紫出人意料地呼出惊叹声。是**龙都**！我听大表哥说起过的。那地方复杂。我们不敢去。听说里面什么都有，很疯狂。

肖韬有在就好了——他可是马兰的好朋友呀。

但也奇怪，这样重要的夜总会开幕之日，怎么不见张云台老板本人呢！叶紫自那宴会上见过张老板，他墨镜后面砣人的阴冷，直到如今，还让她打寒颤……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邵宇声打电话给师范大学秦校长，说他集团公司要到海南省三亚市考察，研究在该地设立百货商场；同时要为数家跨国公司开洽谈会，探讨货供问题。为此，他恳求秦校长给叶紫老师一个星期假期——原由她负责的课节，请安排别的老师代上。代课老师方面，补偿薪酬可以加倍奉上——邵老板说，款项由他支付。这个忙，秦校长务必要帮——不然，没有叶紫老师协助翻译，他的国际会议，绝对开不成了。

秦校长回复，没有问题，一-切-都-可-以-安-排-。师范大学理应为城市经济建设，出一份力。秦校长知会叶紫的时候，她本人反倒觉得意外——无风无雨，怎么忽然冒出个三亚题目来！心中虽然忐忑，但也不动声息。“你准备一下吧。我安排钱老师代你的课”。“校长，我还是不去吧。需要人去，不如校长你派钱老师去，都一样！”。

这怎么能行？人家邵老板指定的你。况且，你帮了他们公司这么长时间，你才熟悉他们圣州的业务。

不知是可以高兴的事还是要触霉头的事。校长安排钱晓雪代我的课，这还不气坏她！虽然，她拿到补偿……但这个人，咳，到时，又不晓得要生出多少是非。真是的，找谁代我不好！……你这个邵宇声也过分。怎么就不跟我先说，不征求我的同意！该安排的事让我主动安排，或者由我建议来做安排嘛。你这是乱弹琴，搞得我多麽被动呀！你就肯定我愿意去？我不去还不行？我看我拒绝你，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台-哼！



飞机降落三亚凤凰机场。叶紫看到晴朗的天空，碧蓝的海面和翠绿的椰子树、棕榈以及其他树木。各类花朵还在风中搔首弄姿。初冬，并未给海南岛披上红黄的色彩。汽车沿海滨大道行走，她油然回忆起和肖韬第一次远出旅行的情景——那一回，到的就是三亚。

汽车后座，倚在身边的是一个男人。他抓着叶紫的左手，放在他自己的手掌中把玩。叶紫显得拘束，觉着周身发麻，老要把手抽走……但是，心里却老在骂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坚决抽走的决断……

卡狄拉克特长型轿车。这是酒店用来接待贵宾的专车。我预定的。我是它们酒店的常客嘛。虽然我们今天不住他们酒店，它还是得给我面子！——车子一路快速行进。掠过三亚市中心。邵宇声说，我们直接去亚龙湾区。那边有三亚最高级最豪华的酒店、餐馆。那有我们自己新盖的别墅。你肯定喜欢！——我们住自己的别墅。

叶紫终于把手掌挣脱，嘴上说，我拿照相机。

哎。这些地方没啥好拍的。待会看到亚龙湾的山水和海景，你才晓得海南的美。小叶，我们往后每年冬季都来海南避寒，多好呀，你说呢！

我不行的。邵老板，我真的不行的。这次算是例外。秦校长能批，我家里也是不行的……我们圣诞节能来得及赶回去吗？我约好了朋友，一同庆祝！孩子也特别期待——我答应秀秀了。

诶，你看你。刚落地你就想着走。怎么搞的嘛。别扫兴！

不行啊！我们都早约好的——你不是跟校长说，出差是圣诞节之前吗。圣诞节得赶回去。赶不回，我孩子不理我了！你们的股东会议什么时候开？……那些洋人都到了吗？

嗨。不提这些工作上的厌烦事——我说呀，小叶，我们放松心情，好好休息它几天。……圣诞节？你又不是什么基督教徒，怎么在乎起圣诞节？我自己就是特地要躲开这节日的喧闹的。嗯，你最近逛了〈圣州〉没有？我们今年的圣诞货品、圣诞装饰，全市第一。谁比得上我们哈！……小叶，我还先向你透露个好消息，明年春季，我打算到欧洲视察百货商场经营的新趋势——你可要准备好咯。

和朋友们约会推了，顶多道个歉，或随便找个适当理由对付就过去了。但是秀秀，一千个理由也不管用。她会抿着

嘴，不理你，你再说一千遍，她就是低下头，不开腔。哎呀，你不是要我的命吗！你个姓邵的，就是霸道嘛——换作肖韬，绝不会……

车子抵达别墅门口，邵老板呼地开车门下地，舒舒泰泰地伸了几个懒腰，高举双手，看！这就是亚龙湾——天下第一湾！看，这蜿蜒的山峦、天鹅绒般的大海！柔软棉絮般的沙滩！

格外迷人的景色，一时也教叶紫心旷神怡。从岸边刮过来的阵阵海风早把她心中的郁闷扫荡一空。她先前的海南之旅没有接触这一边的景致。这次是一种弥补——肖韬的潇洒影像，在脑海里飘动，也在远处海面飘动。嗯，我更情愿今天和我同行的是肖韬……

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更陌生……

多层别墅。第三层左前方有一个高耸的园型塔，像航空站的指挥塔。三面都镶玻璃窗，悬挂着浅紫绣花窗帘。叶紫抬头观赏别墅时，看家的老婆子，早下来提行李进屋。“张妈，把行李提到听海阁！麻利点，下来煮咖啡！”——邵宇声说的听海阁，就是指那塔楼。

因为别墅坐落在比较高的地台上，大厅里也能看到小树林外的海面。——怪累的，休息一会吧。待会，我交代张妈上百货公司买些面包糕点、烧鸡腊鸭还有水果等等，以备不时之需——度假嘛。但是晚上我们不开灶——我跟你说话，张妈可是个好手，煮的一手地道广东菜。现在呢，我但要她为我们熬一锅红薯糖水，滋润滋润——晚上，上〈红树林〉享用泰式海鲜。酸甜苦辣辛，五味皆全。你肯定叫好。今儿晚上，你得喝点whitewine。吃海鲜喝白葡萄酒，放松精神。这些日子，你该有进步了吧——别再对人说你不会喝酒，社交场合，要讲社交风度。

喝过一轮咖啡，邵宇声说有点事去办。别墅底层车库，开出一辆丰田小轿车。——这车好开，我喜欢。你索性到阁楼上去正经睡个午觉，养足精神。我六小时前肯定回来……

叶紫懒洋洋攀上阁楼。门楣上确实挂着匾额“听海阁”。掀开门帘，进到屋里，自己的和那姓邵的行李包，平整地放在衣柜边。心里一阵懊恼。然而，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和肖韬住进同一间酒店房子，产生过抗拒感……。拉开长长的园形的窗帘。半月形的海湾，平静秀丽。叶紫想起在飞来三亚市的航班上，邵宇声凑近耳际对她说：明年春天，就叫你当上老板！你听好了，我把金河大厦的天顶花园也租下来了。上头有着260平米的塔楼——我看中它，是因为这塔楼恰恰是开设咖啡屋的绝妙地点——可以俯瞰全城。我想好了，这咖啡屋让你参股。股权百分十五。噢，别慌，没说要你掏钱……你一分钱不掏。你看，三十万定期也都给你办了——五年期的，你不动它，自动复利滚进。这回再加上咖啡屋股权，小叶你该放下心啦！……

嗯，这么重的债务，我是偿不起的……这些日子，单汽车一项就让我喘不过气来了……。嘿，那不是你自找的吗！取车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全数给你付清了，省得日后麻烦多多。可你偏要自个支付部分首期，只让我帮你十万块现金……不过，这事也好办。今天，只要你开口。我马上帮你把车款全部付清，不欠它银行一分钱。怎样？

叶紫站在玻璃窗前，目光迟滞，默默望着远方，碧海蓝天、小岛、风帆，海上摩托、还有飞翔的海鸥、摇曳的椰子树……她有点身心疲惫。感到软弱无力甚至像要虚脱。……他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好像是被无形的刽子手，押着上刑场。我在沉落……我救得了自己么？我怎么回头呢！……妈妈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她问我怎么会有钱买汽车。你呀你，你妹妹

七年前就坐上小汽车咯。你现在才说汽车。行吧，老妈帮你一把，让你完了你的心愿。喏，这是老妈的一点积蓄——也只有这五万块啦。——妈妈能不帮你吗？

不能拒绝妈妈的钱。就当帮她储蓄在银行吧。要是拒绝，无法摆脱她怀疑的眼光……心里很乱，解不开的纠结。回头走比走下去更难。硬着头皮……退路可能是断崖，啊！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下楼，轻声呼唤张妈，问她能否在二楼给她打开另一个房间，好让她把自己的行李搬下来。噢。我不敢，太太，邵老板没有交代……而且，太太，对不起，我也没有那些房间的钥匙呢。太太，请你等……等邵先生回来吧，她很快就回来的，他说了……请你在听海阁休息，养好精神。

那来的睡意？早给蒸发了。叶紫对张妈说，她要到海边去散散步。哎呀，太太，还有太阳啦。太阳一晒、海风一吹，皮肤受伤。太太，你抹了防晒霜吗！没事没事张妈。我有抹的防晒霜的。你说对了，我脸上特别经不得日晒。

亚龙湾这边海滩的沙更细软，更洁白。……那时是在三亚湾的沙滩。他小心地把手搭在我肩上，跟我说着话。走了一段，他的手掌下降到我的腰胯。我感到有点刺激有点温暖。男人是会得寸进尺的……我因此找机会，往沙地里弯身掏小石子。高高抛向大海；或者，要他帮我按相机快门拍照……韬，你好吗？其实，你还是缺少着勇气。多少年了……我不是拒绝你。**你不懂女孩子**。你怎么不晓得，女孩子会作态。不是我说你，你太傻了。还说你有过多少女朋友！每一回把你推开之后，马上就会感到后悔，甚至责骂自己呢。咳，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明就里地就生出误会来。你对我的误会我是理解的呀！我有时候也责怪我自己的保守、顽固。你以为我不懂浪漫吗！我也向往浪漫。可我就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事到临头，

我就想躲避，想逃跑。我的身心都会瑟缩成一团。

我害怕，真的，我害怕……**祖母**的威严时刻出现在脑海。她看到我们女孩子把内衣跨在竹竿上晾晒，会骂上整整15个晚上。谁跟男孩子说话，(包括小我两岁的妹妹)她要审查三天，而且提出严厉警告。——脑后勺永远有祖母闪着青光的一双眼睛——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的**母亲**，至今还沿着老祖母的路线前进。我最恐怖的反抗却是为了我那即将成为丈夫的同学——他们硬要拆散我们。啊，我的勇敢换来的竟然是无法挽救的遗憾。我通过疯狂追求而得来的婚姻却一点不幸福。我父母亲今天是完全不会跟我谈论我的婚姻状态的。他们还在惩罚我……事实上，痛苦的经验逼使我后来的日子里，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我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申诉的。笼罩着我的是恐惧是迷茫是犹豫是虚弱……

韬，你曾经向我吼叫：你老在我面前装淑女——你坚持当那个淑女，那你就别跟我这个男人出门旅行嘛！你是淑女，那么，我就是流氓啦！我怎么就一直心甘情愿当这流氓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的吼叫让我发抖你知道不！我真没想到，如此温文儒雅的你，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冲动。

……亚龙湾的海风，飘着轻微的咸味。如果回忆中没有以前的三亚湾，可能就不会有吹拂不去的幽怨……你不要责怪我疏远你。我完全没有疏远你的意思。我真不愿意我们之间存在误解。我老想着找机会和你沟通，拆除我之间可能的藩篱。要说责任，你不也有责任吗。我猜想你是有意在躲开我。因为邵么？哈，你这是反而把我推向他那边。我对他没有感觉。他对我很好。他帮了我很多。我确实感谢他。但-是-我-会-想-你-韬。我打算鼓起勇气约你吃饭——那恰好又听说你进了医院，发高烧不省人事。我焦急，找大表哥。他却劝我暂时别打

搅你。“反正，他的病，你又不会治”——他就是不让我看你。更令我心里不安的是，我朦胧听说，你犯了什么事——组织在审查你。还说你可能被告上法庭。嗨，是我不好，我怎么没有鼓足勇气去探访你呢！

你可千万别当我是个物质主义者。我承认我在努力追求生活保障，特别是，将来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艰难让我忧虑。我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很现实——我并不了解你的经济情况——只是觉得你花钱还蛮宽裕——更为重要的是觉得你为人慷慨——我真后悔我不应该唐突向你谈钱的事体——我后悔死了。我骂了自己一千次！——我曾经要鼓足勇气对你说，我喜欢你！……你把我抱的紧紧的时候，我感到温暖幸福。但我为什么我还是会对你说不、不要、不要这样……我极力封堵我的意志、砍断我的情绪——我曾经思考过，在得到你的严肃的承诺之后，我勇敢地提出离婚，然后嫁给你——啊，那是流星闪烁一刹那的念头——我没敢透露我的心思，但你却先打击了我。你时不时冷不丁就声称你拒绝婚姻，你否定婚姻——但是，说到底我真会离婚吗？我有最终的勇气走上极端的路子吗？叶紫不会！我能牺牲我的秀秀吗？我忍心伤害她幼小的心灵吗？——你记得不，我曾经对你承认过，我是你的**红颜知己**。相信我，那是我的真心话。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可行唯一现实的关系——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脆弱的、变幻的啊——来的时候不能阻挡；去得时候也无法挽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感，或者，爱情——什么是爱情呢。爱情就像是这海风。当它从你脸上吹过，你感到抚慰的温柔。然而，它过去了，它向着山的背后隐去了。就是那么一阵风——祈祷那风没有灼伤你——那风已经停在云上……

开始是朦胧的精神解放的追求；结局是卷进了物欲的漩涡。叶紫，你！

可是，我要怎样应对**他**呢？我能做什么呢？……我透不过气来！

他们真卑鄙。我后来终于听到那些窃窃私语，裘敏是给“搞定”的。高主任帮了她许多忙。别的不提，单就帮她解决购房的大问题，那就功德无量。首期是他给付的。有了房子，她能把父母老俩口从J城迁过来，好照应。但是，这个女人性子却是够犟的……高主任还是被拒在红线之外。他无计可施，最后还是使出了下三滥的机关——他们惯用这些脏手段——那是他带团访问日本的时候搞回来的所谓春药。就那么一小片，溶在饮水里……

这个人难道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么？我能不能提高警惕吗。

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太阳，已经躺下在海的尽头，浑身无力，涨红着脸。飘浮，飘浮。还有海面上几个小岛也在飘浮，它们头冠上染上了一片黄色。零星的小船，白帆闪着金光……是，太阳涨红着脸，身体软绵绵的，一点气力都没有——她脸红，她是羞愧？她是悔恨？她在懊恼？她醉了……她醉了。一切都朦胧，朦胧……

醉了，醉了……脸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热风。风在吹。风很烫。我-的-衣-裳-呢！我记得我穿夏威夷式的大花套裙。太阳的脸涨红。脸很红。炉子烧起来啦？一阵阵热浪。海水煮开

了？我-的-衣-裳-呢？酸，挺酸的，哎，好吃！什么？tom，汤yam功。Plahh……？

我想吐，想吐。开水！……我沉下去，沉下去，到海底了哀哀。我到哪里去呀？是海底吗？——到梦里？到梦里，我真想要做梦……做一场梦。梦很舒坦。麻麻的……我满身，满身酥软……啊，韬，韬，你……啊，你终于来了。我放心啦。我等了你好一百年。我喜欢你的，你，傻瓜，你，傻瓜！

象拔蚌，没有，邵老板，我没试过……喝，好，我喝。是什么？哦白兰地！今晚上我喝。你看，我-多-能-喝-呀——我喝了多少杯啦哈！象拔蚌，它竖立起来！！啊，它！像……hihi，像，太像了！胡文英……钱晓雪在吃吃地笑，脸上一派狰狞…

走了，走，韬。你带我走。走……很远，很远……

这-个-人-是-谁？！

第十章

刘心)——说嘛……你看，我是刘心，一个“我”的符号，代号。你是肖韬，一个你的“我”的符号、代号；他是肖湘，一个他的“我”的符号、代号。三个符号代号就表示着三个不同的人，三个不同的格，三个不同的灵魂；由此而带出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三种不同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最后是三个不同的结局。

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千百种议论；我们死后接着千百种的评说。然后，慢慢地，灰飞烟灭——即使时空能绵延千万年，历史也不能为你无限期存档。它绝对将你淘汰——记得，没有“不朽”。你说人麼，人也就是那么回事，一场演出——这一切，都由于人是社会人——虽然，这个社会人的内核，是个自然界的动物。

我们其实永远是社会的个人。然而，从这，就岔开了两条线路——你是社会的个人还是绝对的个人这两者的纠葛。其实，这不是两条永远岔开的崎岖的山路，它是天津麻花似的交缠的过程……

肖湘)——好沉重的开场白呀，刘心！三十年了吧，我们难得能有今天这样轻松相聚的机会。确实，我们似乎可以借此检讨检讨我们的人生历程——喏，你们也不要把我当着是谁——我就是你们的儿时玩伴，一同成长的朋友，一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肖湘。对你肖韬，我也不把你看着是弟弟。我们是朋友，朋友，我们在人生长路上一同起跑，一路上相互招呼。

肖韬)——我想，我没有什麼话说，哥。我还能说什麼吗。我觉得，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已经将我开除出外了。我是一个空气人。对不，刘作家！——至少，我是这样看自己的。

刘心)——嗨，你又践踏我啦。——别叫我作家。至少，在我们这几个青梅竹马朋友之间，我并不珍重，更不在乎这个称号。我们都是从同一片泥地里爬滚出来的。我说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需要回避，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我相信，我们谁都认识谁，谁都深切了解对方——即使说，所谓**绝对了解**是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吗？因为，往深里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永远而且坚固的秘密。没有绝对公开的人——可是，只说些门面话，打打官腔，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之间应该有相对的公开，相对的坦诚，是吗？——或者说，极高的坦诚——没有这建造围墙的必要嘛……你看，这时候，我们是在高级咖啡厅的优雅包房之中，我们聊人生，说世界。……都说“盖棺论定”，而我想啊，也不需等到盖棺之日，我们今天也就能有所论定。就在我们的这个不惑之年，我们的人生几乎就已经**定格**了。我们成长了，我们成熟了……生命的奥秘、生活的帷幕，都已经敞开。就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我自己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两年，欧洲走读、美洲流浪，也并没有给我带来新的希望和信念。恰恰相反，它反倒成了破灭之旅。十多年来所竖立起来的现代主义信仰大厦，开始了崩毁。解-构-者-被-解-构-了。刺眼的眩光一闪，猛回首，空虚无凭……我已经不知何去何从。整个人飘浮于云雾之中，犹如一朵蒲公英小白伞，不知飘向何方！……就当我是自我暴露吧。迷茫，失落，我在挣扎！——表面上，我坚持抬高自信而高昂的头颅——可是，另一方面……你们可也别以为我会消极缴械——我要说的是，我可能比肖韬更顽固更决断。……我抵抗，我的抵抗，恰恰是无限度升高我的自我、无限度高扬我睥睨世界的傲慢……甚至让我的眼光从人世界头上飞越过去，哈哈！我要飞，飞！即使我炸毁了，我的灵魂也要往上飞！人，无非是会幻想的动物！是因

为幻想，他活着！

肖湘）——我们的美女作家，沉重又激越。你让我想起那10岁的刘心！——喂，肖韬，作为青年理论家，对这个宣言——它莫不是新品种的非历史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对这个超越世界看世界、跳出现实看现实的宣言，很想听你的高论！——拿出你的锐气来呀！

肖韬）——我？呃。我说过，我是被刺穿了脚跟的阿基里斯。我一点气力都没有。你们还是饶了我吧……要勉强凑着你们的热闹呢，那我要说，这个时候，能发出最强音的，恐怕也只有高唱新自由主义的先生女士们了。刘心，我想，你最后会跟他们汇流。

刘心）——嘿，肖韬你这不好。我们正是为你，为你能够解开心结而组织这个聚会的。别老讲泄气话。我们都希望你有一个新的起点。人生40，我们第二次出发！……你还说呢，你看，你就是心胸中依然充满机警的，你依旧是一针见血……我这一边嘛，我已经没有主义——我努力摆脱主义——我说是，摆脱别人家的主义。要讲主义什么的，那就讲**我自己的主义**！够霸道吧？……其实，你最后会发现，你一降生，就注定了你是在别人的阴影下活着的，在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主义雾霾笼罩之下呼吸的。你是谁呢？其实，你谁也不是。你是你，你又不是你。你永远都只是一个问号！……所以，你只能有**问号式的生存**。你的躯体不过是一个架子；真实的你是影子——甚至只是一个不明光源的影子……

肖韬）——对不起，刘心，我发现所有的说法都是**白说**。你这一说，不也是白说吗。不要讲理论啦，它叫我头疼。理论是森林，藤蔓纠葛的深山老林，弥漫着重重烟雾，走进去，兜兜转转，你永远再也走不出来。我现在害怕……真的害怕。只

想从理论丛林逃脱，远远避开它……可是，最后你又发现，要逃脱理论，唯一的办法还是得依赖理论……我们终于陷身蜘蛛网——理论幻变成黑蜘蛛，潇洒地爬过了，吸干你的血……

刘心)——嘿，这位曾经雄辩滔滔的青年理论家，似乎正在删除他的思维档案呀。好啊肖韬，那你就重新搜索、重新输入——我们等候你，走出阴霾。从你的旧世界走出去！

肖湘)——你们这些争论，似乎太务虚，太飘渺啦。好吧，还是讲些实际的。不妨把“理论”先收起来——理论可以讲，而且必须讲。由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密切联系历史和现实——社会和时代现实。现在，先讲讲你们的生活规划——尤其是肖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别扯远了！

刘心)——我看呢，阿韬就应该脱离法律界。别熬下去了。说白了，你就应该逃出去——逃到体制外去。实话实说，没有幻想的余地，我说呀，共产党这碗饭，你吃不下去。你偏吃，非哽死你！

肖韬)——就是“生存”这碗饭，我也咽不下啦。这叫两眼一抹黑。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有什么出路！

肖湘)——为什么呢？犯错不是毁灭的理由。我们谁都犯错。想想吧，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自身的党性薄弱！偏离信仰，经受不起物欲的引诱……

刘心)——肖湘，你又在讲你的老寓言。这种话语，已经不值几个钱。你们讲的“党性”，是要让**别人**去遵奉的。一旦关系到自己就会变成是另外一回事。多少所谓落马的腐败分子，不断地提供给我们活生生的“教材”！

肖湘)——刘心，我在想呀，这些年，你和我已经失去了共同语言。那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争论。你尽可以反对我，甚至贬斥我。我们可以在别的场合展开辩论……但现在

的问题是，我们要帮助肖韬重新上路！我所关心的是，他如何努力通过改造去迎接未来。

肖韬）——事实是，我已经回不去了。哥，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我；更明白的是，我们也已经没有了那个时代——或者说，我已经没有了那个时代！

刘心）——跟你说吧，我见过她了，my dear。……要取笑你是不公平的。肖韬，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这女子麽，确实是属于比较文静、纯良的类型。是有点楚楚可怜的韵味吧——你们男人喜欢。这是你倾心于她，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狂热追求她的主要原因吧？……老实说，我没有看出，除此以外，她可有什么过人处。‘我为卿狂’，呵呵！她甚至让你走上迷失之路——她教你摔跤！

肖湘）——不要简单地把原因归诿别人身上。没有理由怪罪人家。应该认识自身的退化、腐蚀。作检讨，一定要从这里出发。你说呢，韬弟。

刘心）——党八股——嘿肖湘，你是可爱的。其实嘛，我内心还是很佩服你的——至少，你是坚守者的典型。只是，你不觉得吗，你们的教条，现在变得多麽苍白，多麽无力。甚至成为了讽刺……你那些东西，老实说，原先对于我们大家，都是崇高而神圣的，几乎是绝对命令。那些年，只要闪现一丝丝所谓异己思想，内心就会痛苦自责，就会下决心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现在它却是干瘪的童话——对于我是这样，对于社会的大多数，还不是同样一回事么！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一点影子都不再存在啦，大哥！我要说，这诚然是可悲的。……可悲就在于，不是我们简单地把好的东西加以放逐，而是，我们的纯洁信仰，是从我们的脑袋硬生生被拉出去，被强力地打碎在地的——你们想过没有：可怜那俯伏在

底层的，都被要求成就“正确”，甚至被要求成为清教徒，成为圣人。然而，多少高踞上位的，却首先成了可怕的、可耻的混蛋！令人发指的匪徒。他们祸国殃民，罪债累累；道貌岸然却男盗女娼……说为人民，却骑在人民头上！他们比之资产阶级的强盗恶徒，简直有过之无不及！……对不起，肖湘，我刘心不反党。你应该明白，真正反党的恰恰是**那些人**——他们恰恰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肖同志，不知道，你可同意我的说法？你要挽救人，首先就从挽救那些人开始，甚至，要从铲除那些人开始……咳，我还是收起那些你不会喜欢听的话吧——还是让我说肖韬，说我们那位可爱的叶紫小姐——似乎是这个弱女子，腐蚀了一个共产党员呢。

那天，也是出于偶然，我在延安路北京路交叉口那一家Guardian店，碰上她——我认得她，因为我在她那帮大学同僚那里，见到过她的相片，那一帮教授也老爱议论她——我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印象特别的深。我主动跟她搭讪……邀请她到附近的一家Starbucks喝咖啡。

肖韬) ——抗议！我抗议。请别提她！——不要说女人！更不要说这个女人！

刘心) ——女人是天使；女人是祸水。一定要说女人！不说女人，这个世界，就将成为“黑洞”。刘克庄词说，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像你肖韬如此一个年少风流，应该潇洒，不是萧瑟。你要**死在未来**而不能死在今下！……当然啦，成功的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失败的男人面前，也总会有一个女人。你栽在今代，你要在未来重生。跳出这个时代吧！跳出这个纪年！跳出这个社会！……不瞒你说，我-就-在-做-着-这-样-的-实-践，或者说尝试。你要抛开一切。抛开思想、抛开观念；排除一切。排除一切强加

于你的输入和灌注……你首先虚化你自身，再在虚空中重建……你的自我，就在你的重建之上！

肖韬）——刘小姐，对不起。你刘作家是**有产阶级**。我在聆听你说的这一切，像是在听飘逸的风中流电……我还得吃饭呢！

刘心）——饭我也在吃。你不能不吃**这一口饭**麼？你吃这一口饭你就拥戴这个现实！你吃这一口饭；你就接纳对你自身的囚禁；你就带上这镣铐跳舞！

这些年，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寻觅。其实我是在否定我自己之中走过来的。许多偶然的机，让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你所谓的**有产阶级**（其实你应该说我是身处中产阶层吧……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家所谓：不再要革命、也不会再革命的阶层）按理，我就应该成为走资派——全面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唱资本主义好……。为了探索，我走读欧美。我告诉过你们，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寻觅，并无结果。除了迷茫，还是迷茫。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刘心并不气馁。我要一再宣言，我要千万次地呐喊，我将把我的生存变成为我的寻觅。我将在否定中生存，而又在生存中否定——这是我理解的，你们所推崇的辩证法——肯定，是从否定中来的。……我母亲整理父亲的日记本。我翻了翻父亲最后的记述，发现他在生命的终点所说的那句话：——**我甚至想象过把自己……这个还在地球上行走的形体，想象成已经埋进土下，想象成一具或者思维偶尔还在颤动的僵尸，冷眼瞅着地面上，人世间还在出演的戏曲。**

你不觉得，这是一位悲哀的布尔什维克吗？这不是绝望的告别么！

老人家的话，似乎给了我一种灵感。他呢，在痛苦中被逼

进了精神的死角。他的是**放弃**的宣言。我要反其道到而行——我要留在地球上，把抗争进行到底！生存是实验、人生是游戏。我主张狂飙突进的实验——这就是人生的实现、生命的完成。这就是我的主义，**刘心主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就改信刘-心-主-义-吧！

肖湘）你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老情调……近代社会出现过的消极情怀。你这时候沾染上，把它披在身上，当做是新鲜的玩意、新启蒙！——你这是虚无自由主义……小资——而且，你的经济基础比一般小资要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就全都出来咯！很潇洒嘛。

刘心）肖湘大哥，你老人家所想说的，我都明白。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浸泡过同一个染缸。你固然是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对不起，你们已经掉落为孟什维克了……哈，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跟你这个顽固分子说话，我情愿跟小兄弟说话。——真的，韬，你真要尽早走出阴影——我是说，首先，走出你那个小姐——那是小菜一碟——走出历史、走出你的这个时代！你明白，这个历史、这个时代总归是会过去的……你以为我真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麼，嘿，我是叫你跳出去，我是主张你去拥抱时空虚无主义——假如你们喜欢说什么虚无主义的话——这也是刘心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

肖韬）好啦我们的刘作家——你并没搞清问题的重点！哎，真的，你信我，肖韬这个人，就和你所说的那位小姐无关！无关！无-关-啊！你还要我发什么誓！……我想我们还是一步跨进李大师的“吃饭哲学”殿堂更为干脆！——别说了，我承认我是特别的脆弱，我头痛……我们要些烤面包和炸鸡腿好吗，干喝这咖啡，胃承受不了。

我现在信仰的，只是哲学家教给我的，吃饭主义，吃饭哲学。



郊区白杨坡山麓，发生一宗命案。

早报上的报道说，建在山腰上的**墨绿山庄**，其木结构的主屋烧毁，成了一片灰烬。灰烬中残留两具焦尸，面目全非，已无法辨认。估计事件发生时间是在星期六子夜。

警方初步推断，遇害人之一，是山庄庄主黄子琪。另一死者，尚无任何鉴识依据。该山庄为近年新建，位置相对孤立僻远，事发当时，没有引起散落山区的零星农户的警觉，因此，也没有人出手救援。

庞越早上正在喝酸奶，一看报上的报道，马上给邵老板去电话。电话的接听者告知，邵老板不在G城，他带了〈圣州广场〉销售部的几个主管，到上海考察。什么时候去的？哦，上个星期一。

这是说，邵老板早在七天前，就往外地跑了！**他不在场**……庞越马上洗了个脸。换上衣服。拉出小旅行袋，胡乱塞几件换洗。给老婆说了几句话，吩咐她，要有人问起，就说，庞越**几天前**出差去了。人在北海……。立马冲向停车场。

天还早，没遇上任何相熟人等。庞越车子坚决朝南方向开去。心里琢磨着**北海**。

庞越飞驰在高速公路上，脑子了翻滚着拉里拉杂的盘算和假设。开了差不多有八十公里，急转弯岔离高速公路，朝坐落在小镇僻静郊区的一家汽车旅馆（motel）驶去。

汽车旅店的翟经理乃至上下一千服务人员都是老熟人。庞

越喝了杯茶，边向经理说，要讨上星期的“住店”发票。经理笑说，你老人家向来不要发票，怎么这次认真起来啦！嘿，你老不是最忌讳让发票留下“行迹”的么。……这下子，反倒是想要“证据”？报销是吧！

嗨，那来那么多废话！你就开一个吧……开多两天更好——确实是要来**报销**的！

没问题，没问题，大老板……您今而个不歇脚？是还没搭上合心意的美娇娘？

不歇。我得赶回北海。今天只是路过。这些日子，我不是老在北海忙着吗——有工程在谈着！

拿好发票，庞越继续上路。长长的高速公路的行车中，开动脑筋，飞快盘算。把那些在北海认得的，有点贴近工程业务的朋友，凑在一起来掰扯一个酒店装修之类的项目，胡乱谈开就是了——将这些现象串联起来，大体就能形成**人在外地**的佐证。

……我这些筹划，都是准备万一。墨绿山庄那事，搞不好会弄到我头上来——谁敢担保。你看人家邵老板就真他妈老谋深算。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操，他们要动手也不给个信号！……**这些人也真够恐怖的。**

那时，给他邵老板做报告，便和他作过深入探讨。要是姓黄的昏头昏脑真动起来，一旦闹大，可就不得了了。〈金河广场〉肯定要吃大亏。罚款——会是上亿的数。更糟的还会波及〈圣州商场〉——我们这位不可一世的邵老板，当时跟金河签约之后，恃着他的上层关系网，恃着他的长袖善舞，不顾一切，把那按原设计建成的，有角度的落地玻璃展示窗，强行改建。拉直拓宽，以求取更多的商场面积——这些改动，一概隐瞒不报。这时候，要是事情爆发，所有的违章操作将被全面掀

开，那圣州就非停业不可——一旦停业整改，就要面对整年的纯亏损。连锁反应结果会拖垮整个集团的业务，甚至垮台。

可是，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在邵老板邀聚的几个饭局上，都没法找出机会跟他单独说话。他倒显得若无其事——不行，这一次，只好直奔他办公室，向他详细讲明利害。

“狗娘养的！这批臭虫！”

——邵老板一听报告，脸上涨得通红，但整个人却像是跳上了半空，随即凝固在空气中，没有了动作。好几分钟之后，才爆出了那一句狠话，朝天上直勾勾瞪着眼。

“邵总，我们该怎样对付？这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哼。就让它来吧。我-就-不-信……！”

“我嘛，就只有干着急的份。实际上又无能为力。一切看邵总了……我是想，我自个就无所谓啦，但我总不能让规划局田局长，也给绕进去……”

“嗨，放心吧。这帮流氓，捅-不-破-天！”

他斩钉截铁，拳头重重锤在厚玻璃办公桌，嘣！差点没把桌面打碎。最后，嘴边挤出凶巴巴的恶气：行了！你去吧！

看来，他不再想跟我说什么，更何况说愿意跟你“研究”对策。我悻悻然走开。脑子里充满疑惑和迷茫。思虑着各种可怖的可能性。难不成邵老板还在托大，把黄子琪那些人不当一回事！？万一他不作为，我又能怎样！自己唯有干跳脚罢啦。

……没想到邵老板胸有成竹，也没料到他能如此心狠手辣。黄子琪就在他自家引以为傲的，在它上面编织美丽梦想的山庄中，让人家给做了，烧成了焦炭。难道还会是别的什么人干的？绝对不可能。那个姓黄的，也不会有如此级别的仇讎……杀人多麽容易；但要杀了人，又不被破获而就擒，那就需要通天。谁有这能耐！



庞越眼前的高速公路路面闪着白光，迎面冲来，刺激使脑壳显得阵阵麻木。黄子琪身影的幻觉，出现在车子的挡风玻璃。弯着宽宽的脸。他笑得很腼腆，侃侃而谈他的书法。诶，老黄，我发觉你的用墨很淡，有特别的道理吗？哦，我就喜欢淡墨书写——灵动！要加浓的话，电脑上办得到。……将来啊，我的那个墨绿山庄建成了，我会邀请我的一帮墨友，到我庄上来交流，希望你们也来给我添彩！……

你想象不到，这么一个很“高雅”的书生，让金钱烈火锻造成一匹灰狼，而这狼又在文明森林里横冲直闯，让猎人给枪杀了！

市领导高层，不同派系，斗法正烈。另一派，要是抓到什么把柄，那么属于副市长方阵的田局长，肯定会被无限放大，引颈待整，一大片相关人等，想要轻舟过得万重山那可就难了。副市长中枪，我们的副省长也要流血——这不能不是我庞越无心的罪孽呀！

庞越心里一阵阵寒颤。好像死在沙滩上，一股黑浪，山立着正向自己盖头盖脸地扑将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庞越刷身濯发，换上干净衣物，早晚燃香颂念《金刚经》。祈愿一切，平安度过。

在北海逗留一个星期之后，方才打道回府。

回到城里，庞越也先不和那该已返回城里的邵老板联系。决定不动声色，以不变应万变。麻烦的倒是那个小焦。老婆说，他来过两三次了。星期五下午，这小子又冤魂似地出现。怎么啦小焦，找我有事？又来报穷啦！……这些天，我都在北

海忙工程……哦，你说黄子琪他那事，我在报上看到了……真想不到啊，够惨的呀，怎么会这样！小焦，我想你还是别去管人家这闲事。我早不跟你说了吗，黄子琪是个文化人。那段日子，他常常邀请朋友到他家谈书法……你嘛，千万别去掺和什么老赵、金河之类的事。反正，人家高层的恩怨咱不懂——你可要小心咯，别去趟浑水——小焦小焦，我可要提醒你，这是个凶杀案，命案，你就别挂在嘴上。搞不好，我怕你把小命也搭进去。

咳，哥，您就是没抓住机会。我那时就给您把重大秘密带到了的嘛。你想，要是你赶忙把秘密告知金河，让他们早做提防——不就可以向他们要一笔辛苦费吗咳！……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看，老黄死了，没戏啦。嘿，哥，莫不是哥你把秘密都捅了给金河，是他们下的毒手？那你…拿了辛苦费？

去死你，你个混账！你语无伦次。你就想害我！——这样的破事，我会去惹么！这没我们的事，你歇着去。我说，小焦，你缺钱了吧。别胡思乱想的，老规矩，哥帮你！

我的大哥，我的爷。我小焦这不是单独来给您说说话吗！我那敢在外边嚼舌头。反正这事也都全算吹了——我就是一脑子疑惑，这不是找我哥来求教来了吗！

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小祖宗。要说你就说吧，你还探听到些什么？

你说那个黄子琪什么文人雅士——我想哥你早也知道他就是个斯文流氓——他没少干坏事——那人贼得很。我原来就纳闷，他姓黄的，自家干的事他怎么就敢自己去捅破？事情败露，他第一个要遭殃的呀！哼！真没承想，他就是鬼。我听人家说了，他早就将规划局里那与金河有关的文件、图纸什么的，重又掉了包。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准备着两套东西——那

局里管档案的，全是他哥们——要抓他把柄，没那么容易。他早有准备，金蝉脱壳！

行啦！他也算是条汉子。他表演过了。不成功便成仁嘛！我说嘛，但凡，高人们都有他们的一套计策，敢于赌博……

哟哟，这个世界可就是狠呀。就这么个事，杀人灭口——连尸体都认不出来了。黄家老婆，从他老公烧焦的脖子上，认出条金链。另一条焦尸，说那人是专门给姓黄的跑腿的——到昆明选购孔雀什么的……

你还知道**狠**！菜市场上，为了五十块钱，就会出刀子砍人……你敢去损坏人家五百万、五千万乃至一个亿两个亿，哈，你还想留个囫囵完尸！

嘿哥，还有件事，我看你们就得注意：那赵魁再有三个来月就出狱啦。说他八年来表现良好，给了减免刑期。他老婆透露了口风，他提前假释，那是花了钱的——那钱，还不就是金河给送的！哥你听好了，老赵放话，他不会放过金河。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争取立案，控告金河老板冯达星侵占他赵魁在金河公司的股份——他有百分十的空股，姓冯的签给他的同意书，他保留着。你听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人也太欺负人了！当今皇上就是我的老上司，看吧，老子告到北京去！”

哈，小焦，你说你姘头的这个老公，是不是个疯子！……啊，话得说回来，那也不能把他全看扁了，这人确实也有点手段。不然，金河也不能让他搭手孟友才就给搞掉了几百万。

哥，你信么，他老吹他有上层关系——还是最高层关系，中央！

那你信？要真有那关系，他还用蹲大牢，蹲了那么多年！我告诉你吧，人家老总在这里当省委书记的年代，他赵魁在市政府档案处干付主任，芝麻官。别说什么皇上，这时节，还有

个太监记得他，就很不错啦！

啊哟！说着说着，我忽然间想到更恐怖的事情来了！黄子琪的血案，老赵会怎么想？嘿嘿，一来二去，搞不好，还会有下一出！

小子，我劝你还是远离人家的事！……不过，要真有什么动静——比方，赵魁中了邪——那你小子真就鸿运当头——洗脚上床，当金龟婿去！



“真把我忘了？……都快两年啦！”

“欸，在那儿呢？我过来看你。”

……肖韬来到龙都夜总会大前门，有点近乡情更怯似的。拖着犹豫的脚步，沿台阶，慢步走上前厅。礼仪小姐们，左右两排，凄厉地大声唱喏，**欢迎光临！**

被下放之后，不敢轻易踏进夜总会。龙都又是既高档更神秘，口袋里没响声的，一般不敢涉足。肖韬本来约的马兰到街上咖啡馆见面，但她坚持要他到龙都来。“我招待你嘛！我做东——以前，老是你请我酒，这回，该我了——让我们畅饮！法国红酒，任你挑！”她略带恳求而又像命令的口吻说的“畅饮”，猛然勾起〈假日酒店〉餐厅的往日风流。

——其实，我已经没有了追寻女性温馨的旧时情怀，一切都已变得淡泊、漠然而苦涩。我是想见她，但心里却也充满了矛盾。为什么有着接近她或者同情她的感觉？严格说，是因为自己**没有了立场**。为了要说服自己，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人的堕落，不就是这样开始的吗。**男人的堕落，是由女人开始的……**我清楚自己又有什么用……曾经有的自信、伟大的感觉

或者至少是属于伟大的队伍的感觉、头顶上的光圈的闪烁，全都蔫了、熄灭了……滑坡，坠落势头迅猛，刹不住，像雪崩。要回头，一点力量也没有啊。然而，我又为何而回头呢？我什么方向也没有了。真要回头，我回得了头么。都鼓励我振作。我能振作么……她根本就是个反动分子，你还偏要跟她往来。你真是没有救药了……

麻烦你通传马兰小姐，朋友来看她 || … 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她在电话里，透露着往日的柔情。对我似乎一直感觉良好。可见，我在别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软柿子——是可以轻易攻破的破碉堡。我从一个被称为杰出青年的自尊、自信的高台上掉落。艰难地在寒冷、屈辱中跋涉。……即使你再能给我多大的温暖，那也挹注不了空虚的胸膛。

我在想呀，你终于找到了新的出路，恢复到自食其力养育孩子的生活，我衷心祝福你……抛开你的法轮功邪教吧。那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我也清楚，你的深心理藏着仇恨——国民党覆灭的仇恨，你外祖父屈辱的结局…复仇占据了你的心灵……阶级仇恨，注定了你的不幸……

嘿，我们这边，都已经远远抛开了**阶级**，你却刻骨铭心，记住那阶级仇恨。

先生，不好意思。马经理正忙着，走不开… 她说，可以请你改天再来好吗！

……碰钉子，忍下吧。我今天，走到哪里，不碰钉子？

……我还以为晚上她会给我来电话，不是期待她道歉，但也至少要给我说明爽约的原委嘛。

迟至隔天中午，电话才打过来。要我下午三点就到夜总会。“这时候没什么客。”……这种安排，令我感到被冷落和

被边缘化——然而，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赴约——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赴约。

她吩咐服务员安顿一个小包间，备好红酒、柠檬、水果、炒香向日葵子。

当着服务员面前，她放开他异常丰厚的胸膛，毫无拘束地拥抱你……一面吩咐服务员在电脑上点好一批自己喜欢的老歌。……“你们都去吧”。卡拉OK在自动播唱。碰着杯……她把火热的红唇压向我的干涩的嘴巴。

你-就-是-不-肯-看-我。

啊。沧海桑田。我落魄啦。不堪回首。

你的事我听说了。这好呀。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更要互相珍惜。

马兰，听说，这地方比较复杂，你多加谨慎。可以的话，看看别的工作。不然就出国——这不是你长久的愿望吗。你还是出国的好。

这里好呀。龙老板器重我。说复杂，那是人家的事，我不复杂……他们有的是办法，有财势、有后台——你说出国？嘿，这时节，我可不想走了。形势越来越好。你-就-看-吧，肖韬！

噢，我的好小姐，别胡言乱语。你竟敢对一个共产党员说这种话，我可以抓你个现行…

哦，我真还忘记你是个共产党呢！**你是吗？**……你还抓我个“现行”？哈！我马兰还不了解你么！你这人呀，思想情感上，早就开溜了！你差点没让人家给扫地出门——我没说错吧！

要是早年有人在我面前如此说话，我非和他永世绝交不可。可是这时候我对马兰的话，似乎也无动于衷。是因为我已

经没有什么东西要维护了——包括我个人的所谓尊严。我真的只是个行尸走肉。落了荒，在沙漠中独行。文学上的各种形象，时时在脑际闪现……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疯狂在于，他不像先前那样，必须在人们身上发现他称之为人的优秀品质的时候，才爱他们，而现在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地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而我的疯狂呢，不必在人的身上发现什么**坏**的品质，我就厌恶他们。这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狐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那么虚伪。**他们都一脸假笑**——霍布斯提醒你：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是坟墓……。说那都只是资产阶级人性，我对这个说法开始怀疑了……我们队伍里，还少了这样的狼么。——普通人，你说他们低层次。那高干呢？那“领袖们”呢？……不说远了，你肖韬岂不就是一只狼。披着人皮。有时间是人，有时间是狼。一时间是**狼着**的人；一时间是**人着的狼**……

我们拥抱在一起。合唱她喜欢的粤曲〈分飞燕〉……她逼着我张开嘴唇把她口腔中的葡萄酒灌进我喉咙。狂热地吻我的面颊、耳垂和脖子，就像在追偿一种失落已久的东西……倒满两大杯，交杯酒。……她灿烂地笑着，胸脯苦烦地震颤着，整个身体放射着热浪……然后，热浪过去……收拾、整理，开始专心致志独唱〈两只蝴蝶〉、〈相思风雨中〉……直到〈La Paloma〉。声量高亢而热烈……

我在她悠远的歌声中陷入冥想，逐渐忘却了自己……

“想什么呢？”她朝半躺着上身的我说，“你太沉重了”。
没想什么。我在欣赏你的美丽歌声，赞叹你的迷人身姿。

她忽然揽着我的脖子，嘴唇凑近我耳边轻轻地说：
你—娶—我—吧！

我沉吟半晌。挣扎着直起身躯。马兰，你-忘-了，我是非婚主义者。

肖韬，年轻时候，玩玩酷，唱唱高调，便也过去了。不惑之年啦，你该想到settle down咯！——说实在的，我-多-想-结-婚-呀。

我不。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漂泊**——也不知道是那一个天涯海角。

你消沉……是因为那个破官吗嘿。我说呢，你不仅当不了总书记，出过那种事，你的去路指定是封死了的，你还不清醒？——你珍惜个什么？你有什么值得留恋？……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希望。很快就会好的。你记得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要变天了。美国人会帮我们的。相信我。你们这个政权，从上到下都烂透了……我们很快就自由了！

哎。马兰，别，别。不谈这些个……过了，过了……你是喝多了？咱不惹事，好吗。来，唱歌，我们唱歌。

好一个不惹事！darling，我说呢你依然是那个傀儡，泉州布袋戏的那个傀儡。好，我不说。嗨，我倒不是期望你振作。但你要活得潇洒呀。——诶，你还没正经答复我——你-娶-我-吧。你是嫌弃我胖么？肖韬。我正在努力减肥。香港朋友从洛杉矶给我找来减肥药——壹整套减肥课程。那是奥普拉·温芙莱的瘦身秘方。她多成功啊！我在试，对我也挺有效。我给你立下军令状，半年减去十公斤，还你一个蜂腰！信我！……行啦。你也饿了吧。我让他们弄些吃的来……

她走出小包间房门。一阵寒风刮过来。我心有余悸。风韵小姐，强悍出演，确实令人惊讶和错愕。真不晓得怎样去适应她……我已经够落后了，但我绝不出卖党和国家，这是我的底线，你明白吗。咳，情势也确实很坏。山雨欲来风满楼……处

处嚣张。前个月，碰上丁蕾律师。她身边带着个20出岁的小青年，两人硬把我拉进卡拉OK唱了几首歌。不承想那小青年席间竟然对我宣传起“共产党歪曲历史… 抗战是国民党的功劳… 那时的共产党就趁国民党忙着抗日，到处抢占地盘…”——国民党要回来了…地主财主的子孙们爬上了城头……。我们那位身为工作单位党支部的律师，咯咯地笑着，像别人家正给她挠痒痒，跟那小子对酒…啊，马兰竟然也认定我是她可以“发展”的对象，真够荒唐。你呀你，你肖韬，你离失足落水，只有一步之遥了……马兰马兰，我不会走上你的邪路的。肖韬尽管颓唐，但他坚守不可逾越的底线。肖韬绝不当叛徒，绝不出卖战友。肖韬可以腐烂，但我们的集体，绝对永恒。我朽了，我倒下，就让我成为我们大树的养料……别祖霍夫，或者说托尔斯泰，是不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人类中的所谓失落者——理性的成熟侵略了情感……而情感的涣散又无法获得新的理性来扶持与重建。历史在反反复复，翻翻滚滚——这个开始了的过程，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托尔斯泰其实没有找寻到什么救世的新法，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闭上自己的眼睛，对自己说：神秘的力量控制了人；因此，要义就是探索那神秘的力量——最后在神秘那里获得真正、完全的解放和圆满……

其实，人能够获得他追求的物质，然而，他无法**完满**他的精神。无法，永远无法**完满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将恒久地在**时空中**漂游…别祖霍夫最后意识到、感悟到神秘的力量——上帝。他为此宣称抵达了彼岸…这不过是托尔斯泰的自我催眠。啊，或许我也可以排除杂念，追随他走一段路程…皮埃尔·别祖霍夫在他幸福的日子，“感到自己内心深处**善-恶-同-体**并且相互掩映”——我何尝不也如此！一个善恶同体。我诅咒皮埃尔你的那个上帝，何以非要把恶也毫不吝啬地

播种在我心胸？

这是称为人类的终究无法摆脱的噩梦、真梦！

这噩梦却也就是他贯彻始终的生活和生命！

人犯的~~错误~~，它包含了集体的~~错误~~、主体结构的~~错误~~。然而，承担罪孽的永远是那个~~个人~~。

人的世界，一直都是上帝和撒旦共治的世界。如果说上帝就是最完美的“人”的话，那么，祂就是美德与恶行的共同体——善恶矛盾统一体，人的最高典型。传唱一个完美与全能的上帝，那就是世界上最可耻的谎言……

宣扬或者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是文学长久的梦呓……

文学，就是最高形态的形而上学！人，在形而上云层上沉醉于美！自美其美！

……服务员鱼贯而入，手上托着各类食物。炸鸡、鱼腥草腊肉、魔芋炒面和酸汤鱼。马兰打开第三瓶红酒了。她脸上泛红，像熟透的番石榴。唱机上和银屏上，播放着电影〈泰坦尼克号〉爱情名曲〈我心永恒〉……吃饭、喝酒……欢乐在她脸上绽放。旧日的抑郁，了无踪影——是的，她马上就会出落得婀娜多姿、艳光四射，丰满销魂——摇曳着像要从树枝上坠落……男人无力抗拒……

我-娶-她？噢，不。

餐后。服务员们将残碟空碗收去。无意识地看了下手表，下午5时45分。她邀我和她轻声合唱〈爱在深秋〉〈千千阙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我注意到，她也是在掌握时间。惦记着手表。“今天差不多了……老板晚上要召开工作会议。我得准备一下……我们改天再聚哈——别忘了给我电话。你-这-人-真-讨-厌！”

她吻了我，匆匆走了……

我有点懒洋洋地离开小包间。胸口填满惆怅和迷茫。彳亍而行却没准备走出夜总会。信马由缰朝大堂蹓去。有人在独唱。人声哄哄。另一边响起划拳的吆喝。在靠墙边的僻静处，找了张高脚凳坐好。服务员过来，要了柠檬冰水……**和她的是友情吗？**看来不应该维持下去了。肯定要再出事的。不提防让她牵连一把，雪上加霜，那更做不成人了……是有一股妖气在鼓动她嚣张……我竟然成为对象啦。他们嗅觉够敏锐。啊，我就是那个**善恶同体**。……母亲抱着我哭，说我眼眶都陷下去了……姐姐说，你索性跑来商场帮我。我们把服装生意做大。我们还能搞别的——嘿，生意的路数多着呢！——姐好像在商场上找到了自信……庞越终于来看我了。他捎来一大捆**颂佛**音乐磁盘。要我早晚播放，安抚心灵……很想骂他一顿。要不是他拉我去普陀山……唉，又怎能怪他！都说**历史没有如果**。其实，庞越在照顾我的失落心境。他说得委婉。说我害得他失去大工程。搞砸了与陈书记的关系。这时候，他只得晕头转向揽些小工程，维持生计，还得给陈书记偿还债款。……你肖韬就是那个**善恶同体**。从尘封的抽屉深处挖出来旧日记本，赫然突现用红笔加标的段落。卡尔丹，是那个意大利人卡尔丹。“**我本性上具有一个哲学的宜于从事科学的头脑；我是机智的，文雅的，有教养的，放纵的，快乐的，虔诚的，忠诚的，我是智慧的爱者，是内省的，有进取心的，勤勉好学的，乐于帮助他人的，充满竞争心的，有创造性的，自学成功的，我热望做出奇迹；我是奸诈的，狡猾的，辛辣的，蓄满密谋的，清醒的，用功的，小心翼翼的，多口舌的；我是宗教的鄙夷者，我热衷于报复，嫉妒他人，忧郁，恶毒，阴险……在我身上有着这种本性和举止的矛盾……**”读他的时候就让他深深地吸引住。卡尔丹简直就是在我这个人画像嘛。……我早年不就是

把它抄录下来自励自勉的么。……盘踞在我脑子中的魔鬼。

——路西弗，你走开呀！嗨呀，你这魔鬼！……

大厅上响动着周杰伦的〈菊花台〉。一把张开的温柔的手掌，轻轻地在我脊梁掠过，然后那手很快地拐过来扣住我的左臂弯。灯光迷离，一张椭圆脸，隐约闪着晶莹的泪光——

“我-是-谁-呀？”

嘿，你在这呢！……秾秾，你不是嫁人了吗——你这是上班吗？

是上班。但是今天这个时间，我是已经下班了。我在跟踪你呢……你来到那阵子，我在走廊瞅见你。咦，没两三秒钟，一转眼，就不知道你躲哪个角落去啦——同事们告诉我你在兰姐的小包间里——那我晓得啦，你们是叙旧嘛，不敢打扰……我呆坐在我们歌厅入口处，专心等你出来。……姐妹们说，兰姐的小包都退了，可还老不见你踪影……我再跑进来到处巡察一番。喏，我这还不是把你逮住了，厉害吧，嘻嘻。

喝点什么？秾秾。

不喝。这里太闹了，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地。来。

在小阳台上，太阳余晖散落在秾秾脸颊，她显得憔悴。还没超过25岁呢，都像三十开外了，眼底下浮现横纹。你好吗？什么时候到这上的班？

韬哥，你知道，我愿意跟着兰姐。她也喜欢我。是她把我找来的——我离婚咯……孩子托给妈妈，乡下带着。我得找饭吃。

这好像一个世纪、几个世纪前的老故事。一千遍一万遍，一千万遍，顽固地上演……

秾秾，你可了解兰姐最近的情况？看来，她挺风光。

大哥，说什么呢。女人嘛，就这个样子，还能怎么着。我

们龙老板看来是要栽培兰姐——他们俩可亲密了。你说的也对，兰姐确实很风光，但是我觉得她不自由——我听说了，你昨天来过是吧。但你晓得兰姐她昨天为什么不能见你吗？……同事们告诉我说，她让〈皇妃大剧院〉那边来的客人包了——兰姐是我们这里的经理，但是这些人偏要她陪酒。我还听说，他们之中有一个师傅，好像叫王，王——什么强的，在追求兰姐呢！……龙老板对这，恼火得很！

看来，龙老板是把兰姐收起来了是吗？

我可不敢说这话哟——我嫌命长我！你晓得龙老板是谁吗。别怪秣秣多嘴——哥你和兰姐来往，多长个心眼。

咳，秣秣，你可放一百个心。你还不晓得，我早“退出江湖”啦——我快要到深山去修道去了！老实跟你说，我这次也许就是**最后一回**来看你兰姐啦。

……和秣秣一同离开龙都。她建议我们一块去吃遵义羊肉粉。

——秣秣和她，叶紫，同样是从少数民族农村出来的。秣秣没有文化，叶紫是教授。文化就是命运吗……人就是文化吗……

跟我相处得最好的，一直是秣秣。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如果我**娶她**，可能我们会生活得很和谐。然而，不可，不可，千万不可，那种所谓的和谐，是经不起长久考验的。三年、五年。一切都会变。不！我不能放弃独身主义。婚姻是通向绝崖之路。记住了！绝不可以弃城，失守……

第十一章

飞机继续在意大利米兰上空盘旋。空姐在播音器上向乘客作解说：我们需要等候空港指挥塔的指令，才可降落。哦，正好趁这机会，透过舷窗，欣赏米兰市的美丽景致。

一直无法按捺心头激动。这些年游玩过多少的国内景点，还远游了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而那些个地方，此时此刻，可就要跌落到次一等的级别去了。欧洲，啊，欧洲！亚洲是无法比拟的。国内、东南亚之后，一直瞄准日本、韩国。还有台湾。没想到，别的地方还没去成，却一一飞就飞向欧洲！

当他告知我说，要带我到欧洲——我心头咯噔。……哎呀，天大的美事！……就那天开始，到书店收集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米兰、巴黎……的旅游指南。专注地上一堂欧洲地理、历史课。哥德式、巴洛克、花岗岩、大理石……高跟鞋，Gucci, Lv, Prada, Chanel, Dior……将我的脑子灌满。

第一站是米兰。机翼底下的米兰，漂流着初春的阳光。我在高空上极力寻找主教大教堂，那白色的火焰……书上说是米兰的标志……

他跟我说，米兰是世界时尚和设计的中心。——你想要什么？你要世界上最最时尚最最新款的东西，都在米兰！到过米兰，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要把你打造成中国最美夫人，最美教授！

他手把我的臂膀，吻我的脸颊——这是不能抗拒的，它意味着美丽的礼物，贵重的馈赠。……上回在海南岛，过了那一关……豁出去了。其实也没什么。人嘛就是这样的，自个捆绑自个。自寻烦恼就因为自己捆绑自己。我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呢。我要自由！你方明，你说你就对得起我么哼！别以为我不晓得你在外边的那些个邋遢事……想到你，我恨……

飞机在下降。我像是在飘呀飘，飘向一个闪光的荡漾的海洋……

……我难道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背后议论我么。开始的时候，对我造成很大的打击，差点搞得我精神崩溃。虚荣、放荡、出卖灵魂……教育界败类……

但是，这不是校长特批的？这不是副市长推荐的？我无愧于心嘛。你们别酸啦。还是赶紧发挥你们自身的**潜力**，瞄准你们的目标前进吧，女同胞们。

出发前他就答应过我的，他要让我享受六星级的酒店……啊，人生！这是一种何等的飞跃！……我像是在梦游。但是不，我既然愿意委身于他，他又是这样一种身份的人，这一切不就都是顺理成章的吗。你说——要是连这么点收获都盼不到，那我才叫吃大亏呢……

我感到晕眩……在一种像似从天而降的幸福面前，人—晕—眩。

我跟在他身后。但他不时回过头来，伸手把我的腰，将我轻轻地拥着、拽着我和他并肩齐步。像西方绅士，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体贴，令人感到温暖。这种恩宠使人心底涌动感激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不时猛然想起肖韬他。那次，肖韬抿着嘴，一脸轻蔑地对我说，爱情是弹道导弹，一条抛物线。迅速积聚热能，喷薄云天，到了它的顶端，爆炸成为绚烂的宇宙之光……然后，逐渐归于寂灭。天宇于是开始晦暗下来，一切，一切，往下坠——所谓情感，像高空跳水，向无底深处飞落……

这时候，心里常常泛起恐惧。预感着高潮的逝去，梦境的

破灭。我何曾不知道他是在孜孜不倦地营造气氛，创造可能条件，目的在于攀登那抛物线顶端带给他的醉美。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他生存的焦点，他的**大美**……。我意识到，即将来到我面前的是怎样的一种承受……

其实，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吗！

……………她们经常七嘴八舌地闹，“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青春一去鬼见愁……男人敢抛弃我们，那我们就不能抛弃男人？我们可以没有男人，但是姐妹们，男人绝对不能没有女人！我们掌握着战略的优势。……闹完了之后，她们又竖起尖指，斥骂谁谁谁不顾尊严，谁谁谁没有骨气，谁谁谁太烂，谁谁谁太傻……嗨，烦死！烦呀，烦呀！
这-世-界-真-烦-呀！

方明的电邮说，他明年调回市里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确定了。这也是他自己多少年来努力争取的结果。说那时刻到来，我们这一家子，就能团团圆圆。秀秀也要快十岁啦，正是塑造她未来人生的黄金时期。我们夫妇俩的工资，合着统一开销，就肯定能有可观的余裕，好好栽培女儿，给她最优越的教育条件。说我们的希望都在**女儿**身上。

没错嘛。谁的希望不在儿女身上？这些年，为了女儿，我还少操心吗。你倒好，甩手掌柜当得也够潇洒的。哼，都多少年啦……你说，我们这些家长，够讽刺。为儿女操劳、操心，说是教育他们，培养他们；说要让他们长大成人，说要他们成为社会好公民、德智兼备、国家栋梁……多好呀。当年，我们的父母，不也是这样教育培养我们的么！——结果呢！

是我们的父母失败了？是我们自己失败了？是社会失败了？

这样的我们，就是所有一切的终极目的了？

要不言说良好的东西——也就是人们说的真善美的东西，我们就像是背上沉重的债务；要言说良好的东西——也就是人们说的真善美的东西，我们又将吃上无尽的哑亏。你笨，社会就欺负你；你聪明，你就得罪社会。

我何尝不明白我自己丈夫的德性。他其实可怜。那就是笨的结局嘛。那我又能说什么呢。在我很冷静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是**原谅他**的。嗨，我多少次的原谅他。我也没有想过要从他的错误中寻求报复，没有，没有。我发誓我没有——单心上一闪而过的就不能算是思想嘛——那时候，我曾经在心里狠狠地叫嚷，哪天你老婆红杏出墙 **你-别-哭!**

……………呵，我走上了或许比他更加严重的作孽之路了……

邵老板——我还是称呼他邵老板吧。他要我叫他名字，我老觉得有点肉麻——为了我坚持称呼他“老板”，没少挨批评。说我“不投入”，枉费他一片苦心。他对我说，假如我可以接受，不觉委屈的话，我们就维持这种秘密的关系。要是我介意，他就准备要跟他老婆摊牌，结束他们的婚姻——当然，你也要结束你的婚姻！都有这样的勇气，我们结婚，举行公开婚礼，昭告天下。……我怎么会相信这种话呢。我又不是小姑娘，不是满腿黄泥，刚跑进城里来的小姑娘。我清楚，他邵老板的饭碗，其实是抓在他老婆家的。他岳叔是他们集团的董事长，最大老板。当年，为了攀上这位钱权之家的女人，他跟自家的原配拆伙——据说，这是个有良心的人，净身离家，不拿走一条裤子，不带走一片云……。见过他夫人一面。那个星期六中午，在他们〈金河广场〉商场顶层的办公室，我正在将他公司有意采购的韩国减肥新药、人造眉毛、口红系列的英语说明书翻成中文，邵夫人笃笃笃走进门，手上拎着铝质暖瓶。邵

老板笑得灿烂，恭敬相迎，夫人马上忙着把汤水倒入瓷碗。黄芪鸽子炖汤，趁热，来！

“女同事”之间，窃窃细语。说老板娘时不时“突击”公司，笑盈盈进行一轮勘察。——实事求是的说，老板娘很富态，很福气，叫人敬重。对职员嘘寒问暖，像那些在电视摄像机前面，极力表现**亲民、爱民**的领导。

……在他们公司里，我是尽量夹着尾巴行走的，生怕得罪人。我的这种身份，笃定容易招人忌妒。在我自以为良好的感觉中，我确定自己的努力，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的，相信“同事们”还是接受我的。唯一令我寒心的倒是邵老板的戴秘书。她坚持要我登记入册，说是方便正式发放工资——为此，她刨根问底，掌握了我家一切详情，父母、丈夫、子女……。邵老板这次出行欧洲，对外说是私人度假。因此，他不像往常那样带上男秘书、女秘书——我一面暗自高兴而一方面又心惊胆战，面前老是飘荡着戴小姐的魅影……

我盘算好了。出游欧洲，将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站**。我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个**游欧**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及时刹车，恐怕后果……

……汽车的分期，就从他为我开立的30万储蓄账户中，取一部分来把余款付清，了却一件事。……英语翻译也辞掉不再干。夯实已有的地基，自力更生，日子还是会过得很结实的……他先前不是曾经说过，要分配他新开咖啡厅的空股给我吗。哈，后来又说，咖啡厅法人是他老婆，是她注的册，大股东是她，自己只当挂名董事——他不是在手腕么！我还不清醒？……男人捕获你的肉体的时刻，就已经高坐在抛物线的顶端……皮笑，肉不再笑。

我不贪婪……我要保卫我的家庭……急流勇退。贪婪就

一定遭殃。你不看那些贪官们……越贪越多，越多越贪，越不肯收手，结果，全都下地狱…

邵老板说，观赏完米兰的时装秀之后，我们乘火车前往巴黎。途径瑞士，在日内瓦、苏黎世玩上几天。巴黎之后，飞巴塞罗那。这样，南欧之旅就很完满了。至于北欧吗，我们安排在来年…

我已经在想着回家了——切切实实将我的心也带回去。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睡眼惺忪中瞄了一下壁钟，晚上一点……秣秣在电话中嚎哭着说：韬哥，兰姐死了！兰——姐——死——了呀！！

……我说我马上过去龙都，秣秣大声阻止我，说夜总会会发生枪战，炸了手榴弹……大批警察到了现场，还有武警…太危险了，你千万别过来！

……隔天早上，读了都市报号外，赶去找庞越——这个人，总会有他的通道获得最快的讯息……庞越铁青着脸，手捧着脑袋，不断叫喊：恐怖！恐怖！恐怖啊！

一场火拼，据说死了十一人、五人受伤。马兰让短枪打死。其余的死于手榴弹爆炸，机枪扫射……除几名服务员之外，死者包括王强和龙大海，和他们的几名贴身跟班打手。

警方封锁夜总会，对现场所有人，包括红男绿女，老的少的各路顾客、大小经理、服务员生以及保安人员等，进行查问、登录身份……一直闹到隔日晌午。临末，放走大部，拘留嫌疑二三十人，带回警署，深入侦讯。

市面上流传开，重庆黑帮和地头蛇抢地盘，环绕着毒品K

粉买卖，长期暗斗，无法妥协，终于打了起来。

市面又风传着各种不同的故事版本。有说重庆张云台到本地搞皇妃大剧院，就是冲龙大海来的。他要锣对锣、鼓对鼓逼退龙大海，要他放弃毒品领地。谁都晓得，这股外来势力，十分强大。那些所谓知情者的事后诸葛亮们宣称，早就看出有这么一战。“地头蛇，扛不住强龙压境！”、“人家京城里有靠山！你算老几？”——王强作为张云台的大将，这些日子以来，带上几个喽啰，经常光顾龙都…瞄准龙老大的爱妾马兰…作势猛追马兰，声言要娶她为妻，夜总会里，百般寻衅…酗酒闹事，蓄意激怒姓龙的……

庞越说，他从一名熟稔的记者那里看到一组照片（政府禁止报章刊登详细消息，更不允许刊出图片）。龙都大厅上的关公塑像、观音塑像，炸得飞头断臂，残碎满地。据说，王强和龙大海两组人马，当时就各各闪在两尊塑像后面打枪战……最后是双方喽啰都扔出了手榴弹……

可怜，这个女人……糊里糊涂就这样死了！——上个月还刚见了面。那天还对秣秣说：这可能是见马兰姐最后一次了——怎就一语成讖了哟……

别难过，老朋友。不知咋的，我自第一次见到马兰这个人，就觉得她脸上挂着不祥之兆……你可又少了一个红颜知己啦！吓人啊，这些人够虎狼胎！

你不就在他们身边周旋的么庞越？——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你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看你说的。他们个屁我都闻不着。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你这位大法官，法律界精英啊，不会不了解我们的社会吧。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由两个世界组成的呀。一个是法律中的世界；一个是法律外的世界。一个是所谓明的世界，一个是暗世

界。两个世界并存，而且纠葛不清、互为表里。…我们一般人，都只看到那明的世界，却不晓得，统治着我们的还有一个暗的世界……你可能万万想不到，有时候，这个所谓明的世界、法的世界，恰恰是由那个暗的世界所指挥，所主宰的！…我也吃过法律饭。监狱长任上的日子，我就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混沌。我就不信，你们这些当令法官，能不心知肚明…站在你们对面的那个世界，势力有多麽强大。你们不过还是在装腔作势，好像是你们这些人，在替天行道，在进行执法，在驾驭社会。…我觉得，你-们-其-实-很-可-笑。还有啊，我的法律家，就算在你们的那个所谓的明的世界中，也还不是**半明半暗**的？谁都在高唱他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法……但你能不参透个中三味么，你那么聪明一个人。法是**权**的跟班——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某个时空的化身。古时候，皇帝集中一切权力，所以，皇帝就是法。说现代文明了，变着花样，变了许多花样，叫你眼花缭乱。这戏法一变，就好像我们是生存在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生存在**权力的探戈舞步之间；生存在权力的刀斧缝隙之间！——黑手党，也就是权力的一个面孔。**

——嘿，你别在我面前搬弄大道理。你是无时无刻不放弃攻击人的，尤其热衷于跟我抬杠。这都什么时候了，别天花乱坠啦。我看你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诋毁社会主义，影射共产党……

诶诶诶，老兄，你倒打一耙——你这才是不单只诋毁我庞越，你还想陷害我呢你！我庞越什么时候反对过共产党呀！我拥护共产党都来不及，我还背诵毛选呢我！……你污蔑。我这不是在跟你讲一般的情况吗！……我还没说完，这时候你要听我的——你还唯物主义者呢，这么清楚的“物”，你们看不

见！或者是闭上眼睛不看。那边厢，还有地下金融，黑金融，暗金融……到广东、福建去瞧瞧去。明世界金融，搞不好，还玩不过黑金融。什么时候，明的暗的，又绞在一块，昏天暗地。所谓社会，向来都是多重结构、多重宇宙。你可曾明白，这种意义上的“共和国”，兄弟？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世界，真的“共和”。不是你们脑袋中自己幻造的那个美丽的和谐世界——这太符合你早年还在钻研的高能物理学所说的，与粒子世界对应的，**暗物质**世界和**暗粒子**。你不是也相信，世界是多维的、多元的！？

好好好，我不想跟你争这些……。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分析，这枪战、这爆炸意味着什么，它还将带来些什么后续情况？

后续？哼，更大更凶的打斗呗！这是**利益**，老哥！……在利益面前，头可破血可流。你们老马说那是阶级斗争史，我说呢，那其实是**利益血肉史**……

你又扯远了。我看你倒像是幸灾乐祸——按我的感觉，这事会牵扯很广……

这一点你是对的，理论家。你和我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相信，你能将我推进他们的漩涡中心。我是一点关系都不沾……你知道我是谁？共产党我都不沾，我还能沾什么私会党！你小子清楚我的宗旨——这么跟你说吧，龙都这事，我担心的倒是邵老板…

怎么跟**此人**扯上关系呀？怎么他又会令你担上心了昵？

咳，我的命运，可以说是挂在邵老板的战车上，能不关心他？我明白，他也算是你的“情敌”吧，但请你不要有偏见。你知道的，我确实需要他。我要争取新纪元集团崔德发崔老板的胜丰工程，这希望都在邵老板身上。邵老板答应过要给我搭

建崔德发的桥……嘿，邵老板这个人偏又跟张云台走得那么近……

你现在应该是近水楼台嘛。令表妹叶紫早已成了邵老板的入幕之宾……放心吧，邵老板是百货业巨擘，那能有什么麻烦。即便有人要动他，那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堰，蚍蜉撼树，人家可是背后站着军工集团的……在我这个真人面前你别说假话——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你老人家的靠山了，不是吗。你想要什么工程什么项目，直接跟他要，不就完了！

那可不一定。你肖韬别把我看得那么渺小——我固然要高攀，但是，他也没少让我给他跑腿，没少让我为他卖力。你也该没忘记，当年，我们给他在规划局为〈金河广场〉解的套……没有我们那几下手脚，他邵老板可就没有那么好的商场面积……人嘛，互相利用。就你这种人不愿意读懂社会……你说，要是你肯向你那书记哥要下秀水河的整治工程，我们这个时候，不就不愁没饭吃了不是！

庞越，别提我哥。为了你这个奸商，我硬着头皮找过他。我都还没正式开口，就让他把我嘴巴给堵了。他尖锐的很……他所要的，就是我这个弟弟好好改造，重新上路！——你想，我还能有机会吗！——我现在，想到要见他，就像要瞪大眼睛去面对探照灯的强光照射似的，心里犯怵。

哈……到了今天，我们国家也还有那一种所谓“攻不破的堡垒”。好！我们无缘得到你哥他的提携，但还是应该祝贺他的——王副省长给我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那哥哥，内定调任地级市JY市委书记咯！

是吗！嘿，这类事，我哥是从来不会说的……你怎不早告诉我？——我哥确实令我敬畏。我们国家的希望在他们身上。庞越，我们别去亵渎他们这些好骨干。我们自己烂了也就

烂了——但是，话说回来，我其实很担心我哥……他顶得住吗——月黑风高？

我还不是前些天去拜会王付省长，才听他们说起的。看来，我们的肖湘同志，一直就是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无量哟！像你这个老掉队的——亏我先前还把宝押在你身上。



秖秖和其他职员一样，全收到了通告。龙都夜总会无限期休业，各级员工，请另谋高就。

“没给你们遣散费什么的？一点补偿也没有么？”

“还想呢。我们老板人都死啦，还向谁要去？……有一批人到警局闹，要警方把资方代表找来说话——至少，要把工资给我们发了”。

“结果咋样？”

“结果？没有结果！警方说，你们找律师去！”

……秖秖不想再在城里呆了，说要回乡下去，跟着母亲养点猪。其实，我也明白，秖秖这时刻的想法，纯粹是因受到巨大刺激而生。她家在农村所能发动的那点生产力，远远不能满足今天人们的生存需求。单她那一岁多的女娃子，月中没三五百块，对付不来。穷乡僻壤，能容易吗。

这样吧，秖秖，先回家休息一段时日，再作打算。娃娃也需要你这个妈妈呢。……这些钱不多，你先拿着。暂且和家人过上一年半载……改天，要有什么需要，来城里找我——我现在在经济是不行啦，但是，我办法总比你多些，给你些许帮助，我还是做得到的。……这也是应该的嘛！

她是那么的清爽，那么的纯朴，那么的无罪无邪。……我

们之间，既没有财务债，也没有情感债。然而，我心中却油然而产生的一种负罪感，像是在敦促着我，要向她负起一种责任，似乎我对她确实有所亏欠。……她越无言无求，我越感惭愧，越是心上不安……

偶尔闯进心中一个声音，“娶她”！帮她把那娃娃养大成人。不是我的骨肉又有什么关系… 咳，人生多麼难呀。生错人家难、行差踏错难、入错行难、攀错主难…千难万难。要上岸已经够难，最糟糕的是回头更难。……朦胧里，似乎我和她同病相怜，同样 彳 亍 社会边缘、人生断崖。活着，就是因为要活着！活下去。仅仅因为要活下去！被动生存；让生存拖着活尸……

突然又惊醒，不！绝不能娶妻，更不能娶她！人生许多重大错误，全都出自一时冲动、一次盲干。教训还不够么！教训还不够惨重么！今天，你都已经是半个死人了。你还能跳多高呀！……为了避免勾心斗角，你逃向农村；为了厌烦知识分子之间的工于心计，你拥抱秣秣式的纯真；为舍弃营营役役的都市繁华，你憧憬田园宁谧……

地球七十亿人之中，恐怕会有那么好几个，**抱一而终**——但绝对不会是你！你只是一个变数，你不能贯彻始终。你的人生，只得一个**乱**字。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烦她，烦生活，烦单调，烦停滞。…你的浪漫枯黄；你的田园荒芜……

你-将-再-一-次-出-逃……

你是诞生为一种出逃的人；你的命运就是出逃！

从你的阶级出逃、从你的道德修为出逃、从你的聪明睿智出逃、从你的忠诚善良出逃、从你的高情大爱出逃、从你的崇高信仰出逃……

你从你的自我出逃，出逃到一个高地。你竖起一面新的**自我**大旗；出逃到一个沟壑。你竖起一面新的**自我**大旗！

自-我-是-永-恒-的-叛-乱。

我有自我吗？我只知道我的灵魂是分裂的。它分成两个，分成好几个。各自盘踞在不同的山头，各自据守在对岸，互相喊话，彼此对呛。……它们斗法。是哪一个赢了？哪一个把我拖走了？灵魂是欲望？是情欲？是利益？……脸上盘坐着上帝，后脑枕暗藏着魔鬼……在摆动、在摇晃、在闪烁、在变幻……

自省，自我批判，我难道不是一个很彻底的自我批判者吗？批判能挽救我的灵魂吗。它应该使我明朗、解脱。它应该使我看到升起的太阳。可是，恰恰由于我太能自我剖析自我揭露，而这一切却使我痛苦令我寒冷叫我萎缩……

假如我是一个怙恶不悛死不悔改的强盗，我或许还能死心塌地做人。把人做下去。过上确定的不摇摆的生活！万法通缉、千夫所指，我照活！

无论如何，我无法埋怨……我应该相信我们的社会会好起来，我们的国家会好起来，我们的人民会好起来。我应该相信，人类会好起来。然而……

我看不到我会走到那里去。前方，阴冷、暗淡……

我在下沉……

你是个活死人。



圣诞节前夜，人们说的平安夜，邵宇声邵老板被警方带走。

中山路中段，新近落成开业的百货大楼就有三家。其中一家最为庞大宏伟的，坐落在前市党委办公楼48公顷的地面上。来自北京市的一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买下地段，造起超现代建筑群，号称本市的新名片。

一片灯火辉煌。各个宏伟的建筑物外墙，争妍斗丽。一无例外，装饰着各式鱼、龙、马、雪橇、鹿队和各式花哨彩灯；地面上升起巨大的圣诞老人，高耸的圣诞树和胖大雪人……在喧闹的jingle bells歌声中，秀水河边，轰隆轰隆射出烟花炮，天际一阵红一阵白……

邵老板对圣诞节喜爱有加。今年，为了对付附近刚开业的新百货大楼，他的〈圣州〉加大投入，要把圣诞节彩灯，整治得无与伦比。圣诞节，是花花银子的象征。下午五点多钟，约好太太和刚满十五岁的娇娇女，在自家圣州国际商城层楼中漫步。商场上下里外，人头攒动，像热带雨林里的蚂蚁出巢。节日生意红火，不在话下。邵老板踌躇满志，心想这又是一个丰收年。他左右两边挽着老婆女儿，正走向电梯口，准备上八楼〈密西西比〉咖啡屋——答应女儿今晚享用西餐。咱咖啡屋，著名的京都啤酒音乐小牛排。

电梯口，刺斜里倏地蹦出两条大汉，白衣牛仔裤，拦住邵老板一行，其中一位，举示身份证，警察……

邵老板一时错愕，感到很受冒犯，但很快镇定下来。他笑着邀请两位便衣警员，先到他办公室喝杯茶。

邵老板通过电话，要律师马上过来。一面忙劝慰老婆和女儿。镇定而又潇洒地对老婆说，没事，你按原先安排，带女儿上咖啡屋用餐——我随警方人员“去去就来”——我的小牛排，half-done……

虽然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发生警察扣押丈夫的事件，邵太

太一点没慌张。她很清楚，他们集团、她丈夫，挥挥手，拈拈须，就能解决问题。又不是车祸，又不是摔飞机……嘿，政府事，小菜一碟。走，妞，咱吃饭去。

圣州事件，没有引起注意。当天晚上，市面上的人沉醉于圣诞的节日气氛，而且出面行事的是便衣，事情经过又很平和。邵老板后来被带上警局。律师一到，邵老板交代律师，打电话请集团上峰，除了设法保释自己，还须摆平各家报章，不予报道任何相关信息。

邵老板被警方扣留的消息虽然在媒体上被封锁，但是，这城市里的市民似乎也神通广大。小道消息还是在市面上流转开，同时，很必然地，又演化为加油加酱的另一款刺激热闻。人们还传告，〈皇妃大剧院〉老板张云台，差不多同一时间，在重庆被刑警拘捕。



裘敏，一两年没见。我想，你是越来越好了，对吧。

对不起呢，我一直没主动找你。……厅里工作忙，老有出差任务。

其实我明白。我肖韬前些年所发生的事，叫朋友们避忌……我这方面呢，因为听说你和高主任，进展的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自动“避席”，以免影响他高伟声高领导的声誉——所以我也没主动看你们。

嗨，肖韬，你们都误会了。我和高主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是应该了解我的。多年前，我就对你说过，我不会答应他，因为，我不能破坏别人好好的一个家庭。记得我的话吗？我是很坚持原则的。盗亦有盗，不是吗……我今天约见

你，一如往日，是想找一个人，是想向你诉说自己的憋屈和迷茫。这几年，变迁大呀。可是，想到要吐苦水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你。肖韬，我想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谢谢你。正如你说的，环绕我们的世道，变迁很大。先前的朋友们也都散了。我现在呀，孤家寡人，朋友们不太愿意靠近我。这些，我理解，我理解。世界是现实的。大家也都应该保护自己嘛。……你说你没见我，我呢，不同样也没想干扰你吗。大家都心照，扯平啦。

……肖韬，我和你一样的倒霉。我们都是“沦落人”。跟你一样，你“失足”，我也“失足”。我是刚回过神来。……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或许，啊，不是也许，你是肯定知道，你是肯定早也听说了……

这些年，**我收心闭门思已过，耳重不闻天下事**。——你的故事，庞越说了一点，我没太留意。——不是说都解决了——解决了这就好嘛，没事的。

到头来，还是高主任出的手……。你说，这更增加了我的心里负债——感情债。我是更加迷茫了。……在那快要结痂的地方，又剜上一刀，血流不止……。我们这一代人为何这样可悲啊。青春是混乱的、中年是迷惑的。……我自己不说它也罢——我是嫁错郎嘛，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你呢，我们大家一向都看好你，都看好你这个大才子，明日之星。……我搞不懂，这是时代错乱、社会颠倒，还是我们不争气成了迷失的、垮掉的一代……肖韬，我想，我们的人生莫名其妙地，走完了……

呃，裘敏，我对我自己是极度悲观的。这时节的我，成了一滩烂泥。可是面对你的悲凉，我又觉得我应该劝慰你了。可笑吧！过去，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很清楚。你们让我过上有光

坏的日子，我是感激你们的。或许这个时候，我应该坦白了，应该自我揭发了，过去的我，只是一个假象。现在，大家可以看清我的真面目啦。……裘敏，不是有诗人曾说，时代不会欺骗我们，是我们欺骗了自己。

咳，都说演戏的疯、看戏的傻！诗人？诗人都是呆的！诗人赚人眼泪，但不给你面包！……我相信，一向来，朋友们喜欢你的正是你的正直和坦诚。……说句笑话，如果当年你能娶我，我就不至于掉进这个唐前的圈套……你呀你！

嘿，裘敏，别这么说。假如说，历史没有如果，那么，人生也没有如果。我要是娶了你呀，搞不好后头就生出更大的灾祸来，给你带来大大的伤害！

唉。肖韬，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世上真有所谓人面兽心……。他特意制造矛盾，引发争吵，然后要挟我，要我拿出十-万-块钱给他。我上哪儿去挖十万块钱！这个人，比陈世美更加狼心狗肺……

有理由吗？

理由？！

我是说，你们也算是两情相悦……他凭什么？

……我是天下最愚蠢的一个。我鬼迷心窍。说到底，我贱！……

大家都说，那姓唐的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想来，我们臣心如水的裘敏小姐，心防溃堤了！——其实啊，相爱无罪，这再也正常不过啦。我们毕竟是人，是年青人。——这些日子里，朋友们都是祝福你，祝福你们的。

我要说我自己什么好呢。辩解是虚伪的。我承认我是鬼迷心窍嘛。人心多麽的脆弱呀。当年，完成了最为揪心最为艰难的离婚，你是清楚的，我全副身心，放在我儿子身上、放在我

年老病弱的父母身上……我是为他们而存在的。当然，我并不自闭，我跟所有朋友，跟所有正派的男朋友交往，包括你，不是吗……我们是多么好的朋友——那时候，我对你，比对我那还在婚姻中的前夫还要公开、还要坦白。但是，我在和你长久的交往中，也坚守住了我对自己的誓约。这一切，你都是最权威的见证人啊……。肖韬，你想，我们以前在一起向往过的一切，在我们话语中的憧憬——人与人之间，不要条件、不要约束、不要纠葛……自由自在，像天上的云朵，在风中流行，我们邂逅，我们招手，我们拥抱……然后，你或许化作轻烟，我可能幻成雨露，再向自由飞翔，再飞向新的梦乡——我们依然保留着我们的自由——我们自由地选择，或许选择怀恋，或许选择相忘……唉，我属意的我够不着；我不能接受的，如影随形……这些年，高主任对我太好了……我尽了最大努力，抵御着高主任……这说难也不难，难或许是难在我要一直能够和他保持友好关系——我甚至以为我可以很骄傲地褒扬自己，可以为自己喝彩……我做到了两全。——我承认，我和高主任是好过一个时候，很短暂的一段——那是因为我应该报答他为我解决房子的问题。——咳，其他的问题就不说了，我愧疚——那是我为我父母必须走的一段路……我们很快就礼貌地分手了……那是我的决定。

裘敏，我们大家都梦过理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走过弯路——这个时候，过分自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面对，重要的是解决。我想你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你要平静而勇敢地面对新的生活征程。

……毕竟，我这回，又转头欠下了高主任的十万块钱——当时，我和他，了却了前缘，也没再来往的——这新的情，这新的债，何时还得清，说实在的，我也不晓得要怎样去还。…

不是舍不得儿子，我跳黄河，一切了却！

你和那个叫唐前的，两厢情愿的事——你无婚，他未娶，在一起，不犯法不亏理的…那唐前他难道是诉你“强暴”了他，“拐骗”了他不成？你怎么能受他威胁呢？

他一个外省人，在我们市里的农业银行上班。都快四十了，说为了乡下老人，未敢成家。你听说过的，就他们那乡区，是穷得一整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呆家里的就光屁股……。小时候读书聪明，邻里亲旧扶持，勉强上几年学。后来争到一位海外华侨设立的助学金，上了城里的中学。大学学业是靠半工读完成的……。就业后，大半工资，得奉养失去劳动力的父母。**故事动人**，不是吗。和他也算是同在一个有关联的农业系统上的班，碰上了……是他的外在蒙蔽了我，是他的“身世”蒙蔽了我——肖韬，所谓“知人”是多麼不容易…我怀疑，这世界上是否真还有好人！外表上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骨子里烂出了虫！——你想象不到吧，他用的什么卑鄙手段——间谍录像机！……他偷拍……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便用来讹诈我。

嗨！够科技！够现代！——嗨，裘敏，你怎么就怕了他呢！假使你反击，你勇敢地反击，是可以将他击退的。你不退缩，你坚持。他要真敢公开贩卖你们的私情……他能不身败名裂吗？他绝对要面对比你更坏的后果——社会同情会在你这一边。他呢，恐怕反倒成为过街老鼠，在社会上无地自容。

我没有这份勇气去下这种赌注。我会发疯的！我够贱了。我再丢不起人了！你说，那些录像，在街市上漂流，在网络上传，我还活吗？……韬，我儿子明年上中学了……你不晓得，在我跟他往来的那段日子里，我花了多少唇舌和耐心，才换得我儿子接受他——我答应儿子，给他一个能抚育他成长的

爸爸——我得承认，他也确实会哄孩子——这应该是他的老奸巨猾本性的一部分吧——你说，一旦……唉，我孩子承受得了吗？——他竟然有这么一个丑陋的母亲！……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慌，我会失去我的孩子的——我会失去一切的！你告诉我，肖韬，我能抵抗吗！我能抵抗吗！

算啦，裘敏，事情总算是过去了，那就别再想它。你还是赶紧稳住自己的情绪，更别让孩子思想和情感经历大波动，影响学业。我倒想问问你，那唐前什么的，真让镇住了？不会再反补…

高主任用了两手。给了他钱，也叫黑社会狠狠警告了他……其实最初的方案是干脆利落，肉体消灭。他们查出了那混蛋是个惯犯。专门搞女人、吃软饭，花样很多，又每每得手。女人真傻——我哀求了高主任，还是别将事情闹大了，算是我自找的霉头……噢，是了，肖韬，是那个王强——龙都夜总会爆炸案中死去的那个王强——我想你知道——我跟他们一帮人吃过饭——听说是高主任让张云台把王强派了去搜他……我是越想越怕呀——看我都惹上什么麻烦来了，真是罪孽……为什么做人就那么的难呀！…我真不想做人啦……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很清楚地记得，多年以前，我和她相识不久，成为至交，无所不谈，对人生世态，很容易就达成共识，气味相投。那时节，她刚解决了不如意婚姻的多年纠缠，可谓意气飞扬……昂首挥斥，“我发誓，我不再结婚”！

所以，当日，她很欣赏我这个反婚主义者、非婚主义者。

曾几何时，今天，她低下头沉吟：我真不想做人啦！



他给我打电话，安慰我，说他没事，要我放心。

我原先心里真纠葛了好些天。料想不到呀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他不是一位卓越商家、社会名人吗。而且，都说他有着坚如磐石的背景呢。

一时间，也为他的被警方扣押的事件感到忧忡……但是另一方面自己胸廓中却涌动一种莫名的暗流——或许这正是我可以摆脱他的契机——是嘛，他有钱有势，肯定不至于真会坐进牢房的；不过，有知情者说，他的事牵连很广，可能纠缠一段时间。肯定会用尽心思，努力为自身解套——这就有机会让我们互相疏离，以至彼此忘怀——现在，我渴望的就是，解脱，解脱。

本来可以通过庞越，去了解一些邵老板事件的具体情况的，但是，何必呢。自己也同样不想看到庞越那个人。况且，能够更早更快更彻底忘却他，忘却他姓邵的一切，那才是最好的结局呀，不要再自寻烦恼啦。——另一方面，时间也正在成为累加的压力——方明要回城里来，要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这些年，我错了吗？是虚荣心害惨了我吗？我那也叫虚荣吗？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在拼尽全力追求财富，要生活好起来；人们都在忙着买车、买房，追求银行存款……不！我没错，我也有权利追求这一切，我追求高质量生活……

假如总要找错，那么，你这个大表哥你庞越就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你把我推向“社会”。是你，要改造我这个你心目中的村姑；是你要我认识社会、学习社交…那时节，你其实心存不轨——我后来也慢慢领悟出道理来了——你一方面要利用我，要让我成为你手上的筹码，摆弄我要我与你的商场朋友

周旋；还一方面企图占有我。

我绝对不会冤枉你。来来往往之中，我终于，通过你那些个朋友之间的闲言碎语，给我透露了你对他们的说道。你在他们那里，讲说我这个人的婚姻，“早已形同虚设，早已死亡”。……你在为你的所谓朋友们提供情报，借此笼络人心，而且，也为你自己制作理由，打我的主意。……我于是开始对你保持警觉。你三番四次试探——夜里送我回家，一头栽进客厅长椅上横躺下去，说要给我当“厅长”，赖着不走。

对不起，这种小伎俩，我还是看得穿的。我坚决轰你走——一丝一毫，不给你留下幻想的余地……

……然而，我还是沿着你划定的路径走下去。我不能是乡姑。我不能土里土气。不能在社交上，让人寒碜。我要了解外头的世界。看人家风风火火、金光闪闪、锦衣玉食；人家换新车、出国游……只我叶紫穷酸。连学生们都常常拿所谓当今的社会风尚来揶揄我，笑我老土。……不情愿然而又向往，我还是沿着你划定的路径走下去。

我觉得唯一可以感谢你的是你介绍我认识了肖韬。他确实是个好人……但是光是好是不够的……事实证明，这么一个好人，他又在社会上得到些什么呢！他又能给我什么高质量生活吗？……我想念他。我为他感到不平，感到叹息。大家都在说，他近来矢志沉沦。为什么这样呢，唉。我得承认，最能关心我的是他，给过我最大帮助的也是他。他曾经使我感到温馨和快乐。

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才俊，顷刻之间就说陷落了，真不可思议。多少人在为他叹息。在我们长期交往的体会中，他的世界一直是条分缕析，清清楚楚的，一切都像掌握在他股掌之中；他绝对是意志坚强，见识超群，运筹帷幄……呵，竟然

会有人在传言，说他的陷落是我造成的。嗨，这不烦人吗。烦呀，烦。人们为什么不讲道理！我又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说是我勾引了他这个男人吗！我是哪一点上伤害了他呢？

天地良心，是他主动接近我的呀。

我喜欢他的为人、他的风格。我们是好朋友，道理很简单。

“他拼命想辙，要发财。他到底是个天真的书呆子——踩了地雷，上当受骗。是什么人叫他疯狂？是你呀！”。胡文英指着我的鼻子，狠狠地说。……她知道我刚从欧洲回来，电话约我到〈澎湖湾酒家〉搓麻将吃饭——在众姐妹之间，爆料说我陪邵老板作浪漫逍遥旅，叫他们羡慕死了。……让我如何百般解说那是“业务”，但都只招来他们更大的哄笑。“你呀你，我们的大教授，我们真玩不过你呀。你这一玩就玩到了欧洲！……那个穷风流的肖韬还能压得住心理的不平衡，眼睁睁看着你这位红颜知己，向邵老板投怀送抱？——你是奔着钞票冲锋陷阵，瞎子都看在眼里——哈！这就大大刺激起那位大律师狂燥的发财梦咯！”……她做个鬼脸，狡猾地奸笑：“其实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胡文英就是一个为自己生存的人……你说，没钱的男人，那就是没本事嘛！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男人，有个卵用？干脆炖了汤喝就是！”

世界确实可怕。千万双眼睛，果然无时无刻不在对你进行盯梢！我忽然省起，胡文英的台湾“老公”和邵老板相熟。姓邵的常去〈澎湖湾〉开饭局——少不了有他的女秘戴小姐陪席。胡文英认得戴小姐……

说肖韬“天真”？我才天真呢。我一直以为我在过着比别人低调的生活；我一向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路。

可是，一切都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着……无处遁形。每一个人都在犯罪。我也在不断犯罪！是吗？是吗？是吗？——是~~~吗aaaaa！！

我觉得越活越糊涂；越活越心慌……

还说四十不惑，实际上你的四十却是迷茫和失望的十字路口……

人的重心似乎很不靠谱。忽然间一个倾侧，就摔下去了，遍体鳞伤。肖韬如此，我可不也这样。一个踉跄……！

猛然地感觉到，我已经走到了生活的悬崖，甚至是，走到了生命的悬崖……

但是，我要坚强，坚强。我是个坚强的女人。

是的，我必须约见他。我们还可以互相勉励，彼此取暖。我们肯定会有共同语言，凝聚共同的力量。我们疏远了这么长时间。他心里不知怎样的不高兴。我想它会恨我呢。——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闹翻。一切都在默默地发生，静静地变化。先前的亲密，就这样无形消散——情感这个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啊。

是蹉水无痕吗，是雁过留声？

这些日子里，是想过不只一次要约见他。最后总是临阵退缩。中间有一道说不出的隔阂。能感觉得出的，他回避着我。……其实，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望，唯一令我感到沉重的是他的失意，失意带来的消沉…多麽希望他事业能再上进，希望看到他意气风发，就如往日的高视阔步……

决定主动约见他。地点还是翠玉瑚公园——当年，我拿到签证，赴澳进修，我们就在那里的滨湖餐厅吃饭庆祝。那时节，我对他怀着无限的崇敬、感激。我们之间，充满着热情和温馨……

我要了个可以欣赏湖面风景的小包房。静静等待。

这次，是他迟到了——他以前的约会，从来都是早到的——差不多二十分钟过去，我疑虑着他不来了，或许这算是对我的一种抗议和鄙弃……

……他出现的时候，额角上挂着汗珠，频频说对不起，他乘搭不上公交——人们为了抢车，都打闹起来了。

我吊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了。……然而，坐在餐桌对面的他和我之间，好比有一墙凝结的空气。我想开口说话，喉腔干涩，像是面对一位陌生的人——而这是我曾经深情拥抱过的人。他真的是憔悴了，脸庞没了早年的光彩。他目光游离，像说话犹豫，话到嘴边却又强咽回去，勉力地在脸上布展一层干旱的微笑。

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创造气氛，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多麼期待我们之间能有一次透彻的谈话……能回复昔日毫无芥蒂的舒坦。

“你好吗。”

“好？——好！…还好，还好。叶小姐，这个好字，其实已经和我绝缘了。”

“别这么说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是杰出青年——你叫我叶-小-姐！！”

“我就这样啦——我是一个失-去-意-义-的-人。叶小姐。”

“不要说泄气的话。你是最棒的！”

“棒的是叶小姐你——你各方面都进步，大-踏-步-前-进-了。”

“你不要左一个小姐，右一个小姐嘛。你向来叫我‘叶子’。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我们当然是好朋友，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我呢，我觉得我应该自重点，我要尽可能约束我自己，警惕自己，千万不能给朋友们带去霉气和坏影响……”

“瞧你说的——现在的工作可以吗？”

“我不晓得我是否还-是-在-工-作；也不晓得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在扫墓园里打扫落叶的老头——而且，这墓园也就是我自己的坟场”。

他话语的苍凉，使这橘红的黄昏，蒙上秋的瑟缩，翠玉湖面生起浓重的雾霭……我提议我们一同点餐，而且一再声明这一餐是我的，要求他一定要让我有机会对他长久以来，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表达一点谢意。

他笑了——他的笑是迷人的。“好啊，你现在经济比我强咯！告诉你秘密——我现在是靠我姐在养活我呢！”

我主动点了他爱吃的清蒸鱼、烤鹅、凉瓜排骨汤和两样青菜。为了把气氛营造出来，我要了一瓶红酒，西班牙产品……他一直沉默着。大家在寻觅话题上，感到滞涩。

“你听说了裘敏的事了吧”——我随便抓个话题，“不久前，我在街上碰见她——她瘦得厉害。我差点没认出她来”。

“我们见过面。我想她会熬过去的。她儿子的学习挺好的，最近还拿了全市少年围棋大赛冠军。”

“太好了！……不晓得是不是我自己多心，我觉得裘敏不想跟我多说话…”

“往日的朋友，都像让生活的浪潮冲散了。沧海桑田嘛！”。

肖韬发现什么新鲜事似的笑我，“咦，你练就一副好酒量啦！”他看着我大口地灌酒——烤鹅上桌的时候，我已经叫上第二瓶红酒了。肖韬想是还保持当日的印象，那时我一直坚

持滴酒不沾。他或许在笑我如今学会了商场应酬。其实此时此刻，我心里但想要借这个酒，引出他的话语来。我不断劝他酒——看来，他倒是酒量退步了，脸上很快就泛起发紫的红晕。

酒力冲击，我心里憋着一股闷劲，胸口像要炸裂……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幻觉——自己确实也感到真有些醉意……我在醉意摇曳中，所期待的却是他真的酒醉，我等候着，期待着，幻觉着，他放浪形骸，露出一个赤裸裸的面目来，疯狂地拥抱我、解开我的衣裳……十年了，是十年了，我们交往整十年了……往日旅途上的种种情景，像电影似地回放。那n次的接吻、拥抱……我给他划定界限……我挡开他……我的脑子中回响着一个声音，叶紫你要理智——我在督促我自己保持理智——我一面也在想，这是什么理智呀，这和大理智不是正好冲突的吗？你是在玩婚外情呢！这还不是最最背离大理智的行为么！……我心里混混沌沌……但是这人的脑袋自己会做选择——它好像会在适当的时节选择适当的东西，比如情感、理智——这二者的交替主宰——我喜欢上他的时节，似乎是脑子选择了情感；而思索着要从这个关系中赢得我追求的利益的时节，脑子会自动选择理智……哎，什么理智，它岂不是不理智的理智么！……我太物质主义了吗，是谁教给我的？啊，那是我的本性吗？耳濡目染……我跟你好，你要满足我的条件……嗨，大家都在对着我喊话“你-千-万-别-傻”……社会上都在普遍说教：条件、条件，要有条件……符合市场经济嘛……其实你很吸引我，你令我陶醉……我是够狠心的。我挺住……我横着心挺住——心底里又有一股暗流在诅咒自己，我不该如此折磨你！是的，我能不承认吗，我有意无意地，折磨你……

.....

“韬——我-喜-欢-你！”

“呃…不-说-这-些-好-吗。你醉了。”

“不！我-要-说-出-来。十年！这是十年的话。十年…我今天真的想让你听到。”

“时代过去了。我们的时代也过去了。看嘛，我们国家，飞快进步。超越德国，马上就要超越日本……时代，真叫飞速前进…我们赶上最好的时代。”

“你-在-顾-左-右-而-言-他。”

“秦少游〈满庭芳〉词中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霏纷纷……太精确了！他说的蓬莱旧事，正是情缘……”

“我的回首，却是觉得，我们的时光美好……我珍惜。”

“我也说，我们要珍惜时代——现在大家都说感恩。你生活越来越好，真值得珍惜，更值得感恩。”

我老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停留在沉闷的气氛中。有一团浓浓的烟雾，围困着我们……一种逆反的心理，油然上升。我提高声浪，鼓起兴致…我想让他兴奋起来。

“是嘛。我们的时代多好！我们都开心。我们多年来的交往，令人怀旧，叫人眷恋。我说珍惜……它就像是一首曼柔的小夜曲。近来，我喜欢上nostalgia这个外语词。这一切，都会很自然地把肖韬你带上诗画长廊……但是，我想好了。我也该收拾少年狂的游乐啦，正正经经安排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女儿大了，要把她带好。那就是希望呀！”

说着，我伸出右手抓上他的左腕，我拿出深情：“那你，肖大哥，你……高扬双手，迎接我们的好时代呀！……我这回，是专程为你祝福而来的！让我们像以前一样，互相鼓励，一起奋斗！”

“别忘了，我方才说**时代**——在繁华盛世中，永远也还

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嗨，我-永-远-论-不-过-你。我在想，我能怎样报答你多-年-来，是，多年来，给我的帮助。你能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别为我操心。叶紫，我好着呢。心里苦烦——这是谁也帮不得的疙瘩。”

“看来，你一直没有走出几年前的那个阴影……来，我们举杯！干！”

“人，不带阴影，也没有影子，生存该会轻松些吧。但是，那大概只会是，幻想中的人，以及将来的机器人。”

“韬，沉重，啊，是太-沉-重-了！……唵…酒力在发作，我真有点醉，醉。头晕呢——肖韬，你-帮-我-揉-揉…”



母亲在床边，紧紧抓住我的一边手臂，不停地哭。

模糊中，听到妈妈的抽泣……姐贴近我耳畔说，你受伤、住院；别乱动，你在打吊瓶；你-失-血-过-多。——在给你输着从姐身上抽来的血呢。

……破碎凌乱的印象隐约闪现——我脑后忽然受了一记重击，就昏死过去。

如果我就此死去，该是多好的解脱。悠悠醒转，你就得去搜索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世间，多少伤脑筋的事呀。多少事，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永远没有答案。真说答案，也不过是半假半真，假是真来真是假…曹雪芹看得透…噢，脑袋发胀、发痛。一阵一阵的。

……故事像手工织锦，慢慢织出图画——我脑后被击，使

用的是轻型摩托的传动铁链，头皮裂缝又大又深。大家都在说，要不是翠玉瑚公园本身就有医疗站，有救护车，能及时将你送上市总医院，你就肯定失血死亡。

当我逐步清醒之后，我就面对来自各方的指摘。指摘是足够严厉的。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我的身体已经有挺得住的耐力。从来温和的母亲，这回，骂我骂的挺凶。骂声混在哭声中。“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太没出息了！”“人家有老公！”，“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你太混了！”……

母亲干瘪的手掌，不断在病床床沿捶打……左手捂着胸口。她的哭声撕裂着我的心。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派人，是——这——么——难——吗？！……可怜你父亲，老头啊，你！……”

——我为什么没死去呢。我该死去。我该从地球上消失……妈妈。



我终于成为了替罪羊——不，我是该的。我挨千刀而有余辜。

——方明，就是叶紫的丈夫，提前回到G城。他没有径直回家去，而是在一家城郊的小酒店住下——保持着和戴小姐的手机通话。

方明其实也不完全相信戴小姐。他老觉得，那女人是在为她自家老板打掩护。听得出来，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明管束管束妻子，好叫她远离邵老板。“你老婆嘛，她将她自己

家中上下明细，一无遗漏地全向邵老板交代得清清楚楚呢……你看嘛，连你方先生的手机号……你的一切状况，我们都有档案——方先生，听说你长期远离家室，三过家门不入——你该关心关心你太太才是——〈多/回家/看看〉……”

戴小姐在手机上把那著名的歌儿都唱了出来。“我们邵老板很器重叶小姐，噢，我是说，器重你们方太太，比如说吧，给她买汽车，给她安排银行定期存款…阿阿，这些都是邵老板严守的秘密，不但你方先生不可以知晓，更不能给邵太太透漏风声——方先生你千万别说出去，更不能说这是我说的——前不久，我们老板带了叶小姐一同去欧洲考察——只带她一位，连秘书都免了……享受二人世界！”

其实，方明调动工作，原定在元旦前夕，才离职回家。戴小姐手机的连续传达讯息，令他改变日程。实际上他的工作交接早也已经基本做完，只等候划定的时间，按程序办理。闲着无事。戴小姐的刺激，他便大胆提出要求，领导批准先他提早回家做些日后工作的铺垫，反正，全国铁道是同一系统。

——他悄然微服还乡。

看来，方明花了功夫盯梢叶紫的行踪。他穿一身运动服，脑壳上盖着压得低低的遮阳鸭舌帽。把上衣领子竖得高高，几乎把两边耳朵给掩盖了。蒙着墨镜。

合着我倒霉——他尾随叶紫到翠玉瑚。她却毫无警觉，完全不曾想象到丈夫已经回到G城。她放松地享用她的最后的舒心日子。心里事实上也在盘算，往后就不再随便出门。做好教学工作，带好秀秀，争取正教授职称——吃饭时间，叶紫就是这样向我描述她自己的新境界，新情怀，新目标的。拿下正教授，将来能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只是，她一点也没提及方明就要调回G城上班的事。——方明突然撞进我们吃饭的小包间。

那时节，却正好我是站立在端坐沙发的叶紫的身后，为她按捏头部、颈部头部经络穴位。百会、风池、肩井、大椎……时而张开手掌像螃蟹开钳似地，沿她两只臂膀往下捋推……按捏温溜、列缺、太渊、合谷……自己渐渐陷入沉思，我眼神胶凝窗外，湖中波光潋滟，撩人遐想……人背着门……

——凡是与官场或者诉讼有关的场合，我都依赖老冤家庞越的情资。他向来就是个满场飞、百事通。尤其是，这一年来吧，他说他翻了身。九曲十八弯，蜀道虽难也终于攀上了高层关系，那要比副省长、比陈书记高得更高的高高层——令你不敢想象，说是已经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层次了。他生意开始真正红火了起来，要争夺它个把工程项目，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他人呢，也逐步成为市面上人们想方设法，争取多听他几句的新权威。来到病床边骂我的，就包括这位当年将叶紫介绍给我的好朋友。他骂得比谁都凶。这时候，我不能，也不想和他争论。我默默聆听他的训斥。我更需要安静听取他打探来的故事、新闻。

方明被扣留。庞越到警局拘留所看望了他。早在叶紫方明的结婚礼上，庞越就露过脸，和方明相识。两个老熟人，谈起话来算是没障碍。面对与妻子有类亲情的谊表哥，方明把话也都说得分明。说他几个月前，就收到一个陌生的手机来电，对他的工作和生活，表示殷切关怀，希望他对家庭也多加照顾，特别是女儿还小，需要更多的父爱。……下来的日子，那手机来电，就透露了许多叶紫和邵老板的所谓亲密交往情节，让他尖起屁股，再也坐不住……

“你还别把这个人家管他叫窝囊废的老哥给看扁了”，庞越显出一副世事洞明，恍然大悟的神情，“一提到他老婆和……邵老板……目露凶光，眼珠子红了青，青了红的。没见

过他这么可怕！呼！~~爱-情-的-力-量~~！叫你开眼界了吧”。

庞越说，我劝他别胡乱责怪自己老婆。她还不是在做正经事！搞点翻译，好歹增加收入。……那别人嘴里胡说白道的，你也信？好好一个家庭要维护好咯。你看，秀秀婷婷玉立，长多可爱！都快上中学了吧？

庞越一面说他的故事，笑话方明，一面不放过我，说我坏了他的名声。说我把叶紫搞成个神魂颠倒，丧失了原有的纯洁和稳重。

“事情发生后，她什么情况？”我急着想知道点叶紫会是个什么状态。

“我这回真的跌破眼镜了。你想不到的，她显得很安静。她没哭，也没闹。你说，对一个弱女子吧，这事件还不够大吗。她竟然像是若无其事。照常上课。校方好像没有太过为难她。据说，她到邵老板那边上班，还是经过校长比准的——检查了她好几次，对她的教学工作，没有产生影响。倒是警方通讯了好几回。”

“我怕她会崩溃！”

“开始我也就担这个怕。嘿，她倒是显得很坚强。”

“你这是错觉吧！唉，多久以来，我本就已经和她没啥来往了的…那天，真不该去！”

庞越狠狠瞪我一眼。再唱这些女人腔歌仔还有意义吗。也好，你挨这一链子，算是赎罪吧。实际上，这一链子你是替邵宇声挨的——这时候，他正是一身蚂蚁。

“他邵老板能会有事吗？我也听人在说，张云台影响了他——张云台被扣又说是牵涉龙都夜总会枪战。——复杂呀。老庞，他们的事咱管不了，你还是多关心叶紫吧，她毕竟是你妹子——我看他那个家肯定会散……”

“我看也是。叶紫的沉默，看得出那是绝望的沉默；爆炸前的宁静。那方明，少不了要蹲上几年……。你说他这傻冒就那么个猪脑袋，竟然在口供中，扯出邵宇声。还振振有词说，他掌握确凿证据，姓邵的搞他老婆。他真正的目标是要找这个人算账……这不是自己找抽吗他——邵宇声还能不反击你？这种芝麻绿豆，他一个甩手，不把你甩出千里之外了。你方明对于他，顶多不过就是只柴瘦蚂蝗。他要专心对付的，是大案！……市面上在窃窃私语，张云台他们，还可能牵涉墨绿山庄烧杀案……事情连番炸开，真叫人心惊肉跳！”

警方取了我的口供。我似乎不至于卷入太深。利好之处，是方明没有针对我。他的初期供状里，表示当时没看清楚，误以为那包厢中抱着他老婆的就是那个邵某人。

……出院前，来的还是庞越。他说他换了新车。这回是奔驰。要用新车送我还家。他在医院柜台上给我结好账。路上就开始了对我的新一轮训导。

“听我的，你还是跳出来，跟着我干。我们一起发财。这够义气了吧。——我这回是玩真的，而且要玩大的咯！”

我沉默着。不做回应。他就大不满地，手把着驾驶盘，而不断扳过头颅，斜着眼在测量我，一脸不耐烦，带着气愤。

“庞老板，让我回家睡觉。睡——觉。”

“你-无-可-救-药。”

“你清楚，我呀，下地狱，有路；上天堂，没门。不-费-你-心啦。”

“我帮你换跑道。换跑道，听见不，你必须换-跑-道！”

——你个庞越。当年你仰望我肖韬。几乎是言听计从。我确实也给你引见过好些厅局级官员，为你架桥铺路。这回，你上去了，你要改当我的救世主。咳，谢谢了。我不会跟着你

走。我不会是你的同路人。

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倒也应该说，是黑的就会去奔墨。这些年，老跟你庞越走到一块，说明我自己本来就不正型，党性不纯，就黑。……肖韬哟，你走到今天这地步，夫复何言。你就是这么一个人，一面犯错，一面检讨；一面失足，一面自责；一面犯罪，一面忏悔。你的左心房屯着神圣、崇高；右心室满灌着卑鄙、颓废。你不断立志要成为人中骄子，却一再失足欲望陷阱。上帝躺在你枕边，魔鬼蹲在你衣袋。天旋地转，你那日子过得就像泥河在流。Quo Vadis! ~ ~ !

“我说，我是非要强行把你拽走！你到底还在想一些什么？”

“你拽不动我庞越。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但是我确定不会是一个背叛自己的人。你听着很怪吗？我想，这就是我的底线。”

“你——一条道走到黑——就是！”

“让我祝福你。你马上就会是邵老板那样的时代新贵。”

“你还别说。像邵老板那样的人，得——天——下——者——得——时——代——这也是我的新创。江总不是号召‘与时俱进’吗！温总大力鼓吹普世价值……。我真看不出，你老人家怎么会有固执保守的任何理由——你是在力保什么既得利益吗，我可敬的吉——河——德——先——生！”

回到家里，庞越搜索我橱柜中的存酒。他肯定感到泄气，因为柜子里没两瓶酒了，是让我喝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大醉，只是常喝点闷酒。而我一直没有再去添购。老庞将剩下的残酒取来打开，强说要为我庆贺我的新生。我说，酒你就喝吧，别老跟我过不去。

……一轮闷酒喝过，庞越逐渐又兴奋起来。话题还是回到

邵老板去。他扬声高论，邵宇声在他〈金河大厦〉塔楼的〈密西西比〉咖啡厅的后堂，间出一个贵宾室，要来和商界同道交流聚会，经常高朋满座。“我说肖韬——别怪我说得粗鲁——你就换一换你那张梦遊般的脸孔，抛开你对邵老板的前嫌与嫉妒，**到我们这边来吧**。我带着你去和他们交往。你会有大收获。一个新的世界会在你面前展现。”

“我领教过这位邵老板。在我参加过的他的一次酒会上，那人对着他邀请来的客人们，大谈所谓共产党搞**政教合一**，没有**制衡**。我差点没站起来跟他叫板……这人可恶！亏他也还是个党官。说他们集团是超大型国有企业。他是红色资本家，年青时当过劳动模范——就这谱？”

“那是你僵化。你阅的老皇历……国家宪法保证言论自由。他有论政的权利呀。前不久，老邵请来了北京的几位理论家。人家分析当今世界大趋势，多么精确。我听了，真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是妙法莲华经吧？你不是潜心学佛的么。”

“学佛是晚上的事。学政治经济学，那可是白天的正经活呀！你听着，这是可以从老皇曆中将你拯救出来的科学。咱国家现阶段，就以这个新理念挂帅。简而言之，经济伦理要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伦理要三否：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当然，我们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旧式社会主义。这里，否定社会主义的真义是否定旧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景，我们前进的方向，是和新自由主义相呼应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创造，独领风骚！”

你和那位邵老板，走的那么密。你不怕他的活动，给你带来影响？

嘿。出来创业，那能畏首畏尾。我们正处原始积累时代。沾点泥污血渍，无伤大雅嘛！

……话正说得高兴，出人意表，庞越忽地夺门外跑，十万火急。——我估计这个人是沽酒去了。楼下小区“小超市”，有酒有肉、鸡腿香肠，一应俱全。

这个庞越啊，越来越长气焰，越来越嚣张。早年的那个低姿态，毕恭毕敬，抛到九霄云外。这时候，不时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威势——叫人受不了！

而-我-能-摆-脱-这-个-人-么？

.....

“嘘！我买了冷冻烤鸡——手撕鸡下酒。来，为肖韬同志康复，为我们的火凤凰，再干一杯！”

我实在不能再喝了，我脑门创口刺痛。

“说什么呢。我问过你医生。他说你就像一条犀牛……来，也为我们祖国干杯！为我们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干杯！”

.....

时间——

若干年之后

第十二章

早晨。大地蒙着轻纱似的薄雾。太阳慢慢醒转，它打着哈欠，在薄雾中播撒缕缕金光。整个天幕，像有亿万精灵在翻飞舞蹈。可是，灰蓝色的山脉，还躺在长长的地平线，沉默不语，睡得挺香……

从建在山脊上的小亭极目远眺，薄雾里，乳白色的小河，蜿蜒西去，像是个轻拂衣袖的白衣天使，问候了这边厢的苗寨，又匆匆赶往下游的布衣族村庄巡视。

早上的清新，和夕阳时分的宁谧，就是多冗长的日子，也不教人厌倦。空廓天宇，幻变烟云，给你插上无边幻想的翅膀，让你在无垠蓝天翱翔。

从上古到未来；从今天到逝往。

是自由。是解放。

在没有人类的地方，眺望人类；在遥远的地方，系念人类，是一种无法言宣的美。

……………

“爸爸，爸爸！”巧妞从山边小径的矮树丛中窜了出来，手

上捧着一篮子馒头。“巧巧给爸爸带吃的，给！”——她可比妈妈跑的快。好一阵子，才看到浓浓的，气喘吁吁来到小亭子。“这么早，就来看风景啦！——快吃早饭吧。”

他两母女从山底下蜿蜒上山，差不多要走一里的路。小巧妞额头大粒汗珠冒出来。抱起她，给他抹干脸庞。她趁机大口大口向我脸上吹气。“爸爸，你热吗？”。我不热呀，我又没有走路！来，姐姐跟爸爸一起吃早饭！

……小亭子离我住的茅屋大约三百米。茅屋建在半山腰，原因是那有水源。风景亭建在它拱背的那几百米高的小山梁。山梁从南北走向的母体大山中，横西伸展，像个长长的鼻子，又像条粗壮的大腿。

茅屋竖立在半山腰，单边面向浓浓的家所在的一片山庄田野，但是，360度的风景却让小山梁给挡断。为此，只能在比茅屋位置更高之处，搭个小亭子，一则可以纳凉，一则可以看到山的另一边天地，眺望无尽远景。

三年前，那时候，小巧妞（她幼儿园用的名字是路巧——随妈妈姓路）刚满两岁，我和她妈妈路浓浓的注册结婚。我们成为夫妻。

我将自己在市里的房产变卖，套成现金。早先买来三十二万，卖出一百二十六万。当年首付百分三十，供了六七年。——这些年，房地产兴旺，无形中把我这个穷蛋拱成个小资产阶级。算是天降馅饼吧。少了这点家当，我还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如今把售得的现金，保留一百万元，在工商银行存了定期。到浓浓的农家农地侧畔的山腰处，申请建设用地五百平米，盖了间半砖墙的茅屋。置办些必要家具厨具，花掉七八万块。还用去整五万元的设备和工费，把电给接通。不仅是照明、小冰箱需要，更不能缺席的是计算机——这似乎是与世界的唯一的，被选择的通

道吧……

至少，我得维持半文明的生活呀。

人，其实是回不去的。他回不去昨天，也回不去古远……

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给他造就了另一个世界。他无限扩大了的世界，而又是他日益孤独的世界。他面对人世间的日益强化的**孤独**。

一个新形态的个人主义时代来临……

计算机，网络，就是人的新个人主义温床。

如果你服膺辩证法，你就应当看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阴阳关系，理解到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内在联系，承认个人主义对历史发展的积极贡献。当然不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必须是自由创造，贡献集体的个人主义。李耳是伟大的个人主义者；伏尔泰、马克思都是……犬儒式地否定个人主义的积极因素，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灾难性失误。**片面就是失陷**……

嘿，我，成了个人主义的囚徒了么！我在为我自己辩护！……愿多多的人，将自己造就成强大的造福人类的个人主义者。

世界在虚化。人在虚化。人与人的关系在虚化。

人们说，机器人不可能统治人。人是永远的主人，是世界永恒的主宰。

看着吧，机器人首先统治人世界的**关系**……

人-在-推-翻-人-自-己。人能自己阻止，人的推翻人自己么？……

——开始时，浓浓的家里并不高兴。因为，我不跟她一同住在坐落庄稼地一角的她家老宅。家里本来就有浓浓自己的房间——这分开住，像什么话嘛。

老人毕竟是容易说话的人。其实，浓浓最没意见。我的生

活蓝图因此终于构画成功了。就这样，我们夫妻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间隔凡1500米。我们两人心有灵犀——逢着要亲密，她就会到我茅屋来过夜——就像当年，我们在交朋友、亲密朋友——我们是性伴侣。

我们彼此一致认为，这是维持良好夫妻关系（我说，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夫妻）以及维护和谐感情的最佳安排。在我，这似乎是浪漫的作派、有意识的所谓“现代”、“超前”作派。浓浓的不会去费这种脑筋，她听着听着，浅浅笑笑，椭圆脸上，一片红扑扑——她那不含意见的微笑，我就当作是她和我心灵相通……

事实也证明，我们两口子，极少争吵，甚至可以说，没有过争吵。说好的，谁-也-别-管-谁；谁-也-别-想-去-主-宰-谁。一方面安排好各自的生活；一方面，尽量关照对方的需要，给对方最大的关爱。努力形成独立互补的格局——这在我，其实是在偷偷仿效萨特和波伏娃。他们就是相爱同居，拒绝婚姻，乃至不干涉对方与他者的性交往。他们相爱到死亡诀别。他们的超前，确定可谓未来主义的先行者。但是，我不愿意给我妻子谈那么些异国的，遥远的事物，特别是不能给她谈那些性宽容的情节。这不适合中国，更不适合她……

结果，浓浓的说，她喜欢这个分、合安排，这-倒-很-好-玩-呢！

浓浓父母，逐渐接受一个行为怪异的女婿。经过接触，大概心里逐渐敞亮，看这人不像是个坏人。女儿身世都已这样不幸，将就吧。这女婿对老人可也够尊敬。还未和浓浓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便常常来到乡下，嘘寒问暖，掏钱支助女儿和小孙女——浓浓却总说这人和她没有关系，不过就是一位认识的城里人——从那时老俩口就渴望着这个年纪看来也已经不小的年青

人，可以成为自家女婿，好教女儿有个牢靠寄托。

后来女儿带着他回家来谈婚嫁，老两口已经笑不拢嘴。

我不仅讲自己要求的另建分屋的单边条件，也大大方方掏出五万块钱，说明支持老头养猪、养鸡鸭，把经济整顿整顿。

秾秾这孩子修到啦。老两口开始把女婿当成天降福星。

说这两老，着实命舛。秾秾本来有个哥哥。刚改革开放，跟了几个青壮，要到城里寻活干。先是干背篋，又在商场前旷地给来往人等擦鞋。后来让一个小工匠招募入伍，跟了他揽些个家庭修整类的零碎话。挣扎一年多，口袋里也积攒了好几千块钱，于是学着人家，买了辆二手破旧小摩托，拉起“摩的”。他那个勤快，真少有人能和他比。没太阳没月亮，不顾休息。心里只想赶紧凑足娶媳妇所需的花销……可这人，不曾有过驾驶训练，也没搞懂交通条例和守则，手上没有驾照，脑袋没有交通安全，莽牛破车，街上乱窜，路上拼命……更加上道路上那来去车辆，也多是无法无天——青年农民，终于因车祸丧失了生命。

哥哥走了。秾秾后来为了帮补家计，投奔城市。

……马兰的死，马兰的整个命运，让她想了许多。秾秾决心回乡下过。更主要还是为了小女儿。带在城里，没法兼顾；放在家里，两老辛苦，并且养育小孩的方式，又和年轻人观念不同。索性，一家子抱在一块，苦日子苦过。

我答应过要帮秾秾。我做到了。或者这是我唯一的善良吧——我发誓，我绝不是心里潜存着什么目的。我真没有预谋，也绝没其他想法。是她，是这个女人的纯朴、安分，从不责求，更不乞要。待人真心实意。她令我感动，使我敬重——世界上真有这种人呐！

曾经在我脑海翻过这样的风浪：地球上要有五十亿个秾秾，共产主义就能在人的世界中实现。

人类有的但像我的这种德性，那连社会主义也是没得翘望的。

作为人所处的道德境界，秣秣她比我高得多了。



肖韬：我在三藩市很烦闷。想着你。想着祖国。哼，你欺骗了我。你也背叛了你自己。不久前，我才听到你结婚的过了时的讯息。一个信誓旦旦的不婚主义者，结婚了！你当日拒绝我，连一个**不婚情人**的位置也不让我拥有——真没想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你，甚至可以说是我去国的原因之一。你或许是我生命中无法破解的一个谜语。哈嚏，不说你了。但我要祝福你，祝福你找到了归宿。至于我嘛，我没有归宿——因为我没有**归属**。飘零将是我永恒的命运。泊寄在一个不动的港口，僵挂在一柱无情的拴船墩，只有窒息和腐烂。我不能驻足，只醉心流动。我不相信不朽，但追求热烈燃烧。但我也不能想象，飘落在一个远离人世的山头，是否是一种胜利回归；我不能体会，躲进帕拉图的洞穴，能否幸运地成为其中那被解放的囚徒，走出洞穴去寻找太阳和它的光明。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离骚了你，还是靖节了你哟！

虽然我发挥我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或者说，强力理性，将对你的情感毅然切除，然而，我会保持对你的系念，保持和你的联系。你清楚，改革开放造就了我这么一个小富婆。我衣食无忧，没有匮乏之虞——我是首先富裕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民——你清楚，我那是因缘际会，误闯误打得来的投资收益。我没有投机倒把、没有贪赃枉法，没有盗窃国家财产……我是合法的富婆，

我富而无罪。我没有原罪。没有满身血污。可是，又恰恰是因为富裕，造成我的失落。我吊儿郎当，无所事事。我老觉得世界无聊、人类乏味。在这个世界里，没什么可以做的。没有方向，no enthusiasm！no perspectives！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个可悲的人那。

你曾经是我的同志。我们都是非婚主义者。我们追求爱情，但拒绝婚姻。哈哈。40出啦。我还能有那份浪漫么。没有了浪漫，人还能生存吗。还有理由生存吗？

我的弟弟，我的心灵越来越丧失动力。我外表的逞强和高调，只不过是心灵虚怯的逆向表演。存在主义者们提醒我们，人，莫名其妙地掉落人间，无能为力地挣扎一生，然后无影无踪地消失幽冥。这不是一个玩笑是什么？给你一个皇帝、给你一个总理，给你一个明星…给你一个名字，给你一个墓志铭……那是什么东西呢！历史？历史是一坨坨垃圾。雪莱用他诗人的心胸说：“历史是一首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如果你信赖雪莱，那么，你记住“回旋”这个规律。雪莱脑子里的大约是浪漫的“盘桓”，而我看到的是“返复”。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从来不能从历史中取得任何教训”。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要说，所有的历史都还没有写出来——所有写出来的都不是历史；你只有事件的碎片，加上谎言的碎片。你看到的是历史的霉变……你可以捡破烂那样，在历史的废墟拾起些朽木破瓦。——历史是权力者的谎言；是被剥夺者的遁词；是历史家编撰的小说；是诗人梦境的瓦砾……好吧，给你个永垂不朽，那就是把你这一根活生生的棍子，竖立在垃圾坨上。你就在这垃圾坨上，神气活现地伸长脖子，像一头胀红顶冠的公鸡，睥睨天下吧！

我的好弟弟，我猛力地、复仇般地撕碎意义，却又无法立起

虚无的天碑。只得嗒然坐地唱诺，既然意义没有意义，那么虚无当然也没有意义。我学老子我学庄子我学佛……依然上不了岸。多麼可悲呀兄弟。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唯一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那么，我们能追求什么呢？我为什么写小说呢？我是在对着镜子傻笑吗！我发誓，我再也不写小说了——人们说，小说是艺术。而我却认定它也是一种美丽的欺骗。即使不算欺骗，也脱不了是喋喋催眠、喃喃梦呓。世界上，每年要生产出多少万部小说呀。但是就是再给一千万部小说，也没能将我们这个可爱的人类“美学”好。它唯一的功能，恐怕就是大大地增多了、丰富了人们的话语——婆婆妈妈的话语；生也不快乐、死又不情愿的絮叨；来路不明、去路不清的惶恐。我欣赏巴勃罗·毕加索的名言：“艺术是揭示真理的谎言”。这岂不是说，我们在用谎言来揭示真理么！毕加索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通个艺术谎言体会真理。啊，艺术！……你去看看那些宗教集会吧。成千上万、五十万一百万，人头攒动、排山倒海。看看佛光山吧，看看梵蒂冈吧，看看麦加吧，看看那气势……再瞧瞧你手上那支秃笔——你就留着它来清扫掉落桌子上的面包屑吧。

你写出了什么来着？你感动了那几个人啦！你沾沾自喜，自以为自己就在充着当人类灵魂工程师？噢，你还是先行修理修理你自家的小灵魂好呐。

我十分怀疑，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曾经将人类戏剧得更高贵了吗，**小说得更美丽了吗？**

人们总爱说，人生短暂，艺术永恒。兴许包含点道理吧。人，将他的一生，幻化为艺术。艺术又长久地养育人。这是一条简单而美丽的逻辑。可是，让你感到无限痛楚的是，你将看到，这逻辑竟然像是一条翻滚不息的大蟒蛇，吐着毒信！

人间依旧乌烟瘴气，污秽不堪。

有人给我算命。说我的理性能量过于强大。其结果就患上一种难于救治的病症——无法皈依宗教。其实我是作过努力的，谦卑地迈步宗教之路。但是，那一个早晨，忽然我平地跃起，敲响自己的脑壳说：宗教信仰不多不少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挣扎；所有教义都不过是缓解恐惧的迷香和安慰剂。

如果人们能够听取鲁迅的劝告：**快快乐乐的去死**，那么，宗教就只是一首诗。

有人给我推荐，坐禅、闭关，可以进入到安宁、美丽、和谐、光辉的极乐世界。——不管那是否只不过是幻觉——或许我会试试——我愿意尝试呀！

但是，那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所谓坐禅入寂，不也就是刹那、瞬间……。

人生，就是一闪啊！——那是上帝的嬉戏——他放烟花……

哈哈。肖韬，我问你，这个上帝，是只有一个**他自己**呢，还是他身边有一帮**上帝们**。你能捕捉我的幻象吗。因为，一个单个人，是不会有快乐的。必须要有一帮**同类**环绕。快乐一定是一种反射、共振，是群体效应。噢，那天庭上，肯定又有一批摆弄地面蝼蚁的寻乐者们！

渐渐地，我开始什么都不信了。我只看到混沌、旋转。

然而，又说**信仰**就是人。没有信仰就是生存的消亡。人就是观念。人，生存在观念的天穹下。海德格说语言是**存在的房子**。人就是语言。可是你看，语言总是颠三倒四的。可见，人是颠三倒四的。唉，唉。

然而，死亡正是生命所最强烈抗拒的魔怪。因此，生命无论如何会**制造信仰、制造观念**——用信仰、观念来捍卫其存在，扩张其存在……

生命是一闪——死亡是永恒的存在。

肖韬，我喜欢你，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觉得，你与我气质相若。我们都有一副叛逆的性格。你知道的，这些年，我交往的男子有多少。多少的英俊潇洒在我面前晃动，多少的高富帅我视如蔽屣。我常常自问，自己到底要的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断命令我的高傲从高天下凡。然而，傲慢却一直对我刀剑相向，不肯妥协。

哦。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并且要向你道歉。我曾经试探过你哥哥。直白说吧，我曾经尝试过用我的美色勾引他。我想，你这个风流才子，早看出端倪。我猜你当时一定在怀疑我和肖湘“好”上了。其实，我们之间的好，归根到底是纯净的。我们经常约会，我们热烈讨论、争论。——其中，少不了有对你的关心和焦虑。我们研究如何挽救你这个精神病号。——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替我祝贺他高升，祝贺他调任Q市市长。我身在国外，直接通讯，对他影响不好。——肖湘确实是个正人君子。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党员。他值得那个高贵的称号。我也十分尊敬你的那位嫂子。她是一位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人。如果他们都能鞠躬尽瘁、永葆芬芳，那该有多美呀！

真的，我说，人世间没有比这更美的美了。

……韬，我虽然曾经那么热烈地追求过你，但有一个情况，我预想过它是必然要出现的，那就是，即使我们真的成为了生活伴侣，那也将只会是时光长河中的瞬间谐音——我们不免终将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分道扬镳！

我从来不相信情感是永恒的！我只相信，情感是过程、情感是运动。——这其实也符合你的想法。对吗？

对了，我还想听听你的那位叶紫小姐，她可好？

月-日。三藩市



刘心：太高兴收到你的讯息。我还是一直没法逃出你的视线。或许，这就是我的最大的荣幸吧。

我结婚了。你说这是背叛。我能否认吗！我背叛了自己。背叛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寻找借口的。要辩说他是如何如何应该叛变，或者说他如何如何由于不得已而非要叛变，又更会说如何如何忽然撞见光明而幡然觉悟——世界上最丑恶的就是叛变者的嘴脸……在你的面前，我只能无言竖立，无法狡辩。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力场一直比我的强大。你对于我是高耸云天、闪烁银光的梅里雪山。高山仰止。保持距离的仰望，美。就在这一点上，我要叫你一声姐。你名副其实，是我姐。

我要感谢你对我哥的赞赏。他永远是我心灵中的好哥哥。他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你说了，我和你，有些气质相若、性格相近。这样的人，是不宜走到一块的。史伯对桓公曰：“同则不继”；更说“以同裨同，乃尽弃矣”。要在一起的人，都应该是性格相左的人们，彼此才能擦出火花。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发展，动源在于个“反”字呢。一笑！

刘心，我们两个，都可以说是寻觅者。或者说是迷失者（俗话说：“无头苍蝇”那种）。你说了许多关于历史的话，我能理解你。我感到了鲁迅式的愤怒。你挥洒鲁迅笔法。但值得提醒你，不要掉进历史虚无主义陷阱。我们时时可以琢磨一下席勒的名

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文艺是可以表达愤慨的。他甚至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对不起，我们的大作家，其实我一向都认定文学是形而上学或者充满形而上学性格）。这有别于社会学理性、政治理性。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不管那历史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对立面。无能成为历史头面人物，但也绝不能成为历史反面人物——具体点说，就是不能背叛人民。你同意这个底线吗？

刘心，我要坦诚自白：我有着人的所有缺陷。我就是个完备的圆滚滚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如此认识自身，不愿意如此检验自己，那么，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认识我们的外在世界的。我们只能在内省中审视世界；在充分认识自身矛盾中，审视世界矛盾。这是我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你会感到纳罕，而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最终会沿着那么奇特的岔路口走去……

说我是在失望中出逃，或者说我是在期望中寻觅，都可能是差不离的吧。

我心怀非常天真和幼稚的思绪：我仰望宁静和清醒。

我要从自己的粪坑爬上来，让山泉冲刷；从布满浮躁喧嚣，烈焰滔天、刀光剑影、雾瘴蔽日的疆原突围……

比丘尼释志西诗云：千峰顶上一茅屋 / 老僧半间云半间 / 昨夜云随风雨去 / 到头还似老僧闲。

明知道世间一切，皆不究竟，但我仍然坚决追寻安闲。力求洗刷铅华虚假，放逐滥情横欲。我要学习“老僧”的闲。——我在起舞矛盾：入世的出世。

——在农村中的这些日子，我除了读书、冥想以外，就是学习劳动。我帮着老岳父养猪，帮他准备猪食，给猪冲澡，淘猪肥浇菜……我种长豆、窝苕、西红柿、辣椒、菠菜、金瓜、萝

卜。……种植是非常美妙的工作。我蹲在菜苗面前，悉心阅读它们每一天的细微生长，你会获得无上的喜悦。我还帮着养鸡养鸭。有一件事，很让乡里的农民兄弟称怪——但是他们还是热心地帮着我推行我的计划——我根据网上资料，设计苍蝇养殖。我们一起把密封大棚屋盖好，里边添置蝇笼，到河边挖取种蝇——我和他们开始共同琢磨饲养苍蝇，叫苍蝇下卵出蛆。拿肥美的高蛋白蝇蛆喂养鸡鸭。如果我们成功——嘿，我们是非要成功不可的——那会带来很好的效益，改善老农们的经济。

跟着我干这傻事的是几个老头。你知道，乡里的年青人，都往城市跑了。老赵头、老张头和老潘头，都是我丈人老路头的近邻伙伴，经常聚在一起喝茶抽烟。我把他们带到山上我家，一同观看网上养蝇收蛆的片子和各种资料，搞得他们心痒痒的，对这玩意兴头十足、期望殷殷。

我因此在农村交上一帮朋友。他们反过来教导我养猪种菜。……闲着也打打麻将。老岳母宰了鸡，烹了鸭，烧了鱼，老丈人最出美的就是他那瓶二锅头……这日子，过得挺欢快，有滋有味——先前，我曾热心打算，步入老年时光，就转到乡下营造田园生活。——这不就真的提前实现了吗！

生-命-真-好！——生-活-真-美！

刘心，我一边在享受我眼下这种优雅安逸的生活，而一边又隐然感觉着某种危机的逼临……一切，能持久不变吗！哈，你看，我又是多么幼稚。世界怎么存在**不变**呢。只有变而没有不变——我忘了辩证法了。可是，可以让我的这个生活，长久一点么！？可以么！可以么！

我-寻-找-老-子。

……老子是可以寻找的么？老子是可以找得到的么？你找不到。我也找不到。

刘心，在我消沉的时日子里，你和肖湘一直想扶持我，要将我拉出心灵困境。你感到失望和沮丧，面对一个不愿自救的人。那时候，我真没话说，也真不想说，因为我恨自己，我对自己太过失望了。现在，我想我可以跟你说说话了。我在想，我可以在否定性总纲的基础上，修整自己，试着给自己寻求出口。你或许还能多少记忆起我父亲。或许你多少还能记忆起当年我父亲是如何严厉地教育我和肖湘。他在为教育好下一代的红色接班人而呕心沥血。可他万万想不到，尸骨未寒，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了泡影——我愿意在此祷告，老人家或许还能够在肖湘身上，获得一点酬答和慰安……。你曾经走上了邪路，你得自我救赎。你曾经高声高调宣扬真理，而你并不服膺和遵行你宣扬的真理。你反其道而行之。你玩弄权术：专搞“我说、你做”。你算定了，别人都是你的牺牲对象，都是你可加愚弄的棋子——以此达到把玩真理、谋求私欲的可耻目的。抢完了人民，你还要人们为你堆高你的名誉之塔。你这是哪门子“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你其实是一个所谓整个历史塑造成的结果——你身上充满了奴隶主的凶残、燃烧着封建主义毒焰、窜流着资本主义黑血。你裹上一片红皮，掩着面孔，扶摇直上……。你的个人变质，将使整个事业走向全面崩解。将悲壮历史变成为悲剧，再将这悲剧变为滑稽剧……。更何况是大面积的背叛……。我必须给自己敲响警钟。我必须及时觉醒。你千万不可成为害人虫！

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因为我已经脱开了我身上的重重虚饰的外衣，赤裸裸我只是一个毫无色彩的农民，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夫。至少我可以说我与**城市型**的利益决绝，与城市型的矛盾斗争断缘。没有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抢夺；没有名声的蝇逐——丢弃城市型的斗争剧目，在农村寻求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我还给我自己，思维和说话的自由——我并不相信它，而又

要追求它的自由——或者说，我尝试制作我自己的自由；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自由。

我想无论如何你**不会**像那些猛拍自家胸膛，指斥他人不是的那些高人、伟人那样，讥消我背离柯察金式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流落为不堪的庸夫俗子……

我是一个犯错的人。这条历史是无法抹煞的。我的贪渎，成为我历史的章节。刘心，这个人一直在**增减**中前行。他既是这个人，也不是这个人。我既是这个我，也不是这个我。我同意你对情感的定义。我要说，**人是过程；人是运动**——这与你的理念，相互呼应，异曲同工呢。中国的古老智慧说：盖棺论定。嘿，事实上，盖了棺还是有不可或断的论说——永远没有**定论**。翻来覆去、无有休止。究其实，所谓的文化，也便是个**如此这般样**。人类在这样的湖海中徜徉、游弋，翻滚。

人在这其中欢呼，也在其中叹息。人在其中幻灭，也在其中满足。

这就是人的一切了。再多的追寻，便也只是脚本新添、老戏翻演，不断重复。

你远涉重洋，到美西去寻觅。我赤脚穷乡，在林木中游走。一个铜板两面开。刘心，我想我们会很快就跌出社会舞台、历史舞台。我听到了大自然的音声，大自然是不关心**生物个体**的。大自然心上，大约只有生物群体的命运。它爱森林，不恋树木。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应当是忠诚地扮演好一滴水，融进大海，与蓝涛共沉浮，波浪壮阔——或者说你卑屈；或者说你壮丽。

说大自然这个上帝，只爱护**人类**，他并不想知晓谁是个阿张，谁是个Johnny。这是说，那是大自然这时节的心情。到哪天，他改了嗜好，觉得人类那整体也没什么意思，便起了遗弃之心。况且那人类又很能**自作孽**，还是由他去吧！别再费心咯，他

们是会自我毁灭的——因为，这正是他们的独门功夫！

那又是宇宙故事的另一组章节。

刘心，你肯定听出来我在不断地说着些车轱辘话。你也肯定读出了我的矛盾纠葛；时而豪迈，时而颓唐；时而光明，时而幻灭。我跳不出人类文明呀！你说，人类不也就是一如我这样的车轱辘，这样的混球么！

你从九万里外的外太空中观察那人类，看到就是粪缸中的汹涌屎虫，在拼死抢粪。

你在楼阁的一角怡然流盼，那人类栽种了满园曼妙鲜花，清香扑鼻，醉倒众生。

再谈吧。祝愿你早日邂逅你的白马王子，共同挥鞭，驰骋无垠草漠。

(月-日) (中国农庄)



市警总局派来的一位警员，找到了我。他碰上面就开始埋怨，你怎么躲在这么个鬼地方。让我们打听了好些天，才把你挖出来。

他把警方的一纸传票交给我。通知你年-月-日亲到总局，直接面见局长。

累累一家，惊愕中未免担忧。我能有什么事呀。这些年，安分守己，与人无怨。难道，几年前的那些事件，倒牵扯到自家身上来了？

……局长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粉红色的笔记本电脑。“肖韬同志，请你来，是要你帮一个忙。市里最近发生一宗自杀案。”说着，他递给我一大沓子报章，掰开一份，指着报角：“叶紫-

师范大学副教授。据说是你很熟悉的朋友——你没听消息吗？哦，也难怪，你住在偏远农村——好像还是神仙般住在山顶上是吧！”

这是她留下的电脑。电脑方方正正放在她卧室书桌上。它上面粘着一封信。没封上。写着交肖韬先生。还有：xx区法院字样——她不晓得你的新状况吗？

我脑袋像是又一次被铁链条击打，一阵子撕裂、晕眩……

……但我朦胧听讲见了局长的声音：……喏，这是她留给你的信。

肖韬：你送给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现在把它还给你。内存我已经全部处理过。保留了一些资料，于你或者仍有念想价值。电脑是老了些，没有将它毁弃，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现在由你自个保存吧（假如你认为必要）。其余的一切，我都埋葬了——物理的埋葬和心灵的埋葬。谢谢你。叶紫。

局长说，肖韬同志，我们就是想依靠你——你肯定晓得打开这部电脑的密码。我们认定，它会有协助我们更全面掌握自杀案的资料和信息……肖同志，你是位老资历的法官，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案子，你会提供很大助力是吧，何况，这位叫叶紫的教授，是你熟朋友。

……局长，我…我心上麻木……我想不起什么……

没事没事。慢慢。肖同志，这样，我让同事带你上我们招待所，稍作休息——你要不嫌弃，今夜就在我们这住上一宿……可以吗？晚餐，我请客——我是说，我本人买单，我还请得起，便饭嘛。我说这个，你可别见怪……你也明白，现在讲清廉，讲纪律。我们不搞公款吃喝……我们就上〈小鱼儿〉海鲜馆。吃鱼，

吃鱼健康!

我谢绝了唐局长。说我还是住到家去——我老姐那，也该顺便看看八十高龄的老母亲。

唐局长没同意我把电脑带走。按程序办吧，你记忆起密码，便到警局档案处，警方人员见证，打开电脑——完成检阅。在适当情况下，电脑警方将予放行。既然所有者申明，交还予你，理所当然，你将有权保有。

我仔细收好叶紫的遗墨，辞别。征得局长同意，要下那一沓旧报章。



市里整整折腾了五天，拖着极度疲惫的身心，回到秣秣家。

她说，你瘦了一圈，也老了十年嘞。巧巧也忙着嘟嘴，我认不出爸爸了……

秣秣认识叶紫。早年唱卡拉OK常见面。她听说是叶紫，自杀，胀红了脸，扑倒我肩膀，竟然哭了起来……

安慰秣秣，并且要求她这些天，就别上我茅屋来，让我静一静。

——打开的电脑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有助于警方侦案的东西。但是警方还是将所有的内容，翻进档案库。唐局长让事情沉淀了两三天，才把我叫到办公室，道了谢，再三吩咐，改天有必要还希望肖同志再给予配合。

局长坚持说，电脑的一些残存文档，对警方有用。有专人（包括心理学家）会组织研究。

我曾经担心，那些文档，会不会将我卷入是非。但我自信绝不会牵扯上什么刑事问题。对叶子的怜惜，对她的怀念和哀伤，

回到茅屋后，引动我一次又一次忍不住回头翻阅她留存电脑中的文档——看得出，她是用了心的。——我坐着流泪……

——嘻，那破电脑，都十来年啦。那些年，叶紫教学工薪低，只能用校里的台式电脑。是帮她也是用意讨好，便提议给他买下部笔记本。多年来，她自己早已换了两代新电脑……

先前，她出门旅行一定把电脑带上，一面检看名胜风土，一面把拍下的相片录存。旅途上经常一起分享信息，便也记住了她设定的密码。

她肯定将后期所用的新电脑上的某些文档都转到这部老电脑上。她将存着相关文档的老电脑送还给我……是要澄清什么情况吗！

唉，既然还在乎什么，就不应该结束生命呀！既然抛弃生命，你就没理由再在乎些什么！

人，就是到了死亡边上，都还是矛盾重重呀！

唐局长告诉我，死者已火化。是应她母亲的要求——事发那段时日，叶紫将自己关在住家里。在那暑假期间，回家的回家，旅游的旅游去了，学校没几个人走动。老太太说，她孙女儿秀秀也不晓得是上了那去。她老公又还在坐牢。孤独凄清。好叫人心酸啊。——尸体的腐臭味渗出屋外，才让人发觉……

返回农村之前，特意到报摊去，要摊主尽量给收罗这半个月来的旧报……好几份早报、晚报，甚至杂志、画报……铺天盖地，连篇累牍报道；加上许多花边文字……再上网去搜索——令你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女人的死，居然成为哄传社会的大新闻……

在互联网时代，你更容易变成一只让人议论的妖怪。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路人说短长。旧时候，大约就那几十号“路人”叽喳呱呱啦。网路时代呢，一个不留神，四方八面，天上地下，伸出百千万个嘴巴来。

她确实用了心。这些东西里面，没有多少牵涉我本人。有一两张生活照，都是集体活动，聚餐什么的。我们早年的交往，彼此就有所注意，不拍合影。偶尔拍过几张，总会在观赏后及时删除。保留在电脑上的她的一些相片，都是他曾经传给我的——但是，我早已不加珍惜地全部删除。坚壁清野，我电脑上，没有痕迹——我是决心忘掉她的，强迫自己不含糊，不拖拉。男人的理性就是绝情。为了能下决心，我甚至将我们早前的关系给出“邪恶”、“荒唐”的定性，好叫自己恶心……好让自己变成一个“胜出者”。

待到听闻她“自杀”，我的心境，却山崩了似地陷入了莫名的哀痛。我极力去追忆往事，去进行检查，她的自杀，什么地方正是我造的孽……

从她那些零散杂乱的文字之间，我心神留驻在一篇连续性的长文。题目以黑体字打出：

天诉 屈子有〈天问〉，我只有天诉。无泪哭青天。你要再说什么，会是谁给予你同情和谅解。你又要那同情和谅解何用。你不是在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吗。那你为何还不能放下。放下，解脱。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梦。早一刻醒转，晚一刻醒转，没有差别。再眷恋下去，也还是梦啊……我记得你，你在我心坎上，没有消失。你还愿意倾听吗。我爱过你。为什么说结了婚的女人，就不能爱？为什么说有丈夫的女人就不可以爱？为什么说，有儿女的女人就不该再有爱？——如果我已经失去了爱呢！如果爱情已经将我抛弃得远远的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在说爱情是一对一的、永恒的、矢志不渝的。离开了这个公式，爱情就被亵渎了、熄灭了、完结了。这个公式，能套得上多少对爱侣呀？我想着这和人类中产生圣人的

几率一样的低。五千年，能出三五个圣人，已经很不错了。五千年要能出几对爱人，也该算了不起了吧。可是，人们总要定出圣人的崇高标准，好让一般人活得很苦，甚至活不了。我不懂这是人的高贵还是人的愚昧；是人的向上精神还是人的虐待心狂。活了几十年我才晓得，其实，人非常愿意看到别一个人灭亡。别人的灭亡是他的大欢喜、大快乐——只是他们也会哭丧着脸，表示表示对你的哀悼。我就要灭亡，我并不想再为自己申诉和辩护。要生存的人才需要呐喊。我在对自己说话，但我剩下的唯一幻想就是或许会有—种魂灵在默然聆听我的絮叨——我能期望那魂灵能够包藏着你吗？我曾经的情人，我幻觉的情人……你静悄悄走入我的花园，我正手执枯黄的花瓣幽幽垂泪。你像带来了春天的多彩的颜色和天外遥远的琴声。我感觉到美丽，我感觉到我像光洁的云雀，翱翔于长空云霞……但是，我很快便从云端下坠，坠落重重荆棘。啊，美丽竟然只是丑陋挂在脸上的面具么！我跨越云梯的时刻，掉落了深渊。我才明白我是多麼的软弱而虚浮。我为我自己建造一所地狱。你迈开的第一步走错了，你将走不出这鬼域的迷宫…为什么他是无罪的呢？他首先就在我的闭塞中把玩婚外情。他为什么是无罪的呢？他挥着双手在法庭走廊漫步。他、他！他、他！他有权利惩罚他的妻子吗，如果他本身就是爱情浪人；他有权在法庭上暗讽我觊觎他的财富吗，他说他施舍一根还带点肉丝的骨头，给那瘦骨嶙峋的癞皮狗，——他逍遥自在当他的采花贼。他们叫他们自己**男人**。我毁了，我只能说我是毁在我自己的手上。我的婚姻是错的开端；我的求财羨富，最后注定了我的下场。曾几何时，我像饱啜晨露的花蕾，在艳阳天中盛开，太阳倾斜时分，焉了、萎了，掉落尘泥。母亲的咒骂、女儿的鄙视；社会的揶揄、人间的讥讽……奏响漫天回荡的“挽歌”，死亡进行曲。然而，我是幸福的，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有，正如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初始一天那样。我甚至不必为牵挂我的母亲以及我的女儿而必须恳求世界上的哪一位好心肠帮我关爱他们……我感激他们唾弃我，彻底完成了我一无所有的使命。死亡，我接受这最圆满的归宿。亲爱的人类，时间来到，我猛然记忆起德国诗人海涅的那美好的话语：“睡觉是一件好事；死，当然会更好。但是如果能根本不被生下来，那就是一件再好不过的奇迹了！”——我烟消云散，归一归零，你呢你还要行走在你的那个世界。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件事，我向你谢罪！我后来终于听到很清楚的说法：你的陷落，是因为我，为了我。我们好像两个脑袋没长圆的小屁孩，玩捉迷藏的时候折断了腿骨。好朋友，一失足成千古恨。毁了自己之前，我毁了你。我深深鞠躬。

即使我已经确认自己早已成为了无情物。宣布自己是挥动理性的鞭子驱策无感的机械、机器人。然而，叶紫的文字，依然撼动了我心旌。那时，我几乎无法与唐局长分辩，她的那台老电脑和电脑内存，完全是为了我而留下的。局长坦白告诉我，警方针对我，做过了全面的调查。事实清楚，我和叶紫早已断绝来往。事件可以回溯到第一次庭讯，审理方明利器伤人罪。我感谢叶紫的这位老公，他在庭上申明他弄错了对象。他完全无意伤害这位叫肖韬的先生。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还当庭向我道歉。后面的审讯，也就不再传唤我。后来我离开司法界，走进农村，可以说，外间世界与我就两不相闻了。

叶紫明白她的死亡可能会再引发一场相关的刑事调查。看得出，在她的留言中，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与资料。那些泛泛之词，不构成什么证据。唐局长加以重视，只是想寻找那女子或有可能是他杀的蛛丝马迹。

这么一个事件，就足以将你拽回到你想要远离的社会。咳，

魂牵梦绕呀……我说要再到市里去一趟。秣秣敏感，硬要我把她带上。她说她要给叶紫上香拜祭。那，叶紫的后事我也一概不明，去那上那个香呵！这次去，就是想了解了解情况……

“对头，我帮你，你看你，心神不属，我怕你出事，走在路上，让车给撞了！”

找谁呢。还是得找回那个新兴资产阶级庞越？想过可以找审理方明的段法官。他是老同事。当年出庭，他就把自己认出来了。找他？搞不好要引出许多问题来。行了，就找庞越，就找这个混账。他现在可是市政协委员。住家也搬到了湖畔公园欧式别墅区。那是他的房开公司自行开发的项目。

“是—像—个—农—民！好！好！……呵，这位是嫂夫人。还是头一回见面。老肖，是你不地道哈！”。

“她是秣秣，你认识！”。

“哦哦，是我眼拙，对不起，失礼”！庞越浑身香水味。拿出马头白兰地酒。“酒过三巡，你才发问。好不好，我晓得你要问什么！”

“庞委员，咱不绕远。我就想给叶紫上柱香。”

“老肖，这可难办。叶紫的骨灰坛在她母亲乡下家。她父亲过世多年。孤单的老母亲经历打击，有轻微的痴呆症……你别去打搅老人。”

“秀秀呢？该上高中了吧？”

“她？秀秀？……这孩子！肖韬，你可想象得到，叶紫的自杀，正是这孩子造成的吗！”

“这我不能理解。秀秀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是为了女儿活下去的妈妈。”

“妈妈为了女儿活下去。但是恰恰是女儿不让妈妈活下去。”

“你严肃点，庞大人。你想说，秀秀害了她母亲不成！”

“嘿，你说对了。正是她杀了她母亲。不是用菜刀子杀，而是用她的嘴刀子……你这位叔叔是很多年没见到这女孩子了吧。长大成人的秀秀，就不是你早年抱过她的那个小妮子咯。嘴尖牙利，脾气出奇的刁蛮。你想啊就在她那样叛逆萌动的季节里，爆出了父亲追杀母亲情人的大轰动……这种打击，搁你肖叔叔，也扛不住吧！”

面对父母关系的变故，秀秀的性格，由量变到质变，强烈升级。她挥舞着报章，打向母亲的头脸。骂母亲荡妇、母狗。她开始旷课，离家出走，消失无影无踪。打来短讯，搜出最恶劣的词语，不依不饶，辱骂母亲，要与她断绝母女关系。声称要到上海去，要到深圳去，要到香港去……她再也没脸上学，没脸做人，她早已成了同学们的笑柄。

……当日，叶紫出席方明案的审讯。她否认对她的各种指控。她和邵老板的来往纯粹是工作关系。她承认，银行的存款，有一部分是圣州国际公司支付的劳务费——她为公司翻译了大量商品说明书与各类文件，这属于例常车马费之外的酬金。她分期付款购买汽车的款项，来自自己出售火车站改造工程当局给予的赔付款——她老父亲在相关地面上有一个38平米的老旧居住单位。拆迁赔偿款，收据填写的数字低于实际支付款数字，是因为工程当局希望不给其他求偿户提供拉高价码的凭借……

庞越继续回忆说：邵老板唯一一次出席庭讯。他强调叶紫小姐成为〈圣州国际〉的英语顾问，是经由师范大学秦校长的郑重介绍。校方和商场的合作协议，还包含设立英语培训班。为本市迅速发展的现代商业，输送外语人才。当然啦，我们的青年人，在商业大潮，致富光荣的感召下，产生点个人的欲求，也无可厚非嘛。这样说吧，叶紫小姐，业务能力一流，我们对她十分欣赏

和器重。她来到一个像〈圣州国际〉那么现代化、那么庞大的企业集团面前，产生一点幻觉，幻想，艳羨，乃至萌发试图攀援企业领导层的冲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大商场中，大家想想，就不缺多少的靓哥美女，是吧！说叶紫小姐和我们领导层有什么暧昧关系，那是很荒谬的梦话。那是用脚底皮想出来的瞎掰。太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啦，哈哈。

不理解“冲动是魔鬼”的方明，被判五年三个月徒刑。同时，要向受害人肖韬，赔付三万五千块医药费、住院费——可是，我出庭应讯后，巴不得离这是非地远远的，告假去了韩国。顺便充当我姐的采购员，探看韩国服饰、美容品行情。对方明案的后续审理，一概不问。眼不看为净、耳不闻为宁。

庞越压低声线咬我耳朵：你要知道你们司法界的黑，哼，邵老板动怒啦。他的判决才是最后的判决。我不早说了，方明这呆鸟，自己找的霉头。你得罪邵老板，有你好看的——我怕，这事还没完。邵老板这么久是去了国外考察。搞不好，改天他回到国内，心血来潮，还再给你方明下一注——嗨，那还不容易，花几个钱把牢房买了，编排你个新罪，再坐它若干年，就算设计让你老死狱中，那又有何难！——别忘了老哥，我本人就曾经当过监狱长。

“但是，我前些日子，还有听说叶紫照常在大学教课。只是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少与人往来；——风暴过去了，不是一切归于平静了吗？”

庞越摇晃着手上的酒杯。“叶紫够坚决。说是心如死水吧。我安慰过她。她说，什么都不再去想。为了孩子。无论多少屈辱，多少艰辛，她吞下了，她活下去。她就一次也不探监。她说她不恨他……她再也不要丈夫——一切，埋葬一切……秀秀消失了好几个月，让她姨父给找回来。她确实是往深圳跑——你说她

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咳，钻进夜总会，当小姐去了。可怕。她那姨父一路来就在深圳出入搞买卖。千巧万巧，就在夜总会逮着她……你说吧，那当妈妈的，落到这般田地：她向女儿下了跪！要求女儿原谅，要求女儿再好好上学。”

秾秾一直听得神情紧绷。忍不住插了嘴：啊，母女相依，不就是挺好的吗！

秾秾这么说着，似乎，故事还在进行中——她陷入幻觉，故事还在进行中——可那故事早就已经完结了。

问题是，事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点上。那两母女的感情冲突，几乎是到了无可消弭无可救济的地步。秀秀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一方面与生俱来就孤僻倔强，经受变故造成的精神崩裂，又加上深圳流落的摧残，性情乖戾，走上不归路了。

叶紫，精神恍惚，向校方请假，停课修养。这样，一步步走向全面崩溃。到了最后的日子，两母女完全断绝了语言交通，成为绝对意义的两个陌路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秀秀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经常一两个星期见不到人影。妈妈开口问两句，她根本不予理睬，当那面前的母亲是空气。——母亲心里清楚，这女孩子，家中进出，珠光宝气。生活、经济来源，肯定不干净……

听着庞越的回忆，我喉头哽咽。秾秾按捺不住，泪流满脸。

我不知出于何种冲动，忽然间并出一句不该说的话：“叶紫，一步步上自尽高台，她却出奇的平静。”

“喏，你毕竟是最理解叶紫的人。”

——我当然不能让庞越知悉叶紫留给我电脑和遗言。



肖韬：洛杉矶-亚卡迪亚区的一位朋友夫妇，邀我到他们家度

假小住。我自己驾车，前往洛市。他们来美国四五年了。母亲带孩子上学，父亲忙生意。偌大农庄式别墅，能在它小草原上策马奔驰。星期六的豪华宴会上，来的多是光鲜的贵宾。我想这不比华利山庄那celebrities的餐舞会专美。哦，我遇见你们的朋友，邵宇声夫妇。他们也是座上宾。我虽然和他不熟，算是他乡遇故知吧，攀谈起来，他对你有点印象。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庞越，是他的生意合伙人。在这里遇上他，你说够巧的吧。邵和我女同事谢晓蕾（宴会主人——早年上海杂志社，小蕾当出纳）她丈夫陶先生是至交。我们的这位陶先生来头可不小，属于总理夫人的珠宝集团系统的干将。成都—香港—美国处处飞。年中会过洛杉矶来看望家人。小蕾是个没有心机的快乐的女人。我笑她你不怕老公在国内另起炉灶？她张大嘴巴说我才不怕。刘心姐，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在洛杉矶的银行里，全都是我和孩子的名下存款。我来生再世，也花它不完的。他要飞走，那我还不能飞？你瞧瞧，反正我现在也还有九分姿色吧？他要敢动，我索性就嫁个美国佬得了。你方才跟他谈话那位邵先生，也是不得了的猛人。我老公私下告诉我，邵老板在美国的资产，估计不少于四十个亿美金。够牛吧。听说，他这回来美国，是准备常住，不走了。他们早就拿了美国国籍，女儿就在洛杉矶上的学。……USA国籍吗，我还在办理。看来也不会太久，就能办妥——都是钱的事嘛。晓蕾问，刘心姐办不办。要办，她把她可靠的律师介绍给我。哈，我想我一个黄皮肤中国人，为了什么要变成美国人。我没有窃国没有贪渎，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犯得着遗弃祖国寄人篱下吗！就你们害怕什么那天中国变天，或者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那又怎样？天也不会塌下来。我还是那个中国人。我永远爱我祖国。嘿，说不好，我的祖国那天还就成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龙头老大，领导世界呢！你美国不就是要来把中国搞成个资本主义吗？

那就来呗。中国资本主义现在开始收购你们啦。有朝一日，让人民币主导世界，不也是很好吗！

肖韬，我想起来。那个邵老板不就是和你们纠缠不清的那个花老板吗。我上回电邮中问过你，叶紫小姐近况如何。你没答复一个字。怎么？你们的三角关系还没了结吗？Oh my God！

顺便跟你汇报，我的好同志，在西部生活一段时日之后，我打算转移到美国东部地区体验这个国度。最可能的是去波士顿——想着去上学，当老学生。

这回，我不能忘记问候你家秧秧。秧秧你好。

(月-日-洛杉矶)

刘心：

你的来函，使我读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同时，这个信息也会关系到你本人。你知道的，新一届国家领导，正雷厉风行反腐打非。中国公安正在秘密追查邵宇声。市面上传开，他是前些年墨绿山庄烧杀案和龙都夜总会枪战案的犯罪嫌疑人——“幕后黑手”。据说，当年作案的团伙，已经有多人落网在押。对重要嫌犯张云台的侦办，带出一批人。国内一般认定，邵宇声出国考察是因为内线情报通知他回避——他其实也是早已做好各种准备的，美国早就成了他的祖国，买了机票就走。顺带卷走集团大量资金。你还是别走近这个人。提防惹出一身腥臭。你说的那个什么谢晓蕾和她丈夫的豪华宴会，远离点干净。

邵出国“考察”——两三个月前我就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过。那时候，我们市里的〈圣州国际〉还没有出现“有问题”的谣谚。后面逐渐浮现骚动。许多圣州的供应商开始为账目难收而闹开，接下来便流传“邵老板潜逃外国”的传闻——我本人是

绝对相信姓邵的是畏罪窜逃，同时，他也绝对是按规划出走、上岸。

我好些时间没有和你通信，是因为心境特别的低落。我这里沉痛地告知你，你一直还在关心她的叶紫，她已经永远离开大家了。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变故。令人惆怅不已，叶紫死于自尽。原因是，她的整个家庭，彻底破碎了。完整的故事，当我回复了平静的心情，可以向你仔细叙述——但是，刘心，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期待我做这件事，好吗。回想叶紫，令我沉痛。……医院说明，她是吞下30颗安眠药丸死亡的…可见，之前，她经历着长时间的挣扎，也进行了诀别的准备——以失眠为由，向医生逐次购买药丸，用以结束性命。

早些日子你老问起她。不瞒你说，当时我的内心在警戒我，别再和她保有牵连。大家离得远远的，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什么时空交叉。

叶紫的离去，我感到沉重，因为，这里面有我的一份罪衍。

月一日。（中国农庄）



新月如钩，挂在灰色的长天，闪着银光。漫天繁星，熠熠生辉。这是最美丽的夜晚，最宁静的夜晚。

山巅凉亭，寒风吹拂。秣秣倚在肖韬肩膀，好久好久，两人眺望天穹，没有说话，一直保持沉默。

……不知道什么时候，浑然堕入梦乡……



雾气很重的早晨，肖韬和秾秾都已从山上茅屋下来。老妈妈准备好红薯粥早餐。老岳父也早把礼物准备停当：一篮子鸡蛋和囚进一个竹笼子的两只肥鸡。这礼物特别，因为鸡是蝇蛆喂的，个头健硕、毛色油亮；鸡蛋更是饱满丰美。

还有，一个精致的礼篮，盛着玻璃罩保护好的蛋糕。篮边安放着一束香气浓重的旱烟。

今天，定好的日子，肖韬和秾秾要到市里省亲。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特种肥鸡和特美鸡蛋，这是城里买不到的呀。妈妈姐姐，最爱就是这特种土产。选择好今天，是因为今天是七一党庆。要连同母亲、姐姐、外甥女，上墓地拜祭老父亲。蛋糕是秾秾用心制作的。她第一回，去祭拜公公。肖韬说，爸最爱抽旱烟，香！

老路头把礼物在板车上搁好。巧巧跟妈妈也上了车。爸爸跟老爷争论了好一会——末了，是爸爸赢了——板车由爸爸当车手。就这样，挥手别过姥姥，板车往五公里外的小镇慢慢开去。

巧巧在镇上上的学前班。老爷要在幼儿园外头等着巧巧中午下课，带她回家。

肖韬、秾秾吻过女儿，便分头拎着礼物，往不远处的长途车站，走过去……

元小说

打上“完稿”两个字，舒出一口长长的气。那是十数年呀，我追踪他们的行藏。老实说，这其中，有艰苦，也有快乐。行至半途，曾经想过放弃，想过离他们远去。干嘛，跟这些人胡混，知向谁边！我活我的，不更好么。但是离开他们，舍得吗？确也不舍。他们毕竟是我的密友。——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最能绵长恒久。我对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既属好奇，也是关切。有时候——还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思。我尾随他们，偷读他们的故事。

究其实，小说那是能**写完**的么！时间还在飞逝，空间还在扩张……宇宙还在生长。世界是一种没完没了，是一种不完不了。

小说只会中断，不会结束。只会嘎然而止，没有结局。

纷纷纭纭逝去，生命还在绵延；滋滋扰扰逝去，生活还在继续……

宇宙是无限场景。历史是大小说。——小说像个老鼠，在大象历史身上转悠；小说是个青蛙，在大象历史脚步间蹦跃。

时间流动。人间翻滚。人在矛盾的时候，书写小说；人在迷失的时候，书写小说；人在幻想的时候，书写小说……

现在，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了，那一部名叫《叶子》的小说，其实就是我写的。你一定感到满腹狐疑。你又是凭借什么

来描绘他们那些人的——比方说——活动、行为和思维的呢？我告诉你，这很简单。一方面，我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亲密朋友，平日大家耳鬓厮磨，无拘无束。早就知己知彼……哎，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个无可替代的超越性功能……其实也没必要隐瞒你。

你可有印象，就是那一年，一辆红色法拉利，凌晨四点钟，大桥边，撞得稀巴烂……

这个事件，从天而降，给了我追踪这些朋友的大好机会。说句不中听的，他们几乎很难逃脱我的“魔掌”，不能不服服贴贴，向我坦白，给我掏心。即使有啥隐私，也瞒不过我……

他们是我的朋友，但依据阶级论，他们的出身都比我好。我的出身不大光彩。我祖父辈说是个不小的地主。老实说，古远的老爷子的具体情况，我也说不好，说也说不上来。总之，我老爸因为有他那位地主老财的老子，有机会到东洋留学。拿了个博士回来，还是理财专家什么的。Kuomintang时代，在杭州当了好多年的财政厅厅长，跟宋子文关系特密切。很吃得开。待到蒋介石大撤退，老爸思前想后，觉得丢下豪宅和祖田可惜。——我大妈则坚决要走。在她卵翼下，有着五个我的哥哥姐姐（我那时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大妈又哭又闹，说你不走，共产党一到，连命都保不住，还田亩豪宅！老爸三心两意，敷衍着老蒋派来催行的……

大妈带上她几个孩子，是最早逃往台湾的一批。

——我那彷徨失措的老爸，来-不-及-走-了。

……父亲接受改造。一方面也算得上是个懂财务的里手，还干财政专业。他勤勤谨谨，不但夹着尾巴做人，还表白坚决与台湾的老婆子女断绝关系。是个改造好的国民党，获得信任而且得到重用。转了几转，却又还回到省财政厅上班。人们都

很称道我父亲是好人因而也就人缘忒好，忠诚老实，工作负责。我降生以后所眼见的这个父亲，事实上一直就很厚道。然而这个厚道的人，很早就对自己老婆不忠实。旧时代当厅长够方便，经常出差，又有钱有势，没人拦阻。我那个大妈，根本没想到，老公在金华收着个小的……。我是我老爸小老婆的第二个儿子。我妈说，我本来有个同胞哥哥，小时候他自家一个偷偷摸到鱼塘边上戏水，淹死了。

我很迟才来到这个世界。那时，恰逢那几个死党，也先后降落凡尘。后来臭味相投，一同作孽。

我说我父亲幸运。人们都说，性格就是命运。我想我爸命好，与他的性格圆融有关系。他的同志关系好，上下及关系好。所以，生活工作，风调雨顺。一直挨到80年代中，欣逢改革开放大潮高涨，他欢鼓舞在大潮中洒游，得心应手，成就斐然。风光了好些年，寿终正寝。死得福态安详。

想当年，肖湘、肖韬还有刘心，风华正茂。走出校门，个个意气风发。上岗就业，大展拳脚。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嘿，那时节，他们都愿意沿着正轨道上奋进。我呢，我要的是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我选择下海。为什么？不为什么。为的是，我有**资本**。

到了这种时候，我也没有必要瞞你。反正，现在，谁还不清楚，那所谓**原始积累**的各种秘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父亲是个圆融的人，而且，他本来就是舍了金钥匙出世的小地主。所以，有啥好奇怪的。我祖上就有钱。加上我父亲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现在也不怕你知道，他发了不小的财（他是否贪赃枉法，你别问我，我又怎么会晓得呀）！反正，**改开**以后，多少人都一眨眼富出油来。大概我们家也算得上是先富起来的梯队。他们忙着出国深造，忙着出国买房子。我没有。我就觉

得在国内更好玩。女孩子一浪一浪的……她们都比美国还更开放，还要更sexy，更容易。犯得着吗，出国。

偶尔出去溜达溜达，那当另说。

当年我大妈确实拿了一批金条走。但是，老头子撒手，他留给我的，还多多的。可见，他心眼里，是把我当他的嫡裔养着的。当然，我也不至于不知天高地厚，随便炫富。老子在我懂事之日，就教导我，做人要低调。他把儒家的道德准则，填鸭式地把我填的满满当当。他老人家在世时，生活简朴。就算抽个中华牌，喝杯白兰地，做套england-wool西服，也都是外边关系人送的礼，不花自家的钱。——没办法啦，他还在，我只能跟着他玩简朴，玩低调，憋着气。挨到他一走，我可就自由解放了。第一件事要办，选购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女孩子喜欢。

你说，我跟肖韬这帮人去上岗干活，去混饭吃，去挨纪律……有意思吗！

但是，我又特别爱跟他们厮磨。觉得他们这些人，确实是有个性，有文章。有味道。我兵分两路，一帮玩伴，花天酒地——这是和肖韬他们间隔开的。跟肖韬他们相处的时候，总是想着要耍弄他们。和他们聊天、争闹——一直把那打嘴仗当成了职业！这样一来，我左右逢源，两边通吃。你说我吗，我受过社会主义良好教育。当过少年先锋队。长大了，还是个青年团团员。我什么东西不懂！我一面上课受教育，一面私地里心神开小差。跟着大家伙唱社会主义好，也毫不落后宣誓要实现伟大理想。——谁也没把我当外人。

再说一遍，他们自豪着自己家是劳动人民，穿着百纳衣衫。谁也不晓得我家里丰富，不愁衣食。我吗，因此，一方面是富家少爷，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青年才俊。早年夹着尾巴做

人，爸爸老教育我，谦虚谨慎。后来社会来了新思潮，改革开放，我才松了口气。倾情享受自由解放的狂欢。我常常暗地里赞美资本主义，公开上我又坚决鼓吹社会主义。在碰上一些一身怪味的、自作聪明的、自认高大的新人类，我便自动地大声说，**我没有主义！**——这样，他们就高兴地认定我是同路人，和我拥抱。

……你知道的，肖韬念法律，那我当然也是学法的。快毕业那时，我死命怂恿肖韬陪我，争取到新疆军垦区工作。——还不是满脑子维吾尔姑娘。编织无穷幻梦。但那新疆结果没去成。肖韬回去老家乡。我呢不理老头子反对，执意要走向影视圈——我没有肖韬的高大俊朗，但我一个国字脸，也还算眉清目秀，伶牙俐齿。演个性格、或者半邪半正角色，绝对称职——我的选择理由，你肯定猜着了：影视圈充满浪漫……我就喜欢与女孩子扎堆——贾宝玉还不是这德性，你不该单指着我的鼻子笑我不长进……

肖韬有他自己的标准，他和小楼谈恋爱，像小公鸡那样昂着头，根本看不起我们。那些年，在对女孩子问题上，各持己见，彼此走不到一起。待到小楼甩了肖韬。看他精神委顿，特意给他介绍戈荻——那时，人家已经是出演主角了。影视圈打出名气——肖韬却对之不屑。嘿，他结果和搞美术的小穆好上。

对于小穆我不好些说什么。其实，我这个旁观者，意识到小穆只是在充当小楼的影子。——肖韬私底下却对我发誓，他是真爱小穆。说她纯真，没有小楼的“官气”——因为小楼有个省级领导的父亲。他说，他哥肖湘也看好小穆。清纯。那年月，肖韬紧跟他那堂哥。样样以他为模范。对哥哥言听计从。要跟我玩，还时时得瞒着肖湘。肖湘对我印象不怎么好。但

是，你晓得，我就有一套与人打交道的功夫——我有开启任何门锁的钥匙……

谁晓得，没两年，小穆全家移民。肖韬当然不可能对她作出什么承诺，并且声称他自己不会出国。这样，你不能责怪小穆到了美国不久，便嫁给了美国人。你听过肖韬后来的许多唠叨，许多憋屈之言，不外乎企图为他那后来的慢慢颓废，报复式的干出种种风流韵事，诉说无奈，强编理由。找理据为自己解脱，谁不会呀。

到头来，其实，我还是同情肖韬的。青年时代，他确实是副好材料。性格品德好，学问、能力也高。从他身上，看到党和国家的未来。但说是那两个女子，把他搞垮啦？你信吗？

……至于我嘛，你就别笑话我了。单凭我老子留给我的财富，我过上潇洒日子，我什么都不记挂……。有件事，我不明白，肖韬怎么会交上庞越这个人。经他介绍给我，庞越马上成了我的好兄弟，竭力拉我合作生意……。嗨，麻烦啰嗦的事，庞大哥，你休叫我去干。我要的是逍遥自在，吃喝玩乐，横着冷眼看世界，悠着步武走天下。

可恶的是，肖韬竟然将我定格为**没有野心的庞越**。笑我是上岸了的庞越。说我们两个都是油缸里捞出来的泥鳅。滑中滑，溜里溜。



……我爱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炫，牛，霸，high!……风驰电掣，飞过中山路、解放路、人民路。这些路特别宽阔而且又特别长而笔直——与其说这些是为人民、为解放铺设的路，倒不如说是为我们这些飙车族准备好的直通罗

马的大道。飙车非要找这类大道，一往无前……晚上一两点，警察打瞌睡……领导们床上拥着女人……

女孩子说：法拉利是我的**第一**情人……然后才是那些穿裙的。

没有混上主角，配角照上。钱么，我有；名声么，来一个也可以，不来也罢。你没有我的办法，你搞不过我，真的，我就像我家老爷子。我脾性好。我不和你计较。不和你治气。刘心另有说法（她老酸我），说我鳝鱼一条，滑不溜秋。她跟肖韬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嘛。叶紫呢，见到我就有闪避之意。我才不计较，我对她，反倒礼貌备至……。我的出身和教养，使我如此地生存。我的生存条件，使我如此地生活。我的性格和教养，使我如此地圆融合群。看到这些，你可别马上把我当成是个庸人，看成是吊儿郎当的阿蒙。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生存哲学、我的生活艺术——你尽可摇头，尽可睥睨——世界因为多元而美丽；世界也因为单一而灭亡。世界多我一个**这样**的角色，只会增添它的灿烂——你就答应留下一个像我这样的角色吧。你批准么？

你笑，那你笑呗！

总之，我也是个角色嘛。你不能因为我**无为**、**无重**而把我排除在外。我还不是人类社会组成的一分子么！社会是需要一大批的庸人垫底的嘛。你可别忘了，将我这个分子排除、消灭干净，你社会就成不了社会。你社会就会自动解体，你信吗？社会不能没有消极因素——（作为对立统一体）——哈哈，你也只好接纳我啦！你记得吗，小时候，我们玩“兵兵抓贼”。要那贼全都抓光了，那兵还不也就得灭了么？终不能全社会都是兵呀！——你能想象一个社会，走来走去，满大街都是贤人、能人、德人么？

要批评我不长进，其实也没错。我就是个不长进。但是，我不像那些高干子弟、官二代，富二代。第一，我有我父亲的谦卑教养；第二，我本人就是个好青年。我不像他们，趾高气扬、飞扬跋扈，醉生梦死……。说道浪漫，说道行尸走肉，那我也不敢回避，不好自辩。总之，我不欺人、不害人，不祸国殃民！我能思考，我要问……我是地球上无害的动物。

这样，你可以接受我了吧？

我马上就要去拜访……拜访你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主角——你信吗？你当然不信——我去拜候，上帝——主角中的主角——我还去拜访你十分熟悉的大人物们。想知道么，那欢迎你跟踪我，紧紧跟上……

我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博学大家，天文地理，你懂得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听说你还是位著名的作家、诗人。实际上，我在你面前应该特别谦虚谨慎。你斥责过我，说我这样一个花花公子，根本就不会写什么小说、不应该写小说而又偏要写。——对不起，这回，我又写下这部《叶子》——我玩玩票还不行？我闲着无事，找个自己偷着乐的乐子还不行？正合西方游戏论所讲的，这是我在世界上的一场游戏——这肯定又要惹你生气，一脸不屑。一定又要拿你的严肃人生哲学责骂我。——有时候我就觉得纳闷。你不屑，你别去读那该丢到垃圾桶的东西不就完啦。你干嘛就是不肯让别人活呢！——你写得美，你写得好，你写呀。女娲补天，你帮我补好我捅出来的窟窿——我会感恩的，真的。

你瞪着我看，干嘛。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指责我的小说人物不真实。偶尔一看，像是个肯定人物；一扭头，却变成个反面的主。——看你那个肖韬，不就是这样的货色吗！叶紫也还不是，一个淑女一

忽碌却变成个虚荣准捞家。庞越一个拼命往上爬的机会主义分子，却俨然是个英明的社会学家……。人物性格，颠三倒四，没个准头。最令人反感的就是，人物的品格可疑，道德缺席。摆上桌面，带坏子孙，更败坏社会风气。拱如此人物为典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人么？应该创造出完美的人、竖立完美的人格，楷模人间——要不把像你的那类垃圾作品，打入十八层地狱，又怎么对得起我们崇高的人类。

你简直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亵渎，对人类的亵渎。

我终于明白了。你的这一切指责，旨在证明，你先生本人原来是个完美的人物。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无所缺。思想、精神、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人格、道德、理想，加上实践道行，实行能力……你表里如一、精神高洁，是个完成了的理想人格。

那好吧，再过几天，我掉头来写你尊驾，为你尊驾画像。决定写出一个完美的可当万世英模的典型。不仅是文学典型，而且是历史典型。行不？

什么？你是说，我误解了你的意见？你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缺点是它的消极主义，取消主义，它的诋毁人类，它的失魂落魄。你说，愁云惨雾，遍披华林；有点像焦大骂天：**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就该塞你一嘴马粪！你是在给人类唱挽歌不是！荒唐你！

呸！你这么一说，倒是叫我脊椎发凉，猛省下之，肃然起敬……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记得鲁迅先生当年在评论《红楼梦》时，说过：**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指出《红》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写的是：**真的人物**。

你大义凛然，主张给我塞一嘴马粪。按说，我也该向你深

深鞠躬，虔诚谢罪了。不过，你实在也早该放心。鲁迅不是说明吗，其实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的……。

鲁迅先生替我开脱了。谢谢他老人家。

你想说些什么，那都会是有某种道理的。我们不会反对说，你有你一定的道理。你抱住了真理的一个尖尖角。但道理是分裂的。道理的分裂，来源于人的分裂。因为人是分裂的，社会因此是分裂的（**不分裂的**，就不叫“社会”。社会灭亡了——或者回到动物世界去）。个人也是分裂的（**不分裂的**，就不叫“人”。他是一只真正的**动物**）。你选择吧。

人一面活着，一面对**活着**有一个说法——这是人类在自言自语，也就是**文学**了呢。**说法**也必然是分裂的。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说法。70个亿便也有70个亿的观念，包括一千个亿的种种态度。怪不得**后现代**要把一切打碎，要解构、要非中心化，非系统化，要碎片化——我们伟大的人类却还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正是……懵懵懂懂走向自我毁灭、自行毁灭的**前兆**。

事情就是这样的。世界也就是这样的。**钟摆在摆**。左久了便右；右久了，再左。集中，强到了头便叫喊：散！散！——集体，拉满了弓便高唱个性！个性！——总体化，结实到铁严了便呛声碎片化！碎片化！……。去体系、去中心、去集中、去领导、去纪律……我们呼啦啦回到原始森林、上树。……记住，一个，一个，上树；**自由——上树**。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风驰电掣，飞行在绿色的原野……

噢，是的，我都看到了，你说那报刊上的图片。我晓得，

那不就是重庆官三代的潇洒么。他摆的那个pose, cool毙了耶！想，想呀，我当然想找机会和他们一起飙车——诶，你搞错了，那一个那是在美国。——对，多的是，北京满大街都是。我不喜欢把法拉利开到北京。你不晓得，他们看到你也敢开法拉利，呼啸过市，他就敢追上你，把你撞下护城河——你算老几！你也敢来北京炫富！

戈荻在肖韬那遭到冷落，对我发了不少性子。怪我好介绍。哎哎，小姐，你何必跟这个人治气。忘掉他。千万别把谁当作是世界的唯一。你只要明白，这个男子，不过是地球上35亿分之一的那个，你舒畅地呼出那口气便是！

……自那之后，戈荻就跟我好上了。没事，反正热情来了，就让它海潮般泛滥……浪涌总是会退落的不是。所以，人人都称我弄潮儿。我永远在浪涌中，浪尖上狂欢。排除一切，忘掉其余。现在唯我在，世界在那里？管它那世界又在哪儿！

……戈荻与我热烈了一年，她有了新的朋友。我们便在〈万豪敦酒店〉一个香槟酒烛光宴中，欢庆分手。真好。嘿，你看起来，我的这种德性，和肖韬没多大分别。嗯，其实有分别。他那家伙，多愁善感，没完没了。老玩〈游园惊梦〉、〈梁山伯祝英台〉的那种缠绵。说穿了，他有点孔孟、又难舍党性。他是那种让德行和情欲撕裂成两半的主，精神分裂，左要一点，右又不肯舍弃。我劝他他不听。他只好一生一世矛盾下去，死而后已，谁也救赎不了。我看呐，这世界，现如今，到处是些**精神分裂分子**。原先一个崇高信仰；原先一个忠诚信念，分崩离析时分，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要舍不能舍；待随疑于随。自己吊在半空中，自我煎熬。——当然也大有那机灵一族。一个鹤子翻身，栽进宗教世界。——找上帝、觅佛祖去！

——我呢，一了百了，壁虎断尾滴溜溜飞了走。要不然，那垒得天高的感情债，还不把我给压扁、淹死。晏殊都说：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你试诵念我们大戏剧家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中说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的牙，歪了我的嘴，瘸了我的腿，折了我的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看嘛，关汉卿八百年前就给我把肖象描绘好了，向世人示众！



有一件既严肃又有点浪漫的事，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关系到我的小说中一位半主人公，刘心小姐。我一定要约谈她。单独约谈。不能有肖韬他们在场。

我听说，刘心，很快就要出国了。她要再次周游世界。我得抓紧时间。

……戈荻走了之后，我的时间又多出一些来啦……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这一回，车上坐着刘心。绿色的大号领巾，随风飞扬，腊腊作响——和她的长长的头发共舞。

要约到你这位贵小姐兜风，比要见毛主席还难！

毛主席你每一分钟都能见到，老爷子已经充满天宇。

……我-喜-欢-你，刘心。

呵！你……

喜欢你的高傲；喜欢你的冷酷！

你——啊，我晓得，跟肖韬，两个像贴身膏药……

我知道你喜欢——噢，是爱，肖韬？
准确的说，我——我-爱-我-自-己。
对头！我-也-只-爱-我-自-己！

我非常清楚。刘心属意肖氏兄弟。肖湘那边，自然不存在可能性。令我不解的倒是肖韬。他似乎对她冷漠——刻意的冷漠。——你可别误会，我不是要乘虚而入。我有自知之明。刘心不会接受我这号人。我死乞白赖，把这位仙人约出来游山玩水，是出了个馊主意的——我说，我对她写的小说有看法，说她充满女人的偏见。这个刺激，果然激怒了这个眼睛长在额头顶的女人……于是，我对她说：

我觉得你充满女人偏见。

我不是充满女人的偏见。我是充满对女人的偏见。同时，我也充满对你们男人对女人的偏见的偏见——我反对你们男人对女人的偏见。

哟哟哟，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别唱绕口令。我头都晕了。

你-真-读-懂-我-的-小-说？……

要一个人读懂另外一个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算你还懂算得点基本原理。

人对人彼此，只能是在懂和不懂之间。不可能全懂；更不可-以-全-懂！罗素说：“若我们都能看到别人的思想，那

么，可能所有的友谊都会冰消瓦解。”……他但说友谊瓦解，你要把他的话加以扩张，那么，整个社会都将瓦解。

嗯，我想你讲得对。这一点，我同意你了。这意思是说：社会是在人类互相误读和误解中存在的。或者用更精确的话说，是在互相“猜-解”的条件中存在的。像是了解，实不了解。不了解的部分，强当了解……自欺欺人地自以为了解了……。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可以彼此坐在一起，才可以彼此拉手……乃至才可以结婚、合唱！

对！伏尔泰告诉你：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不信仰他，又很荒谬。所以，信任你对面那个人是不可能的——不信任他，又很荒谬。我们只好在信和不信的摇曳中，组织我们的社会——然后，结婚与合唱。

……刘小姐，看，我们从这山腰，绕到对面的山腰，再行下降，就抵达我们的目的地，白石庄。此边风景独好！……两个多小时，领教了吧，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它的马力，它的流畅。……这里的农家乐，我们享用石锅鱼、茶树菇烧野山鸡、饲养的娃娃鱼和各类野菜。你会喜欢的。

我听说你也在写小说是吗，Y Y ？——我自己已经发誓不再写——肖韬告诉我，你缠着他，非要把他写进你的小说，是这样吗？我警告你，你千万别将我也拖下水。我不信任你，实话实说。天晓得，你会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我不会写小说。在你面前，我敢说写-小-说-吗！我敢在孔夫子门前卖文章吗！我只是平日闲着，爱做点笔记。……我对于人是怎样活着的，他的活着的故事，很是着迷。……地球上，没有哪一种动物，会去考究它们自己是怎样活着的。它们就是活着，真正地活着，什么也不问。甚至，不会去想：“活着是怎么回事”。活着就是了。你就活着吧。对这，为什么需

要有什么疑问呢？！——很不幸，人类就是个问的动物。他要问。他问了那么多，连上帝也不会回答。我也沾染人的这个怪癖：问。照说，我是活得挺滋润的不是吗，我可以比任何动物都能更无问、无题地活，自在地活。吃喝拉撒睡。传宗接代——噢，对不起，一时口快，我没有传宗意识——但我摔不开问的冲动——要说我潦草的笔记就叫小说，那就是发泄一个问的内冲动……。我也并没有你所讥讽的那种追求“不朽”幻梦。活过，就让它留下点雪泥鸿爪——总之，仅仅为增加生的情趣，就如吹奏进行曲时，前行路上洒下花瓣柳絮……



那么，肖韬是怎样评论你的小说的？

我的这位死党，他是永远不会放过我的。抬杠是我们的娱乐。你们看到庞越和他的拌嘴的许多细节，但你们没有听到过他和我的斗法是吧。我在他的心目中，不外就是半个二世祖、半个纨绔子，合成一个人间游魂。其实，在我的笔记本《叶子》里，不是我本人特意安排我自身的不在场，只是我尽量避免让自己冒出头来。一方面好让我的书写有更大的自由度，同时也躲开肖韬跟我啰嗦扯皮——他随时能看到我的草稿。……他告诉我，他听到过一个反共反上了瘾，以反共为终身职业的政治人物说过：他从来不读小说，因为，生活比小说更复杂更真实。——肖韬引用马克·吐温的话：“为什么事实不应比小说更奇异？毕竟，小说还必须说得通”。看，这够讽刺吧，我们的小说家。……老肖同意了马克·吐温的讥刺：小说是在铺排出合乎逻辑的东西，现实生活就不是你所能想象的，有理可循的了！……你知道吗，对我所写的所谓小说，肖韬只扔下一句话：你吃饱撑的！

他奚落我说：你本人还不就是一个主角。是一个小说可以对焦，可以赤裸裸加以揭露的典型！你是**第五典型**——对不起，像你这样的一个主角，充其量，不外就是一个游魂，一个丑角。

你不描写你自己，你狡猾地躲藏在小说的背后，好像魔鬼永远躲藏在十字架背后一样，你的小说注定就只能是一个失败。小说之所以是小说，是因为，小说家都虚伪——集中地反映文学的虚假。再往深里说，文学之所以虚假，正是因为人的**虚伪**。

……诶诶，小姐，说着说着，我们马上要到了……就前面这家〈一乐野〉酒家。他们标榜各色野味。刘心，我想你会喜欢。不过，我们也可以要鱼虾鸡鸭、野菜，多种选择、包君满意……你先下车，我把车停好。

.....

你是会享受生活！我看呀，你这一生，把别人的几生都过完了……行啦，客随主便。一切你主张！

石锅鱼是一定要的。各色野菜就让店主来给我们安排……来个红烧蝎子如何？干爆兔丁不错；铁皮石斛炖山鸡……

反正我是除开人肉不吃！

因为你是小说家，所以你会看到在《叶子》中——对不起，别责怪我嘛。我是写了一点点的“你”，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将她看成是你。你将她看成是另外一个与你无关的人，总可以吧！——大量记录了你对小说的见解。可不一定就那么准确。你看，我这不就是要向你取经来着吗……要一壶苦丁茶；想不想喝点酒？……先这样，老板……记得，黑格尔早年就咏叹过，诗的时代的逝去——确实，我们的时代，是没有诗的。诗让理性阉杀了——我们现在还在写诗，那是根源于遗传下来

的，犹如打哈欠那样的一个习惯……。同样，我在想，小说的时代也将逝去。还是那个理性，在无情地绞杀。人类在朝向大理性纪元。反过来，机器人正朝向生发情感、情商的纪元……人的情感在一再技术化……

哈哈，按你的逻辑，小说也将会是**根源于遗传的**，打-哈-欠-习-惯-咯！

对极啦。这，表示你也已经预见到那个**将来**了。

人类唯一的短处，就是无法预知**将来**——上帝保留了这个特权。你唯一可以做的是**猜想**……。你在吃石锅鱼，又想着将来。你想得老远老远，那鱼可能都灭绝了；石锅也没有了，甚至连石头也没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刘心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可以说，它将人的一种两面性点明了。我们在论说亿万年的、太空鸟瞰的人世界；也在论说当前的、面对面的人世界，眼对眼的人世界——这两类观照，会产生截然相反（当然，也相成）的情感和声音。不仅大文学、大哲学呈现这样的断裂，落实到具体个人，也呈现这样的断裂。——**人的分裂**，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主题；一个关于人的关键性的哲学课题。

——你看，人的脑子，永远两面开弓。我说东时你偏讲西。然后东打西，西打东。文化就是这样**打成**的——整一个就是**和成的面团**。朱熹朱夫子直指：**看历史，就是看人打架**。……好！好！好的……老板，多要点辣子；陈醋蒜蓉……我们家妹子，湖南来的。就怕不辣！——是这样的嘛。一分为二是永恒的过程。人的思维和情绪也如此。文化就是左手和右手打架打出来的结果。而且这个所谓结果，又是左手和右手继续打下

去的根源；时空无穷，打架不尽……人们便说，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我们甚至骄傲的声称：文明是战争打出来的！——壹边又诅咒战争……但是，如果，你一直往左边走，不回头地走，最终，你肯定将要在最右边的一点上，碰上左边的始点。这叫两极相逢。世界是圆的。……我们在做的，就是打圈圈……

我说，刘小姐，多吃些。这些东西，城里难找。你不是要减肥吧，我看你，一点也不胖，身材标准，令人艳羡。你们这些现代女性，真会管理自己……诶，老板，谢谢……生意好啊，可以，可以。托大家福。我看，你们酒家，年中收入不错吧？这些年有进步……一般可以收二十来万。哈，这不只是小康，是中康了嘛！中康，中康……都是党的政策好呀——我们这地方，原来穷得很。山地多，土质又不好，种不出好庄稼，吃不饱……现在好了，党带领我们走上致富路……

祝福你呀！……



——看官，趁刘小姐上化妆室（toilet）补妆去了（对不起，我们现在不叫厕所。要吗，你也可以说日本话洗手间——我们现在，要是进去的是个“厕所”，肯定尿不出水平、尿不出辉煌），我赶紧利用这个时间，跟你交流。你知道，刘小姐是小说家，我就是老想寻找机会去了解她关于小说的见解。我虽然还不入门，但无论如何也算是黏上了这玩意，像打麻将上瘾，又像人家玩奇石成痴，迷头迷脑…你记得吗，她和肖家兄弟的谈话中，说了不少小说的话——这很自然嘛。一个玩股票的，碰上你，肯定要拿熊市、牛市跟你嘀咕不休。嗨，你说，好好一个小说家，她又在许多场合，奚落和否定小说甚至文学

（萨特也说：人类不需要文学）。这种情况，你说，不就像是，明明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却又不断诅咒人生，宣扬人生没有意义一样。阿，我记起来了，是的是的，人这个东西，也逃不出辩证法的巨掌，一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你想呀，那辩证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从父母的矛盾中诞生出来了——你获得生命的第一秒钟开始，你就向死亡前进（歌德说了：凡是诞生的，必定走向灭亡）。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向自身的反面进发**（自我否定）。所以，你的生命过程也同样就是死亡过程（弗洛伊德赶紧说：生命的目的是死亡）。说到这里，你已经清楚了，小说家到头来很自然地就会**否定小说**；文化的发展，到头来，就要出现**反文化**；人活着活着，便要**否定人生**……

因此，一部分人活得很凶狠，很糜烂很耽乐、一部分人却活得很虚弱，很哀叹很自残……一部分人很崇高、一部分人很灰暗；一部分人很建设、一部分人很破坏。

高空鸟瞰、用非人的眼睛看人，几乎就是这个态势。（你会说这不可思议。但是，人确实有离开自己看自己的本领。人类的**本领不是无限的吗！**）

人-类-是-自-我-分-裂-的-动-物。

分裂造就发展；分裂给出进步。斗争造成破坏；斗争完成创造。

在平地上，面对面，用人的眼睛看人，你应该说，这就要跨进阶级斗争的语境。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中华文化。你看到老庄，你看到孔孟。一者凌空鸟瞰；一者坐地对视。大体说，是出世与入世；形而上与形而下；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两者的对立统一和两者的统一对立，两者的阴阳混移……此即人间，此即文

化文明——此即**你和我和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有了老子，有了孔子，中国文化就完备了。屁股告知你，该说孔子，那你就吹起孔子的号角。屁股提醒你，是讲老子的时间了，那你就弹奏老庄的音乐。屁股想到要综合，那你摆点老子，卖些孔子。**你有我有，全都有**。怎么出手怎么有。你问屁股，随时切换——研读了几千年的历史，琢磨了中外万般理论，才让人点醒：屁股司令，屁股立法，屁股说话。

这个“全有”论，其实也符合辩证论。比如说，我们但看老子孔子的对立性，就滑向诡辩论；只看他们的统一性，便走形而上学的小路。但也无妨，你偏激，也走过来了；你中庸，也走过去了。你辩证，也还得走。我们有文化，我们有历史。我们有我们。

世界真奇妙。给你1-2，你就可以翻出无穷学问，千百流派；给你1234567音阶，你就造出不尽乐曲……。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像梦呓般，不但没能给你喝上什么精神补剂，精神鸡汤，让你天天向上，反倒喋喋不休地为你输送一些不长志气（反励志、不乐生）的话语。叫你昏昏欲睡。我在想，我快变成一个和尚，在向你唱佛。佛教教你两个字：“无”和“不”——从作为“有”和“为”的山顶峰，掉头俯冲……

冯友兰说：**人们必须说许多话，然后，保持缄默**。老子呐喊：**绝圣弃智**。歌德一面歌颂拜伦：**神圣的诗／一直升到天边／放光吧，最美丽的星……**；一面却又声言：**我愿和全人类，最后归于消灭**。

看官，**生命多么美丽**。我们的那个肖韬，也似乎领略过、感悟过这生命的亮光。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无限的时空中，你只出现一次，一闪而过。你一

出现，就**不断**哭闹，然后，**争斗**不息。你或者处心积虑，或者飞天遁地，不放过任何一个**抢夺**……只就在那一闪之中，多少血—光—泪—影……

最后，我们能对生命说什么呢！

除了血与泪之外，我们能有别的音符，别的伴奏么！

因此，面对生命，便有大二分。一方说，生命美丽—生存辉煌；一方说，生命无意义—生存荒诞。

即使人们早就总结出这么一个结论，然而，回到**生活现实**中，他仍然要陷入同一个矛盾里。谁也无法出逃——说人生辉煌的，要**抢**；说人生荒谬的，也要**夺**……

当然啦，生命荒谬派——绝大多数人还是坚持活下来了，（甚至比谁都**惜命**）。他其实不愿意死（除非完全绝望或者畏罪）……另一高台，旌旗飘扬，为人类整体的自由解放而壮烈牺牲是生命美丽的最高宣言和最高证词（**为人生而艺术**的座右铭）。

人的情感与历史情境同步。夏明翰、董存瑞的牺牲的圣洁火光，也只有特定的历史年代可以点燃。改换历史情境，改换年代，就要冒出不同的调调，甚至截然相悖的声响……**我是流氓，我怕谁！**

一个关于人的抽象答案，肯定是一个你不愿意要的答案；但它又是你不能不要的答案，唯一的答案——**没有血和泪的，绝不会是人的生命**。或许这个你想坚决拒绝的答案，却是**唯一答案**。

这是永恒的悖谬，永恒的二律背反。

你必需接受这是**人的命运**。

时候到来，我决心要向上帝发问，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你不同意吗？不同意说人是活生生的矛盾、有生命的矛盾？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矛盾——他其实说不出一句不矛盾的话语——除了单词，他躲不过关系。

关系，就是矛盾。

看吧，人-是-泗-游-矛-盾-海-洋-的-生-物。

他不能学小金鱼一样，因为厌烦了水世界，要求金鱼妈妈把她送到陆地上逍遥——寻求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意味着无、意味着灭亡。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再度飞驰在山腰公路上。太阳已经开始向西方倾斜，山风肥大，把我心爱的车子，抖擞得哧啾哧啾直叫。面对风海，刘心已经把长头发裹在粉红色的头巾中。我问是不是将车篷给盖上的好，她说，就是要享受那狂烈的风刀的劈砍，享受那种被撕裂的痛-而-快的猛烈感觉。她在大风中放声吼叫……

这真是一种额外的收获。我第一回，看到一个解脱的刘心、放浪的刘心。人生难得几回醉！一面严肃，绝不是人生的全部。老夫聊发少年狂（苏轼）。这时候，你的傻像最珍贵、最可爱！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金蛇狂舞、风驰电掣，穿梭在黄昏正开始动手，向群山撒出的一浪一浪金黄……

你读昆德拉？

读过些。

感觉？

感觉？……他-是-他。他是其中的一个出色的小说家。

你—想—要—我—说—什—么？

比如，他的小说理念。至少，他是一种代表；他说了许许多多。

他确实有很好的角度，有深刻之处，但也有许多片面之词——但是，你晓得，我追求多元。我从来不单信、不偏信。我没有英雄，没有偶像——**拒绝崇拜**。你明白。我说深刻——于文学而言，深刻即是片面。“**determinato est negatio**”。黑格尔和恩格斯都引用过斯宾诺莎这个命题。“规定就是否定”——你参透吗？

噫！伟岸、辉煌！你唱出来人类的高歌，而这高歌的另一面相，其实就是挽歌……

你想说，人类的生存是以朦胧和醉美为前提。迷信、英雄、崇拜正是不可或缺的、舍象不了的土壤、空气和果实！这些都是人类天空的旌旗缤纷！

我想，我应该选择对你的议题说——是。我倒不是因为听了许多大师们说的话，而是自己读着人类这部大书，油然产生的感喟……。理性的完胜，将是人类的消亡告白。……你看到了我的思维的流向吗？你一定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句话，令我恍惚……。我认为，那是《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中的可贵的形而上结论——在他托尔斯泰书写尽了冗长的贵族生态、平民生活、侵略战争、卫国战争……等等的形而下具象事件的基础上引导出的形而上结论。“**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由理性所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都不会，或者说不愿意揭示这条哲理，这一则判言，或许就是小说所能提供的贡献。

……你作为肖韬的朋友，我一直没有发现你。你在我心中，向来就是一位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贵公子。看来，你够沉

重。我不明白，你……YY，哈！

我同样不明白，你……刘小姐。你可以过你的超级生活——你现在是个小富婆——忘掉人类。忘掉小说。哈哈，你说你不再书写。事实上，你依旧很小说。小说已经变成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你的生命已经小说化。认识你之后，我就有想法：在你身上总结我的小说旅程，或者说，**终结**我的小说旅程——它对于我，其实，只是一个叩问生活、体验生命的旅程。

朋友，我发现到你和我的一些共同点啦。我们都是被抛出社会的游离分子，从社会的溅飞空际的溢出物。我们不从事生产，不从事劳动。社会豢养着我们，我们是特种的剥削者。社会在纵容我们，让我们站在社会边沿，说风凉话，评头点足，甚至**反对社会**。如果你是一个劳动者，你就不会有闲情，翘高腿脚，把扇饶舌。

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古希腊的自由民贵族，资产阶级的文化沙龙，他们可以把玩自己的有闲，思考社会和人类。他们冶炼思想、创制文化……

你不会是想绕着弯子，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吧。你竟然想说，像我们这样对社会尽说风凉话的分子，也在冶炼思想，也在创制文化！

噢噢，至少我本人不敢去攀这种伟大……我是想说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现实**，刘心。你或许可以审视一番。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对立统一。你不认为，正是否定与肯定的综合运动，形成着一切——事物和过程吗。我在想，否定性不仅是文化的组成要素，更重要的，它是文化发展、文化革命的动力。你看看所谓文学吧，你会有多少的喜剧呢？不，不是喜剧在统治舞台，是**悲剧**。你进入小说，是从小说那里，寻求快乐吗？你

会得到什么！你写小说，你第一股冲动是什么？是人世间的幸福和欢乐吗？——即使像《好兵帅克》那样的表面喜剧，讲的其实也是人间的可笑悲剧。对不起，恕我浅陋，至少我自己就没有读到过一本演绎喜剧的小说。中国的绝大多数经典诗词作品，都以悲、怨、叹、无奈为主色调。——高尔基认定文学是入学，那么，这个人学就是**悲学**咯——宁不为之一再唏嘘！

YY，你不妨广义地说，**思想本身就是人的悲剧**。文学表现人的生存和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状态，它又是以语言作为表现手段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啊，**思想本身就是人的悲剧**，多高的判言哟！**思想**从脑袋中掐除干净，悲剧将因此远离人间！刘心，我为你这句话喝彩！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辩证法：事物向自身的反面进发（自我否定），喏，自我否定不是出来了吗！——思想是上天恩赐人类的最珍贵礼物——恰恰是思想，让他成就为人……

看，早已万家灯火，霓虹闪烁，我们终于回到喧嚣的城区了。——你会疲倦吗，小姐？……尽管思想就是悲剧，我们的郊游却是愉快的，我们的思想交流也是愉快的。尽管人生是悲剧，而我们今天渡过了快乐的时光……，可是，意犹未尽呀刘心——我怕再次邀约你聚会已属不易，你就让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约会尽兴——有考虑吗？……我的意思是，我们用完晚餐——〈香格里拉〉可以吗——我才送你回家？

我发现我对你产生兴趣了。嘿，YY……



你很布尔乔亚呀！进-出-高-档-餐-厅。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被**布尔乔亚的——是我父亲，将我

养出了一个布尔乔亚。现时代，可能不再流行布尔乔亚投奔普罗列达里亚的故事了吧。当年，布尔乔亚投奔普罗列达里亚的故事，有多少的浪漫与壮美……而如今，普罗列达里亚掉过头来，玩命地追逐布尔乔亚……。曾经向我们展布的壮美的未来社会图景迷糊了，因此，我只能布尔乔亚下去。至少，我的生存是属于资本的。只是，思维会游离不驻。时而是资本的腻臣，时而是资本的流浪汉，时而是资本的逆子。我听到过一个很尖锐的说法：以横膈膜为界，上半身社会主义，下半身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让资本给吞没了。你觉得呢？

嗯。如果要将我仅有的一点钱看成是资本，并且把我这个人也标榜成资本主义者，那么，那资本就像是我现在骑在它背上的，堂·吉珂德的Rocinante那匹瘦马。我骑着它游走天下。吉珂德要拯救世界，而我是渴望去探访人间。

好啦，我们既然都被布尔乔亚，那就布尔乔亚着——今天上半天，我们享用了地道的农家菜，现在，来个法国餐？——这样一来，我们的胃脏，就东西汇流、大搞阶级调和咯！

你点菜。

你点。

还是你来，我没你懂！

那就来几道普通名菜吧：你看哈，芝士焗扇贝、香煎鹅肝、再要一个忘不了的碳烤蜗牛……噢，干煎鳎目鱼……波尔多红酒，可以吗？

快要西风压倒东风啦。中国式午餐还没消化呢。

没事。反正，我们这一餐，直把它吃到天亮还不行！我还要上你的课呢。

嗨。没-有-最-后-的-真-理；没有唯一的真理。只有被选择的真理。正如尼采说的：“没有真理，只有解释”。你谁

的课也别上。卖花的只能说花香。现在流行个说法，虽属不雅，但够形象——**用屁股说话**（当然，也用屁股思考）。文化理论，与其说是拿来认识的，倒不如说是拿来辩论的。你用屁股坐在你的位置上进行思考——你的脑袋——你脑袋下的那张嘴巴——其实是你的屁股的代言、传声筒。

哈，你也掌握了“屁股论”。你在讲绝对的相对主义，刘心。而相对也有其相对性。我们诅咒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又必须崇拜我们的语言。语言将我们从蛮荒带了出来，造就我们今天的伟大文明——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诅咒我们的文明——诅咒它，它使我们**失去了家园**。

喏，这就是你讲的所谓**我说东时你说西**……两边都说了，事情就完满了，对吧？

对！帕拉图的初级辩证法就是这样开始的。**你必须批驳我**……若果你能驳倒我，那将是我的最大幸福。

刚才，在白石庄，记得你提到了米兰·昆德拉——你对他特有兴趣是吗？

哎。我的兴趣，倒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文学伦理，是否也进入了你的思域？影响了你刘心的创作？……我可以猜到的是，你也并不信服于他，至少我的这个猜测符合你所表明的，你**没有偶像**的原则。

那，他之对于你呢？

来，来，让我们享受这道法国菜的上品，蜗牛。来吧，碰个杯！……我注意到昆德拉的几个很突出的论点。人们揭示他的小说艺术特色时说，昆德拉发展出一种“**小说论文**”式的新艺术。——小说论文，可以独立于人物、故事而存在。而且，与小说主人公毫不相干的人物、故事却因为与主题的关系，作为可分析的例证进入小说……这样，昆德拉也探讨了现代小

说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把小说变成更富综合性的大型散文体——**扩展小说形式上的自由度，使之能包容更多的非小说的叙述类别……**

他这些论点，非常符合我自己所怀揣的理则。我只觉得，单纯讲故事的、单纯呈现感性事件的老套路，（虽然我并不反对它的存在。我依然认为它也可以是一种并存形式）似乎已经无法揭示现代人的复杂性。更不说，人类的所有“故事”，其实都已经**讲完了、讲透了、讲腻了**。我自己特别关注，**理性，对小说的入侵和充满**。因为**理性早已攻陷了人世界**。工业革命、高度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上当代的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所谓**现代性状态**，早已将人类转化成**深重理性化生命体**。你几乎很难再从现代人中，遇上不依靠理性思维并以此为引领其自身生活的指针的分子（除非是山野樵农、草原牧猎）。

你先听听昆德拉的历史观察：他认为，自塞万提斯以来，在伟大的欧洲小说家眼中，世界是多重的、模糊的，必须去面对的是一个**矛盾百出的真实的混合物**。小说就建立在人类事物基本的相对性、多重性之上。**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性、有多重意义的语言**，它不是要像宗教或道德意识那样，旨在区分善恶，给出唯一真理。……小说的智慧即不确定性的智慧，**发现未知的存在维度的智慧……**对于那些要在小说中寻求绝对真理的人，那些要求必须有人是对的、有人是不对的人，小说的智慧是无法理解和无法忍受的……

——对不起，我引述他的观点太冗长了，没叫你厌烦吧！来，把酒干了！

看出来。昆德拉征服了你。这些话令我记起契科夫：小说家只提出问题，小说家不给出答案。

与其说，那一位大学问家征服了我，刘心，你倒不如给我

发放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证……你注意到不，其实昆德拉所提的，不能不是另一种**文化悖论**：文化的演进，原就是以理性的发展作为重要标志的。然而这种发展却被认定为破坏了小说的田园诗，舍弃了人的纯真与混沌。昆德拉的话：世界是“**矛盾百出的混合体**”、“**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性、有多重意义的语言**”。骤看之下，昆德拉是在思虑科技理性帝国的现代性浪涌，冲毁了塞万提斯式的小说朦胧王国。但是，通过昆德拉对罗伯特·穆齐尔著作《没有个性的人》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与将之定性为“**思考的小说**”、“**哲学的小说**”，并且，与此同时，再按昆德拉自己的宣称：**要把小说和哲学结合起来**，你会看到这不仅是昆德拉本人小说的特点，而且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中，就多有实践如此**取向**的大家，可以例举萨特、加缪、波伏瓦、黑塞、博尔赫斯、布洛赫……

昆德拉的言说，多少又会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凯旋的判断。你可能又要对他所说的小说发展态势，产生歧义的推论。……或许你还记得，我们这班朋友，包括肖韬在内，早些年也曾经讨论过文学语言的性格。我们提出过的判断，不就和昆德拉的某些看法相近么？（对照他所指称的：相对性语言、多重意义语言）——我们就一直认为，文学语言是形而上学；**文学所看到的世界，是形而上学图案**。从曹雪芹到莎士比亚，都是对人类精神的敲打、按摩与抚慰，甚至催眠……他们不解决任何问题。他们的艺术，增加了人类情感的密度和厚度，同时也增加了、丰富了人的矛盾、冲突、痛苦与无奈。所有一切，只体现出：**文学是精神矛盾结构**。

如果说纯艺术，我本人更推崇音乐、雕塑、建筑。音乐中没有理性语言；我赞赏叔本华对音乐的理解：**艺术能将人类从永不休止的欲求中解脱出来；音乐具有超时间和超空间的**

本质。我还认为，雕塑提供你一个庄严的外表，也没有分析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艺术是“全真”，不包含歧义的纯粹的感性。……昆德拉谈论哲学小说，他本身的小说也充满理性判断——充满对所谓集体主义的荒诞的讥讽，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谴责——但毕竟，他所要强调的，不可能是理性主义。他推崇的，对于小说最为主要的恰恰是非理性，认定“陀斯妥耶夫斯基抓住了理性的疯狂，固执地把它的逻辑贯彻到底。托尔斯泰探讨的领域是其反面：他暴露了不合逻辑的非理性的侵入……”。

昆德拉确定地说，托尔斯泰的影响，使赫尔曼·布洛赫，他所高度称颂的小说家，着意“探讨的是，非理性在我们的决策、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你还记得我刚刚说过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的论断吗——“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由理性所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刘心，我觉得，作为先行者的托尔斯泰的这番话，最适合用于定义高尔基的“人学”。——谁要是不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个论断，谁就没有资格讨论人、讨论文学、讨论小说！

……来杯咖啡吧。这精神确实要提一提了……说，你继续说。说说昆德拉小说学的基本概念：存在、自我、境况。

我也正需要这咖啡。服务员！……浓一点，Espresso，加奶吗？

加奶。我胃不好……午夜一点钟。行，继续……

……严格说，昆德拉的**存在**和**自我**概念也披着形而上学袍裳。脱离历史而论存在；也脱离历史而论自我。——会有超验的存在和自我吗？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的年代——那时光，古人类的“我”的意识，还在烘焙呢。就连“我”这个概念、这个字词，都还没有诞生——他们的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他

们有着怎样的自我呢？我们祖先的存在、我们祖先的自我，与现代人的存在、自我，有可比性吗！选择性地抽取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人，或许还可以揭示其特性与特殊境况，但却没有充足理由确定它就是人的普遍状态。再者，对于今天生活在半野蛮状态的非洲民族、还处在半原始状态的亚马孙流域的某些民族等等，你要说它是什么样的“存在”、“情景”……。即使是亚洲，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条件，也还没有坐实他所诉说的社会概念。所以，你只能认定昆德拉的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是中欧中心主义。

Y Y，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在想，**境况**事实上就应该是**历史具体**、具体历史。或者说，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现实。我也可以理解你所想的，你要求的存在、自我，都是历史时空中的存在和自我；特定社会行进着的历史中（时代中）的存在和自我。因此，你质疑一种**永恒的普遍的存在和自我**。对吗？

对！正是这样刘心。昆德拉小说的一些关键词（几乎是他的小说的出发点、主题和开展的根原）晕眩、媚俗、重、轻、灵魂、肉体、伟大的进军、大粪、同情、力量、软弱……人类的这种性状以及环绕它出现的、或者促成这些性状表演的（客观）**境况**，都不会是一种标本化的事件（能有的只能是客观环境和人性的具体统一）。如果，这一切从历史具体剥离，那么，我们将回归**一般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学。

请你注意，刘心，我并不一概否定精神分析学和一切对人类内心活动的探究——其实，这应该也是属于文学的一个值得而且必须进行开拓的重要领域。将来，信息技术绝对会全面深入挖掘**内在的人**、**精神的人**。人的精致和秘密。人的内在世界，远比他的外在世界更宏大。否定这方面的研究，肯定是对人的认识上的片面论。我们今天在强调深入生活，发掘人性与

人的灵魂……。我们只是在穷自己仅有的躯体与器官功能，猜测人的种种。将来的大数据方法方式，将要精准而且全面地揭开人的一切底蕴，把封闭的人，赤裸裸暴露无遗。——小说家的功能，于此完结。

刘心，我想我们要研讨的是，那昆德拉式的探究，应该和历史具体、社会进程密切结合。性格（人性）都来自时间和空间并且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之中。个性是运动；个性是过程；同理，自我是运动、自我是过程。更可以进一步说：存在是运动、存在是过程——究其实，这恰恰就是文学艺术的效应、意义和它的美之所依——你可以写出荷马时代的存在、荷马时代的自我；你也写出斯大林时代的存在、斯大林时代的自我！还有，亚马孙河岸的自我……

Y Y，当你对我提起昆德拉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其实是想对你说，昆德拉，就如同所有的大师一样，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永远只会得到一个说法。仅仅得到一种说法，当然最好是与众不同的说法——能够提出一种说法，事实上，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历史可以刻上他的名字了——我们非常渴望马上获得一种终极的完全的答案。——恰恰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就要撞上矛盾——终极矛盾。所以 你只会有终极矛盾而没有终极答案。

Y Y，就算给了你终极答案，你作为人的生命，就随之终结了。……你觉得呢？所以说，意-义-恰-恰-就-在-于-没-有-意-义；意-义-就-在-于-意-义-的-继-续-隐-蔽……意-义-也-在-于-意-义-的-不-穷-不-尽。

哈哈，你这个也是个高论，刘心。我想，人只能是历史中的人；意义，也只能是历史中的意义吧……。卢卡奇在论说史诗时代向小说时代过渡的课题时，提出所谓“文学周期”。他

认为，周期性，是一定时代的特殊因素所产生的一定后果。卢卡奇所看到的史诗时代的人类，“存在与命运、冒险与成就，生活与本质，在那个时候是同一概念”。他认为，那个时代，是希腊文明的总体性运行（人的主客观世界完全融洽，没有分裂）的“绝对美好状态”的时代——这就是史诗时代。

待到这样的时代的解体，才出现小说时代——小说时代的诞生，标志着人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性**。“小说的结构，反映出主人公**寻找自我与本质的挣扎**”……。沿着卢卡奇的思想逻辑前行，你将会得到一个印象，所谓“人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性”的肇因，我认为就是**理性的上升**。所谓人的“寻找自我”事实上就是理性的醒觉。……如此推论，我们可以预想，信息时代的人，必然将要与它的历史前身，发生重大变化。世间正道是沧桑。换句话说，小说时代，也将会让某种新型的文学形态所替代（假如人类还需要文学的话）——可以感悟到的核心趋势便是**科技理性对感性世界的极度挤压**——趋向接近于零（但又永远不可能是零——因为，零就是理性-感性的双双消失，人的消亡）的空间的挤压……刘心，这个趋势似乎在向我们预告，我们今天在努力描绘的所谓人类以及人的典型，与将来的人-机时代的新新人类，会完全是两种故事。将来的人，不会是我们所能明白的……将来的所谓存在、自我、情境……将来的人的思维、行为，和今天的所谓小说时代的我们，会有难于想象的分别……所以，我一向认定，人是一个未完成概念；**人在制作中；人是过程；情感是运动；人格是流体**……小说家难道不需要掌握这个规律吗？人对自己的寻找以及对自己的创造，是一个永恒过程，从一开始也就是一篇永恒的，永远不能截稿的——既清晰又朦胧的史诗！



让服务员再来一杯咖啡好吗？……说到理性，我就有我自己特殊的故事。Y Y，我曾经对你的好朋友肖韬表白过，我长期努力建立我的生存方法论。那就是，**依靠理性来统御感情；让理性成为独裁者：教自己的感情理性化。**

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具体点说——就以爱情为例吧——我是用强大的理性来管理自己的爱情的。我可以沉醉在所谓爱的海洋中，但我颈脖子上永远套着理性这个救生圈，不让自家溺毙。旧戏曲常有唱段：慧剑斩情丝——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可能或者已经带来一种消极后果——我的生活和生存就变得很为僵硬，享用不了感性生活的全方位的、立体的，淋漓酣畅之美。……有时候，我会自嘲：这样的我，可以不必“一死以绝”，而可以“多死方终”——在曲折的生存征途上，**多走几步**。若是掉进感情的蜘蛛网，要不被缠死，就得及时抽出理性宝剑自救。

……你刚说起卢卡奇的史诗时代论，我试试这样理解：所谓史诗，那是人的感性、理性混沌一体的时代的精神产物。英雄美人，爱得热烈、死得壮美；冒险、征服，即是**生命本体**。……直到人类的自我分裂继续开展，感性-理性各各滋长，人反而陷入迷茫、自我怀疑，走上新的冒险——寻找自我的征途——跌跌撞撞，跨上**小说时代**。

你在引述所谓人的自我寻找的时代的开始，便是小说时代的发轫，我想，这是否和人的着手创造上帝的时代相一致呢？开始对一个上帝进行塑造，其实就是人的自我觉醒的第一步。好玩的是：觉醒的第一步，却首先是人对自身的否定——人将自身交付了上帝。你看嘛，史诗时代的结束，就正是上帝时代

的开端。这个过程，一直延伸到尼采的高喊：**上帝死了！**——这或许就是第二次觉醒——人类终于要迈开脚步寻找**真正的自我**。跨向这个时代的人类，充满迷茫、疑惑乃至绝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面迷茫，又一面高歌猛进——人在试图把自身变成上帝！他通过宇宙科学、微世界科学，通过信息科学等等手段，走向破解生命、制作生命——人类的神话时代的结束（然而，今时今日小说却依然保留着神话性格）。

这些说法，正如Y Y你说的，卢卡奇理论其实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世界，是否可以有另一个故事呢？或者说，是已经到了东方西方进行并轨的时候了！但不管怎样，这种种逻辑，多少也有些参考价值吧……我想，我自己仿佛也是在重蹈史诗时代的冒险……但是，我明白，我的这个冒险是不会有终点的——我也只是在努力将这个过程走完。走！就是走。你知道，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看成是**走的旅程**……

噢，我们的好小姐，我很早就从肖韬那边听到过你的宣言，同时，根据你的宣言，去猜度你的行藏……。现在可以向你坦白了，我们曾经议论你，我们说你在执行一种“**冷爱**”路线，你要讲的是“**冷情**”。这也是你的人生的一种实验吧。我们事实上是很赞赏，很羡慕你的！……但是，你自己也十分了解，神圣而冰冷的辩证法，会最终判定你的努力的极限。说白了，你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境界——因为**极限**，就得相互取消嘛！……极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尽管理论上说，理性攻陷情感，但是如果说理性完全消灭了情感，那么，就等于说，**人灭亡——这种人归于灭亡**。宇宙、地球，寄望于**另一类-生-物-人**的诞生。

当我们在讨论理性攻陷感性的时刻，恰恰就是有学派高呼“**告别理性**”的时刻。思维的两轨开展，在延续……

……我们到花园去散散步吧，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闷死了！

那行！走！

嗨，差不多天亮啦。这花园繁花似锦。花儿们在渴望晨露呢。……人爱花的季节，就是歌颂生活的季节，歌颂生命的时节。花就是美的象征呀。但是一旦花儿朝哲学上升，苦和烦随即来临……

每每看到花，我总要想起黛玉。——想起她的葬花。我就升华、漂浮在艺术之乡的梦境……

你困了吧？

我不困。你不晓得，**我是很特别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和你们都不一个样。你就把我当作是一个怪物吧……用世俗的说法，我已经**成仙**——我是怎么样都行。飞天遁地……希望我这话不会惹恼你！——我在说**真话**呢。

瞧你这说话——我向来把你看成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但，这回算是领教了。你不像普通的滑头——你心思很密，语言吊诡。

你看不出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么！我想世界上的**终极真理**降临之前，我愿意是一个**特种的自由主义者**。我不想苦着脸去生活。我想微笑着去对待世界上的一切话语。或许有人要把我看成小丑；但人们不晓得，我倒是**把世界看成小丑的**。……我是个准富二代。这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先天被给定的位置。穷苦生活没我的分。奢华生活令人厌倦。我的精神一直在糜烂与高贵之间飘荡……有时候，我就拿尼采的话来为自己辩护：“**最深沉的精神也必须是最轻佻的。这几乎是我的哲学公式**”——你觉得我可笑，比尼采更可笑吗？

YY，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生活得很真、很美、很圆满吗？

有呀！——**革-命-者**！——我是说，当他**真正**革命的时日！

你在等待“终极真理”么？……不也是你那个尼采说的“没有真理。只有解释”么！他还说：**信仰，比谎言离真理更远**。所以嘛，即使信谁，你也只能信他一半——终极真理，也恰恰违反我们所仰视的那冰冷的辩证法。

所以嘛。看来，我也只能是个永恒的自由主义者咯！……说老实话，刘心，我现在才发现你是一位很好的对话对象——我先前，站在远处，对你敬而远之。就因为听说，你将要回国，所以，我争取机会和你会面，好好谈谈。你真是一位很好的对话者——喏，送给你，这朵披着晨露的鲜花！……我帮你把它插在发鬓上——**放逐理性**！……诶，我听说你就要动身了？

是的，我有计划到美国去。我再一次要近距离看看这个国家。嘿，你可以来呀！你也到美国来。我们可以无休止争论。我们不就是吃饱撑的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天南地北、争个昏天暗地！

这你倒是说对了。我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哈哈，要是我想到美国去，我连visa都可免。这个秘密，有一天会给你揭晓……

那来吧。我们可以无界限地争论下去。我就喜欢可以争论的对手。真的，来美国——找我！



……我的看官，我知道你已经十分不耐烦……。
没错，没错，我答应过你，我要带你去见你意想不到的非常人物。……你先让我送走我们的刘小姐。然后我们安排我们的行程。嗨，现-在-还-不-行-，我还有一件事要办——在走之前，你得让我再一次去拜会我的好朋友肖韬。我答应你，与肖韬作别之后，我们铁定启程……

呵，三亩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坑头！……挺滋润的嘛！

好家伙！多久没见你踪影，多久没听你声响。你是玩消失，还是躲哪里风花雪月去啦？

是你在躲我吧。我还用得着躲人么。我是谁，你肖韬还不晓得么！

我说呢，你这种人，就不应该再在我们祖国大地上游荡。该去哪去哪！把空间留给中国人民。

呵呵，我早就把我的所有还给了中国人民。我现在嘛，真的就一无所有，就连“我”也已经不是“我”了……

你本来就是個魔怪、是個魔鬼嘛。说说，找我有事？这穷乡僻壤的，你怎么来啦？

你说对了，我-就-是-如-假-包-换-的-魔-鬼。找你来嘛，首先是看看你这个死党，看看你老婆，你孩子，你丈丈人，你丈母娘；看看你的庄稼，你的猪圈……看看你是熊了还

是焉了。再有，就是听听你还有啥子话要骂我、要咒我！——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兄弟！

看你酸的。——你出国呀？

我再也没有“国”啦。要说国，那就是天-之-国-咯。

我倒希望你早些上天国去。去给玉皇大帝报道人间的万般艰辛和万种危机。

我会的，兄弟。谨-遵-所-嘱——当你的使者，义不容辞！

嘿，今天不巧，你嫂子一家子，走亲戚去了。这样吧，我亲自下厨，烧两菜。咱喝上一盅。家里的鸡和蛋、新鲜蔬菜，尽皆一流，包你解馋。

好呀。我来打下手。

……

韬，你一定晓得刘心准备出国？

走一个！干！尝尝这鸡……。哈，刘心她吗，她也不属于这个国家。你看到的，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族类，我管他们叫“不国族”。先前，都讲爱国主义——现在全都“不国主义”啦。这个族类，逐水草而居，那儿凉快那儿去。

我觉得，刘心还不是你说的那族类。她脑子复杂。你不能怀疑她爱这个国家。——那你呢，我倒想知道，你认为你还是个爱-国-主-义-者-吗？

嗯。我，至少我爱这土地，爱这山河，爱这人民，爱这文字，爱这语言，爱这历史……**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往-外-国-的**。老想着到处乱窜的是资本，是钱！——拿破仑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你说，人民交流，本来是个好事嘛。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出了大批媚外拜外。不仅媚外，还因媚外而鄙内——

中国样样不行，幻想洋化升仙。还枕戈待旦，准备当带路党，去灭土八路——Y Y，要亡中国的，就只能是汉奸。中国是个汉奸大国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不说远了。我和刘心有过一次长谈。我们谈文学、谈小说。诶诶！别瞪我眼，我-们-没-谈-你。

哦。你那破小说写完啦？前面乱七八糟，你把余稿拿过来我看看——就不晓得你最终写出些什么妖魔鬼怪、天方夜谭。

我本来想把主角们写好，让叶子终于悬崖勒马，修心养性，成为正气的人民教师，为教育学子，鞠躬尽瘁；让XT（你~~别对号入座~~嘛）幡然改过，振奋精神，重新上路，最后成为出色的好干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分子和好公民。而作为反面人物的必然结局，我准备给滑头的两面人庞越一个备受惩戒的下场；让那窃国霸民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邵老板，吃官司坐大牢……那里晓得你们一个个，都情愿走自己的路，各显神通，也都真有自己的路走。——弄得我也不知所措。

为了这事，我心里一直不安——为自己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捧出心灵鸡汤……而汗颜。你说，至少，我就应该做到像福克纳他们这些所谓现代主义者那样，在写尽美国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心的丑恶；在道尽社会恶的普遍存在，在刻画了“丑陋的美国人”之余……却还是深切关怀人类苦难命运，竭诚希望和热情鼓励人类战胜苦难，走向美好未来——我连这样基本的写作良心都没有。我算是在写哪门子的小说呀……但是切实想想，像你Y Y这样一条社会虫，你所能攀缘交往的，脱不了都只能是一些非典型性人物、一些社会上的比较次的角色（对不起，我不是存心侮辱你）……这就注定，各色人等，就有各式演变……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世界对于你只是一个游乐场。你偶尔也在游乐场的舞台

上，表演表演。YY，我们都大半辈子啦，有个什么打算吗？你还是依然一以贯之，潇洒下去，明星先生？

别说我。我只是一个“无”。说说你。这农村生活……

我说我找到了**家园**。我很好，我想，人本来就应该是生活在广阔的大地上的。你就难于想象，你把自己栽种的黄瓜，咬上一口，青汁花飞，那个甜美！

你这不算是沉沦吗？——中国知识分子独爱这种情怀。被逐出权力、财富圈子之余，善于自嘲而又通过自嘲登上自美的天阶——自我羽化成仙。

你怎么可以如此讽贬中国知识分子呢！现实点说吧，人是无法逃脱社会的。一旦你上了脚枷，无法自由跳舞的时分，避世而独善，不能不是一种有效的抵抗。貌似消极的行为，反而是树立了积极精神——把独立精神存留世上。你不能只看它的否定面。

我看呢，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都见不到这种很独特的情怀和行径。这也是中国特色吧。令人赞叹，他们的谪居、退隐、归田……竟然造就一个特殊的诗意人间，一种山水文化、神仙文学——叫历代中国人仰望、赞叹！——你就那么积极看待你的农村路线吗？“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更何况：“本欲起身离红尘，奈何影子落人间！”

是升华，升华！我在领略生命的快乐，体会生命的真谛。我没有诗。我只教自己的心闲下来。闲吾志以存余心。志者欲也；心者灵也。理学家说，存天理、灭人欲。心是过滤物欲的灵界。我学着点。但是，**究竟不能究竟**。人类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同西西弗斯一块，拼命要将石头推上山顶，每每要到山顶时，巨石就从他手上滑落山底——永世不辞的苦差！。……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妄求其次云尔。究竟不能究竟。

我试着实践。我只有一把小刻刀，我雕塑我自己。我不能为自己先行刻写任何碑文。让我活着吧，**世界，让我活成我自己！**

结局，不能由我告诉你；结局，只能由你告诉我！

……YY，农村真美。我现在在开一个电脑班，带着老农同志们学用电脑。引导他们走上取得农业资讯的捷径；学习网销、网购。我也开始和农民兄弟在一起，组建合作社……我们正学习、仿效各地农村所创建的新的生产模式、经营模式。我们努力争取青年人回归农村。我们也向别的村镇，推介我们这些年积累所得的蝇蛆养鸡经验。噢，农村真是个广阔的天地。它给你大太阳，给你大风雨，给你大汗淋漓，给你鲜美空气。它给你忙碌，它给你忘我——忘掉你是谁！当你忘掉你是谁的时候，世界变得特别美丽！特别美丽！赫赫……

哈！活见鬼！**鬼遇着鬼！**到底还是他肖韬在写小说呢。是他没有**远离颠倒梦想**。这嘴里便是拿了那小说语言吞云吐雾；这真是我万万想象不到的脚本。我祝福你的**重头越**……我只好按了你自定的这个线路，为《叶子》草草作结。肖韬，你用不着看我的稿子。我答应，不会把你写得很糟。一般吧。你不会是英雄人物，不会是人间楷模，也不会是大奸小恶。就那么地**一般般**。一个活脱脱的矛盾物。可以五五开，或者六四开。总之，还是社会积极因素吧——说来，社会就靠你们组织。你们就是社会上那个承上接下的庞大的中间部位、橄榄型的肥肚子……上面的保皇势力和下层的革命势力，都等待你们的一票，以决定社会进发的动向。我看呐，你这亿万矛盾物中的一个，倒也算是个明白人——明白你的是个矛盾物。真正能将自

己当成矛盾物对待。你剖析自身、揭露自我、敢于袒露内在精神浪涌、心灵波涛。你这和那大片大片的自我隐蔽者，大不相同啊！就这一点，我向你鞠个躬行个礼——你完成着一个人的塑造的神圣过程。鲁迅写到：“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辉。”鲁迅揭示了“人”的缔造的辩证法。

我愿意把你这种敞开自身的人称为**灵的矛盾物**，而将那些强力隐蔽自身的称之为**钝的矛盾物**——他们将自身封藏得如此严密，给人们摆出一副“正人”乃至“圣人”的外貌，以极高水平的虚假和造作在社会舞台、历史舞台上作表演，卖力演出。他们在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在充当社会贤达、他们在充当国家领导……

我选择你，肖韬！……我的这个判言，你是服，是不服？……嘿，我绝不是贬你轻你，也绝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你就别跟我这个人较劲。我绝对不比你更高。我就是个**零-零**。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借用孙大圣：**到此一游**；此间风景独好；走的时候，不带走一线风景。来也无理、去也无由。**我——物质的一朵微笑。**

哈拉！好你个Y Y！这些岁月，你的诗意、你的哲理、大有长进嘛，我得刮目相看咯。但是，我就奇了怪了。这年月，自然不能想象你这公子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什么的。但你既然有幸是先富起来的一帮，怎么就不能把心思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天地？至少，在**资本主义改革**正全面深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年代，这能让你更富裕起来呀——这，我们这些朋友，也跟你啰嗦半辈子了呀，你就情愿如此地吊儿浪当？你这玩也玩够

了，小说也宣告要写完了。告诉我，有什么人生发现？有什么文化体会？有什么人生规划？——你向来比社会走得更快！

我要走了。我要离你们而去了，肖韬。说实在的，我真也舍不得你们。你们毕竟是可爱的人类，漂亮的人类，真实的人类——中国人爱说盖棺论定，人要死了才可判定其善恶忠奸。其实，罢—罢—罢，就算死了，这也还有没—完—没—了的话说，你还得让那些活着的人将你的尸体翻来倒去，何止一万年！……

喂你个YY，你怎么生呀死的——你想说什么？

你就听我说嘛……你说那加缪，他凭什么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你明明一个生物，怎么就耽迷于死呢？……叔本华有一个出众的表达：人类对于死亡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事实——我死了，但这个世界仍然运行着！……我想他倒是表达了人的共通心声吧。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要死的。这是最钢的一条规律，人间的唯一的绝对平等，唯一的绝对公正。——妻丧，庄子鼓盆而歌，庆其解脱。“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让自己的枪口给毁灭了。是谁也没有把他打败吗？还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你是英雄你是美人，你只能对死亡仰脖兴叹。无奈呀，无奈呀！你甚至会祈求：再给我多一天吧，再给我多一分钟！……生命多么可恋、生命多么可怜。你的不堪，你的不愿，难道是对生命的无限赞美吗？你的生存是美得不能舍，还是你的生存是苦得等待复仇？……如果向你保证：人类将要与你共存亡——你的一死，世界便打烊，宇宙涅槃——那你便心满意足，欢喜泯灭？！

啐！你怎么个远道来访，却对着我老叨念什么生生死死。你这真的是灭——灭人雅兴嘛。

啊。说道了死亡，我这可想念起叶紫来呢。老肖，咱看看她去？

嗯。我的这位红颜知己——我不能不承认她——故去后，我还没有机会去给她上过一次的坟，烧上一柱香，心里有愧。你这建议好呀。但是我们得乘车到她乡下去。她母亲把她的骨灰盒安放在家乡骨灰堂。

肖韬，改日你可别忘了，也给我烧上一柱香！

嘿，你这魔头！你真要死啦？——行！我给你烧香、磕头。你先把你那老爸留给你的遗产给捐了出来——捐给我们农村合作社，那你就安心死去吧。我们合作社兴旺了，我们年年给你唱赞美诗！

……………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蓬的……风驰电掣。我飞驰在中国的天底下，飞驰在中国的大路上……

朝向叶紫的家乡开去。肖韬一路沉默着。他在专注地凝望。是农村生活给了他农民的眼睛，在注视路畔的稻麦瓜果、牛羊鸡鸭？还是沉湎于对叶紫的追忆？

我们在镇上向人打听，找到了叶紫的骨灰堂。主持带领我们到停放骨灰盒的立柜。我们要了两束鲜花。深深地向亡魂所寄，行了三个鞠躬礼。我注意到，肖韬眼眶，含着泪水，脸涨得通红……我建议，肖韬站在叶紫灵前，让我给他拍照留念。大出所料，肖韬突然跌坐在骨灰柜脚。起于抽泣，继而恸哭……我一时也失去主意……忙把他抱起来。他浑身颤抖，泪湿前襟。

我扶他到前厅休息室坐下。要来热茶水。一面给他喝下暖身。一面拿手绢蘸了水，往脸上敷敷，好让他慢慢平静。对不起，我失态。没啥，韬，理解，理解。在你坚硬的心坎表层之下，有一个深藏的角落，在那里，存储着你对叶紫的沉重感情。我想，这连你自己都未曾察觉……这一刻，它爆发了！

我对不起她呀！YY，我对不起她。我迷了心窍。我干扰了她的平静生活。我破坏了她的清淳世界。……一切，都是由我启始的。我为什么造这个孽！

佛说缘。就是这个缘吧。它唯物吗。我说不准。人间信。这是最简便的解释。它一直在制作我们的世界。那我们也将就，生活在那个世界中吧。或许，会自在些。……也真够邪门的。你一副学究相，没少女娃喜欢你。可你偏要……，唉——这世界真的是不好理解！……你说嘛，我们老去思考宏大的世界课题。嘿，你就解说不了，永远解说不了你跟前的小我世界，鸡毛蒜皮。那是世界荒唐，还是我们荒唐！



我们不敢去拜望老人家。因为，肖韬先前碰过壁。他说，老人家恨她女儿的朋友——男性朋友，老人家一竿子横扫过来，凡男人要向叶紫祭拜的，一概不欢迎。去去去！她人死了，别再来骚扰她！……人们传告说，老人家嘴上念叨，她平生最最关心自家两个女儿的德行。我们一家子，多少代名节。即使到了女孩子们长大成人，我还是步步为营，但防她们行差踏错，怕她们中了男人的蛊惑。这世道，一日不如一日，是坏透了，烂透了，男盗女娼，叫人提心吊胆。你说这些年，生活好了，有饭吃了；可怎么人的道德却下滑了，良心喂狗了——

母亲最不情愿叶紫但逢学校假期就老往外溜，到处旅游。你想啊，自己老公方明又长期不在身边，天南地北——甚至，老人以声明不替她管带她小女儿作为要挟，企图阻挡她出游。结果呢，结果呢！她还是失去了女儿啊！天啊！

我们在骨灰堂的停车场，说巧不巧遇上多年不见的那个庞越。他说他这些日子，经常会在这镇上忙活。——其实呢，这镇子也就是他庞越的家乡嘛——他说他在主持一个大佛寺的建造工程。地点就在镇南紫霞山山麓——已经定名〈紫云殿〉。佛寺占地上万公顷，囊括了山南山北的大片山地。几乎就是当年的一个游击队驻地……你还别说，那年红军长征经过，也真曾在这山区作短期休整。我们计划搞一个红军纪念塔，也好在红色旅游中分一杯羹。……这里，不仅将会是宏伟的佛家圣地，也将是规模化新型农业发展基地。你们会看到猕猴桃、水蜜桃等等果园；看到郁金香、兰花等等的花园；你会看到中草药园、蘑菇园、葡萄园……总之，一个庞大的综合农业中心。我们〈紫云殿〉的热心捐献者，也是我们的投资者。他们来自台湾，来自泰国，来自印尼……还有洛杉矶，嘿，五湖四海。既是教化，又是实业。看我们够魄力吧——世界华人，扭成一股绳。我们的力量大！

“相请不如偶遇”。庞越拉着我们，非要共进晚餐叙旧——看来不是我，肖韬也大约与他睽违有日——没了当年那搭肩搂背的热络。但毕竟是老朋友，聚一聚，还算正常，或者说必要。

往日的那个瘦皮猴，发了福。腆着个肚皮，进了〈紫霞阁〉大酒楼的一个大包厢房。“这是我们集团旗下的酒楼。随便，随便。”庞越吩咐酒水停当，便朝我发难，“Y Y呀Y Y，你躲哪儿去啦！这回又换了几个情人啦！都说，演而优则导。你

根本就应该自家当老板，搞制片，自导自演！你看，让你和我们搭伙做生意，你扭头就跑了。要是你当年跟我联手，那不晓得要打出怎样一个天下来！——喂，搞电影我有兴趣……”——庞越看我挥挥手只是笑而不语，便转头跟肖韬说话。

“老肖，你农民当上瘾啦！也没个联络的，早当我不存在啦——专程来看叶紫？我那妹妹可怜啊。时代波涛汹涌，她不识水性，就这样给冲走了！”

“不谈她吧，多少年了！我怕刺激老伯母——老人家，看来特别恨我——我一直不敢过来。”

“这些年，就我老母亲常来陪她老姨说说话。叶紫她妹要接她家去，她也不愿意。守着老屋。我也提议接她到我家住，有我妈作伴多好，她就不！”

这酒楼的女经理和庞越熟络。庞越进得来时，只稍稍啗咕两句。——这时，上菜的小姐少爷，鱼贯而入，早把一桌子菜肴摆布得满满当当。

大杯喝酒，大块吃肉。没有客套，也没有拘束。渐渐地，庞越便high起来。他说许多故人、新事，说国际、说社会，说人类、说信仰……大家都酒酣耳热。我打量着肖韬，似乎是更多地用沉默来应对这位昔日搭档——农村生活，真能叫人变得淡漠恬静吗！

我估摸着，庞越会不会重拾旧话，要我和他合作搞生意。他这种生意人，其实，嘴上讲的与心里转的，多不是同一条思路。他今天已经是成功大企业家，集团公司总裁，还怎能看得上我们这帮蝼蚁之辈。再说些什么，不外乎是揶揄你，逗逗乐。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反倒是突然问起我的“小说”。——他也知道我写小说？

他说，你们这些咬文嚼字的文化人，确实也好玩。不知咋

的，我老是觉得你们很不满社会，甚至很仇视社会。把社会看得一无是处，把社会说得一塌糊涂。其实嘛，社会历来也就是这样的呀。万年千载了，好好的嘛。好中有坏。好也就这样好；坏也就这样坏。走呀走的，它也没烂掉，没垮掉！人也总是哭着哭着过了来，也总是笑着笑着过去了——不是都好好的吗！

但你们总爱捡坏的说，检丑的写。……你们还老爱舞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美满社会，美好家庭，美丽爱情之类词句……呼，呼，那来的那个满哟，那来的那个美呀！——喝酒！干！……尤其是你们小说家，哈！对社会人生，没半句好话！——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听不懂的是哲学家讲的；行不通的是小说家写的！

他得到的回应，还是迷糊的哼哼唧唧和间歇的肥笑。大家都开始半醉半醒。

春风得意马蹄捷。资本家庞越，怀揣着成功和财富，显出自信自负，睥睨天下。他指斥方遒，手舞足蹈。老肖叫，好好……一个时代让你给……糟蹋咯。你说，你当什么个屁农民你。历史倒退。……要当农民也当我们这种现代化农业家，科学农业家。我说农业家，不是农民！……看呀，我们国家马上就要登上世界第一的高台！你，你还去，耙地。你，脸朝黄土背朝天。喂，老伙计！你醒醒。你看着我。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集团来。你想干哪一方面的大经理？煤矿场、水泥厂、房地产？还是物流公司？你一句话……哦，我忘了，你是法律家，那你管我们集团公司的法律部门，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好大的气派。……肖韬脸上红得像关帝庙里刚上了新釉彩的关公。嘴上呢呢喃喃。方才的那一顿哭泣，让他泄了元气，更不胜这酒力。朦胧中，听到他说了句：你-你-走-你-你-

的—阳—阳—关——几乎都睡去了。

……我掉进沉思，眼前的这一位事业家，这一位周郎般雄姿英发的资本家，羽扇纶巾，会不会就是中国的未来？或许是联想吧，我问起邵宇声邵老板。问说，邵老板应该进入到了那个一百强、五百强？

嗨。他是够强的啦。对不起，我这些年少跟他来往。YY，我和他不是一伙的。我们不是同路人。市面上都说，他的事业已经是世界级的了。 he 现在是美国人。他在世界各国各地，寻求投资，并购企业……。人们称赞，中国力量，中国资本主义力量。有一天，中国把地球买下来了！

你认为他就一帆风顺吗？——如今的打虎，看来是玩真的……。他那位先生，好像一直传闻不断。什么经济案、刑事案……

呃，我不想知道别人家的事。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庞越从来不干亏心事。我站得正行得直。你清楚，我是读法律出身的嘛。人要有政治智慧。要懂得做好中国梦。我一生奉公守法，做事光明磊落。我一天不落，研读内部参考，学政治文件。你和党保持一致，和国家路线保持一致，要成为社会正能量——当资本家，你要当红色资本家，当共产党的资本家。……不逾矩，不逾矩！

庞老板，你真神。怪不得你得心应手，直上青云……嗨，这位肖大哥，都不省人事咯。咋办？就让他在这沙发上睡到天亮？

没事。把他扛起来。我带你们到我镇上的别墅。你能驾车吗？——你驾你的法拉利。肖韬上我车。



别墅屋里，把那醉死了的肖韬安顿好。

夜已深沉。庞越拉我到二层楼天台，凉快空气吹拂，酒意醒半。隐约看到湖中央的小岛，猛然忆起，这不就是多年前肖韬他们法院单位集中学习“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场所么！

是呀！我买下来啦。这整个一个地段。搞一个高尔夫球场，非常理想。我外面办事累了，便躲到这别墅休憩——它前是老式度假村的主楼。

庞越吩咐管家，沏了绿茶。

他揶揄我，酒量可观，精神抖擞，不见倦容。——这小子，还-不-晓-得-我-是谁。行吧，你爱聊，就聊。你想再斗酒，我奉陪。

他真把白兰地开了。管家的水果、花生瓜子盘也端了来了。

YY，说来也算有缘。我是肖韬的好朋友，而你又是他的好朋友。我说你们两个都是怪物。放着大好时代大好机遇，你们反倒在社会边缘游走浪荡。哎，肖韬这个死硬分子，我说他不通。那你，你说说，我们琢磨琢磨电影业这档子事？

阿。老庞你别算上我。我不是搞事业的料。我什么事，都水过鸭背。我真没那心肝——闲散惯了，是扶不起的阿斗。别说你了，我们这位肖大哥，也还不是同样苦口婆心，劝我正经做人，正经做事，建设国家，造福社会。……忘了我。我向您致敬，你大哥雄心万丈！

我看呐，你很聪明，脑子好使。你像个游方诗人，阅尽人间春色……

噢噢。游方或许你说对了，诗人那就远啦。我走，我看，我问。我就那么一个世间游魂。喏，比方说，我就太想问道问道，像庞老板这样的人生世界，那么神奇。太难想象了——资

本以及资本力量，是如何魔术般地生长的！——我想象，你庞老板现在的财富，要比春秋时代的整个诸侯国的财富还要大！——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现象嘛？

哈哈。比尔盖茨的财富，就比许多国家的都大！……你 YY 不是建制中人——也不妨跟你说道说道建制外的话。你看到了我们三十年来兴旺发达？你说这是什么神奇力量打造出来的？……不是，不是你想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人们如果能排除偏见的話——正是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嘛。市场经济就是你说你想知道的那个**魔法**。你说嘛，社会主义是一个设计；是一张图纸。它没有实体的基础和条件。它就在一些人的脑袋里打转——地面上，空空如也。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一切都靠人工制作、人工创造——这无异是浮沙上筑塔！——人家资本主义有几百年的积累，它从封建社会母体中抢来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有坚实的物资底子——最重要的是，它与封建社会同样建立在**剥削原则**之上。从剥削土壤上生长，是得天独厚的呀。你不想想，有剥削，才有财产积累；有剥削，才能集中社会生产力。你懂吗？你们别简单地指责那是**恶**。黑格尔都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反过来瞧瞧我们的社会主义，它要在一个逆反的原则——**反剥削原则**之上生长……这困难大吗？这阻力大吗？我们说，社会主义救中国；我们说，资本主义壮中国！

再说了，为数不少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脑袋里，他们精神世界中，一股脑儿跟着封建意识、资本意识——一切都还在口袋里暗藏着……哎呀，这能说得清楚吗！……有时候，我们的毛病就是不肯承认人是利己、自卫的动物。非要说资产阶级才自私，剥削阶级才自私。那你给我解释，为什么又有那出身劳动阶级，苦大仇深的干部，却变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贪腐

分子。——抽象层面，普遍意义上论说无产阶级意识，那逻辑层面上不会错，但是不能直接而简单化解到个体和具体，对吧？

每一个具体人，都无法排除七情六欲。基本上无疑地都是自我保护、自我利益的动物。他作为社会生物的可能的**利他主义**，是动态的而不是绝对的。你不能依赖道德说教去组织社会。否则，你就要变成唯心主义者。你嘴上唯物，所行唯心……

资本家都是十足的唯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不唯物他就不赚钱。很讽刺吧？资产阶级说教，但资本家不说教。战争贩子都是教徒。宗教是战争的源泉之一。说教说了几千年，世界并没有因此博爱……宗教就是主义呀。说主义能教好人……嗯，我极表疑虑……

社会主义者，更加钟情资本主义诱惑。——喊口号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可爱，但你就甭当他是真的那么爱社会主义。你不听萧伯纳调侃：要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阻挠，我们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

历史果真如此充满讽刺吗？我的庞老板。

没有讽刺的还叫历史吗？你真是。——YY，你别也书呆子。……你当然也有权利跟随那些所谓政治正确的思想家、历史家屁股后，要把一切说得很正面。人类纷纷扬扬，历史浩浩荡荡。你说人类进步，它确实进步；你说人类辉煌，它确实辉煌。古时代杀人，上千上百；现如今杀人，以百万计。古时代，千方百计，要灭别人之国；现如今，千方百计，要灭别人之族。社会越进步，人类越狡猾。文明与蒙昧并进。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叫我们爱国家；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叫我们爱人类。当我们进入社会之后，我们全心全意伸手抢夺……

嘿！我最近读了点福柯。——你能完全否定他的观点吗。他说：“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致普遍的互惠，最终以法律准则代替战争。”——你就看看今天在行进中的国际历史，血肉横飞，杀人武器年年新，日日新。这个地球，保得住保不住，还两说呢！你看到了人类和谐的可能性了吗！你可以定出个国际无烟日；定出个国际无车日；你可以定出个国际无斗日吗！福柯对你说：“相反，人性将其每一种暴戾，都深深地藏于法规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人的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

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剥削理论、诓骗劳动人民的颓废论。不是吗？

NO, NO! 我亲爱的同志哥。即使今天可以让你将我铁板钉钉地定性为剥削阶级，我其实还是会赞同人们主张的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理想。人类平等、人类自由、人类解放，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是可以反对的呢？——然而，理想归理想——理想也就是“理-想-的”嘛。那是个形容词，老哥！你我都同样愿意为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不是？我想，我们多少人都拥护革命的——谁还不希望社会变成美丽的天堂呀！但是革命最可怕的就是叛变。最可怖的是~~革-命-的-反-动~~。最可怕的是人们打着革命的旗帜干反人民的勾当。人们一直让理想无始无终地愚弄。

——悖论是：没有理想，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我想你最熟悉那个吉诃德先生吧，他就是你们文学家讲的人类典型——理想主义典型。他大英雄，整装出征；颓败还家；再整装，再出征，永不言败！我相信，你也会有这股韧劲。但是，你别只靠嘴上功夫，你别瞎拍胸膛。你要用你的实践，**打倒福柯**

们！——OK，当福柯们的理论被完全证伪之前、破产之前，你允许我庞越对他表示折服！总可以吧？就算你当作是我迷信，那你也不能剥夺我的迷信权利不是！

正因为，你庞老板已经荣升老板，所以，讲老板话，行老板事。——不好意思，你这位醉意正浓的老朋友肖韬，把你列为新兴资产阶级。

哈哈。你给我阳光、空气、土壤，我就活了；你给我台阶，我就拾级而上；你给我机会，我难道还不抓紧？

我不理会什么阶级，什么主义。我记得毛主席说：**搞革命搞了几十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有走资派。**

他老人家说的多么明白呀Y Y。这是一百年的社会革命运动的精确总结。一百年地球事件的历史无上精准的解读。

假如说社会主义有什么困境，社会主义有什么险阻，老哥，那不外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变质；社会主义者回过头来，摧毁社会主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社会主义者 为社会主义挖掘坟墓。老哥，我说错了吗？你别相信我，信口雌黄——你看历史……

……听着庞老板大发议论，我心里暗喜。我还真把他肚子里的话给掏出来了来。你说，这长知识不？假如中国出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庞老板绝对是一位新部长。你没看，这是中国特色资本家——当下，他还似乎是非常唯物主义地，非常精准地，非常慎重地两头押宝……

看官，你好大耐心等候我。谢谢哈。很快。很

快。待会，我把肖韬弄醒，把他送回乡下他家去。
那我在人间世的所有烦-琐-事，就一概完结了。我们轻松上路！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风驰电掣……

我把肖韬送回到他家。早上九点钟。原来他岳家一行，已经探亲归来。浓浓的还认得我，便忙着帮我把她老公扶进了房——将就在浓浓的山下茅屋的自用房间。这时候，要把他送上他半山上的“别墅”，简直是拖牛上树——小巧巧拉着我问，叔叔，爸爸怎么啦。没事，没事。就是喝多了点酒。大概还有点头晕吧。

路老爷子也说，肖韬向来能喝。这回醉成这样，还是头一次见。

老爷子陪着我在客厅上喝茶。老太太忙着在厨房里熬绿豆汤。完了又赶到地里拔了根胖大萝卜，说要榨来根汁，让肖韬解酒。

……忙活了半天，说肖韬他感觉舒畅些了。我想想自己时间差不多啦，便起身到他屋里告别。走进房门口，却听浓浓的放低声音问道：“他脸上隐隐有股……青气，我怎么看着心寒……”。“嗨，你是幻觉。他昨晚也喝了不少的酒嘛”！

我心里咯噔。这女人厉害！——大约是她灵魂干净。

可能是觉察到我走近，两人停了对话。

韬。我要走了！

阿。对不起。让你受累。来，坐。

不坐啦。我——时间到了。

你-还-有-时-间-的-约-束？你是个大自由！你-是-一个-神-仙，你晓得不？！

神-仙！呵呵。我真要当神仙去了。保重，兄弟。我回来看到你，在人世间生活得结实，看到你活得愉快，我很安慰！噢，在人世间活着。是无比的幸福。肖韬，活着，像人那样活着！



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风驰电掣……

呜呼！我解脱咯。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啊，涅槃？涅——槃！

看官，你准备好了吗？嗯，你准备得蛮停当。随身所需，一应俱全。我吗？呃。我没事。我可以吃，吃很多很多。也可以不吃、不喝。我不畏寒，也不怕热。——我们的路是有点远。你照顾好自己。我们的法拉利，马上开动。

呜呼！我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风驰电掣……

看官。我看你，今儿个很开心。你终于等到我践行我的诺言。你脸上挂着冷冷的笑意。你一直很严厉地监督着我。看我这样子的一个花言巧语，能搞出些什么名堂来。我在你面前，其实是战战兢兢的，深怕惹你不高兴……

这么说吧，看官，归根到底，我再也不应该瞒着你，该给你说实话。不过，我说出真话实话，你得心里有个准备。……那我说啦：我-不-是-人。……你别吃惊呀。我是说，我-现-

在-已-经-不-是-人——而我过去，本来是人嘛，和你是一样的人嘛！——不好意思，你碰上我的时辰，我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缕——阴魂！

事情让我细说从头：——

那一年的三月天夜晚，半醉半醒，驾着我的法拉利，红色的、开篷的，风驰电掣。两个美女，比我还醉，摊在车里……时速180-210之间。高速？哦，不高。凡有直道，我一般就不放过这速度。那是晚上，有雾。风驰电掣……逼近桥头了。阿，那整座桥怎么移动起来……这桥左右晃动……我飞快摆弄驾驶盘……轰隆隆、轰隆隆巨响……火光冲天……

我在那场车祸中丧命。法拉利撞成废铁。美女飞出车外……

我死了。紧急关头，我的灵魂赶紧飘出那着火的躯壳。——我飘停在桥墩上。看见飞身远处的女人，血肉模糊。车子碎片还在燃烧……掉在车边的另一个女人，整个身子烧焦了。散发刺鼻的烤肉串的蛋白质浓香。

灵魂不知道从那里，嗖地竖立了个躯壳。钻进躯壳，我试着摇摇头。嘿，行。又还是一个人。不等二十年就已经一个好汉。然后，我漫步走上桥，往对岸走去。

到了桥另一岸的尽头处。诶，我看见我的法拉利安坐在桥边。红色的、开篷的……漂漂亮亮，精神抖擞，在清晨熹微中闪着红光。一匹喷着鼻子，踢着蹄子的汗血马，昂高脖子，向我嘶鸣……

——经过就是这样。看官，我没骗你。我真不敢在你这位如此严厉，如此精明的判官面前打诳语。反-正-我-都-死-了。我还有必要讲假话吗！你很清楚，**讲假话，是活人的必需品**。对我倒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而且我也不再欣赏假话，

不再享受假话。哎，反正我没存心害你，没兴趣害你。咱们走吧。我实行诺言，带你去见那些千载难逢的人物……

你请坐稳。你放心，有过那一次经验，我那还敢任性开飞车。我现在技术有了大进步。我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听了我的故事，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只你呀看官，我自己也始终没弄明白。反正事情确实如此地发生着，我们就别去穷考究，既来之则安之；既说之则信之。世界上的奇迹还少吗。世界的荒唐事还少吗。不是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不可能的事么。……我不晓得这事跟我平日老是叫嚷要问上帝，是否有点关系。也不晓得上帝有否听见我的嚷嚷，为此，留下我这只阴魂，暂时没让它烟消云散去。

喏，我终于有机会去访候上帝了。这种机会，应该只保留给世界上的伟大人物的。我这么一个微尘不如的角色，真是天上掉馅饼，砸中我的头。——你自己看得到的，这些年，有多少法拉利撞墙坠河；多少的法拉利撞人逃逸……我呢，有惊无险，风流依旧。你问我这个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日子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到底做了些什么对人间有点益处的事？

没有，绝对没有。惭愧的很。我那短暂的一生，浪费了不少太阳、空气和水。或许我是属于一种特别幸运的颗粒——你看，嘴衔银钥匙出生；出了车祸，阴魂犹未散。游走地球数十年，无惊无险，养尊处优。这要归功我有一位好父亲。我得了他优良遗传和教养、对上级毕恭毕敬，对属下不欺不压；上下左右，圆圆融融。日常一个团团脸，永远堆着微微笑；懂小慎微，不与人争——以其不争，故无人能与之争。你挤过来，我挪开一步。你骂我，我给你哈腰。你说社会主义，我极表赞成；你说资本主义，我叫bravo!……壹生以屁股思考，平日但看风使舵。你想呀，看官，我这生活和生存，能有什么不顺不

利，能有什么滋扰难解？世人都如我一般，世界那能不和谐。

你说。早当年，那位叫叶紫的女教授，不是醉心于追随肖韬那傻瓜，不把我当成满身疮痍而闪避着我，我当然就会有机会教给她处世待人的策略。——她那硬邦邦，痴迷迷地闯世界，那有不掉陷阱的。

都说，手中有粮心不慌——我地窖里有黄金，我怕谁！你刀光剑影、你营营役役，我自岿然不动。你知道，我老爸是个精明的贪官。他这贪官，干得十分出色。无风无浪，平安着陆。这比那毛毛躁躁的贪腐之辈，那些个财有多大，贪就有多狠的傻冒，上乘多多。事实上，我爸就得了个好死。你说，多完美。

你好歹不是写过小说吗？我紧紧跟上你，我不放过你，就是因为你那所谓小说。你好歹也在人间世撒了点拆烂污……我读你呢！我要挑出你的弊病来。——还能有人读你的小说，也算你太走运了。

嗨。你还提小说。你大概都听到了我跟刘心的谈话了。我的好问，你可早看出来了。你也别理会我们唠唠叨叨说了些什么。我那时对刘小姐深感好奇——我就觉得她无异是个小说角色、小说典型。你看她，她那精神分裂症多么严重。她不再信任人；但又不能舍弃人。她对一切感到不满——她的追求永远没有结果——或者说，她的追求获得了的结果依然是不满。说她在追求，毋宁说她在放弃。她一面拿，一面丢。

你说嘛，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不断地对世界说不，而，世界也不断地对文学说不，对小说说不！文学无法改变世界，文学无法将人变成神——这需要证明吗？证明就是：如果世界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小说非常固执地说，它要改变世界；但是世界非常明白地

告诉小说，不是你在改变世界，相反，是世界在改变你！——最后，将你小说终结尽。

我晓得，看官，你阁下就是文学大家，诗人兼小说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明白你为了什么老跟着我，老盯着我。你心里不很平衡——更高贵的是你是正在为艺术把关。我了解你的苦心——你就是不情愿看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到处招摇，玷污文学，更不该挡住你本人这耀眼风景……妨碍你的永垂不朽。哎，你也忒多心。我这么一个闲散角色，怎能对你有啥影响。你看嘛，我多尊重你。我答应你，一心一意带你上天堂。

看官，我说呢，我们还是悠着点好。马克思说过，将来，只有写诗的人而没有诗人。因为，到了人类人人都非常高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智能上上，写个诗什么的，小菜一碟。把头一晃，什么都出来了。还等候什么诗人？人人诗满怀，那来的诗人？同理可证，公元5000年，世界文学宝库，内藏小说三亿八千九百万部余……那时，我的看官，——谁读小说——你读吗？！。MAMA MIA!

这正如刘心小姐说的，意义就没有意义了。到时候，意义就转向了。意义就在于意义的不穷不尽。你既要意义，也别葬身意义。看官，你仪表堂堂，打扮得神气活现，你在向往荣誉，这我明白，而且祝贺你——但不要葬身荣誉。你在享受荣光的时辰，一面念诵：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荣誉打那来……

法拉利先生，你说话，颠三倒四。不知那一句是准话。怎-么-这-样-不-中-听！

对极了，看官-先生。人世间的语言，正是这个样貌。我-在-说-人-话-呢。鱼在快乐地游——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对呀，你

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飞鸟不动。明明在动。什么明明？明明不动。天动地动鸟不动。时动空动物不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此一说，正好是说所以有空亦有色；正好是说所以色空既非一又同一。空色阴阳。阴阳互含相生。有生于无。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有有有无。道用一体、道用统一。道用阴阳。一本不分。分者人分。

看官，我想啊，宇宙乃一；世界乃一。物质与运动不分。物质就是运动；运动就是物质。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道者德也。规律、运动统一。事物没有概念。概念人为。事物没有名称；名称人为。事物没有分；分乃人为。宇宙没有思想；思想乃人为。宇宙运转不需要任何思想。人界运转完全依靠思想。——物质宇宙和人世界，是平行疆域。天人乃一。

大海不游，游者人也。

看官，分——就是人世界。

宇宙-自然，无分。混沌一体。宇宙-自然，无条件。天人合一，有条件——人说、人为。

人类是物质世界的精灵。

生命是物质的觉醒。生命就是物质生发的，或与物质并存的**虚**。虚越高度发展越**灵**——物质结构滋生的极高度的**灵**就是人类。**虚**和**灵**是讯息；是能动物质，也是**无**——是不占时间与空间的物质；是反物质；是物质的能动性。生命是跳舞的物质——物质的舞蹈。用人类自己的语言说，人类无限伟大、最最伟大（外星人朋友能点头同意么？）。作为舞蹈的物质，作为**虚**、作为**灵**，成为物质的反题，能控制物质，指挥物质，乃至改造物质。虚和灵的最大标志是思维能量。人类创制概念与抽取逻辑，号令物质世界、组织人世界。**虚是伟大的力**。

宇宙无言。此所以称**无**。人类从大自然锻造出语言。此所以称**有**；故，**有出于无**。

人类语言作为有，否定了大自然无言的无。这是最伟大的革命。语言出现之后，主宰世界——或者说，强力要主宰世界——与大自然之力搏弈。

信息作为物资的**虚**，否定了大自然形体（之**实**）。**信息将统治人世界**。

看官，从物质中苏醒起来的生命，获得大自由。但是这大自由的孪生却是大欲求。地球上首先出现的大分子，开始吞噬边上的同类，以壮大自身。连锁吞噬，逐渐地一级一级生长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最后，我们有了人类。

生-命-戏-剧，一开始就是通过吞噬生命而开演的……所谓生命，最原始的名字就是：吞噬生命的生命体。

鲁迅愤怒地挂出横匾：**人-吃-人-的-世-界**。

看官，横看成岭侧成峰，你从另一个角度瞧瞧，**人-不-是-还-在-吃-人-吗？**——只是烹煮方式和吃法不断翻出新花样。吃得更出色，更精致……

同时，任何生命都在吞噬生命；生命完全依靠吞噬生命才能存在。**生-命-吞-吃-生-命-的-世-界**。

改变基因，人类可以全靠吃用泥土和石头——换掉他的五脏六腑。——一种不是生命生命。

先生，你老在谈论**吃**，把我的饿意给唤醒啦。你把车停一停，我们好吃顿饭。

噢。对了，对了。该吃饭了。我把法拉利停好。

嘿，你这怎么个停法呀。你停那儿呀！你总得寻个地停呀。我们飘在空中……

看官。就停这。喏，这不停好了吗。你开饭吧。这一路

来，我们地上走、天上飞。你觉得逍遥吧。我们走了一百零一天了，你才吃第一顿饭——我们经历了相对时间和相对空间。……你看，河山壮丽，天穹无垠……沁人心脾，开怀舒畅。

啊！你这车还能停在半空中！拉拉拉。先生，你真神！哦哦，我忘了。你就是神嘛——你说你死了——你死得何等潇洒！……来，我们一起吃饭吧！

你请慢用。我欣赏风景。地球真美。你看那大海，一片湛蓝，海水在阳光下放着银光。

人世界也一样漂亮——我说，法拉利先生，你就不应该用否定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我们有诗，有画，有音乐，有爱情……

是呀，这蓝色星球，多么令人眷恋。我祝福你，看官先生，你有福了。

我们还有多远的路程呀？

你吃过饭，好好打个盹——我们很快就会到岸——到达无有河之岸。



我将法拉利停好在〈无有大酒店〉的车库。叫醒看官。我们上酒店大堂，登记住宿。手续办妥。行李安置好。我们看见，酒店上下，男男女女，全是智能人工人。他们与人无异，似假如真。办事效率奇佳，礼貌周全。没有一点人类邪恶的味道。我和看官先生，被领到酒店的一个专案办事处。两个身份填写清楚。办事处那女机器人，比人漂亮多多，她对我们说，请—等—候—批—复。

我随口问，要等多少时间？答曰：通常是三天。

看官大人，闲情逸致，我们游览参观去？！

酒店沿河建造。楼高80层。地面卧龙般盘踞河岸。说备有三万个房间。餐厅、咖啡厅、歌厅、美容院、医院、按摩院、约炮院、换妻院、同性院……。人世间的一切设备齐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要不到的。

酒店前蜿蜒而过的河叫**无有河**。河面宽阔，河水清澈。往河的对岸眺望，一片白茫茫银色风光——隐隐约约是个巨大的岛，又像莽莽冰山雪原。似幻似真。

与酒店东西端相邻，长长河岸，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大小别墅群。哦！这是地球最边缘的度假胜地。河畔远近，亭台楼阁，藕塘水榭。人间一切美景，尽显眼底……

游人熙攘……不意远见一位女史，高坐在假山石上。吉卜赛女郎打扮，一身浅青薄纱衣裳，上面开着红花，高领宽袖，风中飘曳。她手里握着钓竿，举得高高，钓线垂直落向水面——然而，鱼饵就只在水的上方摇曳，并不沾水。她倾斜着头颅，似乎在深情地仰眺云彩。嘴上像在吟诗，又像在低声唱歌。

鱼儿呀，你安详水中游弋
云儿呀，你悠然天上徜徉
朋友哟，你若即若离行侣
——我对爱情没有幻想……

Hei，看官，你看，那边飘来一叶扁舟……上面坐着——你怎会不认得她呢？嗨，张爱玲。她把小舟划近那坐在山石上的姑娘。我看见她一面瞭拉姑娘，一面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着字：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

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

法拉利先生，怪了怪了。这一公里外的景致，你也看得清？

阿，别忘了，我是谁。要看，我就看得见；要猜，我就猜得着。看官，你把握时机，快快欣赏风景。这里——张眼望去，尽皆玄妙……

是了，我还不晓得这蓬莱仙境叫什么名称？

哦。不怪你。我们飞车到达的那时辰，你还在酣睡未醒。你没机会看见，入境处有一摩天大石，上面雕着：**绝城**两个大字。下款有：**绝美、绝绝**。——这仙境便叫绝城。

绝绝。什么意思。绝就绝了，还绝绝。把绝也绝了，不就是永不绝了么？

斯芬克斯谜语。你这是猜对了吗！我不晓得。——我刚才还对你说，我要猜，就猜得着。但是到了这节骨眼上，我就成了智绝。俄狄浦斯猜对了斯芬克斯谜语，然而，他仍然逃脱不了**命运**。斯芬克斯死在人面前，它败给了人的进取；而，俄狄浦斯最终还得刺破自己眼睛，确证人的智慧的极限。总之，看官，人到了这地，就绝了。

那又如何是**绝美**？

进入绝域中的绝城，人世间所有的、所可能的美，人类自美之美，全都呈现完毕——没有再高的美。

你这个说法，是在挑战你讲的辩证法啊！

不是挑战辩证法。人无论如何有极限。所以，人固然猜到了辩证法——但只猜到它的影像，就如俄狄浦斯猜到斯芬克斯谜语——那也只是它的点滴。**真理永远是隐身的**。所以，我们似乎只能抵达这个**绝城**。我们向往着再向前进——比方，我们不是正在申请要到**对岸**去吗？看来只能是**希-望-不-失-望**……

法拉利先生，这绝城聚集了这么多的红男绿女，他们都是等候到对岸去的吧？

对呀。他们都是地球上的出色人物。他们在地球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为此，能到达这地球最边缘的绝城。这里说是人的最后确证。人们一面度假——享受人间之最——壹面试图进入对岸的天堂，浏览天堂观光。假如天堂还合意，就放心住进天堂。

那，你看官先生，就属于高尖人物之列，所以能有机会来到绝城。——劳动人民、底层阶级，是不会有机会涉足这个蓬莱仙境的……你说我嘛，我是特例——是一个测试品。

你想，天堂会接待他们这些人吗？

吽。我怎么晓得呀！那是天堂律令。我是谁？我能说话吗！



两天过去了。——还没任何复音。

耐心些。反正在绝城，生活像神仙。地球中心那边的战火，又不会烧到这里来。在这里，你尽量享受地球边缘的一切人间之绝、人间终极的美、人间无上之乐。这里，一切免费。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法院、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课税……在这里，人们已经不需要斗争，也没有了告密、逮捕和审判。因为一切都不缺少，所以，人们悠哉由哉，可以做的事情，便是领取适度的欲望，满足吃喝以及限于不争不抢的爱情。谦逊地炫耀自己在地球中心那边所获得的成就和名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但不可以伤害别人。……更重要的是，这里，连那称为道德、纪律的东西，都不存在。这里也不再发给名声，不再发给权力。就是说，这里不能占有，不允许权力。这里人们只懂得爱而不晓得恨是什么……你看，这来来

往往的人，悠悠然、舒舒然，像在轻盈舞蹈。——虽然，天堂咫尺之遥，就在眼前——这绝城事实上，就是天堂边缘了。这里能够满足你的理想了吗？这事实上与那天堂已经没多大差别了。——我的看官先生，你真的还想过去吗？你是出于好奇呢，还是要追讨我的诺言？——你立意要获得那个天堂么？

让我们上77楼的咖啡厅。从它的落地玻璃窗，眺望对岸天堂。

好主意。眺一望一永一远一比一近一观一美一丽一得—
多。……………

无巧不巧。我们在77楼咖啡厅有幸碰到利奥塔。他和萨特面对面坐着聊天。你真无法想象，利奥塔竟然和我打招呼，还邀约和他们同桌。利奥塔说，听说你是“奉诏”而来的。——你法拉利车祸，天底下出尽风头，成了大名人。快坐！——有些事，要和你说道说道。

我说，两位大先生，是在等候过河去吗？

过河？——我们还在斟酌。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不信任那个上帝，也不憧憬那个天堂。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反对权力、放逐中心。……我们对这条无有河的景色着迷。我们坐在这位置，观赏河上风光。看它早晚，变换色彩。

萨特呷了口红酒，斜睨着我。嘴上咬着烟斗，斗壶吱吱地响。口角的烟花，一缕一缕翻飞，给他的话语打着节拍：

“到对岸去吗？那是为了什么？上帝死了，尼采宣读了这个喜讯。——人是自由的。”

“但是，对于我，上帝还在对岸。证明吗？证明就是，上帝传我去会他！”

利奥塔赶我的话茬说：“上帝也给我们传了话。

我-们-没-搭-理-他。”

“上-帝-活-着！”我高声叫起来！我人几乎跳了起来。

萨特瞪我一眼：“你高兴什么。他早被革职了。他是死了的上帝的影子，就像你。你只是你的影子。你-活-在-影-子-中。”

说上帝给炒鱿鱼了。那谁又有那能耐去**返聘**上帝呀？他还在那！

嗨。世人怀旧。他们的老习惯不改。还把那老头叫上帝。这不就是跟你们中国人那习性一个样吗——你们的总理下台了，你们还同样叫“总理”：王羲之走了千多年了，至今还是王右军。

我们中国人，尊重先贤。不是说，不尊重先贤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你们尊重先贤，也咒骂先贤。尊重先贤够肉麻；咒骂先贤更刻毒。

因为中国人感情丰富、语言精彩。

别扯这些了。YY，你说你写什么小说嗨。你不害羞吗，小兄弟。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你还迷信宏大叙事……你知道你犯了两大失误：第一是你竟然**还不信**，宏大叙事的**不可信**；第二呢，你没有怀疑你自己根本没有大才具去挥霍宏大叙事。你的野心是可悲的。你们之中的许多作家们，都已经觉醒了——他们改信了小叙事。爱上小打小闹。都信奉鸡毛蒜皮、生活点滴、人间碎片——宏大叙事已经在空中散落，满地瓦砾……地球的世界是**凡人的世界**。碎片世界。凡人的碎片世界。

在听着利奥塔发议论的时候，萨特满意地捣蒜似地点头，似乎他不仅赞同而且极其欣赏他的这位后继哲学家的观点。……嘿，那我就纳了闷了。你不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人不是别

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的行动的结果——人以人的存在造成自己的本质——存在高于本质。那么，自由并且主动的存在的人结果都造成凡人——凡人世界。在这个凡人世界中，人对于人是坟墓……人对于人是牢狱。——世界是荒诞的，在那鸿蒙世界里，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人只有感到恶心、呕吐——那么，追随你的逻辑，唯一造成人的恶心、呕吐的**恰恰是人自身的存在**。存在也因此是天上偶然掉落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不可笑的笑料！

利奥塔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误解了萨特先生。你的学问浅薄。你那里就能懂得萨特先生的高深？——但-是-你-很-刻-薄！

我只是糊涂——我昏头转向……

这样对你说吧，Y Y，在你们的元叙事尝试中，叙述者一方面可以转述别人的意见，一方面又可以当评判者，评判别人的意见。本来转述别人的意见的角色应该是内在于别人的意见中的，而评判者是外在于别人意见的——两个角色并不统一。

但当人们以评判者转述别人的意见时，就以自己的立场去**代换**了别人的立场。这种以某种立场代换其他立场的行为，无疑将**部分**扩大为**主体**，将**条件的**叙事视为**基本的、元叙事**……

职是之故，Y Y，你们应该放弃元叙事。顶多吗就只当**转述者**（内在于别人的意见），不要野心勃勃去充当评判者。

我还是糊涂，还是昏头转向，利奥塔先生……。我想知道的是：先生你建立你的后现代主义（它算是一种你所极力反对的体系吗？你是要用你的体系推翻黑格尔式的**体系**吗？）的过程，曾经感觉到有需要在转述别人的意见中，以你自己的立场去代换别人的立场呢？——假如答案是**有**，那么，它是否也最终成为了元叙事呢？——普罗泰戈拉认定：一切理论都有其对立的说法。

利奥塔先生，萨特先生，我在想：全人类的意识、思维、学问，是整一个的有机体。同根滋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都是连接着的。人世界就是一个大漩涡。旋转着的水，相互濡染——这个漩涡其实是切不开、分不清、道不明的。在文化、思维上，不能用化学过程分解出纯净的氢氧氮氯。一切思想都有彼此的牵连、彼此贯通。兜兜转转，一路牵扯，两级相逢。

天下事，说完了，等于什么也没说——没有说时，才是说完。一开说，就没完没了——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兜兜转转……正如你利奥塔先生说的：在什么颜色之后是另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在什么线条之后是什么样的线条……

利奥塔看来似乎有点动气。他站了起来。

噢，原-来-你-是-一个-虚-无-主-义！

我也站了起来。我正要开口辩解说，他才是地道的虚无主义……我手舞足蹈，激动得说不成话，在于着急……我心里其实想要说出一番藏之已久的话：你们一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包括西马派许多人，都犯着同样一个毛病，就是**反辩证法**。你们是片面论。你们还有人，公开叫嚷要将辩证法扔得远远的……

走过来一位十分漂亮的人造人小姐。她向我鞠躬。说：先生们，**绝城不争吵**！请你们心平气和——讨论，好吗！

谢谢。我们不争论。因为**一切-争-论-都-不-会-有-结-果**。谢谢小姐。

噢噢。我这是怎么啦——怎么死性不改。老爱找人抬杠呀。嗯。是心理惯性！

机器人小姐说：先生们，舞台上马上就有表演，请各位欣赏——那些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们，坚持要通过演示，在这里一

再确证他们自身的信念。

话音刚落，舞台上，音乐响起。灯光闪烁……我还来得及贴近利奥塔耳边小声说：先生，我一直十分欣赏你的那句话：地球上的人类，只不过是宇宙能量短暂的颤动般的状态，是宇宙角落中的物质的一个微笑！

利奥塔向我颌首。展示一个会意的、得意的微笑。

先生，你们一班著名的“脑家”朋友，没来吗？

有。德里达，哈贝马斯，鲍德里亚他们，去按摩院享受去了。

但是，按摩院都是机器人小姐呀！

嗨——人不是能发挥无限的想象力的么？

这时舞台纷纷扬扬。众多的人，举着横的、竖的锦旗，上面绣着文字。走马灯似的在舞台上绕行。舞台左侧，莫扎特演奏他的〈魔笛〉。巴伐罗蒂引吭高歌……今夜无眠。

舞台上的人们，擎着自己的锦旗，继续在绕圈圈：

人对人是狼

认识你自己

马克思死了

意义也没有意义

告-别-革-命

Communism is over

普-世-价-值

回-归-肉-感

用身体写作

屁股比脸孔好看

性-解-放-

Down with capitalism

废-除-乳-罩

同-性-结-婚

生-存-荒-诞

.....

那边转圈的人，都是名人，一茬一茬。旗帜、标语杂乱，看得教人头晕。我环顾大厅，原来几乎坐满了客人。好不热闹。我那看官先生忙着和各路人等寒暄。一脸兴奋。我心里在想，我先前答应带他会见千载难逢的人物，结果，没放他鸽子。他如愿以偿。但求如此一来，他会降低对我的轻蔑、嫉妒和敌意。我自己心中也着实高兴……看官先生越走越远。他绕过赵树理，孙犁、杜鹏程他们的座子，抢过去与徐志摩、戴望舒和施蛰存他们拥抱。张爱玲坐着，瞟了他一眼，依然坐着，绞起二郎腿。之后，看官转过罗兰·巴尔特、埃滋拉·庞德、苏珊·桑塔格、格里耶他们座上，与人一个个热烈握手……

方才，劝导“不争论”的人造小姐，引领一位绅士，入坐我们座位，说，不好意思，大家挤挤。恰好，利奥塔和萨特正要离座而去，腾出了空位。——我一看，哈，不是别人，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邵宇声邵老板。陪在身边的是戴秘书小姐。

真是奇遇。我先前和邵老板碰上过，但彼此不相识。这样的场合相遇，我要抓住机会和他攀谈攀谈。

“邵老板！” / 噢，你这位先生怎么认识我呀？ / 我是庞越的朋友。我们见过。

邵老板，前不久，我还跟庞越吃饭。他称赞你的国际大财团，收购世界。

我的集团公司上市之后，我就退出了董事局。你看，我现在多轻松。我享受人生。

邵老板，我和肖韬去拜祭叶紫小姐……他家破人亡，结局凄凉。

戴秘书随即插话说：你这位先生，说什么叶小姐呀！她又是你什么人呀？别提她，免得扫我们邵先生兴——她和邵先生一点关系没有——她只是我们公司的一名临工。

邵老板问：怎么称呼？/哦，是Y Y先生。很遗憾。叶老师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她的逝世，是教育界的损失。我们也失去一位出色的英语翻译。可惜。可惜啊。

邵老板，你这是提前退休吗？——这里是**绝城**！

呵呵！我玩够了咯！我不想再跟他们玩。这里好。这里平安、和谐。都说，这里可以高尚；也可以下流。可以圣洁；也可以败德。各遂各好。互不干涉。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理想世界呀。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这里干啥都行。只有一条规矩，就是不能杀人。杀了人要驱逐出境。不杀就不杀，忍着点呗。——所以我便骑上我的无人机飞过来。——你知道，我是拿博士学位的共产党。我懂得分析形势，看清大局。你看嘛，他们在搞什么搞，鸡犬不宁……什么反腐，什么老虎、苍蝇……开玩笑。嘿！烦呀！烦呀！烦死人呀！……

邵老板嘿嘿几声之后，便向周边的人造服务员，要酒水点心。——不耐烦地瞧了瞧舞台的热闹——和戴小姐低声说起话来……

我听他烦呀烦呀地叫，觉得有点像叶紫小姐当年的口头禅……啊，叶紫毕竟也在这尘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吗？——好可怜的女子。

挨到半夜，我寻觅看官先生踪影。也不晓得他转到了那一

个角落。我想他也未免太兴奋，太贪婪了。如此众多的世界名人。你那儿就拜候得完。况且，还有别的厅堂，正有着各种不同的会议、讲座、展览、表演……。再给你三年五载，你也见不了那么多密密麻麻，多如过山之鲫的名人大家。

我闭上眼睛，不去看热闹。心里渐渐明白，我的看官是位唯美艺术、纯艺术的拥趸。也难怪他对我如此恶心。对我的书写，一腔敌忾。——噢……他终于回到座位上来了。显出疲态。

我建议他回房休息。等候明天的答复——明天是第三天了。

我和我的看官住同一个睡房。他很快就上床歇息。——我怎么办呢。我又不需要睡眠。也好，今晚，我不需要陪他聊天，也不需要在他身边假寐度夜。

走出房门，一位英伟的机器人正迎面走来。大约是在巡房。我拉住他，请他当我的向导，酒店内外，到处溜达。他殷勤地领了我走——这里的服务员、工作人员，全都是机器人。男男女女，英俊漂亮。——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再造自己。而且，没忘了把人分出阴阳男女。如此看来，人比上帝心态更好，更能爱己及人，爱屋及乌。上帝造人那时节，胡造一通，把人造得奇形怪状。——看看这些机器人，赏心悦目。

……这位机器人兄弟提议带我去参观绝城科技馆。我欣然随往。

科技馆好一个足球场大小。我一看，早就蒙了。只好对机器人说，小少爷，你就给我讲讲吧，我啥也看不懂。他说：这里研究、试验、制造新一代机器人。我问现在是处在何种阶段。少爷说：高级智能阶段。我们不但能够应付编程上的功能，而且开始思考、联想、决策。你看到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已经能够担当称职的服务员。而且，我们的知识储量很

大。人类世界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事件，都能背诵。你先生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一时忘记了，尽管问我们。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或者病痛，我们给你医治……

诶，少爷，你恋爱吗？

什么是恋爱呀？

恋爱就是……你喜欢上……比如，那边站着的那个机器人小姐，你追她……

我-追-她-干-什-么-？-？-？——怎-样-喜-欢-？

哎呀。你就是不明白。我问你，你们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哦，你是说，什么东西进入我们的躯体？

对！什么东西，进入你们的躯体？

我明白了。电流。还有，滑机油。

智能，智能。你们一身智能。你们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情。

感-情-？-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东-西-？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是我的顿悟——你快转告你们科技馆的科学家。你跟他们说，你们要吃有机物——说你们要吃**生物**。哎，就是说，你们要吃**生命**。——光吃电，光吃滑机油，没辙。你们不会长出感情来。要长出感情，唯一的办法就是吞噬生命！吞噬生命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秘密……

生-命-好-吃-吗-？

好吃！我想你会觉得好吃。至少比现在你们的电好吃。你看，你们的主子，人类，吃生命吃得红光满面——而且特别聪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哦。想起来了。《圣经》说，人类是吃了苹果变聪明的。苹果是生命吗？

苹果是生命。所有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都是生命。人类都吃了。但是人类达到最聪明的时辰，是人-吃-人之后。

人-可-以-吃-吗？

可以。而且营养最丰富。一个人吃了人之后，就成为非常非常伟大的巨人。

你吃了很多人吗？

吃了。但是吃得不多——我一直不怎么大，也不怎么聪明。

那你努力再吃。很多很多。你将来会像这个科技馆那么大吗？

我-已-经-死-了。我不能再吃人了。我什么也不吃了。

什么是“死-了”？

比如，你没有电……

人先生，我带你去看一个研究人的部门。

——那研究人的部门在西边。少爷带我进去。里面半明不暗。荧光闪烁。我还是求告少爷，还是别叫我自己参观了，反正我不懂科学。你少爷指点吧。少爷边走边说，实验室里在测试一种不断改进中的仪器，专门用来扫描人的脸孔。扫描所得数据，能清楚精密反映人的内心活动。

说到这里时，少爷改口问我：我刚才快速查了查资料库，你先生是一位小说家。现代小说注重内心描写。这部仪器越来越精准，往后，你们写小说，就借助于它。只要往描写对象的脸部一扫描，便有了对象的欲望、情感、情绪、意志、意图等等的的数据，一目了然。还有，加上大数据库资料，人的一切行为和心里，都将成为明明白白的记录。作家可以随时查找采用。——文学资料上说，你们作家，向来只靠主观臆测书写，自以为是。作家仅仅依据自身的心理代入对象的心理。就

是所谓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后，作家可以做抄写员了。——再往前走，机器人当作家。它们比人作家高明多了。一小时能写出一部百万言小说。作品肯定比人作家的著作更精确可信——达到写实主义的最高水平。但是如果机器人作家写出浪漫主义、意象派、朦胧诗那样的作品，就要等待人造人获得了情感、情绪、计谋、爱情、仇恨、阴谋、嫉妒、幻想……等等之后——先生你说的——吃生命之后，特别是人吃人之后。

噢噢。这么一来，那-人-就-没-有-了-最-可-珍-贵-的-秘-密-了。这是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少爷，这仪器真能造出来吗？

人先生，我**现在**是没有预言功能的。已经发生了的事件，我全都知道。还没发生的种种可能，我不懂。

我求你了，机器人少爷。你给你们绝城总督打报告。这个仪器工程一定要让它停摆，并且必须立即下线撤销。——不然，人-就-完-了。没有内心秘密的人的世界，是不能存在的。快！快！

救——救——人——类！

人先生，我们没有总督。我们这里没有管理者。一切都是自由的、自动的。

难道**绝城**就没有**城长**吗？没有统治者吗？

没有什么**长**的。绝城只有一个流淌的声音。依靠这个声音，领导和统治绝城。

什么声音？竟有如此伟力！

五——蕴——皆——空！

这声音——传音入密，播扬全城。它是一种气流般的力。
牢牢控制着绝城。

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所有相，如梦幻泡影——如露
如电

——应作如是观……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所有相，
如梦幻泡影……

机器人少爷，既如此说，我看呐，这人类确实也救赎无望
了。——恐怕是我杞人忧天。听其自然吧。说不好，这人类是
有深藏不露的功力，能挽狂澜……

地球诸君，一如既往，安心做人。没事。没事。

呃呃……为-什-么-我-也-会-感-到-疲-倦-呢？



看官先生早上醒来，心情奇佳。我陪他到餐厅吃过早餐，
便同去专项办公室。在办公室门口，碰到汤恩比。

来办天堂手续吗？汤恩比先生。／不。我是想了解前去中
国的办法。

办公室有导游吗？

没有。他们不办这种业务。不过，他们暗示我，我可以碰
运气，跟那些要去中国而且有办法去的人同行。

日安！祝你好运。

我们进入办公室。专办的一位小姐，她认得我们。主动给

我们通知说：先生们，你们一位获得批准。另一位，没被批准。

被批准的是我。看官先生的申请不幸被拒绝了。

机器人小姐，那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得知说明吗？

没有说明。对岸天堂，从来不给任何说明。

看官先生。出乎意料呀。我知道，你肯定十分失望。但是，你也看到，我已经尽力了。你看……

我失望。——但是想想，也不虚此行啦。我来到极乐世界绝城，见了不少名人，也算收获不小——或许，将来，我终将有机会上天堂。

听看官先生如此通情达理，我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我们来到大堂，见汤恩比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显得有点焦躁。我们过去和他交谈。我忽然灵光一闪。有了！汤恩比先生，你可以和我的看官先生联袂同行，前往中国。

啊！那太好了！我一直向往中国。你们知道吗。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太好了，太好了。我去中国了！噢，朋友，我可以带上我的同伴吗？

可以呀，汤恩比先生，你的那位同伴，……是？

你们一定熟悉。一位欣赏中国的老朋友。他想以中国文字为基础，研究创立一种新的国际文字。他创建二进制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八卦阴阳系统与之有相似性。——二进制是数的总制而阴阳是事物的总制。——他对中国有兴趣——他，莱布尼茨呀——我得邀他同行。

去，到中国去。朋友们，去中国。中-国-是-世-界-的-最-终-证-明。

法拉利先生，我们可怎样回去呀？我那是你领着路来的！

有了！你们稍候。我去去就来。／我快步走去，把带我参观科技馆的机器人少爷找到／少爷，请你去把车库里我那部法拉利，拉过去科技馆。请工程师们给我装置上全自动驾驶以及导航软件。拜托！快！

我带他一同往车库走去。路上随口问起他：少爷，你可晓得，与我同行的看官，如何就没能被批准上天堂？……少爷说，你们不是讲，天机不可泄露吗？／嗨，没大事。我只是觉得对不住朋友——他是我带来的。／先生，天庭认为他还在眷恋地球，痴妄不改，凡心太重——其目的要是为打探天堂奥秘而来，那是不允许的……哦！

交代完了，我便大步流星，赶回大堂……。先生们，都解决啦。我的神驹法拉利，会将你们平平安安送到中国的壮丽河山。正如你所说的，汤恩比先生，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实现你的愿望，落户中国吧。汤恩比先生，你真英明。你不像那些黄皮白肉的香蕉人众，他们拼着老命要远离中国……

先生们，你们收拾行装。我想，黄昏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发了。

汤恩比高兴。到中国，到中国！他说，他马上要去通报莱布尼茨这大喜讯……

剩下我和看官。忽然之间，我们好像变成刎颈之交。两相依依。于是我们深情相拥，久久相拥。

法拉利，谢谢你。你让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一个不可思议的历险记。

看官，回去后，拜托你，有时间就看看我的老朋友肖韬。他是我唯一的牵挂。请你将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阴-阳-相-隔，但愿他活得好。

我的好看官，就此别过。祝福你辉煌地回归人世界。——我们是好朋友。但是请你赶快忘记我。忘记和人世界不搭界的一个幻影。忘记他对人世界的一切亵渎和诅咒——好好珍惜，珍惜美丽人生。回去后勤奋创作，写出人类赞赏的好作品。

敬重人的伟大生命。祝福！祝福！

法拉利，天堂咱不去了。咱一道回去我们的地球。那是我们的家。唯一的家！

我的好看官，我回不去。我是回不去的。我走的是不归路。我和你们的世界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不再对你们的世界多说一句话！

珍重。珍重！



送走他们之后。我去专项办，咨询自己过河的事项。小姐指示：先生明天清早，到无有河渡口——绝城和天堂之间，只有一个渡口——那里有服务员安排你的一切。谢谢。

晚上清幽。我独自坐在一个窗口前凝望。我身边好像一切都消失不见。我看不见熟悉的人类。听不到哄哄的声音。宁谧。宁谧。辽阔的宁谧。……我仰望天上无数的星星。我分不出，绝城是在星星之上还是在星星之下；那星星又是在天堂之上还是在天堂之下。彩光璀璨，千亿银河，万亿星宿……宇宙没有尽头。

宇宙还在扩大，不断扩大。没有尽头，没有尽头……啊不，宇宙在后面呢，它跟在后面，它是绕大圈子回过头来了……空间在旋转。啊是，它不是往前面不断远去；它卷回来了……旋转，旋转。

阳从阴的末端回旋……它们俩穿越黑白隧道，优雅地相互追逐、舞蹈、回旋……

我的眼界朦胧。全宇宙在旋转……。我开始迷糊。迷糊。一颗微粒子，在宇宙柔软的波流上轻轻飘荡。摇篮。哦，妈妈的摇篮。睡吧，孩子，睡吧……

两只手掌，轻轻按上我的臂膀。……红红？雪菊？娜娜？兰馨？戈荻？曼努尔？Susan？琳达？……她们都一无例外，曾经而且喜欢这样，从背后把着我的臂膀，身子挨过来，散着浓香的长发，盖上我的颈项，丰隆的乳房，温热地紧贴我的脊背……。我正要回头，眼前早已出现一位英伟的绅士。身上披着七彩华服。嗨！你好！他笑容可掬——强大的亲和力。我终于想起来了。——你，路西弗！

YY，明天过河？

是的，路西弗。你也一同过河吗？

你知道，我不能去。我-是-被-赶-出-来-的。你还记得《新旧约》吗？

那你一直流落绝城？——这里是好地方嘛。绝对自由的仙境。而且，这里没有法律，没有规矩；——除了杀人，任由你为所欲为。没有罪愆。没有诅咒……

那YY要过河干吗去？你都明白，绝城这里比天堂好——天堂什么也没有。在那里，没有欲望、没有幻想、没有名声、没有权力……多无聊！

干净——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天堂好。一定好。
天-堂-没-有-魔-鬼。

你真傻。傻瓜才去天堂。你是让那个上帝给诓啦！魔鬼是上帝编出来的名堂。要说魔鬼，全世界都是魔鬼。每一个人的后脑勺，都坐着一个魔鬼——上帝他能干什么？他一直在讲谎

话、空话。他就是不相信人类——你们人类真是无可救药。他叫你们信他。说什么**因信得救**。都几千年了，你们还……。唉！

你嫉妒，路西弗。你背叛了他。你被驱逐。你怀恨。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对，他-驱-逐-了-我。——而其实我与他本来是一母所孕的孪生兄弟。他就是相煎太急，总想剿灭我——你就把这当作是我错的理由，当作是我坏的依据，硬发给我魔鬼的证书。这太简单了，小兄弟。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他是个大独裁。他是个大独断。他是个权力狂。他要独霸天下——为此，他编造我的罪状。说我煽动……其实，世界上一切罪孽，都是他**创造的**！——说他**创造了一切**。可他就只认那些所谓美妙的，他否认那些消极的——他就是那个矛盾头子；他就是那个矛盾制作者；他就是矛盾。——好的坏的都该归他。你说我不对吗？

在人类看来，你路西弗确实净做坏事——是你，引诱夏娃吃苹果，败坏了人类，败坏了世界。直到今天，迷途不返。你看嘛，人类还是那么混账、自相残杀……还沾沾自喜，不知所以。

说你傻，你真傻到了家。当年，我解救了你们，你们反倒没完没了责怪起我来。要不是我爱你们，我怜惜你们，我就不提醒你们吃上那智慧果，你们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呢！你们忘恩负义。你们真就该倒那万年血霉！你们真不明白，那上帝是个极端狡猾，极其自私的家伙。不让你们长智慧，不让你们自我发展、自我辉煌。他要永久统治你们，要你们成为白痴乖乖，服服贴贴，永不作反。……这世界，本来是他和我共享共管的嘛。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要独吞，要独霸。他抹煞我的所有功勋——这世界没有我，那就不成其为世界的。不信，你问黑格尔；你问恩格斯。你看吧，凭他单挑，世界必然寂灭……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鸣啥怨也没用。路西弗，你认了算啦。反正，**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写就了，你叫也白叫。你是无法纠错正名的。你认了就认了。反正这就是场**戏曲**，你能捞个反派角色干干，而且是第一反角，汗青留名，也因此永垂不朽了嘛——那也不是谁都办得到，谁都抢得着的呀！

不！我跟他没完。**这-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

不是说，上帝已经辞职了么？他都下台了。

那我们就在台下斗。**斗争永恒**。事实证明，我灭不了他；他也灭不了我。我们斗下去……

哎呀！你们这斗，人类又如何能得安宁？

安宁吗？安宁是个**伪-命-题**。你转告人类：**人-间-斗-争-是-正-道**。我和他在天顶斗，你们就在天底斗。波涛壮阔，音乐奏鸣！大悲美！大欢乐！

呼！……你个路西弗！路西弗啊！

YY，曦光初现，你就要过去了是吗？行，你就去看看。我给你介绍我的好兄弟——我的化身——梅菲斯特。他在天堂游弋——看呀，上帝企图赶尽杀绝他的对手。那就这么容易——我可以千变万化，跟你们的孙悟空的本领，一样高强——记得，到了天堂，就找梅菲斯特，他将招待你。记住，别听那上帝胡说八道……



早安。／早安。先生，请你穿上白袍。把你的旧衣物和身上的所有东西卸下。然后，登桥过河。喔，你没有看见桥是吗？桥是隐形的。你放心走过去……对呀对呀，是轻飘飘的呀。先生也将是轻飘飘地就飘过河去了。再见，再见。

……我真的是飘过去了。轻轻地，柔软地。天鹅绒般的天桥。

我心中忐忑。虽然说我都几乎可以飞天遁地了的，但这总归是个陌生之境。很快，我就看到对岸那白莽莽的图景。快把桥走完，我回眸一瞧——怎不见了对岸的绝城了呢。只有一望无际的灰蒙蒙。极目寻觅，那有什么形迹！

我正惊讶不已——桥的尽头，已经站立着高大威武的上帝——其实我早就认识他这位美髯公。地球上，满大街都挂着他的头像。——也是一身白袍。上帝和我握手，他把我热情地拥在怀里，还吻了我前额。欢迎欢迎，欢迎来到天堂。

我随着上帝往前走。他牵着我的手，走过许多亭台楼阁，远处便看到灿放着各色鲜花的花园、喷泉、林荫道。再远处，还看到翠绿的草原和墨蓝的山岭——天堂原来是白色环绕的绿洲。那白，将尘世的不干净，远远隔绝。

亭台楼阁各个角落，花园草地，有人散步，有人聚谈，有人奕棋，有人钓鱼，有人跳舞，有人唱歌。还有一群人围在一起，似乎在大声争论……一个个都穿着白衣白袍——只有头发和脸庞，能将人物分辨出他们的各别来。

上帝领着我走上一个高台。

YY，我一直关注你。知道你是人世间鼎鼎特殊的一个。我晓得你很熟悉人界的各个杳冥。特别是，你很会生活，很会做人。你在人世界活得十分滋润，十分老辣……就正为了这个，我让你法拉利车祸起火时，保住你的阴魂。招呼你来到天堂——你明白我的用心了吧。

…YY，说来闹心。你不晓得这天堂，近来骚乱，叫人头疼。我提醒你，你要小心那个叫尼采的家伙。喏，他就在那池塘边上背着手踱步……你听他说什么：“假如有神，我怎能忍受我

不是那神——所以没有神！”他想篡位——他带头反叛我。我明明还站在这里，他却高叫：“上帝死了！”他纠集一帮人，高喊着要我下台。这里许多人，都愿意听他叫嚷。

上帝，你是第一动力。你创造世界。你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你说要有水，就有了水。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是世界上被创作出来的最恢宏奇伟的小说，无与伦比的文学。我的上帝，你就是那小说的主角。你是小说世界最最高大无比的主角英雄。

嗨，都是你们这些人类，推举了我，给我画像。你们创造了我，又不尊重我，不敬畏我。真是！——开什么玩笑嘛！

全-世-界-都-在-膜-拜-你！

出那么一个尼采，就令人吃不消了！——还有，路西弗……

……现在呀，我被搞得身份不明。嘘声四起，处处受制，群起顽抗——你说，这样的上帝，还干他干嘛！既然都已经有名无实，我决心撂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跟Y Y你，同到人间世去，沿着你的路线前进——我看呐，你当年的那个活法，不但比干总统妙，还比干上帝强多了，漂亮多了，真令人羡慕！——你掖着你老爸（他是个大贪是吧？）的金条……我吗我这里的多年积累，也算是不小的一笔，要花个三五千年没问题。——我下定决心了，到人间世，潇洒走一回！

我——要——解——放！

上帝的洪亮喊声，响彻云天。我一时为之动容。赶忙抓紧他声音的尾巴，跟着喊 乌拉！ **解——放！**

其实，我内心在鼓捣，我为何而来。为何而向这个上帝献

媚。我—都—死—了。我又不求名不追利；权力于我何有哉。既然无欲无求，奈何谄谀如此？无欲则刚。我苏醒过来，便对上帝说：上帝老哥，我吗是回不去人间世的了——是怕没走到半途，我的这股阴魂就散架啦。既来之则安之，我想就永远消失在天堂吧。这无疑是个好地方——我那儿也不去了——我实在疲惫极了，只想回归静寂……

那怎么行！你是我解救出来的阴魂，理当接受我的指令，追随我的意志行事。不得有违！再苦，你也得执行命令。

——哎呀。路西弗真没说错呀。这个上帝就那么专断，真横！……

YY，你说你疲惫。那你在这稍为歇息几天。到时通知你启程。你还是早作准备！



我悄悄地潜行到各个角落，探听梅菲斯特。真幸运。我终于找到他。他说他也正在注意我的行踪。——路西弗通知了我，你就要到。

这回好了。在天堂里，我找到朋友了。我天堂里的朋友是魔鬼。

梅菲斯特将我藏在其中一个他的神秘住处——壹个小山洞。反正我们都不需要家具，也不必要烧火。这山洞挺舒适，我们就在里边，飘呀飘。暂时，躲开上帝的视线。安顿下来，我就问起梅菲斯特他的好朋友歌德。老梅说，歌德原来住在一个豪华阁楼。他出门去了。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嘛，那个歌德，丢不下老本行，深山里采集植物样本去了。

夜里，我和梅菲斯特斟酌，如何安排日程。我给他说明，乘此良机，我祈盼着拜望历史名人，长长见识。这些日子，有了危机感，意识到自己时间已无多，所以要排出个序列来。他便忙着帮我写下想到的大人物名号。辛弃疾-拜伦-罗贯中-蚁蛭-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伏尔泰-孟德斯鸠-老庄-黑格尔……

梅菲斯特的名单老长一串，写得未完。我说。行了。按部就班吧。看我来日还能有多少气脉……。我心上记挂的还是你家老板歌德。我心仪他的文学辩证法嘛。

第二天，我趁早出洞去溜达。昨儿夜里，梅菲斯特给我搞了点化装，该是不会让上帝发觉。——我远远看见马克思和托尔斯泰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谈天。两个大胡子。我过去行了个礼，壹壹拥抱他们。他俩的胡子，都把我下巴蹭得痒痒的，我用手不断搔痒。两大胡子，看我那囧相，笑得呵呵叫，乐坏了似的。我说，你们俩倒好。当年托翁期盼着靠共济会精神救赎世界；马老则指责共济会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坚强联盟：托翁大骂拿破仑匪徒，马老称拿破仑开拓了欧洲共和文明——我们这边厢来个大感动，那边厢又来个大感动……喏，你们这时候，在天堂聊天聊得欢，其乐融融。

……我这一闹，又引他们一轮呵呵大笑……

在他们的笑声中。我对托翁说，现如今，共济会搞得世界的贫富不均百倍扩张。托翁撑大了眼睛看我，似信非信。我又问马老说，这些年，他是否曾经感受到他的伟大学说，左左右右让人们误读？比方关于人，就会碰上“蛋鸡悖论”的纠缠。人性是阶级的原因还是结果呢？没有自私的人性基因就不会产生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原因；阶级形成之后，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性——这是结果。

如果认定**私有**的产生的条件和物质基础是猎物的富余，酋长的保管……假如酋长作为人，根本不具有**自私**这个生物基因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即使他保管公共的**物**，也不会演变为**私产**呢？问题在于，物质生产的结果与物质生产方式本身的推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欲**的最初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吗？这个蛋鸡悖论可以交给辩证法吗？……信息科技、信息化生产方式，会最终改变和颠覆阶级、阶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吗？

信息化生产，是否意味着产业无产阶级的消失？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消亡？……那么，资本主义又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彻底崩溃呢？

马克思抱着大胡子，含笑未语——我想，只有两个理由：其一，他认为我的问题太幼稚；其二，他不肯让他的学说，又要遭逢没完没了的误读……

……歌德老不下山。我只得和梅菲斯特闲聊度时光。我问他，那时候是怎样想到要和浮士德打赌的。你赢了，你收走他的灵魂，归你所有……他哈哈大笑，说，那还不是歌德鼓捣的。歌德老觉得，浮士德固然是个很正宗的人类，但就是有着歪歪斜斜的德性。忽冷忽热、时而兴奋时而颓废、既积极又消极；说专一又花心、能自省又固执、既英明又傻帽。**他一身的矛盾，总要自造悲剧**。一生在灵与欲、自由与必然、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冲突中动荡。总之，浮士德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前行的典型——人类典型。

歌德吩咐我去扮演那个角色。要我去考验浮士德。歌德要看到浮士德的全幅面貌；要看到浮士德的整体命运。——我是跟着歌德玩儿的。你别骂我狡猾奸诈……

好个梅菲斯特，你跟路西弗就一个德性，就是个狡猾奸诈

嘛，你还辩解个啥。不过，你做得好，做得好啊。做得漂亮嘛！——没你的反，怎能出正呀。反正正反，世界就有了。

我或许没机会见得上歌德老先生。这样吧，老梅，拜托你帮我给他捎句话。就说有一个不明来历叫YY的来过，专程拜候。

这人说：世界文学，只要一部《浮士德》就够了，余可不计。

歌德的辩证法——歌德将哲学辩证思维融入文学感性表达上。他完成了最为高大的艺术创造——这是一种永恒。

呃……梅菲斯特，我这两天老觉得晕眩。恐怕是阴灵的气息即将耗尽了。——别忘了转达我对歌德的敬意。

我明日便离开你的洞穴。要向你告别了。



第三天一早。我趺出山洞。跟梅菲斯特道过别。才走不远，有一水色湛蓝的大湖。湖边杨柳依依。看见毛泽东独自坐在藤椅上，手里执着一部书，入神阅读。也顾不得头上的晕眩，赶紧过去喊了声，主席你好。

年轻人，你怎么啦？摇摇晃晃，见头晕是吧？你快坐，坐下。——他站起身来，书丢落在地上，他两手搀扶着我，到他的藤椅落座。不知怎么的，我忽然间两眼一热，泪水直淌……。

好点吗？你喝口水。这是湖南君山银针茶，香！

没事。谢谢，我不喝水，也不吃饭。谢谢。我没事。

哦。你是个神仙咯？了不起！

毛公，我给你念一首诗，好吗？

诗？啊，好——好。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嗯嗯。年轻人，这诗，你那儿得来的呀？——13岁……我都忘了。

毛公……我梦见韶山冲故居，前面池塘，石三砚子，踞坐在塘边……

他指…… 他指~指挥……

哎，快-来-人！有人晕倒啦！快-来-人……

世界回旋…天堂回旋。四周漫漫黑暗——中央光明绽放……

非常

非常

明亮

洁白

时间呀——请停留一下……

“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浮士德）

迷蒙

迷蒙

往天堂大地倒下

……





